# 莎弗 Sappho

The Tenth Muse

從前從前，藍天碧海環繞、美麗婆娑的希臘島嶼，
一位充滿靈性與智慧的女詩人，一群女學生在身旁相隨，彈琴、作詩、吟唱……

南西・佛瑞曼 Nancy Freedman/著　采之/譯

莎弗，女同性戀的標籤只是多重身分之一，
其實她是繆思與美神的化身，是愛的勇者；
也是精明的商人、偉大的教育家、背鄉放逐的叛徒；
更是兩性平權的擁戴者。
她的美麗驕傲、她的熱情執著，
奔放揮灑於一次又一次的追逐中，
成就不朽的傳奇，留給後人嚮往，唏噓不斷……

ISBN 957-733-827-5
00350
9 789577 338273
LA-003 定價450元／特價350元

# 莎弗

A Novel

# Sappho

The Tenth Muse

南西・佛瑞曼 Nancy Freedman/著　柔之/譯

新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莎弗／蒂西・佛瑞曼（Nancy Freedman）作；柔之譯．－－初版．－－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3〔民92〕
面：　公分
譯自：Sappho : the tenth muse
ISBN 957-733-827-5(平裝)

874.57　92020619

# 莎弗

Sappho - The Tenth Muse

作　　者／蒂西・佛瑞曼（Nancy Freedman）
譯　　者／柔之
編　　輯／劉沁穎
主　　編／王紹庭
發 行 人／王永福
出 版 者／新雨出版社
地　　址／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102號8樓
電　　話／(02)2978-9528・(02)2978-9529
傳 真 電 話／(02)2978-9518
郵 撥 帳 號／11954996　戶名：新雨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a68689@ms22.hinet.net
出 版 登 記／局版台業字第4063號
出 版 日 期／2003年12月初版
定　　價／450元
特　　價／350元

◎歡迎讀者郵政劃訂購本社圖書
◎訂購五本以上九折優惠
◎團購三十本以上八折優惠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1998 by Nancy Freed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CHITY ENTERTAIN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NEW RAIN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 引言——一本迻譯自小說家眼中的《莎弗》

女詩人　蓉子

世人多年都聽說過古希臘第一位女詩人莎弗（Sappho）的名字——尤其是我輩這些親近詩的人；然而，對其生平和詩卻所知甚少，因為她出生的年代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遙遠了。她是紀元前第七世紀的抒情詩人，出生在被稱為愛琴海第三大島的萊茲波斯（Lesbos）島上，及長嫁入安德羅斯島（Andros）一富豪之家，夫名柯寇拉斯並育有一女。至於她的詩作大皆佚失，湮沒在源源而來的時間長流中。現在我們只能從語法學家、哲人或後代詩人的論述中窺見她不完整的斷章殘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古希臘著名的女詩人，在眾多詩章中僅只留下一兩首完整的詩！

話雖如此，詩人莎弗在當年乃是十分受人愛戴的，我們都知道被稱為文藝女神的繆斯一共九人，柏拉圖——這位要把詩人趕出他的理想國的大哲學家，竟也推崇她，譽之為第十繆斯。和她同時代的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Alkaios）有意追求她，還寫詩歌頌她說：「妳的外貌無與倫比／魅力無窮／永遠與眾不同」。甚至後來古羅馬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和在中世紀被認為是權威；是學說和學問源泉的、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奧維德（Ovid）均曾受到莎弗作品的啟發。

女詩人莎弗的詩單純、誠摯、以個人的愛、恨為出發點，描繪愛情和女伴之間不尋常的友誼。她的詩主要訴諸於感情，她認為情詩更能表現靈魂深處的感覺；而人們認為莎弗寫作時，正如古人所論，仍舊是受靈感啟示的。又有人說：莎弗的詩那樣熱情，是因為在火焰中鑄成的。可見那個時代的人把熱情作為寫詩的第一要素。希臘一位哲人就曾說過：「你進入神聖的瘋狂寫出它們來」。就像荷馬在他的史詩卷首，向繆斯女神呼求靈感。這似乎表示，一首詩得以形成乃神賜靈感的結果。莎弗自己也「不認為詩是創造出來的；而是天賦」。時代不同，這和廿世紀（暫不提廿一世紀）的詩風和詩觀大相逕庭，何況她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遠了。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凡是充滿人類熱情的詩歌往往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因為這樣的詩容易被接受，讀者毋需花太多的腦筋，便容易被詩中的激情感染而投身其中。加上古早的社會結構單純，當時尚缺學校類的正規教育，在這樣的社會，詩人似乎承擔了全民教育家的任務，文學作品便是他們的教材。他們對著廣大的群眾朗誦，往往感動得全場熱淚橫流。同時他們朗誦詩的報酬也相當優厚，由此可知詩人在古代希臘島上是頗有地位和受人們尊敬的。來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詩的創作早已排拒無限上崗的感情因素，以無我、理性、客觀、技巧來從事創作，加上社會複雜、多元又分歧，於是詩變為小眾中的小眾了。

反觀莎弗，不但在生年享有她詩人崇高的地位，且世代享有盛名，甚至直到數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幾乎已無法一窺她完整的詩章；而世人仍舊記得她，即使不完全瞭解她

的生平。今有蕭西・佛瑞曼女士根據莎弗生平片斷殘缺的一些資料撰寫成小說《莎弗》，以滿足部分讀者的好奇心。對於這位作者我全然陌生，但對這本書的譯者柔之女士，我比較熟識，她是一位傑出的年輕女詩人，剛於本年六月由資深有影響力的『藍星詩學』出版了她的處女詩集《馴順的黑水仙》；同時柔之更是一位勤奮而優秀的翻譯工作者：迄今譯有《優雅與狂雅》、《無武裝之夜》、《浮華爵士年代》等共七種之多。曾獲第十四屆梁實秋文學譯詩組甄選獎。我想以這樣一位有經驗的譯作者而本身也是詩人的柔之來翻譯蕭西・佛瑞曼女士用英文所寫成的這本有關莎弗的故事，一定會大大地吸引本地讀者的。在此祝《莎弗》成功！

# 玫瑰之稀有——莎弗的抒情世界

柔之

莎弗（Sappho, 630BC～581BC）幾乎是個神話詩人。從西元前七世紀流傳至今，人們衍生出來，關於她的生平事蹟，已經接近傳說、虛構，同時帶有神話色彩兼現代人的不真實素質了。但是撥去這層層的穿鑿附會，及現代人的潮流逐波，我們仍可觸及到她真實的本質，那就是屬於詩的純粹抒情。她的生活事蹟應該是這些抒情詩抒發的底子，離詩的境界不遠。她與九繆思同行，而化入第十繆思。

莎弗是希臘以葡萄酒聞名於世的萊茲波斯（Lesbos）人，生於貴族世家，嫡傳自神話家族——特洛伊戰爭的希臘統帥阿葛曼農。當時是個男女有別的時代，而且重男輕女，但是莎弗自幼深受父親斯卡曼尼莫（Skamandronymos）的寵愛，因她「非常精緻纖細，卻目光灼灼」。她聰穎、直覺敏銳，天生會編詩歌，彈琴唱誦，因此人人都愛她。少女時期的她嬌美又纖細，宛如微風中的玫瑰，她愛家宅附近的大海，她愛臨海風站在岩石上，飄飄然像個小女神。優美驕傲得：

像高懸樹梢、漸紅的甜美蘋果，
棲在最高枝，不知怎地，摘果子的人忘了她。
不，不是忘了摘，是至今無人摘得到。

這樣一個尊貴的少女，長成懂事的女人後，在一個貴族與民主政治交替的時代裡，敏感優秀的她，深怕會被社會埋沒，如關在地窖裡，密不透風，像得了幽閉症似的。因此她會大膽唱誦詩歌，唱出她對纖細事物的愛，傳遍全國。繆思總會賜予她靈感，賜予她一些熟悉如音樂、詩句什麼的，將她帶回到自己的內心深處。

成長後的莎弗，曾因不滿皮塔柯斯（Pittakos）的政治而遭放逐。對愛纖細事物的莎弗來說，放逐是一種美學的磨難，自由的形式。她視放逐為旅行，與現代人的旅遊觀一樣，都是想見識陌生人，吃異國風味美食，看女人穿戴的服飾……她的詩歌在行旅中，感情顯得濃郁，她唱道：

我想望，我渴念。

她在荒野高崖上尋找纖細心靈的寄託，她瞭望荒崖、大海，它們都迴響著她少女時

代的想望。但她想望什麼，她渴念什麼，她不知道，眼前只有漫漫長路，只有普羅米修斯的石頭才會造訪的荒崖。她柔和的心靈唱著：

月亮落下，昂宿星消失了；
現在是午夜，時間飛逝，
而我獨自躺下。

希臘群島是一個神話瀰漫的國度，莎弗流放到皮拉（Pyrrha）高崖時，初嚐到女人間的甜美情誼，但很快就遭受幻滅的苦楚，因為對方嫁給一個平凡人。莎弗是個滿懷愛的女人，而且視愛為一種藝術，藝術的愛出自自發，所以真摯甜美，自然無邪，沒有技巧的痕跡。她又是愛神阿芙蘿黛媞（Aphrodite）的崇拜者，隨時祈求她賜予愛的力量。「對我而言，愛擁有陽光的燦爛和美。」莎弗說。因此，莎弗可以說是一個愛的化身，天生來施佈愛的，當她沒有愛的能力時，生命就會枯萎。然而，我們在莎弗身上也看到兩個相反的素質，彼此矛盾，這樣的矛盾會造成愛的失敗、挫折，甚至痛苦。但是她在詩歌中卻從沒有反映過這樣的情愫，她都是以讚美、歌頌來表達，因此詩歌讀起來優美、純粹，幾乎自現實的不完美中昇華了。她希臘人潛意識裡的神話美學信仰，也常常支配自己的現實生活，她極盡努力使生活女神化，提高自己人類的地位至神話裡的女神

地位。因此總有人問她說：「莎弗，你是海洋女神，或是平凡女人而已？」莎弗總會微笑說：「我平凡人的缺點，你也可以經歷到。」其實希臘神話裡的諸神，個個也都像莎弗一樣，有人的缺陷，因此人們依照神話理想過生活時，卻也衍生出現實生活中不美滿的一面。這兩種素質存在神當中，也是人類矛盾痛苦的來源。

神話是希臘人的美學信仰，不是迷信心態，莎弗更是超越了這種心態，進入自主的狀態，猶如現代人的信仰，自己就是自主的神，籠罩在抽象的神性裡。神話人生實現在莎弗身上，讓她覺得實際人生可鄙，卻仍參與，並以詩歌頌。對希臘人而言，在現實中，神存在，光景就輝煌，神走了，一切黯淡死灰，祈求神的降臨便成為追求幸福的自主行為，非迷信被動的等待。人失去追求幸福的意念，神就消失，因此可以說，人在神在，人亡神亡。自己可能就是神的化身，就像莎弗。神成為希臘人追求自我的象徵，與現代人的進化心理狀態無異。

莎弗在流放中遇到了她的丈夫柯寇拉斯（Kerkolas），這樁婚姻讓她過了短暫一段幸福、正常的生活，因這位善解人意、體貼入微的優雅商人王子，不久就遠航、溺海去世。對於這位愛她的丈夫，她歌頌道：

遠高過最高的男人，
在婚禮上。
如萊茲波斯詩人般高聳，
在婚禮上。
高過他國的詩人，
在婚禮上。

現實生活讓她感到苦惱不已，卻在抒情的純粹中獲得寧靜喜悅，彷彿藏在一處精緻美麗的詩國度裡，愛著這一切不完美的現實人生。

此後，她退隱到自己的豪宅辦起女子學校，教導少女婚前愛的藝術。這段女教師生涯也是後人議論最多的地方。莎弗這段柏拉圖式的「女同性戀」生活史，其實不算是實質的戀愛史，只是一段教導戀愛的教師角色扮演。莎弗在詩歌中反映出來，對女學生的熱情，是介於教導與戀愛之間的感情表現，可以說是一種偽裝的女同性戀，只是藉此教導少女談情說愛，以便日後與異性結婚時，懂得經營美滿、脫俗的婚姻。因此少女們要學習美、誘人、魅力、優雅、讓男人喜愛……等等女人的美麗要素，而這些訓練在詩歌、音樂、舞蹈……各種活動中，都沒有透露出莎弗是在教，她們則是在學的痕跡，而

是真實的生活著，彷彿是個「女同性戀俱樂部」。而外界的謠言也是如此認為，對於這點，莎弗當然不予理會。

莎弗和法恩（Phaon）的戀情也許是傳說，真相不可考，因為她似乎沒有留下寫給法恩的詩歌，只有奧維德（Ovid）曾虛擬莎弗寫給法恩的情書，後人也許就根據這些書信，杜撰他們的故事。不管如何，莎弗是自殺了，原因是耗盡美麗與青春，生命疲憊，而且所有她愛過的人都沒有回報她。她急於尋找新的自由，新的憩息臥墊。於是從高崖躍下柔軟的海水，一躍而成為不朽。

我們再來看莎弗的悲劇，就會發覺跟她內在的兩個不同自我所產生的矛盾有關，這樣的矛盾常常打擊她纖細、摯愛的心靈。也有可能是因再也沒有熱情，也失去了愛的能力，又不能面對年老的不堪之故。「生命的意義總在於盛放的美，即使短暫。」我想，莎弗是這樣認為。

# 目次


莎弗……015
皮塔柯斯……029
蕾脫……093
柯寇拉斯……145
艾莉娜……219
翠鳥……339
法恩……441

# 莎弗

A Novel

# Sappho

The Tenth Muse

菡西・佛瑞曼 Nancy Freedman/著　柔之/譯

新雨出版社

# 引言——一本迻譯自小說家眼中的《莎弗》

女詩人　蓉子

世人多年都聽說過古希臘第一位女詩人莎弗（Sappho）的名字——尤其是我輩這些親近詩的人；然而，對其生平和詩卻所知甚少，因為她出生的年代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遙遠了。她是紀元前第七世紀的抒情詩人，出生在被稱為愛琴海第三大島的萊茲波斯（Lesbos）島上，及長嫁入安德羅斯島（Andros）一富豪之家，夫名柯寇拉斯並育有一女。至於她的詩作大皆佚失，湮沒在源源而來的時間長流中。現在我們只能從語法學家、哲人或後代詩人的論述中窺見她不完整的斷章殘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古希臘著名的女詩人，在眾多詩章中僅只留下一兩首完整的詩！

話雖如此，詩人莎弗在當年乃是十分受人愛戴的，我們都知道被稱為文藝女神的繆斯一共九人，柏拉圖——這位要把詩人趕出他的理想國的大哲學家，竟也推崇她，譽之為第十繆斯。和她同時代的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Alkaios）有意追求她，還寫詩歌頌她說：「妳的外貌無與倫比／魅力無窮／永遠與眾不同」。甚至後來古羅馬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和在中世紀被認為是權威；是學說和學問源泉的、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奧維德（Ovid）均曾受到莎弗作品的啟發。

女詩人莎弗的詩單純、誠摯、以個人的愛、恨為出發點，描繪愛情和女伴之間不尋常的友誼。她的詩主要訴諸於感情，她認為情詩更能表現靈魂深處的感覺；而人們認為莎弗寫作時，正如古人所論，仍舊是受靈感啟示的。又有人說：莎弗的詩那樣熱情，是因為在火焰中鑄成的。可見那個時代的人把熱情作為寫詩的第一要素。希臘一位哲人就曾說過：「你進入神聖的瘋狂寫出它們來」。就像荷馬在他的史詩卷首，向繆斯女神呼求靈感。這似乎表示，一首詩得以形成乃神賜靈感的結果。莎弗自己也「不認為詩是創造出來的；而是天賦」。時代不同，這和廿世紀（暫不提廿一世紀）的詩風和詩觀大相逕庭，何況她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遠了。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凡是充滿人類熱情的詩歌往往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因為這樣的詩容易被接受，讀者毋需花太多的腦筋，便容易被詩中的激情感染而投身其中。加上古早的社會結構單純，當時尚缺學校類的正規教育，在這樣的社會，詩人似乎承擔了全民教育家的任務，文學作品便是他們的教材。他們對著廣大的群眾朗誦，往往感動得全場熱淚橫流。同時他們朗誦詩的報酬也相當優厚，由此可知詩人在古代希臘島上是頗有地位和受人們尊敬的。來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詩的創作早已排拒無限上崗的感情因素，以無我、理性、客觀、技巧來從事創作，加上社會複雜、多元又分歧，於是詩變為小眾中的小眾了。

反觀莎弗，不但在生年享有她詩人崇高的地位，且世代享有盛名，甚至直到數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幾乎已無法一窺她完整的詩章；而世人仍舊記得她，即使不完全瞭解她

的生平。今有蕭西・佛瑞曼女士根據莎弗生平片斷殘缺的一些資料撰寫成小說《莎弗》，以滿足部分讀者的好奇心。對於這位作者我全然陌生，但對這本書的譯者柔之女士，我比較熟識，她是一位傑出的年輕女詩人，剛於本年六月由資深有影響力的『藍星詩學』出版了她的處女詩集《馴順的黑水仙》；同時柔之更是一位勤奮而優秀的翻譯工作者：迄今譯有《優雅與狂雅》、《無武裝之夜》、《浮華爵士年代》等共七種之多。曾獲第十四屆梁實秋文學譯詩組甄選獎。我想以這樣一位有經驗的譯作者而本身也是詩人的柔之來翻譯蕭西・佛瑞曼女士用英文所寫成的這本有關莎弗的故事，一定會大大地吸引本地讀者的。在此祝《莎弗》成功！

# 玫瑰之稀有——
# 莎弗的抒情世界

柔之

莎弗（Sappho, 630BC～581BC）幾乎是個神話詩人。從西元前七世紀流傳至今，人們衍生出來，關於她的生平事蹟，已經接近傳說、虛構，同時帶有神話色彩兼現代人的不真實素質了。但是撥去這層層的穿鑿附會，及現代人的潮流逐波，我們仍可觸及到她真實的本質，那就是屬於詩的純粹抒情。她的生活事蹟應該是這些抒情詩抒發的底子，離詩的境界不遠。她與九繆思同行，而化入第十繆思。

莎弗是希臘以葡萄酒聞名於世的萊茲波斯（Lesbos）人，生於貴族世家，嫡傳自神話家族——特洛伊戰爭的希臘統帥阿葛曼農。當時是個男女有別的時代，而且重男輕女，但是莎弗自幼深受父親斯卡曼尼莫（Skamandronymos）的寵愛，因她「非常精緻纖細，卻目光灼灼」。她聰穎、直覺敏銳，天生會編詩歌，彈琴唱誦，因此人人都愛她。少女時期的她嬌美又纖細，宛如微風中的玫瑰，她愛家宅附近的大海，她愛臨海風站在岩石上，飄飄然像個小女神。優美驕傲得：

像高懸樹梢、漸紅的甜美蘋果，
棲在最高枝，不知怎地，摘果子的人忘了她。
不，不是忘了摘，是至今無人摘得到。

這樣一個尊貴的少女，長成懂事的女人後，在一個貴族與民主政治交替的時代裡，敏感優秀的她，深怕會被社會埋沒，如關在地窖裡，密不透風，像得了幽閉症似的。因此她會大膽唱誦詩歌，唱出她對纖細事物的愛，傳遍全國。繆思總會賜予她靈感，賜予她一些熟悉如音樂、詩句什麼的，將她帶回到自己的內心深處。

成長後的莎弗，曾因不滿皮塔柯斯（Pittakos）的政治而遭放逐。對愛纖細事物的莎弗來說，放逐是一種美學的磨難，自由的形式。她視放逐為旅行，與現代人的旅遊觀一樣，都是想見識陌生人，吃異國風味美食，看女人穿戴的服飾……她的詩歌在行旅中，感情顯得濃郁，她唱道：

我想望，我渴念。

她在荒野高崖上尋找纖細心靈的寄託，她瞭望荒崖、大海，它們都迴響著她少女時

代的想望。但她想望什麼，她渴念什麼，她不知道，眼前只有漫漫長路，只有普羅米修斯的石頭才會造訪的荒崖。她柔和的心靈唱著：

月亮落下，昂宿星消失了；
現在是午夜，時間飛逝，
而我獨自躺下。

希臘群島是一個神話瀰漫的國度，莎弗流放到皮拉（Pyrrha）高崖時，初嚐到女人間的甜美情誼，但很快就遭受幻滅的苦楚，因為對方嫁給一個平凡人。莎弗是個滿懷愛的女人，而且視愛為一種藝術，藝術的愛出自自發，所以真摯甜美，自然無邪，沒有技巧的痕跡。她又是愛神阿芙蘿黛媞（Aphrodite）的崇拜者，隨時祈求她賜予愛的力量。「對我而言，愛擁有陽光的燦爛和美。」莎弗說。因此，莎弗可以說是一個愛的化身，天生來施佈愛的，當她沒有愛的能力時，生命就會枯萎。然而，我們在莎弗身上也看到兩個相反的素質，彼此矛盾，這樣的矛盾會造成愛的失敗、挫折，甚至痛苦。但是她在詩歌中卻從沒有反映過這樣的情愫，她都是以讚美、歌頌來表達，因此詩歌讀起來優美、純粹，幾乎自現實的不完美中昇華了。她希臘人潛意識裡的神話美學信仰，也常常支配自己的現實生活，她極盡努力使生活女神化，提高自己人類的地位至神話裡的女神

地位。因此總有人問她說：「莎弗，你是海洋女神，或是平凡女人而已？」莎弗總會微笑說：「我平凡人的缺點，你也可以經歷到。」其實希臘神話裡的諸神，個個也都像莎弗一樣，有人的缺陷，因此人們依照神話理想過生活時，卻也衍生出現實生活中不美滿的一面。這兩種素質存在神當中，也是人類矛盾痛苦的來源。

神話是希臘人的美學信仰，不是迷信心態，莎弗更是超越了這種心態，進入自主的狀態，猶如現代人的信仰，自己就是自主的神，籠罩在抽象的神性裡。神話人生實現在莎弗身上，讓她覺得實際人生可鄙，卻仍參與，並以詩歌頌。對希臘人而言，在現實中，神存在，光景就輝煌，神走了，一切黯淡死灰，祈求神的降臨便成為追求幸福的自主行為，非迷信被動的等待。人失去追求幸福的意念，神就消失，因此可以說，人在神在，人亡神亡。自己可能就是神的化身，就像莎弗。神成為希臘人追求自我的象徵，與現代人的進化心理狀態無異。

莎弗在流放中遇到了她的丈夫柯寇拉斯（Kerkolas），這樁婚姻讓她過了短暫一段幸福、正常的生活，因這位善解人意、體貼入微的優雅商人王子，不久就遠航、溺海去世。對於這位愛她的丈夫，她歌頌道：

遠高過最高的男人，
在婚禮上。
如萊茲波斯詩人般高聳，
在婚禮上。
高過他國的詩人，
在婚禮上。

現實生活讓她感到苦惱不已，卻在抒情的純粹中獲得寧靜喜悅，彷彿藏在一處精緻美麗的詩國度裡，愛著這一切不完美的現實人生。

此後，她退隱到自己的豪宅辦起女子學校，教導少女婚前愛的藝術。這段女教師生涯也是後人議論最多的地方。莎弗這段柏拉圖式的「女同性戀」生活史，其實不算是實質的戀愛史，只是一段教導戀愛的教師角色扮演。莎弗在詩歌中反映出來，對女學生的熱情，是介於教導與戀愛之間的感情表現，可以說是一種偽裝的女同性戀，只是藉此教導少女談情說愛，以便日後與異性結婚時，懂得經營美滿、脫俗的婚姻。因此少女們要學習美、誘人、魅力、優雅、讓男人喜愛……等等女人的美麗要素，而這些訓練在詩歌、音樂、舞蹈……各種活動中，都沒有透露出莎弗是在教，她們則是在學的痕跡，而

是真實的生活著，彷彿是個「女同性戀俱樂部」。而外界的謠言也是如此認為，對於這點，莎弗當然不予理會。

莎弗和法恩（Phaon）的戀情也許是傳說，真相不可考，因為她似乎沒有留下寫給法恩的詩歌，只有奧維德（Ovid）曾虛擬莎弗寫給法恩的情書，後人也許就根據這些書信，杜撰他們的故事。不管如何，莎弗是自殺了，原因是耗盡美麗與青春，生命疲憊，而且所有她愛過的人都沒有回報她。她急於尋找新的自由，新的憩息臥墊。於是從高崖躍下柔軟的海水，一躍而成為不朽。

我們再來看莎弗的悲劇，就會發覺跟她內在的兩個不同自我所產生的矛盾有關，這樣的矛盾常常打擊她纖細、摯愛的心靈。也有可能是因再也沒有熱情，也失去了愛的能力，又不能面對年老的不堪之故。「生命的意義總在於盛放的美，即使短暫。」我想，莎弗是這樣認為。

# 目次


莎弗……015
皮塔柯斯……029
蕾脫……093
柯寇拉斯……145
艾莉娜……219
翠鳥……339
法恩……441

莎弗
人都說有九繆思
他們疏忽了，瞧！
——還有萊茲波斯島的莎弗，
她位居第十。

柏拉圖

「我要，我要，我要！」孩提時，這些是她嘴邊最常溜出的話。她究竟想要什麼，卻說不出來，因為莎弗眼睛閉上時看得更豐富，她想要自己不明白的東西。

她是貴族斯卡曼卓尼莫的女兒。嬰兒時很醜，黝黑、瘦小又是個女孩，要不是她父親是阿葛曼農①之子奧瑞斯特的後裔，人們會在她出生時將她棄之不顧。雖然男孩相繼出生，莎弗還是她父親寵溺的小孩。他極愛這個女兒，替她取個暱稱，叫做「小鵝卵石」，因為他爭說有些鵝卵石內蘊寶玉。當然，莎弗是個特質互異的小嬰兒：她非常精緻纖細，卻目光灼灼。她父親有時在想，那小小的軀體裡是不是她孤自待著，或者是有兩個莎弗永遠在彼此爭勝負。

他們的豪宅坐落在石灰崖當中，緊緊靠著海。半藏在花園柏樹及西克摩槭樹（Sycamore）中的白牆，意味著將他們園囿在這道疆界之內，但莎弗偏愛滿是苔蘚招搖的嶙峋海岬。她喜歡在如圓丘起伏的暗礁群中尋覓，睜眼看著螃蟹受驚嚇，要不然就是用樹枝刺探海葵，觀察牠縮回去的情景。她還會細數海星的顏色，牠們有成千數百，季節一到就會來此產卵，她會像孩童般在沙灘上嬉戲、奔跑，與海浪競逐。

或許她母親克蕾絲不眠不休的禱告，希冀頭胎生個兒子影響了莎弗，因為她跟男孩一樣膽大無畏。漲潮時，她會攀爬過濺濕的礁岩，這時海水輕易就能將人捲走。在克脫與弗爾庫斯②所生、波濤洶湧的水怪旁，她心中滿溢興奮之情，她的保母與僕人卻害怕海，她從他們那兒得知海水是一條環繞世界蜿蜒的河流，歌者稱它為濕原，有時則叫做

暗酒色海。她對泡沫有無盡的迷惑，它們一會兒驚濤拍岸，一會兒卻又馴順下來，海洋樣樣的脾氣她都愛，最愛纏繞著她足踝、奶泡般的浪沫。她會拿著海螺就向耳朵，聆聽屈東③的吹號聲，有時會瞥見在海底深處嬉遊的涅羅妲④：美麗捲髮的雅美西絲、溫柔眼神的海莉雅、葛拉蒂、朵麗絲，還有其他人的名字，她總記不牢，只記得保母告訴她的。

她小小年紀就聰敏穎悟，能記誦家譜還會簡單的算數。她曉得自己住在萊茲波斯島西岸海浪澎湃的艾瑞索城裡，愛琴海的波浪一度將奧菲斯⑤的頭和豎琴沖到這個島上。她還知道父親是當地著名的蜜酒出口商，那片遼遠的葡萄園是她家所有，再過去她就沒見識過了，目前景況就像船隻碇錨在這個受保護的小海港一樣。

她瞭解身為這棟屋裡的女兒，她可以命令奴僕，而他們必須照她吩咐去做，不過，他們只能在做完別人的吩咐後，才輪到服侍她。屋裡全部的人都奇異地喜愛她，她的微笑，奴為出來難的舉動，總是討人喜愛。有一個被賣進她家、精於製玩具的僕人送給她四肢可活動、住在迷你家具當中的洋娃娃，家具就照大屋子裡的實物雕刻成的，還有小鍋壺可以煮食。他也模仿她父親的船隻造了小船，有划槳人坐的座位、龍骨、裝桅桿、貯藏艙，最後還有繩索，所以船不至於一開始航行就沉沒。她擁有籐搖圈、球、木馬、鞦韆，還有自己的小拉車，讓兩隻母山羊拉著。

她學擊響板、吹笛子演奏的時候，她表現得端莊寧靜，就像花瓶上的人物像，她的

手指彈出節奏，腳則隨之踏響拍子。

她精確踏出瓶甕、織錦畫上橫飾幾何圖形雕像的節奏，僕人們都聚攏過來，圍繞著她，她母親也從窗戶旁觀。

時時刻刻，大地之母都對她顯現更豐富的事物，這就是為什麼她逗留在外玩耍的原因。太陽不在神廟或屋子裡閃耀，水仙和檉柳不會在石廳裡開花，只有在花園與聖林裡，才會有黃番紅花、深紅野玫瑰在牆上攀爬，還可以採摘紫羅蘭、百合花、銀蓮花，以及三葉草。有時候，她人若非常寧靜，還可以聽到鳥兒叫著秘密名字。

莎弗七歲那年，她父親召開了一個盛會。保母告訴她可怖的復仇女神也受召參加。頭髮編織成兩條蛇辮的夜之女兒，她們的長途之旅已啟程，經過灰衣巫婦時，她們示意引誘那些人頭怪鳥，牠們有人類的手臂，從羽翼伸出來，繞過獨眼。所有的神與女神，還有他們生的海中、空中的怪物：九頭蛇、吐火獸，以及蛇髮女怪，都朝向艾瑞索前來了。保母說這些奇形怪狀的神的來到，意味著一場偉大戰爭的開始。

莎弗懷著一顆小鹿亂撞的心，觀看人們準備著這場盛大宴會。太陽早早就下山了，夕輝隱去，獸脂紙燃著亮光，造成瘦長的陰影，在兩地之間留下黑暗。

保母從金色的人頭牛身怪物水罐倒水替她洗澡，用香蜜油替她搓揉身體，又在她的黑長髮上編花結，她身上罩了一件紫袍，小腳丫繫住一雙金色綁鞋，保母把她帶到內廳裡，那兒有一個大爐床，熊熊燃著火。站在那裡的都是參與盛會的人員，她父親是主

席，他的隔鄰就是母親，彎臂裡抱著一個胖嘟嘟的嬰兒，兩個大一點的男孩拉住她的裙裾。莎弗拖著保母盡量爬靠近些。一個奴僕帶進來兩隻黑公羊，要獻給太陽神阿波羅，還有一頭公牛作為祝福宙斯的祭品。

她母親拿出鑰匙要打開那扇從未開過的門，其實全部家僕都知道裡面藏著什麼。鑰匙柄是象牙做的，斯卡曼尼莫拿起它，插回鎖簧。莎弗緊張看著人家告訴過她的東西：青銅箭矛和鵜鶘屍體；野山羊角做成的弓，掛在椿釘上。

她父親挑了一把橄欖木柄的青銅戰斧，在火光中閃著光芒。祭品塗上大麥、陳年酒及蜂蜜，神聖地等候著。斯卡曼尼莫揮起斧頭，在空中繞了一大圈，然後斬過公羊的頸喉。牠們跪了下來，血流滿過聖餐杯，身體則滾倒在地上。闊頭的公牛驚動地吼鳴著，勢必被嚇得目瞪口呆。

斯卡曼尼莫開始唱誦起來，呼求神降臨他身旁。莎弗隨著父親聲音節奏的起伏，也開始顫抖起來，他的聲音顯得莊嚴，就像很久以前，盲眼詩人荷馬在嶙峋的奇歐斯崖吟唱他偉大、悲慘的歌那樣。每一節歌詞都重複著一個字詞：雅典……雅典。

她母親有回告訴她，在雅典，女孩兒不可以像她這樣，無拘無束到處亂跑，人們只教男孩子音樂、愛奧尼亞人荷馬的詩，還有算數。然而，大家從未直接跟她說過一件事，但她知道，在雅典，人們未必會對一個女孩子棄之不顧。

突然之間父親縈繞不已的聲音語調，說明灰衣巫婦與復仇女神已降抵。她覺得她們

似乎跪在陰影中，於是就緊抓保母。唱誦突然結束了，盛會參與者向前走過來，空氣中充滿憤怒的聲音，開始勸戒地演說起來：雅典商人牢牢把握住希古姆城的貿易驛站吧，這是萊茲波斯島在靠近特洛伊廢墟，赫勒斯蓬特海峽的愛琴海末端，建立起來的地位。

莎弗開始明白過來，原來萊茲波斯島的五個城市，已經向雅典宣戰了。她尋找著保母的手，不過，保母縮了回去，輕聲說她是這屋子的女兒，一定要做好榜樣，所以七歲的她就擠身到坐在桌首的父親身旁。

烤肉的味道瀰漫了房間，父親倒了酒，又以同樣敬畏的聲音呼求，直接對偉大的宙斯說話：「喔，驅雲順從者，克羅諾斯之子，請聽我說！你，永生者，知道我們的理想是秉持公正。讓雅典人的船隻浸水。讓芙莉，你的大女兒，使他們對自己的毀滅閉眼不見。派遣阿瑞士，這位無敵者，領我們到雅典。允許聚集在此的我們，活著看到我們的妻子、子女，我們會獻給你上好的百頭公牛祭牲。」

這個行旅於五大城邦間的唱誦者，向他們保證特耳菲神諭，就是他們最樂於接受的。聖賢皮提亞(6)坐在三腳凳上，在阿瑞士召顯出來的異象中，看到獻給灰眼雅典娜的貓頭鷹——雅典的守護者，被萊茲波斯的兀鷹爪掌牢牢抓住。貓頭鷹無助地掙扎著，但是這個宙斯與米蒂斯，在黃金暴風雪中生出來的女兒，卻無力拯救她的鳥。這位偉大的戰爭之后失掉了她的鳥，然後跪了下來。藉著這個象徵行為，戰神阿瑞士依從了她父親的要求，應許把主權讓給萊茲波斯島。

莎弗深思著這些鳥奮鬥的故事，經由吟遊歌者的唱誦才明白戰爭事實，但是她不明白戰爭竟會奪去她熟悉之人的生命。她吃了起來，狼吞虎嚥般，又將渴望的小指頭放在盤子堆著的肉上，任其燙燒。她吸吮著手指頭，盯著擺在爐底石上的內臟看，爐底石是勝利的預兆。

母親沒留意到預兆，害怕地說，「艾瑞索城離海邊的西古姆城只有五百個「史狄」⑦遠，一定會遭攻擊。」

父親垂下頭說道：「他們在此找不到半個人。你帶著孩子們到我兄弟尤利攸斯家去，他家很安全，就坐落在米提蘭的山豁裡。」

母親一聽就哭得很嚇人，幾乎是一聲乾嚎，然後參加的女人們也哭起來，她弟弟又平添了喧鬧聒噪。房間因吵鬧而充實，莎弗的腦海甚至沒空間容下思想，她大而深的眼睛在一張張臉孔上來回巡視，她覺得很可怕，反對認為哭泣並無所助益的說法，因為父親邀迎死去的英雄和古代的神祇來赴宴。沒有人看得見，帶著沉默尊嚴的永生神們，列隊在享用上好的大麥麵包，編籃裡滿是美味食物，拱隆成堆的肉及滿溢的葡萄酒。

母親現在安靜下來了，從奴僕那兒拿來斯卡曼尼莫的脛甲，親自將其綁牢在丈夫的腿上，還幫他穿戴上皮銅相間的胸甲，在他頭上戴好一頂緊貼的皮編軟帽，最後才戴上金屬頭盔，盔緣飾有野熊牙齒與飛揚的羽毛。此時寶貝拉利喬的哭吼聲打破了莊嚴的儀式氣氛。父親抱起嬰兒，高舉過頭，然後還給他母親，又將兩個男孩拉靠緊他，最後才

轉向莎弗。「小鵝卵石，」他探入她的黑髮，喃喃說道。

她再也沒看過他。

清晨的小港一個人影也沒有。莎弗有記憶以來頭遭發現，父親碇錨在此的船一艘也不在，全都開走了。她跑到馬廄，人們正把使勁在嚼草的馬兒拉出來，舖上坐毯，甚至貯存的大麥和黑麥也不在那裡了，只留下驢子，他們將牠們鞍上驢具，預備拉滿載成堆家常貨物的拉車，於是，斯卡曼尼莫一家就跟著驢車，啟程遠征到米提蘭。

莎弗想的很多，卻從沒想到會離開沙灘、嵌洞累累的岩礁、花園裡的鞦韆、她的小拉車還有山羊，或是他父母那棟靠海有許多串間的大房子。

路在上坡，奴僕們呻吟抱怨他們的重擔，因為沒有一樣東西留下來，可以稍微減輕重量的。麻布、床舖、衣櫥、廁所水箱、油罐酒甕、麵包編籃、父親雕刻華美、鑲嵌寶石的高背椅，全都由僕人揹在背上帶走。不過，並非全部東西，像遼闊的葡萄園，花園，沙灘就帶不走。

羊兒就像走失了，跟著吹笛的牧羊人咩咩叫著。莎弗扳扭著保母的手，頻頻回顧：艾瑞索嶙峋的前灘不斷升高，彷彿海浪把它托起來似的，看不見優雅黑船隻的小海港似乎又陌生又奇怪，樹上累累都是結實的蘋果、溫桲、石榴，但是尚未採摘，甚至葡萄園裡的葡萄也還沒採。

「莎弗，莎弗，不要回頭看。」母親的眼淚落在孩子仰起的臉龐上。

他們離開了熟悉的柏樹和槭樹；榆樹和楊柳現在列排小徑兩旁，檉柳也稀疏了，山毛櫸代替了陰涼巷道種的桑椹、忍冬。他們愈爬愈高，經過了獻給愛神阿芙蘿黛媞的橄欖樹林，山邊淌出的小河，匆匆忙忙流過孔雀羊齒草林地。她再也不認識這條路了，慌張中再次回頭，久久瞥一眼她的家園，然而已看不見了。

他們在正午停歇休息，一邊吃著烤栗子，一邊佐餐水果、乾魚。他們抵達松林地的時候，莎弗已沉沉入睡，文明隨著艾瑞索消失了。他們一團人白天保持親近的距離，夜晚因怕獅子和野熊的侵襲，就圍著營火擠在一起作伴。莎弗裹著披巾，半醒著聆聽不遠處大人們的談話。

她不怕獅子或熊，不過怕弗爾庫斯可怖的孩子們、住在地上的蛇髮女怪、有翅膀的龍，因為小女孩看到牠的長相會變成石頭。當夜的瘦長陰影四處飄蕩，發出呻吟聲，她會緊抓住母親的手，輕聲說出她的害怕。但是克蕾絲告訴她，這樣的怪物已不存在世界上了，過去的確出現過怪物，不過現在，牠們都消失了。

「你父親的弟弟，」母親說，「尤利攸斯，也上戰場去了。但是他的妻子提蘿，人很好。不會生小孩的女人都是這樣，我們就是要去這樣的家。」為了讓她快活點，她又說，「我聽說，米提蘭城可與羅德島與哥林多城相比。我當新娘的時候造訪過那兒。它的西側橫跨著一座白石橋，還有兩個海港，各佔據半島的兩側端。你不曾看過像那樣的

情景。市場就設置在一塊陸岬上，所以可以買到許多東西，遠方異地來的器皿、香水、編籃、陶器、蠟燭，還有女衣飾、美食之類的貨品。我們會去逛逛，小鵝卵石。」

「不要那樣叫我，」小孩敏捷說道，然後走開。

第三天，他們到了可沖洗的泉水源頭，還有石槽處，但是一切都顯得荒涼無比。路徑到此已變成一條馬車道，兩旁種著飽受風霜的無花果樹，它隆起的根在城牆底下延展著。從稜堡傳來哨兵的叫聲，要這一團疲憊不堪的人靠近之前，報出他們姓名及職業。三條堅實的門閂保護著米提蘭城門，在這樣不安穩的時期，門閂不會開啟，這團人由一扇小型側門入城。多年前克蕾絲雖然曾造訪過她的姻弟，還是需得向人問路。讓他們進城的老兵嚴厲地瞪著她看，「你有親戚在此，卻不認得路？」

「求求你，我們從艾瑞索一路飛趕到此；孩子們都累了。」

老兵點點頭，沉思的臉皺紋溝深陷，「難道你一點都沒聽說打仗了？」

「打仗？這麼快？」

「雅典人的船就擱藏在奇歐斯岩壁旁。我們的艦隊起火燃燒，都沉沒了。你問的那棟房子很悲慘。他們說尤利攸斯就像海克特⑧一樣，睜著眼死去。」

克蕾絲喉嚨哽噎問說，「還知道別的人……？」

她在問父親的下落，莎弗想。不過，老人說不知道。

克蕾絲在他手裡塞了一枚銅板，然後催促僕人拾起行李啟程。寬闊的街道一個人影

也沒有，只有幾個男孩在滾圈圈，人家吩咐他們到外面玩的，所以沒有歡笑聲。

「母親，我想回去艾瑞索，我想回家。」

母親沒回應。她看起來像一位灰衣巫婦。

他們找到提蘿家的石頭門檻，就站著傾聽屋裡傳出的哀哭聲。眼框紅紅的僕人喚她們小姐，請她們入內。尤利攸斯的妻子心煩意亂地擁抱克蕾絲和嬰兒，接著跪下來摟抱莎弗。「孩子，今晚你要淚灑父親的屍骨。」

克蕾絲憋住氣問道，「死了？」

「全死了。橫屍排列像條長龍。」

克蕾絲對這樣的胡說微笑起來，「四天前他還與我同在。他告訴我說，『帶走孩子們。』他告訴我……」她看看四周，又說，「怎麼可能？」她還面露著笑容。

「神偏偏看上雅典人獻的百頭公牛祭牲。雅典娜的貓頭鷹逃走，而且背叛我方的戰爭計謀，因為確實有人出賣我方出征的路線。我們的人在艾瑞索西灣戰死了。我丈夫尤利攸斯趕緊要槳夫迅速回頭，但是一把斧頭卻劈下他頸背。他們說，他雖然呼吸困難，仍然指揮人員拯救船隻，他將幾乎劈斷的頭，用雙手夾住捧著。」

克蕾絲跌坐在地上，低聲說，「別再說，別再說了。」

提蘿吩咐拿嗅鹽來。

莎弗走開去。奴僕正要起火。「艾瑞索的斯卡曼尼莫怎麼死的？」她問。

一個肥胖的護衛看著這個疲憊不堪的小身影，答非所問地說道，「聽說箭射中他的屁股。」他的話惹得大家笑了，受到聽眾鼓舞的他，接著又說，「箭桿向上穿過他的膀胱，你可能會說膀胱破裂，他就淹死了。」

有人用手肘推推他說，「那個女孩是他的人。」

「喔，你是說，艾瑞索的斯卡曼尼莫嗎？」他突然彬彬有禮地說道。人們必須謹慎對待上層階級所在意的事。

「那是另一回事。他跳上雅典人的船，當作運動一樣。雅典人打敗他之前，他將火把投到甲板上。」

莎弗走動著，然後停在一位正忙於備薄荷的女僕旁。「艾瑞索的斯卡曼尼莫怎麼死的？」

「死得好可怕。一枝箭矛射進他眼睛，往下穿透，咻一聲穿過牙齒間，將牙齒各個擊碎，然後截斷舌根。雅典人將他連同盔甲焚燒了。」

另位奴僕湊熱鬧也說，「我聽一個在場的人說，他被擊中前額，就在鼻子隆起部位，鼻骨都碎了，他們還說他雙眼滲出血來，隨著血滴掉落腳下，他四處爬著尋找它們。他們就把他連同盔甲焚燒了。」

「你什麼也不知道，對不對？」這個陰沉的小女孩惡狠狠地看著他們，「但願野狗在街道水溝舔你的血。」

「什麼！這個陰慘兮兮的小人兒是誰啊？」

莎弗垂眼瞪著他們說，「我母親跟我說，死亡為英雄保留一處極樂地。」

「噓，」有個奴僕對另一個說，「憑她說話的口氣，一定出自大戶人家。」

「要不是長得那樣的話。」另位咯咯笑起來。

莎弗的保母跑來找她。保母抓住奴僕，猛搖他們，就像要搖落衣服上的灰塵一樣。「無知的東西！她是莎弗，斯卡曼尼莫王公的愛女，這屋子裡的貴客。」

頭戴著桂冠的差使抵達後，把大家帶到庭院。人們倒酒給差使們喝，他們一口氣哭著說道，「榮耀的宙斯天父，力無可敵者！」他們說被殺的同胞屍體，落在胞澤的手中。他們將一大堆火葬的柴堆高在沙灘上，有一百尺高，四周範圍也有一百尺寬。屍體都清洗過，塗上香甜油膏，用新衣布纏裹好。朋友把他們的頭髮覆蓋好，然後將他們運上階梯到達丘頂，周圍都繞著掠奪來的牛羊。靠著棺架堆滿蜜油罐。殺死的六匹效力過的馬兒，墊在火葬堆底下。

朋友每人將一杯酒，潑濺在死者身上，最後用萊茲波斯島的金色酒漿澆熄火焰。火葬儀式完成後，英雄的屍骨要與供品的分開來，放在金製的攙和器皿裡，擺在上等層之間。人們用白麻布把它們包好，然後用土堆蓋過，封閉在石壁櫥內。

他們把遺物重新帶到眼前，女人們因失而復得都哭了，僕人就帶差使們去用餐，然後休息，這時吟唱者開始讚頌這些失敗的英雄，好讓所有的人都能聽見。

人家把莎弗帶到一間房裡，舖好一張床讓她睡覺。夜神所生的夢將她吸入冥府五層底下的黑暗裡，地底下的深淵，抵達地下之深一如離天堂之高。她看到父親，就向他展開雙臂。他很蒼白，身體的肌肉結實緊緻，沒有血腥。他沒有靠近她，只是悲傷地搖搖頭，喃喃喚著，「小鵝卵石，小鵝卵石。」

她在他後面奔跑，要他像昔日一樣摟抱她玩，讓她在胸懷撒嬌。她張開來的雙臂，讓斯卡曼尼莫全身感動不已。

她哭喊著醒過來，此刻晨星初綻。真夢穿過正門，假夢則過偽門。「這是個謊夢！」她顫抖著說。然而她明白，出現在黎明的夢已經穿過正門了。她父親死了。

殺死父親的戰爭持續了十年之久，直到她十七歲才停戰。

皮塔柯斯

「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這些話常常出現她心中，雖然她想要什麼，無法表達出來。莎弗覺得世界壓迫著她，她想要世界卻不知道那是什麼，音樂和歌詞同時出現時，她的心靈就獲得安慰。「我想望，我渴念……」

她總先祈求聖九繆思引導她，然後唱出自己的心思。她不認為詩是發明出來的，而是天賦。有時她會問永生神說，她何以如此受寵，她們總是以輕笑、愉悅的心情答覆她。她就悄悄溜到聖林，「自然」會在那兒教她編簡單的旋律、歌詞。

雖少
卻都是玫瑰

多年來，她都是在放恣、無拘無束的作為中成長，她無須禮讓誰。母親非常寬厚慈悲，莎弗是弟弟們的領袖，他們自組團隊，不受拘束，他們喜歡跳入冰涼的溪水中，爬樹摘栗子，奔跑到海邊享受暖水浴。他們還喜歡到森林探險，在林地或海濱又唱又跳。

莎弗有一把龜甲四弦琴，中間有一條接合兩只羊角的橫槓，她便藉此來學習彈唱詩歌：荷馬、海希奧德⑨偉大的史詩，也是這樣彈出來的，她天生能記誦那些詩。

「他有個老嫗，一個罵街婦，」她怒罵道，對海希奧德的許多訓誡感到不耐煩。然而，所有隱藏起來的教訓中，她發現了「潘朵拉的盒子」，這個奇妙的故事。兩百年以

前，這位固執的老詩人唱道：「希望是唯一待在那兒的神靈。」

莎弗記誦詩歌從不出錯，她讓每個過往的吟唱詩人與她同坐，直到她通曉他的詩曲，一字不漏。她就這樣發現一個愛奧尼亞人，名叫亞齊羅奇歐，他為了一個叫妮歐碧兒的女孩，痛罵自己的靈魂，先是為了愛，後來轉為恨。莎弗從他處，發現純情都用短詩表達的。

她也學哥林多人尤米羅，還有發明半音階音域的人——佛里幾亞國的奧林波斯，他們的抒情詩歌。她能追憶跛子提塔歐斯的詩句，他寫過挑戰的詩歌，她還能記憶卡利諾斯的詩歌，一世紀以前，他就用里底亞人的笛子伴奏，唱過戰歌。她深思著土耳其土麥那人米納摩斯憂鬱的詩，他現已是個老人，過去曾唱過美麗的歌給納娜聽，納娜曾陪伴他彈琴，卻從未愛過他。他以〈無花果樹之歌〉為始，陸續唱了許多歌，他日當有犧牲的人遭受沿街拖拉、毆打的時候，人們就唱這首歌。莎弗對這首出於溫柔的感情流露，卻古怪又野蠻的前奏曲想得很深入。那時候的愛恨為同一感情嗎？

她不知道，那些微妙的感情從沒打動過她半孩子式的心。她在一個沒有男人的城市裡長大，只有男孩子，而他們在彷彿要長鬍子的時候，也加入無止無休的戰爭，留下女人不僅要治理米提蘭，整個萊茲波斯島都要她們自治。

所以莎弗長到這麼大，她少女的心還沒想太多男人的事。十七歲通常是適婚的年齡，但她一點都不煩惱沒有半個對象。讓她受痛苦的感情，會引導她寫出歡悅的詩句：

人說麗妲有回
找到一顆隱密的紫藍色蛋

她用萊茲波斯島伊歐里斯方言唱著，旋律變化多端，有許多都是她自己創作的。不管是用唸的或唱的，這些詩歌都具有傳統的特色；不過，她的感情很內斂，因為她是自己的密友及紅粉知己。

她非常熟悉米提蘭的日常生活，卻不讚美那些紡織聲，或烤麵包香，還有在她周身進行的日常瑣事。

「自然」盈滿她雙眼及詩歌。

有回，她沿小溪路徑漫遊，逍遙又自在，突然停下來，迷戀看著一個孩子，她正在採集黃水仙，金黃的花就像她編好的髮辮顏色。她細緻又優雅一如手中的長柄花朵。

莎弗問她，「小女孩，你叫什麼名字？」

「翠鳥，」她羞怯答道。

莎弗拾起一朵女孩掉落的黃水仙，微笑著拿給她。

女孩的畫面一直留在她腦海。那晚，她匆匆對情詩女神愛拉脫禱完告，這位繆思彈著金弦琴，她唱道：

有天我看到一個
優雅非凡的小女孩在採花

莎弗自有記憶以來，就愛優雅、細緻的事物，因此當大家都知道，萊茲波斯島的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非常想出征，她竟會感到煩惱，這實在很奇怪，因為阿爾凱奧斯既不優雅又不細緻，狂囂得很、一派花梢。這孩子還有幾個守衛城門的白髮老人，是唯一留守城內的男人。阿爾凱奧斯猛彈著琵琶，他極愛吸引聽眾，吟唱他的愛情冒險故事。莎弗認為他愛吹牛，也這麼對他說，因為她從不隱瞞自己的想法，但他唱歌的時候，她會聆聽，承認他唱的韻律完美無瑕。雖然她小心翼翼不讓他知道，對於里底亞及遠方的西西里島人，都那麼愛唱這位萊茲波斯島詩人的歌，的確讓她非常高興。

阿爾凱奧斯要出征離去了，他笑著親吻孩子及少女們，他們都來到他身旁，獻上玫瑰花並祈求神祝福他，因為詩人長得俊美、修長好看，像阿波羅一樣。他在聽眾裡窺見莎弗，藍眼睛閃著快樂的光芒，他喊道，「神秘愛唱歌的莎弗怎麼一句話也不說？」

她羞紅了臉說，「要活著回來，」是她全部的話。

「我死了，你會在意嗎？」藍眼睛變得嚴肅起來。

「我想許多人都愛你，」她規避地回說。

「你不是當中的一個嗎？」

「我從不與眾人同，阿爾凱奧斯。」

他走近她，俯身低語說，「我聽到花跳躍的腳步聲了。」

那是她在房裡輕唱的聲音，她想不到他怎麼聽見的，於是臉比先前更紅了。他一路走去，身子躍到空中旋轉了一兩圈。

消息傳到米提蘭，阿爾凱奧斯吹著笛子上戰場去了。接著又聽說有人的頭骨連同頭盔碎成粉，像葡萄籽輾得嘎嘎作響，而他卻變卦了，盡情跳著舞，狂鬧不已，把雕飾華美的盾牌丟在一旁，讓雅典人拾獲，掛在大神殿裡加以嘲笑。他回到米提蘭，繼續唱著。這真是一件醜聞。以前那些跟著他、暱喚他的孩子們，現在喊他「懦夫！」

阿爾凱奧斯笑說，「賢人、小朋友們，我的腦還在頭殼裡，我的腸胃也在皮肉裡，我還活著，兀鷹分食他人的肉體，不是我的。」他飛快在僅有的一兩家酒店兜了幾圈，唱歌讚美葡萄酒。人們很難生他的氣，即使他臨陣脫逃，他還是萊茲波斯島的財產，因為島上人家，甚少有才華洋溢或名聲遠播，像他這樣的兒子。此外，他臉頰還長了尖短又整齊的鬍子，使得已經很迷人的外表更有魅力。所有人都寬恕他有幾分粗鄙的行徑，除了莎弗，她對他苛刻極了。他們碰面的時候，他總顯得很謙卑，若非自然顯露清明，也是有意表現自制。他極力取悅她，想讓她對他產生深刻的印象，然而她卻去找母親。

「母親，我曉得自己不是金髮，人也不高挑，我的五官也不古典。你是我母親，請

你告訴我，我不討人喜歡嗎？」

「……你笑起來甜美可人，」母親說。

「謝謝。」

「莎弗，莎弗，」克蕾絲在她身後喚著，她卻走開了。

莎弗在亮晃晃的青銅鏡前照了照，除了眼睛全是瑕疵，她的雙眼在黑暗中熠熠閃爍，彷彿才從睡夢中初醒。

阿爾凱奧斯開口歌頌她，她聽著，有一首是這樣唱的：

你的外貌無與倫比
魅力無窮
永遠與眾不同

他在市集、大廣場還有酒館唱誦這些詩歌。有時，他會在她家門外吟唱。

父親很久以前就懷疑有兩個莎弗，一個惱人，另個卻是悅人。

戰爭的發展讓她分心了。西古姆城曾落在雅典人的手中，萊茲波斯島和同盟現又重新奪回。不管怎樣，萊茲波斯人的黑船成功封鎖了敵人，由於現處的困境，敵人轉而談判。中立國哥林多的賢王佩里安德爾，同意主導化解這個障礙，但雅典與萊茲波斯要保

證服從他的裁決。

今年是第四十六屆奧林匹克競技賽會，萊茲波斯島經過十年的戰爭，已振奮不起興致了。酒神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司，向洞窟裡的聖蛇諮詢，有先見之明的波思，頭髮糾結成一團，衝到城市的大街上，她口吐泡沫，撕裂衣袍，眼球從眼洞的中央，滾到一片眼白處漂浮著。人們原地跪下來，因為這位女人擁有聖權；神的手掌握了她。

莎弗走開去摘石榴，結果她倒靠在牆上，編籃掉落下來，水果碎裂，飛濺到她腳上。波思向一個嚇到的人狂奔去，然後又向另一個。「人必須取名字！」她嚷道，「命運之神那三位嚴峻的紡織婦人，已在你們出生之日，把你們全都織進去了。那些死於這場漫長戰爭的陰魂必須飲血。」

「神諭！神諭！」眾人喃喃說著，「經由洞窟裡的毒蛇口中發出來。」

「你們一定要了解，」女祭司嚷道，「沒有公羊，沒有公牛，沒有閹牛。死者的族人與神立下了契約。」一個小孩尖叫起來，然後緊抓住他母親，感到一陣恐懼。「不要小母牛滑溜溜的犄角……」

眾人唱起來，回覆她重複的話：「不要小母牛滑溜溜的犄角……」

「快點，到山上去。一切都會成全！」這個女先知狂亂說著，一面爬上街道陡坡。人們魚貫在她後面，沿兩旁種植桃金孃的馬路，走向萊茲波斯人的奧林帕斯山。

莎弗似乎沒有自己的意志；她茫然跟著步伐走。女祭司沿路站在樹蔭下，從羊皮囊

倒水給他們喝，獨獨遞給莎弗一只嵌寶石的浮雕金杯，她喝了。她全身感覺麻木，往前走沒多遠，再度停下來，又有一只華麗的酒杯塞到她手中。「死亡中有生命，」女祭司唱道。

「死亡中有生命，」莎弗重複說著，她感知到奇異的力量流過她指尖。她拿出笛子吹了起來，即興吹出柔美的樂音。「喔，迪奧尼修斯，唯一嚐到死亡的永生神，你無所不在，無心不居。你的死帶來生命。你的黑血使大地新生。」

當她再次停下來飲水，她麻木的手指用花編了髮辮。高聳的白石要塞縮小到蘑菇的高度，那些小東西、藍海蔥及黃色頂冰花，因為奇異比例之故，讓她覺得好像在它們的花瓣上起舞似的。

愈來愈難爬了，呼吸困難得幾乎無法唱歌。眾人繼續邊走邊誦唱禱詞，誦音往上飄揚。野禽驚起溪谷，在頭頂上尖聲叫著。

山頂有一塊磨損的綠紋路石頭，那是萊茲波斯島的中央點。石頭發出女人的聲音，所有聽到的人都臥倒在地，那聲音說：「永流不盡的冥河水，海洋的第十支流命令你們。克羅諾斯時代的黃金子孫對你們說這話：不要綿羊喉嚨流出的血，不要熊或公牛的黑血。死者的族人——凱索尼亞人要有血氣之人奉獻的鮮血……神盾之君——偉大的宙斯渴求它。繼續傾倒血，賢王佩里安德爾的心就傾向萊茲波斯島。」

有人把一個女孩自她母親身邊拉扯開。

「無人活到永生，青春令人喜悅。」女祭司帶著空茫的眼光，邊說著這句話，邊割裂女孩的喉嚨。「神樂意飲用。」

母親突然昏倒在孩子身體前。莎弗雙眼緊盯著飛起來的美麗玻璃容器，它很快就盛滿湧出的血液，突然之間迸出漱口聲，然後血液流出，接著滴落下來，人們全將它盛住，一滴也不漏，容器四面八方緩緩轉動著，好讓陽光可以閃現其中。

莎弗的眼睛再也看不見東西了，頂上似乎沒有天空，她腳下的大地也隱隱震動，因女孩被殺而憤怒的她命令說：「歌頌敬畏！歌頌敬畏！」她嚷道。

女祭司要他們停止唱頌，然後看著她，人們的眼睛流露出驚異，也看著她。

「死亡是惡魔，」她毫不在意地說，聲音升為歌唱：

我們擁有擔當它的
神諭；他們也
會死，若死亡
是件好事

有人把她拉向後，蓋住她的嘴巴阻止她反駁。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阿爾凱奧斯，在她耳邊喘氣說，「你瘋了，竟與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司抗辯。」她重重靠倒向他，他於是

往後跌入小峽谷裡。她喘息抓住樹叢隨著慢慢掉下去，她邊斷斷續續哭泣，邊告訴他大地陷落無底深淵。

「我們的結局沒有端底。」阿爾凱奧斯像驢子般往前踏行，他靠著大樹根支住自己，將身旁的她，當作四肢無力的洋娃娃一樣搖晃。她們走在一條乾河床的礫石河灘上。

「首先……」阿爾凱奧斯站立，嘆息說道，他揉柔背部，然後走到阻斷新路的河流，河水迂迴流著。「首先，我們先洗洗臉，也許有毒蛇液和毒草汁攙入她們的酒裡，留在你身體裡，你開始感覺到了。是什麼芳香讓你喝下她們的酒？」他將冰涼的水潑溼她全身。

「噢，」她說，又說一次，「噢！」她用濕答答的手開始清洗自己，阿爾凱奧斯看到她在發抖。

「水太冷了嗎？」

「不是，」她說。

「絕對不要喝女祭司給你的酒。它會迷惑心靈，使感覺麻木。」

「像你的詩歌。」

他笑說，「詩歌比法力更嚴重。」

「詩歌就是法力，」她反駁說，接著又說，「她殺了一個小孩，阿爾凱奧斯。她從

小孩母親手中把她拉過來，然後用匕首割過她喉嚨。匕首刺穿頸兩端然後抽出來，好讓血可以暢流無阻。」

「沒錯，沒錯，我看到男人在戰場上做過這樣的事，殺了一個接一個。這就是我臨陣脫逃的原因。」

「但這是個孩子……一個女孩。」她手抹過前額說，「我相信她是個孩子，或者我是在作夢呢？」

「就說你在作夢吧。但是小孩被殺後，你出口說……」

「歌頌敬畏，歌頌敬畏！」

「莎弗，你不能責備那些女人，但宙斯與你同在，因為契約已簽訂。」

「契約？」

「是的。中毒的群眾爬上山頂看人流血的景象時，消息傳到了海港。佩里安德耳判決反對萊茲波斯島。女祭司晚了一步施展她們的法力。要是她們成功的話，你的生命就連我腳下的塵土都不如了。」

她凝視著他「佩里安德耳反對萊茲波斯？在十年之後，死人堆積如山？」

「他的裁決是，雙邊都保留目前已擁有的一切。」

她仍看著他，帶著不相信的眼光，她說，「放棄西古姆，那座我父親為了奪回而戰死，還有自他之後全部為之捐軀的城市嗎？萊茲波斯不會接受這樣的契約！」

「萊茲波斯已經接受了。」

她搖搖頭，不承認。

「戰爭結束了，莎弗。軍隊已疲憊不堪；騎兵營不再服從隊長了，他以前總是鞭打他們，驅趕他們打仗。他們再也不願打仗了。」

「那些訴諸舊方法上山去的人都錯了。他們帶給我們不幸、不吉利的和平。」

「人們都會這麼說，你也會安然無恙。」

「不要說了，」她惡狠狠地說，「我討厭順耳的話語。」她跌坐下來，小身軀捲縮著。

「來吧，莎弗，那些疲憊又挫敗的男人和船隻，要駛進雙海港了。米提蘭要當他們就像英雄一樣看待，用盛宴與雜藝表演、葡萄酒與花朵來歡迎他們，還有琵琶的樂音也要奏起，你嬸嬸提蘿還有好心的克蕾絲，都要擺宴席款待他們。」

她抬起頭來看著他說，「我會對剛剛唱的歌感到生氣。」

情況比莎弗想像的更難堪。她的島上世界改變了。阿爾凱奧斯預言成真，原來寧靜無波的海港，現在滿是海軍戰艦，這些戰艦駛離擁擠的碼頭，航行到遠洋巡邏去了。陌生的外族人穿過拐彎抹角的街道進入她的城。大力士們聲音宏亮，穿著粗綁鞋，跨大步踩著野花，他們聚在酒店裡，高聲說著笑話，笑聲粗嘎又不悅耳。他們彼此呼喚的喊

叫，大聲得在暗茫茫的冥府都聽得見。這都是別的世界來的人類侵入的事實。他們叫男人。

他們可能是波西頓的醜小孩，古代的克羅諾斯創造的嗎？或是被宙斯關在瀰漫無以言喻黑暗的地獄裡，那個天神的後裔嗎？

這座城瘋了。這些呆瓜受到歡迎，彷彿是凱旋者帶回戰利大獎一樣，而唯一的必須拿出來的獎就是他們自己，人人好像都認為沒有什麼缺乏。五彩花瓣碎片如雨下在昂首闊步的男子身上，他們的上半身赤裸，閃著經由迷惑的女孩，為其塗抹的香油光。

莎弗觀察著這些新人類，他們散發出健壯得像公牛、種馬的男子氣，擔任起一切事務的領袖。他們像一家之主般回來，大家視為自然平常。人們從陰暗的地窖和冷泉底，拿出上好的葡萄酒，家家廚房都比賽烹製果醬與醃食，也宰食肥羊，米提蘭的少女們穿著細緻的白麻衣出現，髮辮編織著花朵。聞樂處處：馬鬃上繫著鈴鐺，也綁在馬車韁繩上與門柱頂端，還有琵琶、弦琴及響板的樂音伴奏。

皮塔柯斯是萊茲波斯唯一榮歸的英雄將領。敘事詩人與說書人說起這個故事時，都說萊茲波斯的皮塔柯斯，曾單挑雅典的指揮官皮儂，他選擇以拳鬥的藝術形式爭勝負。這似乎對皮諾有利，因為幾年前他曾在奧林匹克競賽會上贏得勝利。但是現在年屆五十的他，老得打不動，也驕傲得不肯拒絕，所以這個雅典人就在比賽場上，與這位萊茲波斯人碰面了。皮塔柯斯不信任對手的老年能力，就在盾牌後面暗藏著一張隔網，遮隱自

己，他們打鬥起來時，皮塔柯斯從胸腔吐出一口氣，強勁得讓敵人失去判斷對方的能力，結果就將他的頭頸扭斷了。

這個雅典人大呼齷齪。但是這位萊茲波斯人急需勝利的聲明，鼓舞士氣，皮塔柯斯就因他這件功績，讓全體萊茲波斯軍隊感到驕傲無比。

莎弗在窗邊觀看這位英雄騎馬經過街道，商船王子米蘭克羅與貴族品托斯都陪在身旁。坦白說她認為皮塔柯斯是個粗魯的男人，只是人中人而已。雖如此，他還是令她感到又奇異又迷惑，她想笑他，因為他不知道怎麼穿寬長衫，把他擺在優於他的這兩人當中，特別是擁有古代族譜的品托斯旁，似乎少了真確的血統。人們都看得出皮塔柯斯與兩位王公並駕齊驅之時，顯得洋洋得意。

從此莎弗內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那天她都想待在房間裡，將門把用皮帶圈緊，好讓自己可以不受打擾地思想。想誰呢？就是皮塔柯斯，這個古國色雷斯的粗野凡人。

她在想：有個神攫住了我的心靈。夜晚醒過來，她抱住弦琴歌頌他身體的美，即使她明知他不潔淨，甚至鬍子也未刮，頭髮未梳。她對自己甚為驚異，但並無礙於吟詠，「他像獅子一樣通曉未馴的事物。」

父親的確沒猜錯，有兩個莎弗，要不然要如何解釋，她竟能不守自己的想法，愛上這個騙子？她的心一方面嘲笑他；同時他之於她卻又雄糾糾、強壯無比。

為了消除這些矛盾的感情，她喚來奴僕，要她備好沐浴儀式。她們隱退到大理石地

板的浴室裡，奴僕拿起水罐將溫水倒下她全身，她則唱頌著禱詞。她覺得身心淨化了，思想不再可厭。「用蘭諾斯島⑩的香油替我搓揉，」她吩咐道。

奴僕備好床鋪，她躺在上面，四肢攤開來，讓女奴按摩她的身體。她搓揉莎弗的大腿內側，任其手背彷彿漫不經心，觸碰到她的私密處。

莎弗吩咐她現在不准這樣做了，她已成人了。她鄭重其事地做了個快動作，站起身來說，「從此刻起，妳歸屬我兄弟卡拉柯斯，我將妳獻給他！」

女孩哭鬧了起來，還抓她小姐的腳，莎弗踢了她，女孩就爬離開了。莎弗獨自在浴室裡踱步，找不回溫柔的莎弗。夜神生的兩姊妹狂妄得無法無天，她們掌握了她，是因皮塔柯斯之故。皮塔柯斯平凡得讓她一個字也不想說，然而甚至沐浴的儀式，都無法讓皮塔柯斯自她心裡消失，她又嫌惡又討厭皮塔柯斯。她的小手指握成緊緊的拳頭。她打擊自己的身體，要趕出附在裡面的神，因為她沒有仰慕粗野，也沒有對一個笨重得很的男人身體，萌生任性的想法。她以一個處女身分，否定這件事。

她想使喚奴僕那樣讓自己有用，若她能說「別讓我看見！」那就好了。

阿爾凱奧斯留意莎弗的詩歌了，他常將她的和自己的一再唱頌，因此他邀她參加奧林匹克競賽的選拔時，她欣然同意了。

現在克蕾絲憂慮到女兒的行為了，因男人都已回鄉。「莎弗，公然出現場合吧，你

可與像阿爾凱奧斯這樣有聲名的男人，一起出現……只是人人都知道他酗酒，而且，而且……」

「我知道他聲名狼藉，母親，但是阿爾凱奧斯對我很慷慨。」

「如果你聽我的意見，我會告訴你，他是藉提高你的聲名，來增加自己的。」

「我們是好友，母親。」

「但是親愛的，對一個女人來說……」

「不要談女人，或男人。我是莎弗。」

「歸鄉的戰士們說，你聰明得無法勝任好妻子。」

莎弗笑說，「也許他們說得對。」

「不過，女兒……」

莎弗不笑了。新自信產生了新的詩歌，在她內心強烈激盪著。她看著母親，態度嚴肅極了，「我雖嬌小，然而，我要名滿天下。」

母親後退一步說，「神這樣告訴你嗎？」

「我自己說的。」

在競賽場搭起的看台上，她出現在阿爾凱奧斯旁，觀眾如常般騷動起來，他們面露緊張看著這個嬌小身影，跟旁人提起她，對她指指點點，她雖然只是個女孩，人們卻愛唱她的詩歌。

首先的活動是戰車競技賽。她偏愛的、小她一歲的弟弟卡拉柯斯，駕了一輛參賽車，戰爭英雄皮塔柯斯也是。

她沒有預見這件事，所以將眼光拉回，集中在眼前的景象上。人們殺了一頭無瑕斑的公牛，獻給永生神，他們將花圈套在馬頸上，馬鬃閃著油亮光，邊走邊發出嚼聲。戰車外輪是金的，八條輪輻條是青銅的，車輪中心則是銀的，然而，強而有力的部位卻是橡木軸。

「技巧就在於馬車周圍的轉輪，」阿爾凱奧斯向她說明，「戰車不可在路線兩底端繞圈子超線。輪中心部分必須盡量輕觸沿路的柱石。計算稍出差錯，戰車就會撞個粉碎。」

莎弗點點頭；她瞭解賽車無須阿爾凱奧斯好意的指導，戰車各就各位的時候，她竟禱告起來，但她沒有提到她為其祈禱的人名。當然，他就是她弟弟卡拉柯斯。

出現在她修長的弟弟（他有多壯，多強！）身旁的皮塔柯斯，看起來多麼粗野。她再次逼視他，因莎弗看到雙重意義，那是他代表的自己——一個自具影響力的政治圈，迅速竄起的機會主義者。她確定這個暴發戶，這個異鄉人，有意想統治萊茲波斯島。她為男性又恢復掌權氣憤得很。萊茲波斯島這十年來，在女人手中治理得好好的，她們的裁決向來智慧又公正。現在男人回來了，以前一切的所行所為都將被遺忘，只有她不會忘記。

競賽者都登上綴滿花的戰車，裁判發出信號，戰車便躍向空中。「靠向左邊！向左邊！」她上上下下舞蹈似的跳著，僅透過她前面頭、肩之間的細縫，瞥見比賽景況。

「你看得到嗎？」阿爾凱奧斯問道。

莎弗討厭與她的身材有關的指涉。「當然，」她說，「卡拉應該驅策右邊的馬兒，放鬆韁繩任牠快跑。」

阿爾凱奧斯一臉疑惑。當她說起卡拉時，他已經猜到她指的正是拉緊韁繩，準備最後衝刺的皮塔柯斯嗎？

一匹馬跌倒了，牠撞到漆白色的石頭，腿斷了；戰車翻倒，撞得粉碎，駕駛人困在車內動彈不得。景象在塵灰揚起中灰濛濛一片，看不清楚。「是誰啊？」莎弗尖叫起來。

「不是卡拉，他好端端跑在前頭。他和皮塔柯斯，兩人都穩穩的。」

粗砂塵蒙蔽駕駛人，汗水從動物身上串流下來，落到地上，受傷的那匹馬翻滾在戰車底下，那個男人一動也不動。

隨著身體漸漸往終點前傾，駕駛人要做最後衝刺了。卡拉離柱標還很遠，皮塔柯斯贏了。莎弗羞慚無比，臉紅得發熱。她視此為個人的羞辱，因為他的家人居然輸給那位偉大的鄉巴佬。獎品是一個精於談情說愛的女人，還有價值不凡的四頭公牛。

他們轉移到海濱進行下一場比賽，阿爾凱奧斯注意到一隻鴿子的腳繫在船桅上，若

能切斷繫繩就贏了，要是錯過或殺死鴿子就算輸。

接下來就要比賽擲槍活動了，年輕運動員赤裸的上身實在好看。莎弗現在想著，男人為了愛情擁有更多的條件。

接著開始賽跑。競賽者身體繃得緊緊的，還閃著油光，他們的肌肉結結實實的，彎身預備起跑。莎弗仔細觀察他們精瘦的腰部、飽滿的小腿、苗條的足踝，還有代表愛情的部位，那垂懸的包皮，緊緊往下拉到安全的位置，以保護他們的男子氣。就因為這些指導，是為了勞進女人的身體，好讓他們夠資格成為人上人的君主嗎？什麼神頒下這個命令呢？因它似乎是古怪的宣稱。為何這些「大又強」的特質，更勝過「細緻、細心」呢？為何世界處處都在男人的掌控之下，他們不留餘地給女人，且決定她們的命運呢？

頭獎是一只混銀的酒杯，海那一邊的腓尼基人精心製造的。第二獎是送一頭大公牛及一個金幣；這個獎由莎弗的弟弟尤利攸斯（依照他們現住在他家的叔叔的名字命名）贏得。

擲鐵餅的比賽者現已擺好姿勢。莎弗想到阿波羅的故事，就是這樣的比賽，讓他意外擊中他朋友海辛斯，而死在他懷中。「唉，唉！」阿波羅哭著說，就在他朋友倒下之處，一朵風信子花迸了出來，帶著嘆息聲「唉！」，銘刻在每一花瓣上。

這天最後一項比賽就是雙人角力。莎弗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皮塔柯斯身上，他經過早上的費勁，休息過後，向前大步走去，想試試他的身手，就像以前與雅典人皮儂有過

的那樣。莎弗接納了他原始力的身體，獅子般赤裸、閃閃發亮的肌腱。他兜著對手繞圈想找出起打點的時候，起伏的胸膛吐著氣。他們試探性地抓住對方，然後又挪開。對手靠近時卻被皮塔柯斯斷然推開，接著彼此又像宙斯的閃電一樣襲擊對方。觀眾看到他們身體扭打在一起，姿態親密得像性愛，就興奮得尖叫起來。兩人因觀眾激起性愛的感覺，就誇張得像種馬一樣。群眾看到他們男子氣的表現，就快樂得尖聲驚叫。下一個景況是，另一隻種馬臥倒在地，被擺平了，每個毛孔都滲出汗水，不斷呻吟著。皮塔柯斯在他膝蓋後面重重擊了一下，讓他只好匍匐而行。

觀眾都高聲嘲笑，當他是受邀的老母羊。敗北角力者動作遲緩地拖著腳，因與獎品無緣，煩惱地離開時，觀眾都發出噓聲，嘲笑聲四起。這位勝利者——皮塔柯斯得到一只手工打造的金雙酒杯，他站立緩緩轉著身子，想讓所有人都看見這只杯子，莎弗卻在想，或者他是想讓人看見自己壯美的身體呢？

莎弗站立著，用手順著摸摸嘴唇的曲線，然後喊說「你的網哪裡去了？」語氣透露出嘲笑。玩笑傳開來後，一時觀眾都鴉雀無聲。眾人都搖著頭；口舌銳利的莎弗擊中了標靶。

嘲笑聲誇張地笑著皮塔柯斯，他站在那兒似乎感到畏縮，他的英雄角色轉降成殘餘分子。他轉過來，看著這位奪走他勝利的女人。所有看到那表情的人都知道，這個詩人與這位強人之間開始鬥爭了。

莎弗對他微笑，她知道他通曉無法無天的事，而且無羞恥心，他是她的敵人。當作敵人，她可以抵擋他，但是他若將才能和熱情轉向她，她會成為他的奴隸。那是她不願意的事。

商船王子米蘭克羅被封為萊茲波斯國王，他是個嚴苛、強硬的統治者，所以引用莎弗的詩句，就變成流行的時尚：

**你無法讓耿直的心靈彎曲**

米蘭克羅採納斯巴達人的口號「無人屬於自己，全都是國家的」，結果情況更糟。莎弗在想，他會隔離女人，把孩子從她們身邊帶走嗎？她明白那恩賜的殊榮即會輕易消失，而以嚴格制度強迫執行的新稅法，也讓老百姓公然發怨言，甚至貴族們也批評米蘭克羅暴虐的手法，反對他的計謀也如火如荼在進行。酒館裡的男人聚頭談論著，許多有錢人家也常聚談到入夜。

阿爾凱奧斯和他兄弟阿楚斯，常在莎弗嬸嬸家碰面。莎弗與他們同坐，卡拉柯斯談著香辣緹魚，還有油煎蕁麻，他邊喝著酒邊說到叛變一事。

她心中有一個沒對別人說過的想法。她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她承認。她這個唯一

的女人地位，是因她是卡拉的姊姊，阿爾凱奧斯的好友，還是因她住在嬸嬸家，或者因她是莎弗呢？等到她可以更確定的時候，她還是為自己保留了這個疑問。

阿楚斯拳頭重重擊在桌上說，「那麼我們都同意了。獨君米蘭克羅及他貪婪行賄的議會必須走路。今晚有個人會來幫我們做成這事。」

就在這時，是誰走過門來的，會是皮塔柯斯嗎？莎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顫抖站起來說，「先生，我們並未邀你來此。」

「莎弗！」卡拉柯斯忠告她，慎重表達他的待客之道。

她的小臉死白如面具，她說，「我在意才這樣說的。」

「他是我們的貴客，」他弟弟說，「是我邀他來的，我跟你提過，姊姊，所有的貴客都是宙斯差來的。」

這些客套話無法軟化她，於是阿楚斯就說：「皮塔柯斯是我們擺脫米蘭克羅統治的救星。」

莎弗並沒有緩和下來，她說，「你看他，我侮辱過他，而他卻站在這裡，想聽更多羞辱他的話。」

皮塔柯斯這個男人像塊石頭一樣，他不知如何用言談跟人鬥爭，他不知如何跟一個女人鬥爭，特別是一個如此激烈侮罵他的女人。阿楚斯跳起來替皮塔柯斯辯駁說，「莎弗，是我，不是卡拉，要皮塔柯斯來的。我跟你說，軍隊都跟隨他，要透過他才能推翻

獨君。」

莎弗轉向他說，「你們這些小孩子！你們想將米蘭克羅獨君，交換成皮塔柯斯獨君嗎？」

皮塔柯斯向她踏出一步，他找到話說了，「莎弗，萊茲波斯的女詩人，你的話又對又不對。對的是，我是個粗人沒錯，不慣與像你和你的友人、兄弟這樣的貴人為伍；不對的是，你說我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要將所獲得的一切擺在危險景況中。至於成為獨君……你不能這樣說，除非在開我玩笑。」

莎弗坐回自己的座位，她向來應對如流的話不見了，她從沒這麼靠近過他。她看著他指揮這一小群人，畢竟，他是個指揮領袖。他感覺到他內在的力量，不只是他這個人，而是他在他們面前舖展的思想。

皮塔柯斯說到民主的目標，將來要有一個議會，會上可聆聽所有人的意見。

「甚至女人的嗎？」莎弗問道，吐露出她壓抑已久的想法。

「莎弗。」卡拉感到難堪極了，「哪個神在你腦中放入這樣瘋狂的想法？」

「這十年來，你以為是誰在治理米提蘭城的？」

這時，卻是皮塔柯斯考慮了一下說，「聽到女人的意見是好現象，因從她偉大的父親宙斯頭上跳生出來的，不就是能遠擲槍矛的雅典娜嗎？」

話題轉到城市面對的各種問題，還有要如何說出問題才好。莎弗不懂這點。她認為

皮塔柯斯說得好，比卡拉好，其他人則不予置評。一位年輕、內在充滿男子精力的新君主，的確可能會對女人更慷慨些。她說了抱歉就上樓去。

她在房裡像凝靜的雕像般坐著，等待樓下的會議解散。然後她找到一件斗篷，沿著房子的縫口，走過室內、外的樓梯悄悄溜走。她知道家人和奴僕的習慣，所以可以做到不被瞧見。

她到了沒人注意的庭院，偷偷沿牆走著，然後拿開門閂，再次跑到街道上，這回是自她孩提以來，她想逃離自己時所做的頭一遭。

當她快步通過夜沉沉的世界時，她感到自己濃密的頭髮落在肩上，有韻律地飄盪著。不過，今晚她卻無法逃脫心中諸多的混亂印象。她犯錯了嗎？皮塔柯斯的雅量，寬恕了她對他公然的羞辱嗎？他提到能遠擲槍矛的雅典娜時，說得有多恰當，對於他女兒的意見，偉大的宙斯都洗耳恭聽。他不想當君主是當真？或許他應這樣。

莎弗深深沉浸在回憶中，直到有人的腳步停在她眼前，她才看到走來的一個男人。他從哪裡來的？他竟在窄巷裡阻擋了她的去路。她並不害怕，只是苦惱著他不肯走開，她又不想高聲請他離開，因為他只是個普通的士兵，他穿著草草編織成的單衣，當他粗糙的雙臂拉起她時，她碰到了像是圓石般的身體。一隻「巨神像」的手臂就夠抓住她，他抓著她，背著一棟建築撐住她，將他的臉抵住她的。一個軍人的男人味混合了汗臭與酒味，還有更混雜的什麼味道，讓她感到要發瘋。然而她精明得不想掙扎。

「好了，好了，我們來這裡做什麼？」這個可鄙的東西俯身對她微笑，露出齒縫，從縫間滲出酒滴。他突出的嘴唇緊緊壓住她的，一隻滿是硬繭的手探入她的長袍，他的拇指頭插進她的屁股，令她疼痛萬分，他的外衣底下突起的粗鈍肉塊武器頂著她。那是有生命的搜尋物，尋索著那絕不可污辱的三層護褶的中央部位。

「我還是處女。」她在兩唇間發噓聲制止說道，「我家很有勢力。你要為這件事付出死亡的代價。想想看，這值得你粉身碎骨，然後砍頭示眾嗎？」

她扭動著身體，不讓那盲目、確實不假的器官穿鑿。「我父親是斯卡曼尼莫王子，」她嚷道。

士兵笑說，「他已死了。」

「還有皮塔柯斯，那個人中人的領袖，早些時候還在我家中。」

「所以你會去尋訪他？尋訪皮塔柯斯？」男人笑得全身震動作響，「他告訴他的友人，要他們警戒一個像你這樣的迷人姑娘。夜晚出來漫遊的女孩根本是在找麻煩。」

莎弗躺倒在他彎臂裡，像死了一樣靜，他彎身將她拉起來好辦完事。但是她卻自己滑到他身體底下，所以她可以用膝蓋碰他的脆弱處，結果他彷彿遭受到惡毒的一擊，彎身倒臥在地。

莎弗用力撞開他，從他膀臂底下逃跑離開。她不曉得要轉哪條彎道，只是瘋狂地奔跑著，呼吸抽緊，她的肺劇烈喘息著，頭腔漲滿氣，她以為自己就要窒息了。她沒有

哭，她在看見的異象前忍住淚，她看見自己就像獨眼巨人西克羅斯一樣瞎了，於是臥倒在街道的石頭上。

她躺在石堆上，感覺皮膚刺痛，以為是那隻粗糙的手在觸摸她，要辦完他先前的事，但是她漸漸清醒過來，知道沒有人尾隨她。就在這同一刻，眾女神都出現了，她們因害怕而自貶身分，在污穢中抖縮著。莎弗這個貴族之家的後裔，竟然遭受皮塔柯斯名士兵的侮辱。

她的問題獲得了回答。皮塔柯斯沒有忽略此事，他也不會忽略它。但他必須瞭解她夜晚在街上亂跑的習慣，她總是這樣做，而不當作一回事。只是現在男人都回來了，他們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其實卻是伺機而動的侵犯者，而皮塔柯斯鼓舞他們。他挑選她來保護了嗎？他鬆綁他的狗類的當兒，心中有她嗎？他有沒有想特別詢問，堅持細節部分，誘導出極大的快樂，彷彿他的權杖觸犯強姦罪呢？而她對他的態度已軟化，相信了他能言善道、從容不迫的言談。

要是他知道就好了。要是尾隨在她後面的是他自己的話，她會無法抵擋。她為了這被難以忍受的想望征服的羞恥，而痛哭不已。

痛恨粗俗的莎弗，年老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喔，亞提米思[11]，阿波羅的孿生姊妹，我要焚燒百頭公牛祭牲給你！貞潔的處女，幫助莎弗，讓她貞靜如往昔。」

瞬息萬變的宙斯，賜給他們力量一舉反叛米蘭克羅而得勝凱旋，獨裁者遭放逐了。里尼克斯城的米西羅登位成為君主。阿楚斯與皮塔柯斯，由於是這次政治謀叛的主策劃者，就成了他的親信諫臣。皮塔柯斯深獲軍隊及大批自由人士的愛戴，而阿楚斯成了貴族階級的安慰。莎弗不滿的餘火還在悶燒，新君主顯然和米蘭克羅一樣粗魯。阿爾凱奧斯同意這點，不過他聳聳肩說，「這個世界有什麼完美的？」

「對我，真理明得很，」莎弗說下去，「我們必須重組軍隊，罷免米西羅的王位。」

「等等，莎弗。我們有自己的革命。」

「我跟你說了，」她堅決說道，「米西羅必須走路，還有皮塔柯斯也一起走。」阿爾凱奧斯表情精明，久久看著她，然後說，「那麼說來，也輪到皮塔柯斯了。」

儘管莎弗百般堅忍，要不是為了阿楚斯的話，密謀策劃者早就遣散了。阿爾凱奧斯替弟弟安排，召聚了一次會議，但對他的參與則保密，阿爾凱奧斯只說有位同志要加入他們的計劃。阿楚斯出現時，其他人都很驚訝，而且覺得有點受到恫嚇，雖然阿楚斯不是權位領袖，但也是「三人政治」之一。他跟這個小團體一起交涉、研討，肝膽相照。

「那麼說出來吧，」阿爾凱奧斯對他弟弟說。

阿楚斯解釋說他深覺自責，因為他協助恢復新政權。米西羅浪蕩子的揮霍行為，耗盡了整座城市，他永遠在捏造欺騙人民的計劃。談話進入重點了，阿楚斯歸結說，愛國

者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如果他能獲得這個團體的支持，或許事情就能成功。

他明白他們的猶疑，不過他準備得很周全，他趕緊告訴他們說，他掌握了一項足以令米西羅受辱的信息，可以瓦解他的政權。

卡拉橫過桌面，在阿楚斯面前放了一只酒杯，示意他應該說出他所知的。預料的安靜中，阿楚斯說，「我們前位君主米蘭克羅，並沒有遭放逐。」

莎弗臉轉為蒼白說，「那麼他在哪裡？」

「我可以帶你們去他遭害埋葬的地點。」

大家驚駭得寂靜無聲。

「噢，讓我唱出憤怒吧，」莎弗柔和說道。

她唱了。在一首匿名發表的詩歌中，她詢問米蘭克羅在何處，且暗示他就在家園近處，不是人懷疑的被放逐他鄉。第二天，詩歌就在酒店裡、磨亮的澡堂及市集上，被人們重唱。到了晚上，家家戶戶都唱著。

翌日早晨，士兵就包圍了莎弗住的別墅。她母親、嬸嬸及女僕看到他們，都放聲嚎哭起來。

隊長致敬說，「我們奉命逮捕斯卡曼尼莫的女兒莎弗。」

「奉誰之名發令的？」莎弗問道。

「蓋有指揮官皮塔柯斯的封印。」

莎弗唇露微笑，眼睛卻沒笑意。她親吻母親及嬸嬸，向她們保證說，「沒事，他不是個愛詩人，如此而已。」她夾在護衛之間輕快走著，看也不看他們一眼，他們一起走過靜列在路旁的白楊樹。要是他想讓她保持沉默的話，就必須殺了她。但當她埋沒在時間裡，她依舊會唱出他的背信與不忠。

他們經過一群赤裸行進的男孩，一路排列整齊走到豎琴大師的學校學琴，他們好奇看著她。士兵把她帶到市政廳的門廊，廊上有神和君主們的雕像，雕繪得栩栩如生，蠟光閃閃。

他們走上階梯，進入大廳，早些時期，米蘭克羅曾經短暫入主這裡，現在是她的共謀者。莎弗的心脈在喉嚨裡跳動起伏，因所有人都遭逮捕至此，不只是卡拉和阿爾凱奧斯，還有趾高氣揚的花花公子佩羅斯、鼓動者品托斯，以及凱帕勒。他們以低調的態度跟她打招呼，阿爾凱奧斯匆匆低聲說，「阿楚斯逃到埃及去了。」

「他很聰明，」品托斯說，「神自個兒也知道會遭受什麼懲罰。紛紜的說法傳遍全城。」他帶著責怪的眼光看著莎弗。

佩羅斯，這個阿爾凱奧斯式熱情洋溢、最後的黃金男孩，卻哭訴了起來。「要是我曾焚祭過小母牛、綿羊，或諸如此類……那就好了。」

「噓，」莎弗很快地說。

皮塔柯斯與他的隨從走進來。他坐下來，用溫和的眼光看著這些惹麻煩的年輕人。他說話謙恭有禮，「一樁不利的謠言在米提蘭城漫天飛，從橫跨海峽的白石橋到萊茲波斯山。」他用教師對任性孩子說教的語氣說著。聽他委委述說的時候，莎弗把頭抬得高高的。

「謀殺，」皮塔柯斯用同樣耐心的語氣說下去，「是不容於文明律法。然而謠言卻說米蘭克羅遭人謀殺，我們都知曉他人住在羅德島。」他停頓一下，好讓他們有機會說話，希望他們或許會否認謠言。

有鑒於他們不願意，他又說下去，「我聽隊長們說阿楚斯搭船前往埃及去了。我真不明白，你們這些年輕人，陷進這樁叛變陰謀有多深，不過，我只是在想，你們唯一犯的罪就是太年輕了，還有的話，就是行事言論太過火了。」說到這裡，他對莎弗微笑著。

為了確知她在生氣，她把指甲掐進手掌裡，她說，「阿波羅，真理之神，在我唱歌的時候，從我肩上監看。」

「沒錯，沒錯。不過在唱之前，先確認一下事實總是好的。」

她又傲慢起來說，「繆思女神親自引導我心靈。你或許不知道，藝術誕生於聖殿，開花於聖林地。要是你運用權力對抗我和我的朋友的話，那麼詩絕非是動機。因為它若是一首謊言之歌，必定自取滅亡。它若是真理，那麼米蘭克羅的謀殺案就是唯一重要

事。」

「你誤解我甚深，來自貴族祖先的年輕莎弗。米西羅和我不怕閒言閒語，但是我們也不想被毀謗，因為會製造不安的氣氛。相信我，並沒有什麼謀殺。米蘭克羅就跟我一樣健壯。他會從羅德島差送來一個紀念物，好讓所有萊茲波斯人，都知道他過得很好。現在……」他的心地幾乎像慈父般。莎弗的手內部，血液漲得透紅。他說，「我希望說動你們，寬恕比懲罰來得好。這就是在這間屋裡，我要你們學到的教訓。」他溫和地對他們微笑。「還逗留在這裡做什麼？」他輕輕說道，「你們可以走了。」

這些壞分子彼此看了看，難以相信這樣的仁慈和善。他們內心非常激動，她弟弟就走上前去摟住皮塔柯斯，甚至阿爾凱奧斯也對他說，「你說得好極了。」

莎弗什麼也沒有對皮塔柯斯或他的同伴說。阿爾凱奧斯對於他們的釋免，正興高彩烈，就要去拉她的手，她卻將他扯開。

「不要管鵝卵石。」

莎弗對於成為皮塔柯斯寬厚心腸的領受者，覺得難堪極了，也對於阿爾凱奧斯平等對待皮塔柯斯感到生氣。她覺得全身不舒服。

這時刻，她母親趁機跟她說起，受到鼓舞的年輕男子可能會成為追求者。「不過，」母親繼續說，口氣帶著溫和的責怪，「一個行為這麼坦率的女孩，會變成愛神阿芙蘿黛媞最討厭的老處女，終了餘生。」

「我總可以去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司那兒，與聖蛇同住在洞窟裡，」莎弗揶揄說道。

「莎弗，我跟你說真的。」雖然如此，克蕾絲還是顫慄說著。她害怕那些女祭司，因她們與神交通，知曉每個人的死辰。她為自己無能與這個嬌小、妄自尊大的女兒抗衡，嘆息不已。

那天第二位來找莎弗的人，她也沒有給人好臉色看。

「我沒有忘記自己的憤怒，阿爾凱奧斯。你來幹嘛？」

「莎弗，不要再像個寵壞的孩子了。大事可能隨時發生。」

她好奇看著他。

「你還會想推翻米西羅君主和他的親信皮塔柯斯嗎？」

她即刻站起來說，「不要待在這間屋子裡。來吧，跟我一起到涼廊柱間走走，告訴我你心裡在想什麼。」

沐浴在陽光下，她覺得沒有被他人耳目刺探之慮。「你從你弟弟那兒捎來了話嗎？」

「你真精，莎弗。」

「但怎能夠呢？他人尚未抵達埃及呢。」

「我剛剛發現他留下的信息。」

「是什麼呢？」

阿爾凱奧斯猶豫說道，「神知道，現在我來了，我害怕告訴你。」

她嘲笑他說，「你怕什麼呢？你的心，或者你的頭腦嗎？」

「你已在我心上踊舞，足尖是那麼不在意，一直跳到壓平它，再也無生命跡象。不過，我想到人們所說，米西羅使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藥。」

她甩甩黑髮說，「我不怕他。而且我不相信這就是信息。」

他從懷中拿出一張紙草給她看。

她看看它，然後對他說，「這是什麼呢？城市地圖？」

「先確認看看，這是我弟弟的真筆簽名和封印嗎？」

她皺皺眉頭看著說，「沒錯，我確定它們就是，但是這些圓印點呢？」她研究著略圖，眉皺得更緊了，「它們會是標明米提蘭城門口的石頭記號嗎？」

他點點頭說，「還有這十字記號呢？」

她困惑地搖搖頭。

「一定是指埋葬米蘭克羅屍體的地點。」

她使勁抓住他的手，她的眼睛睜得斗大說，「阿爾凱奧斯，我的天啊……它是藏在哪裡的，你又為何沒有早點發現它呢？也許是皮塔柯斯把這張紙草放在那裡的？」

「你認得阿楚斯的封印。這張地圖就藏在我花園的日晷底下，小時候他和我常去那兒玩。」

「為何你沒有馬上注意到？」

「那已是許多年前的事了。我說過，當時我們還是小孩。不過想到這個地點時，我腦中突然升起一個念頭，想到或許他會留下一點信息，所以我就到老地方看看。」

莎弗心不在焉地聽他說，人沉浸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這可能是陷阱，」她說，「阿楚斯可能被迫這樣做，前往埃及可能是他付出的代價。」

阿爾凱奧斯氣得不聽她所說的，他說，「我弟弟屬於這屋子，和我同一血統。他不會出賣我們。」

莎弗伸展開手臂來，歡天喜地得忘了自己說，「那麼，我們已推翻了皮塔柯斯，還有他的草包隨從了！」她的聲音降成低語，她將臉湊近說，「阿爾凱奧斯，對於一具包纏在可悲的布巾裡、腐敗的軀體，任其在市集廣場中心腐爛給所有米提蘭人看，你覺得怎麼樣呢？」

阿爾凱奧斯沒有分享她的熱衷，他說，「一具腐爛的屍體？你是說……把他挖出來嗎？那當然不是我們兩位詩人的工作。」

「怎麼不是？詩人最高級的義務就是為自由戰鬥。」

他搖搖頭說，「我對這項事業沒胃口。你要知道，我們所想的正令我反胃。而你，莎弗，」——他想找到不令人厭的字眼——「太纖脆了。」

她怒目看著他說，「嬌小。你就是這個意思，嬌小。沒關係，我們可以找其他人去。」

「能為此保密的人實在太少。」

「還有卡拉。卡拉會幫我們。」

阿爾凱奧斯仍猶豫不決，他說，「也許你說得對，阿楚斯是被迫的？他們會監視這個地點。」

「我們明天不動手作，後天也不，大後天還是不。最後他們覺得累了就不監視了。」

「喔，紫羅蘭頭髮的莎弗。為何我們老是這麼嚴肅？假如我們不參與陰謀，我們就可以分析愛奧尼亞人米納莫斯，或安提斯人特潘得的作品，或者根據不同音律、長度的詩行來作實驗。為什麼我不能將你摟在懷裡，像別的女孩那樣？你知道嗎？我沒親吻過你。」

莎弗的唇微笑起來，手扭著一頂點綴著風信子的麝香花冠，她說，「你是我親愛的朋友。我們會為這樣的胡說八道，冒很大危險。此外，你已有你的少年同伴了。那個你把他比喻成男孩喉嚨上的黑痣的那個凡人很可愛。」

「沒錯。好吧，我所知道的就是，我要去喝醉一場。為何還在等燈亮起的時刻來到？白天瞬間早就過了。」

莎弗決定謹慎、小心行事，特別要有耐心，她的這些特質迄今尚未為人所知。她避開了阿爾凱奧斯，甚至避免單獨與卡拉在一起。她養成突然、讓人慌亂的微笑習慣，這

樣的微笑很危險，因為完全針對虛無。她放縱日子一天天過去，對她週遭的一切敞開自己。她聽著鷓鴣的叫聲，聆聽牧羊人的笛音以及羊群的鳴叫聲。她觀看驢子駝著厚松木，走下將牠們養大的山坡。她曉得要駝二十塊才能造一艘船，因為她是航海族人。她蹲在第一朵黃番紅花旁，花含苞待放，她就觸摸著捲縮的花瓣。

歡樂之神迪奧尼修斯的節慶降臨了，他們有五天時間都在演戲、跳舞、唱詩，還舉行各式飲酒競賽、競走、較力，以及狂歡鬧飲。他們歡鬧了兩天之後，女祭司會差來一位信使，要莎弗領導大家合唱新詩作，她必須隨時預備好。她獨自在聖林地裡漫遊。當她喝下這個世界，世界又會吐出來，吐出山毛櫸灰白銀的圓葉子，芳香從乳香樹、傘形科植物散發出來。

她希望仍有可能與神打成一片，就像宙斯與普羅米修斯(12)失和之前的日子那樣。她會找到繆思女神，那九個宙斯與記憶女神（她的心為音樂與詩歌而跳動）所生的女兒。要是她只可以跟一位說話，那會是司情詩的愛拉脫女神，她彈著一把黃金弦琴，唱著甜美的情歌。對莎弗來說，情詩似乎比其它詩歌更能說出深處的靈魂。

傍晚，她跳進河裡，像女神一樣游著，然後用長袍當作軟白麻巾拭乾身體，然後回家。她看到有個男人徘徊在城門外的白灰石牆旁，她快步走回家，然後將自己關在房裡。她內心一度忘了那男人。

她與自己神交了好一會兒，然後才渴切祈禱說：

顯現在此
溫柔的美惠三女神
還有美髮飄蕩的九繆思

她們都下凡來了，愛拉脫讓她想到這些詩句：

大地滿溢花朵
為她鋪錦春天

她記得牢牢的，然後就跌入夢鄉。她在白灰石牆旁看到的男人，現出人頭馬怪物半人類的原形，她面露不經意的微笑睡著。她的詩句表現出的心境多單純，她的微笑多危險。即使在夢中她也認得出，那個人頭馬怪物或者稱為人類的人，就是皮塔柯斯的僕人。

翌日早晨，她沒有離開房間，她在預備寫給迪奧尼修斯的頌詩，她寫說世界呈現在他面前，還寫說神居住在世界上。她閉上眼睛，一會兒後她看到一個深沉莫測的無底洞。暗茫茫的渾沌孵化出兩個孩子：長著黑翅膀的夜，及淵深難測的冥府，後者的懷裡

躺著一顆風吹倒的蛋。從此季節開始遞嬗循環，季節創造了愛神，迪奧尼修斯和阿科護蒂都屬於她，她創造光，棄置野蠻的混亂狀態。

莎弗費很大的力氣，湊近一點觀看，她看到大地圓盤劃分成幾等份，它的另一端浮現的部分，有雲影遮蔽顯得神秘。

人們明白一些真相了。世界上永遠有七位賢智之士，他們說北風之背後有塊福地，住著北方人。在南方，衣索比亞人習慣在大廳裡歡宴。受祝福的死人住在海濱。但是恐懼的基米利安人居住在無人知曉的地方，那兒從沒有過白晝，所以她就唱誦起來。由此可見，接近世界之初、彰顯之意的人，不是祭司而是詩人。

迪奧尼修斯自己將這些事表露給她看。在她嬌小的骨架內，藉以湧說出詩句的一股巨寒，似乎溫和多了，不過，你若表現得很冷酷，這些詩句就會枯萎；沒有自然流露的憤怒，只有人激發出來的氣憤。她的唇唱出這個年輕神祇要她唱的：

滿月初升，少女們
環繞著祭壇。
昔日，克利特島的少女
曾柔順繞著愛之祭壇跳舞，
踩碎了柔軟的茂草

莎弗搖擺起身體，不再唱下去，只是重複吟誦舊句。也是這年，她要領導古國阿卡迪亞的合唱舞蹈團演出。

莎弗一直在期待蛇窟祭司傳來的信息，傳信的新人是個莎弗年紀般大的優雅女孩，她的腰很纖細，足裸勻稱。莎弗很高興看到她，請她喝普拉尼葡萄酒，還親自用一把青銅刀削些羊乳酪片，放進酒裡，這時奴僕也備好了大麥餐。這個可愛、貞淨又害羞的女孩喝酒的時候，眼睛都看著下方，慢慢才敢抬起來看莎弗。

莎弗認為她不慣待在豪宅，所以跟女孩說話時態度很親切，她是堅強的姊妹會的新員，人還像個單純的鄉村閨女。「來，再喝杯葡萄酒，我來替你斟。然後你要告訴我捎來的信息。」

葡萄酒讓女孩的臉漲紅，鼓舞她開口說話，「我是來……」

「什麼？」莎弗微笑說。

「我是來……」

「啊，今天是迪奧尼修斯偉大的節日！」

女孩投以感激的眼光。

莎弗繼續安撫她的害羞，她說，「女祭司她們希望我寫一首詩歌。」

「對，噢，對。」

莎弗笑說，「跟認識我的人談話很困難，但是跟我不認識的人卻很容易。告訴我你的名字。」

「朵莉絲。我叫朵莉絲。」

「好吧，朵莉絲，詩歌已經寫好了。我該教你唱呢，還是要我親自教導合唱團唱？」

「我的啟蒙者，宙斯兒子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司，希望你指導合唱團唱，像去年那樣。」

「還有，」莎弗看著她，突然說，「這些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司，她們怎麼說莎弗的？」

「那些人都聽從歡樂之神，他的心被一切之父——宙斯，吞下又賦予他新生，好讓他能藉閃電摧毀泰坦巨人，然後從他們的骨灰中創造人類。」這段祈禱文讓呼吸急促的朵莉絲，小聲清楚地唸誦著。她再次開口唸，把手疊放在膝蓋上。他們說你的詩句蘊藏著巫術，你進入神聖的瘋狂中寫出它們來。她們說你是我們的姊妹。

「啊，」莎弗吸了一口氣，她嚐到母親對這個女社團的害怕了，她們獨自通曉如何取悅下界冥王神的權柄。莎弗又說，「的確，你看，一切都再單純不過了。蟋蟀在正午鳴唱，我也唱和，不然就是，我會看到以艷紅夾竹桃為牆界的櫻草花園，我自己則站在園外，分享它們的歡樂成長。你明白了嗎？」

這個新人點點頭說，「一直都是這樣。你認為特耳菲城的那位女祭司，知道自己說出的話嗎？姊妹淘都說你的詩歌那麼熱情，是因為在火焰中鑄成的。」

莎弗看著這張清明的嫩臉，她臉上顯露的認知，那麼堅定不移，莎弗很想知道是不是她的詩歌，真的精確打動了她。

她聽到齊特琴聲，旋律從街道飄過來：

站立我床邊
跟金色綁鞋
恰好，在黎明那時刻
喚醒我

她展開雙臂高舉過頭，她厚實、形狀優美的唇，內斂地抿成弧形。春之神迪奧尼修斯為他的節慶，在這時節施放了信號，冗長的白晝開始了，萬物誕生，大地新舖上點綴花朵，葡萄藤迸出嫩芽。

我想望，我渴念

她狂喜地高聲唸出這句詩，像唱給自己聽的讚美詩。今天是節慶的首日。戲劇佔一部份的節目，而她，一個參與者，暫時當聖人，當迪奧尼修斯的僕人。她稱頌其威信：迪奧尼修斯，這位魔法與異象大師，去年曾讓一株葡萄藤，從大眾廣場上，一尊參議員雕像的陰莖長出來。那原是一尊壯麗的雕像，葡萄藤愈抽長，人們笑得愈大聲。

莎弗為這次慶典縫製的科斯島長袍是紫色的，那是昂貴非凡的色澤，綴有番紅花圓圈的紋理。在這清晨，僕人會為她的頭髮尋找相同色澤的玫瑰。她記起要謝謝吟遊詩人亞雷恩（Arion），因他是第一位給合唱團設計服裝的人。

她從床上彈起，搖鈴要人服侍她下床，她不耐煩地看著這些傳統的假面人：目空一切的年輕人、詭計多端的奴僕、老者。她渴望融進群眾裡，跟著敬拜生殖與誕生舉起的陰莖象徵走，同時大家都唱著古代的頌歌。首日慶典多美妙啊！

莎弗跟三個女僕啟程去沐浴。街上漫遊的樂隊重複唱誦著歡樂之神的勳功偉業。他美麗的故事在人們的耳朵裡迴響，歌聲隨著橫笛與豎琴飄蕩的樂音唱出，他是如何將捉到他的海盜變成海豚的故事。莎弗愛聽這個故事，她愛聽所有的故事。她行經風神國度的柱子底下，裝飾柱頭的貓頭鷹眼看著女僕拿著她的長袍，她則滑入派洛斯島的大理石浴池。別的女孩都在洗澡，這是她們入浴池的時候，她們閒聊著梅子糕和香菜、果漿，聊著香水和精緻的事物，都是她們母親為這個場合從女用箱奩拿出來的，有古城薩迪斯來的淡金飾物、高斯的絲綢、雅典的香精、色雷斯來的半獅半鷲怪獸、蒼鷲、人獅怪

物，以及許多象徵海豚的銀雕像。

莎弗聆聽她們的談話，她覺得她們的聲音很甜美，她們的戲鬧場面很有趣，但是她內在的觀察者，卻不允許她完全參與這一切聚會。她偏愛沉浸於潔淨的溫水中，觸摸她緊緻的乳房，伸展四肢，蠕動腳指。她用手摸過腹部，平坦如男孩子的，她嘆賞著貴族般的足踝。我人雖嬌小，卻生得精緻美好，她滿足地這麼想著。她對女僕示意拭乾她的身體，然後塗抹上薔薇色的香精，穿上單衣。

回往別墅的路上，她們的前路被手拿葡萄串、歡躍唱頌的年輕人擋住了。人們一直等到她從他們口中摘下些葡萄，放在嘴裡輕咬，才讓她通過。

回到家裡，她的奴僕已等候著脫下她的長袍，準備好慶祝活動。奴僕拿了一面磨亮的銅鏡給她，她與女孩們咯咯笑著，一邊觸摸男性器官形狀的裝飾。有個奴僕跪下來刮她兩腿股間，與另兩邊肢胳窩內的丘疹，因為她領導跳舞的時候，她雕像般的銅體必須經由透明長袍的皺褶隱現出來。人家從一只奶白色玻璃器皿倒出塔索斯的甘松香油，洗淨她的乳房。埃及人的額中點粧應用在她的大腿上，她的手掌抹了阿馬托斯的玫瑰香精，她的睫毛刷了混合乳香脂與氨樹膠的睫毛膏，好讓它們看起來硬挺，她的肢胳窩塗了薄荷油，散發出甜香，她鬆散的長髮用香料抹梳過，梳子是象牙做的，嵌有八個珠寶飾針。

接著從她女僕的箱奩拿出來的是雪花石膏小盒子。第一盒是用經醋處理過的鉛盒裝

的白粉，為了塗亮莎弗的皮膚，另一盒裝的是赭紅色粉，輕輕刷紅她的雙頰，然後繼續彩粧：她的唇和乳暈都抹上紅色粉膏，她的眼睛輪廓是用黑眼線畫出來的。

莎弗刻意看著這張創造出來的臉，她露出了笑容，女僕如釋重擔，「我要拿著我鍍金的一歲小母牛角，跑到花販那兒，」她跟一位僕人說，「我要牠戴上花冠，顯出美麗。每天的花都要換上新鮮的，一直到牠獻祭為止。」

小女僕點點頭，然後就走開。妝扮繼續進行。雕成淺浮雕的大銀手鐲戴在手肘上，鐲子綴著小小的珍珠粒；用金線編成的戒子戴在手指與腳指上。她雙足滑進鈴鐺作響的綁鞋，小腿上綁著繽紛多彩的緞帶。

現在到了穿長袍、輕薄紗服出現的時候了。兩只銀踝飾襯托了她四肢的精緻美麗。莎弗揮手示意不戴琥珀項鍊，而俯首接受一只雙層鳶尾花圈。

僕人們走了回來，看到她們的小姐時，發出驚嘆的狂喜。莎弗從鏡子的各個角度看了看自己，然後拿開鏡子。「我要展現給尊貴的母親看。」她踏著閃閃發亮的雙足走過新畫上的壁畫牆，牆緣裝飾著金葉子，牆上畫著戴波浪冠飾的海豚，很可愛。

克蕾絲還在預備當中。過了生小孩年紀的女人，有更多基本的事情要做，穿衣服之前，要用蛋白複合劑清除皺紋，用不裂莢木將頭髮梳成金黃色。

「我的莎弗，」她看到她時驚嘆道，「你今天好美。拿掉琥珀項鍊，戴上簡樸的花圈，很適合你。」

「我要你以我為傲。」

「你閃爍著內斂的光芒。今天會有許多年輕人觀看你。記住，女兒，戀愛的藝術有七項：帶著垂下的眼光凝視，以及斜斜瞥視是頭兩項。不要直直看著你遇見的人，像男孩子那樣。那樣的話，就是全世界的胭脂也幫助不了你。」

「我會記住。」

「萬一戀愛了，心裡記住刺傷人的秘訣：輕觸你希望鼓舞他的皮膚。」

「到目前為止，」莎弗回答，「我從不必用到這個技巧。」

「那是因為你的口才之故。我們的重點談得太深入了。不過，我們可能要記住今天各式的身體握擁……」

「母親，我並不急著找丈夫。」

「身體的舉動，」克蕾絲繼續說，不管女兒說的話，「愛撫讓男人感到完滿……」

莎弗嘆了一口氣；她無意讓男人感到完滿。

「大嗓門，」母親又說下去，「要是自嘴巴或手發出來的，你一定要立即告訴我。那個男人就是追求者。」

「你能叫出名字的，只有六個，」莎弗拘泥說道。

「你數過了！」母親驚訝說道，「談到愛情的時候，能清楚數出追求者人數的女孩，我對她不寄予期望。第七項技巧是親吻。但是作什麼用？我不會走得那麼遠。」

「我觀察過了，」莎弗說道，「女人找到了丈夫，就是她的結局。」

「莎弗，莎弗，你說什麼？接著小孩出世，這才開始呢。」

「我的孩子就是長翅的詩句，瑟瑟響的思想。」

「那麼你去把臉洗乾淨吧，」克蕾絲挖苦說，「假如那些將是我孫子的話。」

莎弗一隻手臂抱著母親說，「今天是迪奧尼修斯節日的第一天，快樂的一天。別跟我吵嘴了。」

克蕾絲順從地拍拍她的獨生女說，「我擔心我走後，你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至今還住在你父親留下的這棟富有房子裡。不過，遺產幾乎耗盡了。你弟弟們會循著這個可敬家族的事業，照管葡萄園，買賣著名的萊茲波斯島葡萄酒。但你是女人，我不想看你閒坐在弟弟家的角落裡。」

莎弗笑說，「你想像我是這樣的景象！」

「你害怕的那個遭遺棄的人不是你的莎弗。我從金色繆思那兒接受了真正的財產，我死後將永被記得。」

女兒總是說服母親，那一對看見她看不到之處的明亮眼睛叫她信服。莎弗吻了她的手，然後美妙地旋舞過屋子，匆忙地喝了酒。石門檻洗得清淨；雙重又高的門，擦洗得光亮。僕人們正擦拭著雕花桌。莎弗開始唱起來：「金拳碗，金拳碗，」因為他們可在送上來的肉盤與水果碟（有醃的，有新鮮的）二道菜之間，用手在碗裡沾食。廚房傳來

烤罌粟、蜂蜜，還有大麥蛋糕的芳香。他們會像歡樂的神一樣宴飲；神仙食品再甜美也不過了。

燻香已點燃，衣索比亞送來沒藥，索馬利蘭送來乳香。豹皮和椅墊到處攤擺著。「金拳碗，」她又唱道，「金拳碗。」因為誘引皮塔柯斯的最適宜時刻，才剛剛發生在她身上。

她去尋找阿爾凱奧斯向他吐露她的計劃。

他在走廊廊柱底下，正與佩羅斯和他朋友玩擲骰子。

莎弗走靠近時，阿爾凱奧斯就離開遊戲，跪倒在地上，抓著她的膝蓋親吻它們。「美麗的莎弗，像阿芙蘿黛媞一樣，樣貌變化多端。」

「我知道你早年就開始酗酒。」

「錯了。我不曾開始酗酒……只是從未停止過。」

「盡可能用清醒的心聆聽。第五天，我們要把君王還有他的無賴皮塔柯斯帶來。」

「第五天？」阿爾凱奧斯突然清醒過來說，節慶的第五天很可怕，在其他四天裡沒想到的。

「沒錯，當大地瀰漫邪惡，空氣擠滿災難和死亡，由於芳香與春藥而瘋狂，佩著搖擺飄蕩的陰蒂的女人，匆匆跑過吸取少女菁華的聖林。」

阿爾凱奧斯凝視她說，「接著呢？」

「接著誰來守護那個屍體呢？我們會把他挖出來，掛在廣場的中央，開始大聲嚎哭。每個人都會趕來看。」

阿爾凱奧斯專注看著她，莎弗塗成白色的臉，面無表情。這張臉甚至不屬於她的，而是她奴僕的發明。她身體感官的線條，在透明罩衣底下隱隱閃現，她胸部塗得紅紅的乳頭，似乎穿透了衣服，但它們並沒有遺落在阿爾凱奧斯的身上。「莎弗，」他平靜說道，「我不需要在我處的時代，裝成半調子的吹牛者、酒鬼及揮霍者。假如妳擁有我，我會拋開男孩們，還有酒——」

「玩笑聲也是。不，謝謝。我不想擁有一個痛改前非的人。」

「莎弗的口才說出一件事，不過眼睛閃著迥異信息的光芒。」

「相信口才，做我親愛的朋友。」

他不樂地笑道，「那麼，全部留下來的，就是為了在第五天調合成一致。」

男孩們彈漂亮的琴弦召喚他時，莎弗就在臉頰上親吻他。

太陽漸漸向東邊移動，莎弗趕到了聖林，人們在林中的神廟之前，建立一座供奉迪奧尼修斯的祭壇。她這雙高高、軟木塞的厚平底靴踩踏著，這些靴子都是里底亞人製造的，讓所有的參加者都穿著它們。她喜愛在短暫閒歇期間，讓人們將她舉高過人群之

上。

戲鬧繼續進行著，人們在一場模仿爭戰中，表演並唱頌攻擊、打敗及死亡。莎弗領導神秘的女人唱誦會，作為應答的青春合唱團。戴花圈的羊、牛，在每一場插曲之前都群聚起來，當作祭牲。一群年輕人穿戴著小鹿皮、鹿角及鹿尾，製造出娛樂的氣氛，扔擲葡萄串，一邊踩著壓擠葡萄的踏步，一邊唱頌。阿爾凱奧斯跌跌撞撞地走到他們當中，分散了他們的隊伍，因為他的形象除了在瓶畫上，人們從未見過。他把自己打扮成森林之神，那是個半馬半人的神秘怪物，喜歡餐秀色。他的腳蹄造型精巧，他還有一束華美、濃密的馬尾，以及靈活的耳朵，附在衣服底下，伸手可及的地方。他馬嘶的時候，耳朵就豎立起來。他到處亂跳，用嚴肅的嘲諷的語調反覆誦著，只有兩件事讓人類的愛高過動物的交合。他從觀眾當中抓住一名美女，示範表演他的動作，親吻她然後又抓其他的遊蕩女。她在眾目睽睽之下，掙扎著與群眾同樂。阿爾凱奧斯愈大膽無畏，他們愈吼叫得大聲。

「你要推擠進第一排，吾愛，」他對這個困窘的女孩說，然後演說下去。「親吻與愛撫是人類的發明。動物並不知道這些事。你們有些人或許也需要指導？」他古怪地看著群眾，爆發出摻著戲弄成分的笑聲。他的愛撫愈親密，心情就愈改變成一種官能的感覺。

「迪奧尼修斯的新娘！」許許多多人加入了唱誦。森林之神走到了最後的位置上，

超過現在高聲唱的這位女孩，這時莎弗與她的少女們踏進舞台，圍起活動的簾幕。他們的表情寧靜，音樂的節奏旋律也令人覺得輕鬆舒暢。莎弗雕像般走動著，唱著首日結束，盛宴將開始的詩歌。

第二天：每人都一邊喝著克里特島的葡萄酒，觀看丑角與耍把戲者的表演，一邊評判琵琶、弦琴及齊特琴的競賽。一群脫隊、彼此握得緊緊的酒鬼，讓人從鬥技場噓趕了出來。迪奧尼修斯的主女祭司領著女人，即使踩著高蹻，腳步也非常敏捷。「年輕的國王，」她唱道，「春之信差。」繼續以吟誦的方式合唱著聖歌謠曲：「提比斯，城邦之珠，宙斯的兒子誕生之地。最美的人兒是斯美樂公主。全權者所搶奪的人，她生了一個神子。」

「一個神子。」這句詩句以銅鼓和笛子伴奏重複唱著。女祭司的眼睛像火炬一樣明亮，漸多起來的徒生因而關閉了判斷力。她接近這位新雕畫好的歡樂之神，他全身看起來有多麼的美。她穿著木底鞋站立著，將嘴唇貼近冷大理石做成的完美肉體上，把乳房奉獻給他，手中則握著酒杯。當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她將悸動的身體貼在他的上面，喚出一首詩來讚美他在愛情上的非凡本領。她觸遍他的全身長度後，從自己的頸項拿下珠寶，環繞在他的頸子上。群眾並沒有移動，他們都屏住氣息。莎弗原先領著一個唱部，現在就不再唱頌了。

她也觀看著。

這個崇拜者圍著雕刻的陰莖，依靠著它律動起來。觀眾即時拍手對她愈來愈狂野的迴轉表示喝采，這個神秘祭禮的處女接受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作為這位偉神的贈禮。她心滿意足地往後倒，暈倒在她的女僕的臂彎裡，她們吻遍她還在顫抖的身體，用伸出來、柔軟的手指，擦去留在她身體最私密三層摺處的熱氣。當她全身攤展在草地上的時候，莎弗走到她那兒，扶起她的頭，好讓她可以從貴橄欖石酒杯啜飲玫瑰色的葡萄酒。女祭司睜開她的眼睛，攤展在群眾面前的身體慢慢甦醒了過來。當她聽到神是如何讓她這個處女，感覺到榮耀，她就心滿意足了。

迪奧尼修斯節的第二天，舉行了技巧取勝遊戲、力氣試驗，還有更多的宴飲比賽。赤裸的男孩到處跳躍，用一隻套在酒皮囊裡的腳賽跑。豪飲者打扮成山林女神，半人半獸的森林之神握著手，在群眾間蜿蜒行走，從馬鞭驅策的馬車上灑下少數的花瓣碎片。

莎弗看著她弟弟在賭博。卡拉已扔了骰子；輪到了基歐斯。她拍手笑了。那是這場賭博最糟的投注。

尤利攸斯的情況較佳。不過，那是造訪宙斯這位神與人類之父、年輕的拉里喬斯，用拳擊爭取阿芙蘿黛媞時贏的。她弟弟們邀請她加入遊戲，不過她搖搖頭。她喜歡賭博，不是賭錢。

那晚，新加入的年輕人隨著曲子在恍惚中跳著舞。突然間蛇攻擊他們的手臂，盤在

他們的頸子與肩膀上。一個男孩被咬傷了，他的四肢痙攣，在迪奧尼修斯面前的地上蠕動，迪奧尼修斯看著人類的死亡，寧靜微笑了。年輕人死後，人人都在他身體上丟下花，直到一堆五顏六色的花兒覆蓋他。

宴會進入了第四天。隨著鐃鈸巨大的碰響聲，裝飾點綴的動物不斷地被殺來獻給神，並且擺設酒宴。最後，這天也入夜了，這是第四回人們將火把塞入雕像與奴僕的臂彎中。

隨著最後一天黎明的來臨，已然第五天，在升高的緊張中，暗示出一種微妙氣氛的轉換。人人都像喝醉的森林之神，春藥保留到最後一天，好讓女人那天瘋狂起來。莎弗小心翼翼地喝下去，她不再想還在進行的表演，她的腳和舌頭也不顯得蹣跚遲緩。沒錯，她在想渡過此時，趕快去挖出米蘭克羅的屍體。

她向後靠坐在軟墊上，周遭圍繞著她弟弟和幾個年輕貴族。服侍生一一越過他們的手倒水，從盛著混合酒水的碗罐倒滿他們的酒杯。莎弗的酒杯是稀珍的手藝做成的，上面棲著一隻鴿子作為杯耳。每個人依次在他們面前熊熊燃燒的烈焰上灑酒，在五戢鐵叉上烤野豬肉，裂開的肚腹縫，填塞進乳羊和閹雞，用風味極佳的野蔥及香料添加美味。人們將光亮的桌子抬出來，一個切肉者將裝肉用的大淺盤擺放在金製餐具上，奴僕在他們當中穿梭，從皮革酒瓶倒酒給基歐斯。當他們用鮮花裝飾頭髮的時候，女奴就唱著小夜曲娛樂他們。大家聽從信號的指示，都要將杯子顯給人看，看他們飲盡酒沒。

突然一層陰影掠過莎弗。她抬頭看，看到皮塔科斯出現了。一朵花從她頭上掉下來，他彎下腰把它撿起來，微笑著遞給她。她暈染的臉皮底下紅透了。

「莎弗，」他說，「你那令人銷魂的詩句。」皮塔科斯說出這句話，讓大廳造成一陣騷動。

她伸手去拿花兒，卻將它從他手中打落。這可能是一件意外嗎？但是，莎弗從來就不是笨拙的。

皮塔科斯呆板地鞠躬，然後往前走；她這一桌人又重新笑了起來，現在笑聲中只有刻薄的成分在內。她又啜飲了春藥酒。她再也不在意了；她會設法跳完阿卡迪亞人的舞，實現神的意志。男人們都邊揮舉著酒杯，邊唱著斯科利亞飲酒歌。每一桌都有一個女僕，腰上全裸，乳房都浸過葡萄酒。賓客輪流吸吮她，乳頭在兩次吸吮之間都要重新再浸過酒。莎弗攀附在女僕的膝上，像她弟弟和年輕人那樣吸著。乳房很深邃、柔軟；她輕輕嗅著，輕輕咬著。

她這桌的一夥人一同離開前往聖林，即時抵達聆聽《靠克里特島米諾斯國王的迪奧尼修斯之征服》的唱誦。他們才一坐好，阿爾凱奧斯就躍起來唸了一首詩：

我吩咐他們召來美麗的曼儂，
好像我可以在飲酒會上

拿他作為額外的歡悅

大家都熟知曼儂為了一項代價，將他的美施與每個人，阿爾凱奧斯曾經接受過他的施與，現在簡直忌妒得要發瘋。人們的喝采裡混合了發自好性情的笑聲。

前排一個壯漢卻哄笑起來，對他投以輕蔑之意。這擊中了它的對象，進入他的嘴巴，刺入他喉嚨，他幾乎噎死。朋友們用力拍打他的背部，直到臉發紫，他的眼睛向前方直看，然後翻倒在地。他們再也無法讓他恢復過來。

「笛子和鈴鐺，笛子和鈴鐺。」莎弗聆聽著熟悉的韻律，踏著迂迴樣式的亂步。合唱團跟著她的飛步跳著，她的歌聲揚高時，他們的就沉靜下來。她唱著她在閨房裡寫出來的歌：

滿月升起時，小姑娘們
圍著祭壇各就各位。
昔日，克里特島姑娘也是
柔順地圍著愛之祭壇跳舞，
踏碎了柔軟的茂草

女祭司們在原地空轉不前，神迷陶醉地跌落在土墩上。她們感覺到神入場了，神聖的輕狂征服了她們。她們表演愛的姿態，屁股翹起，向前突入。

快點，快點。

緊握的鼓敲著節奏，催促她們繼續表演，直到汗流髮際。汗水洗淨她們的腋窩，她們的大腿間也濕答答，像水洗過，並且混合了香氣。她們惱人吶喊著，心情變得好像有壞預兆一樣不愉快。一個愛上人類熱情的神祇，感受到人類身心靈的恐懼了。女人們在地上喘息到崩潰，似乎了無生命。觀眾都歇斯底里起來，他們血管中的春情蠢蠢活絡起來，像波浪一樣衝擊在俯臥的女人身上。

女祭司假裝耗竭的樣子，來吸引她們的獵物。她們的大腿上面裝飾著陰莖，現在揮舞起來，其他人用松果代替，像作樂、發脾氣後的復仇女神艾瑞妮斯一樣，突然躍起，充滿神靈。有些人則利用神杖——一把裝飾的長棍。她們跌撞著女孩們，且雞姦男孩子。

男人觀看著這場強暴，自己也變成神杖似的，不過，他們一動也不動，看著女祭司匆匆走過，每人揮擺著陰莖，然後落下來，看透她們發現的事物似的。泰坦巨人曾撕裂迪奧尼修斯活生生的肉體，現在她們也要撕裂人們。他曾尖叫、受苦、流血，但是貪念則歸屬泰坦巨人。女祭司追趕過森林，追獵活動繼續在密林中、城牆後進行。

莎弗顫抖著，她自己的身體激動不已，心懷著瘋狂的欲望和病變。她受到自己高地

位及神聖參與者身份的保護。然而，暴行還是持續在進行，她卻必須採取行動了。她警醒地離開，從微笑、蠟光燦燦的神祇雕像退離。阿爾凱奧斯和卡拉在等她。他們一起飛奔離開，跑到聽不清楚吶喊聲的地方。

他們一直跑到米提蘭城門外才停下來。他們幾乎喘不過氣來，倚靠在白灰石上，那是他們城市的標記。

「到了，」卡拉說，「這就是記號所標示的地方。」

莎弗點頭同意，就是這個地方了。

有一把鏟子秘密藏在附近，男人開始輪流挖著。

莎弗緊張兮兮地踱著步。為什麼花這麼久的時間呢？

「啊！」阿爾凱奧斯叫道。

「噓……」她轉離要仔細查看夜幕。

「來看看。」

她走到墳墓邊緣。五尺深的地底下，有一件覆滿塵土，用布條包裹起來的物體。

「是米蘭克羅，」她說，「把他拿上來。」

卡拉跳進洞坑裡，彷彿發出信號似的，夜晚變成了白天，因十幾把火炬而明亮起來。三人沒有一個動彈，真是生動的場面。原來是一群士兵漸漸圍攏他們，都是皮塔科

斯的貼身衛兵。

隊長向前走來。「你們在此作什麼？」他愉快地問道。

莎弗白面具般的臉轉向他，她說，「米蘭克羅被謀殺的屍體。」

隊長和士兵都笑了，「米蘭克羅已放逐，大家都知道的。」

「米蘭克羅埋在這個墳墓裡，皮塔科斯吩咐人把他殺害了。」

笑聲現在停了，「這是很嚴重的控告。」

「把屍體拿上來看看，你就會明白。」

「退後去，」隊長走到墳邊，對卡拉喊道，「離開坑洞。你們把他拉上來，」他指導說。卡拉在他姊姊身旁落地。

莎弗轉向士兵說，「你們都是見證人。」

阿爾凱奧斯輕聲說，「跟那些靠君主吃飯的人說這些是不智的。」

「為什麼？」莎弗問道，「他們不是市民嗎？」

裹住屍衣的物體提了上來，這東西形狀很奇怪，甚至被布纏繞得難以辨清，物體太短小了。屍體被分解了嗎？這只是軀幹部分嗎？頭部放置別處好讓人無法辨認出來嗎？

裹布解開了，屍骸亂成一團。莎弗瞪視著，喘著氣。原來是一隻大狗的殘骸。

她聽見阿爾凱奧斯苦惱的呻吟聲，看到他撕扯著自己的外衣。他們被出賣了。阿楚斯拿他們的生命與他自己的做交易。

莎弗感覺到阿爾凱奧斯苦惱萬分，但是沒有什麼可安慰他。

卡拉穿著綁鞋的腳踢著死野狗。莎弗從惡臭中退回來。

「跟我來，」隊長說，「你們被捕了。」

「為何罪？」莎弗問。

「謀叛。」

「我們只是在取笑米蘭克羅，」莎弗說，「人人都知道他在羅德島。這是我的好狗兒。這怎會傷害米西羅或皮塔科斯，要是我只是埋葬我的忠狗罷了？」

卡拉露齒笑了。但是士兵們不聽說詞，就押著他們快步走過市區。每家的門柱都漆了瀝青，確保遠離上空的遊魂與陰影。紀念迪奧尼修斯死亡的瘋狂活動已過去了，留下漸漸緩和下來的人民，因這五天來過度的慶祝活動，疲乏得昏昏欲睡。家家在他們安靜的屋子裡，敬拜著自己的死者。大家彬彬有禮地私下宴饗著，作為對歡樂之神的獻祭，紀念這個悲劇之神，這個唯一經驗死亡的神祇。酒甕、種子瓶及葬禮罐，這些原都已打開來，讓精靈獲得最後時刻的自由，現在再次封瓶起來。到了早晨，屋子都要用鼠李葉刷得朝氣蓬勃，驅逐逗留的魂影。一切都會再新生出來：新的穀物、新的禽畜及新生的嬰兒。大地重新裝滿萬事萬物，人類在生死上有自己扮演的角色。

囚犯行過了這些破舊不堪的房子。所有米提蘭人會聽說這件事，欣賞這樣的玩笑：被一隻腐敗的狗出賣了。他們聲稱要挖出遭謀殺的米蘭克羅的屍體！多羞恥！對莎弗而

言，滑稽比懲罰更糟。

他們走進市政聽，米西羅和皮塔柯斯在等他們。她生命的判官正坐在高背椅上，他們的臉顯得消極、無趣。

人們領被告者向前走。皮塔柯斯說話了，自然，他就是設陷阱的人。「我真遺憾又看見你們三人來到我面前。顯然一次的警告還不夠，你們在此受到同樣的控告，那就是毀謗兼謀叛這座城市。特別是，你們堅信米蘭克羅遭謀殺，今晚竟企圖挖出屍體。告訴我你們發現什麼。」

大廳靜悄悄的。莎弗再次想不出詩句唱誦或說出話。

皮塔柯斯說下去，「萊茲波斯島恩慈的君主不允許猜疑、謠言中傷，以及謬誤的控告，造成騷動的氣氛。你們選擇蔑視我的勸告。你，卡拉柯斯；還有你，阿爾凱奧斯；還有你，莎弗，你們並不曾斷念過，你們還是謀叛。野狗的屍體要被拖到大廣場，人們將知道這個故事。我為此很遺憾。我也很遺憾，這回必須宣佈判決來對付你們。」他對一位親信點頭示意，這個親信讀起顯然已經背誦好的一幅卷軸子，因他的眼睛停留在同一定點上。唸幾個字後意思就明白了：放逐。

「卓越的君王，」阿爾凱奧斯嚷道，「請體諒並應允……」

莎弗插嘴反對他的意願說，「什麼也別要求。」

莎弗突然對她的兩位判官微笑，而他們的眼光不安地轉移開她。

放逐的宣判讓她自由了。

她在皮塔柯斯的面前幾乎笑了起來。他在小小凱旋中獲得的快樂，還有她確實知道阿楚斯已經為了個人封印之故受折磨，然後被殺了，改變了她的生命。

皮塔柯斯親自埋了死狗，或只是想到這件事呢？這就是他默許內心孜孜從事的表達方式。

她站在他面前，想到了美妙的新詩句：

我以空氣的字句為始
而聆聽它們有益

九繆思已接納她。再也沒有男人會佔據她的心，或者讓她不唱誦了。放逐中她會不斷地唱。

他們沒有被遣送到雅典從前的柯里西亞斯，或者義大利西那庫斯的加蒙，甚至埃及。慢慢地，她意識到必須忍受這種種衍生出來的後果：她和她的同志得待在高崖上的皮拉，接受無止盡的判刑。這項放逐像是嘲弄，而不是真正的懲罰。離米提蘭只有一四〇個「史狄」視距的皮拉，什麼好評也沒有，只不過是卡羅尼海灣上的偉壯峭壁，散佈著一些可憐兮兮的茅舍，住著粗鄙的農夫而已。沒人造訪過那兒。為什麼？因為只有一

兩叢灌木松，或許有一棵發育不良的橄欖樹，或者閃電擊過的橡樹。這些都給了她，這個愛燦爛黃水仙、藏在樹葉底下的紫羅蘭、深紅野玫瑰、溪水以及聖林的人。美麗的事物餵養了她的詩。然而，她和她的一小團愚人卻將定居鄉下，可能只有普羅米修斯會造訪他們。誰知道，可能是他的石頭吧！

他們的放逐是個玩笑，就像那隻狗是個玩笑一樣。人們會在酒館裡一邊舉杯喝溫酒，一邊嘲笑。不過，這必需發生。

莎弗密藏的羞恥是，她曾對皮塔柯斯有感情，在他身上浪費思想。愛情可讓鄉下人變成詩人，她意亂情迷地想著，或許也可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即使是個鄉下人，愛也可以將其想像成詩人。

皮塔柯斯吩咐他們在護衛之下立即離家。他們只能帶走可隨身攜帶的東西。斯卡曼尼莫之女只分配到了一個侍女。「他自取羞辱，不是我，」她跟母親說，「一個侍女或半個也沒有，有什麼關係？」

「我能了解那個愛惡作劇的人、那個酒鬼、那個閒散人阿爾凱奧斯，」他們的母親說，「但是你，卡拉柯斯，一個身處高地位，有責任感、有名望的年輕人，還有你，莎弗，還只是個女孩，你是一個驕傲又受尊敬的父親之女。這簡直無法想像。不管在什麼時代，這些都是不可能發生。」

「既然它已經發生了，」莎弗說。

克蕾絲哭夠了就問，「這樁失尊嚴的事要持續多久？」

「判刑並不確定。」要莎弗耐心為此怨嘆很難。她臉上並無淚，她想到自由人士可能會在酒館裡嘲笑，在米提蘭堂皇的房子裡，拿他們受的羞辱偷偷取樂，為此他們必然會生氣，而生氣可能成就他們的目的。

克蕾絲和提蘿扯著她們的頭髮，悽慘問說，究竟他們違逆了哪位神，以致這棟房子的兩個大孩子，受到公眾的羞辱。

然而他們沒有時間反省或謾罵，也沒時間道別。她身旁的護衛提醒她，皮塔柯斯的計劃是不允許延遲的。

「我要妮歐貝一起去，」莎弗決定說，轉向她最疼愛的奴僕，這個與自己同齡的女孩，她要了一件保暖的斗篷，「從我的箱奩拿出必要之物，不管是什麼。還有我的笛子。」

「麵包編籃、燻肉和水果，」提蘿吩咐奴僕說，「喔，我的莎弗，你向來都是這棟沒有小孩之屋的女兒。」

「卡拉，卡拉，」克蕾絲打斷話，她說，「別問笑聲、歌聲、笛聲會變成什麼調調。還有男孩們——你的弟弟，會怎麼樣？我們要如何告知他們？」

「我不需要告知他們什麼。他們都會聽說的，」卡拉柯斯說，紓解了他母親的心情，他又應許說，「別擔憂。我會照顧莎弗。」

莎弗嘴角現出歪扭的微笑。

克蕾絲手臂挽住姊弟兩人說，「要互相照顧。」然後輪到提蘿擁抱他們。妮歐貝手提著食物籃和衣物。

「我們不能像匹馱馬那樣，走這麼遠的路，」莎弗說，「我們會分擔提包裹。」

在這不體面的時刻，女人們再次禁不住軟化了，「時候到了，」克蕾絲悲嘆起來，「沒有男人或女人，在這樣的時代，看過這樣的事。放逐！但願神助我們！」

# 蕾脱

⑬

莎弗家青銅柱間的門叮噹關上後，她的心也隨之發出叮噹的寂寞之響。一切事物都在道別：海港及防波堤的石堆，還有釣魚船與商船隊。從埃及與哥林多來的泰爾人、西西里人，及吉普里人，他們的船碇錨在此，他們描彩繪的眼睛盯著漲潮的海水看。「尤麗嫩⑭，」她禱告說，「永遠環繞的海水之女兒，助我永懷勇氣。」因為她正要離開她所熟知的一切。

甚至她所熟知、突入海洋的岩石：一隻老鷹，牠展開一邊翅膀，另一邊垂下，好像被某個年輕的神用彈弓射出的石頭擊中。還有希菈⑮嚴峻又驕傲的側影，嵌進防波堤上方的岩石裡。她是在尋找上回在市集廊道上那些粗聲粗氣、騷動又繽紛的人群及來自異國港口的商品嗎？她舉頭瞥看衛城，宙斯就是從那兒觀看他們的。懷著惡意嗎？帶著樂趣的同情嗎？她不知道。或許他們要她喝下一杯公牛血，結束她的生命。不過這樣的事，她不想做。

她想到新的念頭。或許護衛負有命令，一旦離開米提蘭就殺了他們？她會遭士兵砍殺成碎塊的可能性嚇到她，於是她走近卡拉。

米提蘭的小瀑布花園及露台葡萄園，都留在身後。細緻搖擺的鳶尾花、半隱的番紅花、成串垂下牆來的夾竹桃……她感覺到她離開了每樣事物。有多少次她加入洗石畔的女僕，她們將衣服鋪展在桑椹灌木叢、岩石上，讓太陽曬乾。現在她定定看著濃密的草叢，參差不齊的橄欖樹根。果園已遠了。

一個孤獨的牧人吹著笛子，笛音穿過清淨的空氣，綿羊之母——愛頓，幫助了我們，因為他們現在走進陌生的林子，而她從不獻祭給糾纏他們的山林女神。當牧人的笛音消逝，文明也終止在此。

這時陰影已加長，士兵停下來吃晚餐。莎弗用隱密的眼光觀察他們。要是他們想對他們不利，現在就可下手了。但是，他們似乎只想解開乳酪包，從羊皮囊大口喝酒。

三個囚犯彼此稍稍隔開坐著，妮歐貝服侍他們。卡拉好胃口地吃著，小聲說出逃走的計劃。莎弗搖搖頭。

「我們怎麼逃呢？萊茲波斯是個島國。」

「吃，莎弗，」阿爾凱奧斯催促她，因為她已攤開四肢，躺著觀看天上浮游的雲了。

「在放逐中，會有些東西與我們同在，」她說，「全能的大地之母就在我們腳下鋪展。天空與海洋，她這兩個頭胎孩子，也是她配成的一對，他們會跟隨我們，而我現在觀看的雲，會在我們之前飛越過皮拉。」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莎弗？」卡拉問。

「我們會與陌生人在一起。除了已知的事物，我們還會知道更多。」

「我嘛，現在，」阿爾凱奧斯說，「我愛旅行。不過，我偏愛選擇自己的目的地。」

他對他的同志微笑，帶著快活的虛張勇氣，把他剛剛說的話放進詩歌裡。莎弗用自己的

詩歌回應他：

我心雖不在我之內……

護衛停下咀嚼聆聽。

瞭解人的神激出淚水……

雖然她低聲吟唱，歌詞卻令人痛楚如銳風刺臉。士兵為了掩飾感情，用犯不著的粗魯要他們三人站起來，「入夜之前，我們還可以走一段長路，」當中一個說道。

莎弗已經疲憊不堪，就認定這裡是他們的營地。這個荒涼的懸崖峭壁更增加她的沮喪，因為沒有柔和的顏彩色調。還留下什麼可唱誦的？人可以將繆思女神，及她們所撫養的孩子——月神及美惠三女神，帶到這個荒涼的環境嗎？這是個可怕的境地，陡峭又灰暗。他們經過一根設立在某人墳墓之上的標柱，那人在他們之前已走過這條路，而且因此死去。

他們轉彎時，驚起群鴉，往上飛離。那是個徵兆，要是她有智慧解釋它，那該多好。她沉思著，鳥兒很小，她也嬌小。他們往上攀爬；她也辛苦往上跋涉，往上，往

上。那意味著什麼？

她拐到了足踝但仍繼續走，什麼話也沒說。太陽早就溜到山坡後面了；她所能看見的就是投照下來篩過的藍光，陰森森又不真實。她現在想到的，不是繆思和她們的孩子，而是獅子和野豬。俘虜們本能地向武裝的士兵靠攏。

「艾妲，野獸之母，我在許多隱密處曾歌頌你。不讓你的動物們活生生吃了我的歌。想想看我曾留在你祭壇上的花圈，芳香瀰漫而且繽紛多彩……」

莎弗東倒西歪走著，阿爾凱奧斯牽著她的手。「天色漸漸黑得看不見了，」他對士兵說。他們沒有回答，只是點亮一把火炬，沿路掃亮四周，他們好像在找停歇的地方。營地用一塊大石板築起來，好讓他們可躺靠，背部受到保護。他們把苔蘚、樹枝與松果堆在一起，燃起一小堆火。士兵承擔了這些奴僕的工作，因為他們的俘虜是貴族。妮歐貝在火焰前鋪了她的長袍。莎弗要躺下睡覺時，才發現阿爾凱奧斯躺在她的一邊，她弟弟則躺在她的另一邊。「我是罪魁禍首。我要為此負責，」她輕聲說。

兩個人都向她確保是他自個兒的事。她想將她的小手包在他們的大手裡，卻沒做到，所以她就壓擠他兩人。「弟弟，」她說，「友人。」為了讓他們快活，她就重複唱一首唱過多次的詩歌。開頭唱說：

月兒掛在空洞的夜晚……

金牛宮星座升起來了，還有大膽的獵戶星座也是。她看著熊星轉入一個位置，因為一位生氣的女神宣判他永不能休息。

假如皮塔柯斯吩咐處死他們，那麼就應該在這夜下手。其他兩位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也沒有留給神祇機會，因為他們睡了。莎弗依然睜著大眼，記起夜的孩子就是睡眠與死亡。她回憶一首快樂時候唱的詩歌：

夜將他們的眼睛闔上
傾倒下黑色睡眠
蓋在眼瞼上

她期望夜，即使她永遠醒不過來。「如果夜來了，天父宙斯，讓撫觸充滿仁慈。」金牛宮星座落下了；熊星繼續看著獵戶星座。

莎弗睜開眼睛。火已燒盡。夜落潮湧了進來。她聽見它在湧動，看到處處陰影幢幢，比起別處因風、因沙沙作響的樹葉、因這陌生地的鬼魂，不斷變換的景象更陰暗。至少看著士兵睡眠的軀體，她知道他們沒有什麼秘密的命令。他們會活著。

黎明女神驅散了夜的勢力。鳥聲在她頭上驚鳴。昨天帶她離開米提蘭的每一步，都令她苦惱。今天變成是旅行。她不太記得孩提時離開艾瑞索的旅程，這只是她生命中第二回，冒險走入不明地區的經驗。然而她父親曾是貿易商兼海盜。卡拉也提到要購得商船，輪到他為萊茲波斯葡萄酒覓得市場。不過，身為女性，她注定要待在家裡。然而，身為詩人兼叛逆者，人們認為她危險到足以遭放逐。為什麼？因為她嘲笑皮塔柯斯嗎？或是因為他發現她的想法令他不安呢？她輕輕笑了。

身處在男人中旅行的女人，她利用昨晚的樹叢當庇護，寬解身上衣物，然後跳入冷溪水中齋戒沐浴，在激濺的水花流走之前捕住了它們。她用水潑濺臉龐，麻木的足踝涉水走到岩石處，在那兒她可以看著水聚合起來。水流過石頭時發出淙淙聲，溪水深沉、潺潺流著，在此形成一個池塘。莎弗撿起一枝蘆葦吹起來，發出柔和的音調，稍後她會和著調子唱出歌詞來。她感激繆思隨著旅程陪她，並沒有丟棄她。她若攜帶弦琴旅行，實在是太重的負荷，但是她會差人送來給她。同時她的笛子也與妮歐貝帶的食物包裹在一起。她為高處的皮拉帶來音樂與詩的禮物。要是她一開始沒有在那兒找到美的話，她會把它找出來。因為自然餵養藝術。要是完全少了美，她會探看自己年輕的心。

她內心貯存著火焰，從沒燃燒過。她擔心這回恐怕要發生了。但是她的本性是那麼不同，她知道她會迎接爆發的感情，即使她會在當中滅亡。她極為想望，但是想望什麼呢？想到神愛她嗎？但是他們只愛美人，而她長得醜。然而不總是這樣，她也知道這

點。有些人就不是。

傳說她的民族——達納安人，來到了北山。沿途在多多納、奧林帕斯及奧林匹亞建立了偉大的聖殿。達納安人一直都是未馴化的民族，金髮又高挑，他們有一段征服的歷史。他們全力橫掃過風神國度沿海的村落，一直到島上，擴張到文明的愛琴海人，他們主要的文化都表現在克里特島上。在米提蘭的市集上，她看過來自此島的彩陶器，上面描繪的少女可能就是她自己：不需在夜晚編成髮捲的黑髮、高高拱起的鼻子，讓她們看起來同樣傲慢自大，那是她外貌的部份特徵。她猜到早期金髮的達納安人女兒，在她父親的田地與愛琴海人同睡，當她發現自己懷孕後，很快就結婚，過著不安的生活直到孩子出世，因為害怕孩子會長得黝黑而出賣她。不過她並沒有遺棄孩子，因為那是她自己、她族人，金髮又美麗。然而，有一粒種子藏在內，無人知曉，直到她自己這一代繼後出世。因為沒有人像她，只有花瓶上的少女。

一陣清晰、甜美的口哨音將她從幻想中撩醒。阿爾凱奧斯跌坐在河岸上。「一夜的睡眠過後，世界改觀了！至少在這次可恥的放逐中，我有榮幸與美麗的莎弗為伴。」

「你會想你那些漂亮的男孩們，」她揶揄說道。

他對她厚著臉皮咧嘴而笑。「到處都有漂亮的男孩。」

「你真固執，」她笑說。

他回笑之。「只因為你不願掌握住我。」

「對我，那是浩大的事。」

「你的蘆葦吹著什麼歌，那麼美妙？」

「我想到古時候的族人，想知道他們是誰。」

「多奇怪、不可知的女孩。你應該想到早餐才對，像我一樣。野蠻的士兵起床了，他們正在烘大麥糕。」

他把她帶回來，他們向眾神傾訴禱告，然後再次隔離各自吃早餐，妮歐貝在他們之間穿梭。

一團人整個早上都神采奕奕地跋涉著。他們上方的天空看起來溫和、親切。天空擁有秘密的知識，甚至能對宙斯下神諭。天空知道皮拉，他的廣闊浩瀚遍佈一切，一片茫茫。他們在此經過的松樹節瘤累累又矮小，土壤貧瘠又薄少。他們在橄欖園旁吃無花果、乳酪與麵包的午餐，橄欖園是他們走進村莊看到的第一個景象。士兵與阿爾凱奧斯在玩奇偶信號牌戲，阿爾凱奧斯知道不要想贏過他們。

隊長吩咐妮歐貝回來摘野蘆筍，他們經過時已長出一串串來了。莎弗坐著輕輕吹著笛子。她抬頭看時，隊長已不在那兒了。她的心跳加速。他跟著妮歐貝去了。為什麼？

她瞥看其他專注在玩牌戲的人，然後舉步走去。她沿靠著他們視線的邊緣閒逛，直繞到一塊圓石處，然後加快腳步。沒幾分鐘她就趕上他們了。

蘆筍散落在岩石上。妮歐貝發出小聲像窒息、打嗝般的喊叫，她企圖打那個男人要

趕走他。她赤裸躺在攻擊者底下，他用她的長袍纏繞她的頭臉，好讓人聽不見她的叫喊。他的器官已經腫脹得巨大無比，正想插入在他底下喘氣者的深紅長縫口。

「停住！」莎弗發出可怕的聲音，也出於意料之外。

那個男人僵住了，他裸露的臀部垮了下來。女孩從他之下翻滾出來，拉走她的長袍。她的眼睛定定看著莎弗，正嚴重打嗝著。

「你在此跟我的奴僕做什麼？我是說，我的奴僕。你向我買了她，所以這麼自由地拿我的財產嗎？」

這個男人拉直了衣服，想表現出尊嚴的外貌。「沒什麼，只是無意的嬉鬧一下，」他咕噥說著，「不必大驚小怪。」

「假如有任何無意的嬉鬧發生，你在米提蘭的上司會聽聞的。」

男人知道她高等的人事關係，又說，「一樁無意的嬉鬧而已。」然後他扣緊丟在一旁的劍，恢復他的身分，想領導這一小隊遠行的人。「你走得太遠了。我吩咐過你要留在近處。但是，喔，斯卡曼尼莫之女，小小的違規並不需要報告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莎弗說。妮歐貝爬到她處尋找保護。「你不必害怕了，」莎弗向她保證。但是這個女僕一路都緊跟著她的小姐走。

他們回來後，其他人結束牌戲，準備出發。

「簫筍在哪裡？」阿爾凱奧斯問。

傍晚他們來到了洗泉處。工作的女人們驚訝地看著他們。阿爾凱奧斯跟她們打招呼，站著要和她們說話，但是士兵刺了他一下。他走開時輕快吹著口哨，女孩和婦人都盯著他身後看。

放逐者與護衛遇到了一輛馬車，由一頭寬額的公牛拉著，車上捆著大木樑，一路沿著他們剛來的道路，往米提蘭造船廠前行。噢，假如她能躲藏在那些木材當中的話！

他們說，宙斯殿裡的地板上，立著兩只雙耳酒瓶，一只堆著不祥的禮物，一只則吉祥的。乍見之下，皮拉似乎是不祥的瓶甕造出來的。它陡峭的梯道側邊一直攀升到一面城牆，牆就築在一塊岩崖岬角上，嚴峻又難以接近。莎弗的希望打消了。這裡的生活會很艱辛。即使阿爾凱奧斯的口哨聲也猶豫了起來。

士兵打手勢要他們等候在城門外，然後先他們走進去。他們去了很長一段時間，白天開始消逝。莎弗認為他們的故事，要說給統治者、議會，或者治理這些荒涼高原的任何人聽。或許他們是老鷹，完全不是人類。男孩跑出來看他們，看到陌生人時嘴巴張得大大的。莎弗回看他們的視察。她不特別吸引小孩，認為他們只是比她自己還矮小的人罷了。

目前城門已打開。莎弗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個小女孩在玩陀螺。這就像米提蘭街上平常的景象，所以她多少安心了。城牆和房子大部分都是石灰石，屋頂是木造的，不是瓦蓋的。有些別墅擁有圍牆的大花園，寬大而壯麗。人家領他們走過這些房子，進入

鄉間，他們沿著彎彎曲曲、鋪圓石子的巷道（不過現已發展過長了）走，最後停在一間有籬笆的住所前，籬笆是走廊額外延伸出來的，築在多風、無遮欄的地點上。

屋主出來了。「你們遲到了，」他招呼式地說，然後在遠處與士兵說話。莎弗看他們彷彿在講價論錢似的。當屋主顯得滿意時，他朝他們走過來，對莎弗點頭說，「你就是萊茲波斯島的莎弗？」

「我就是莎弗。」

「你，和你的女僕要住在這裡。」

「但是我弟弟……」她突然慌張說道。她從沒想到他們會分開。

「你和你的女僕，」屋主堅定說著。「價錢已付了。」

「沒關係，」卡拉說，「我會傳話告訴你我住哪裡。」

「還有我也是。」阿爾凱奧斯在士兵將他帶離之前，僅僅抓住她的手臂再三向她保證說。莎弗盯著他們身後看。謀叛似乎多麼孩子氣又滑稽，導致他們落到這地步。

她轉臉向獄卒，他粗魯說道，「我是狄帝莫斯，斯特司的兒子。」

「對我你有何指導？」莎弗問。

「你不要想逃走。那是不可能的，除了搭船。我們的船會趕過你，結果會很難堪。」

「我心中沒有這樣的想法，」莎弗向他保證。

「那麼，進來吧，我們更進一步談談。」

房裡燈光昏暗，她很吃力才認出兩個女人來。狄帝莫斯跟在後，然後是妮歐貝。

「好啦，」狄帝莫斯說，「這就是我的妻女。我們都是單純的鄉人，我們不知道，也不在意米提蘭的政治內情。你和你弟弟及另個年輕人在君主前失寵。這等於在我們口袋裡放了銀幣，明春我要新買一頭驢子。我們所有的，你都可分享，不多也不少。我看得出你是優雅的淑女，對你，這一切似乎嫌不足，不過，我們會妥善安排。我們期望你幫忙女人們，盡你己份跟著紡織、洗滌。要是你不懂做飯，你的奴僕可在我妻子的指導之下做飯服侍你。」對他來說，這顯然是長篇大論，他說完就走出去。

「他上哪兒去呢？」莎弗問。

「他是一家之主，」妻子責備說，「我們不必過問。」

女兒咯咯笑了，「當然，他去打拳擊了。」

莎弗看著她。減弱的太陽光現在映紅了窗戶，她染了一點紅光，變成一個金色女孩，她的淡色頭髮瀉落在背後，即使略略束起來的粗袍，似乎也微微發著金光。

「你叫什麼名字？」莎弗詢問。

「蕾脫。」

「依照可敬畏的阿波羅之母命名的，」莎弗說，「皮拉不是沒有美人，花兒在此盛開。」

母親使著性子用力擦拭瓶身，也不敢再責備這位女士。轉而指導妮歐貝，要她睡在

角落的乾草堆上，還告訴她，要她將莎弗女士的細軟鋪擺在爐火旁適當的地方。

莎弗初明白過來，原來這棟屋子沒有其它房間，到了夜晚必須鋪起草墊床。她對於生活沒有隱私感到驚訝不已。對她來說，這是最難以忍受的。她怎麼創作呢？她怎麼能唱新歌，且保留舊歌而沒有隱私？

女孩蕾脫替莎弗拿來一杯薄荷香的飲料，讓她啜飲，鎮定下來。「謝謝你，味道很好。」

「這不是你習慣喝的，」女孩表示反對。

莎弗笑了。「假如每天降臨的都是人習慣的，為何又煩惱睜開眼睛呢？」

女孩過於惶恐，無法明白這些話，不過，她認得她說它們的那種語調。

莎弗又說，「但願天父宙斯看顧這棟房子，」人就寢時通常都說這樣的慣語。妮歐貝拿來梳子和銅鏡，然後搖著取出一件長袍，還放置了另一雙明晨穿的綁鞋。妮歐貝輕聲說，「真是非常貧乏的房子。我不知道如何讓小姐住得舒服。」

「拿水來，妮歐貝，還有浴盆。我想他們會有，我無法度過另個夜晚，若沒有舒適沐浴過的話。」

因為莎弗要求準備熱騰騰的洗澡水而起了一陣騷亂。莎弗一點也沒注意到，只是禱告說著願望。她在銅鏡裡照照自己，將濃密的頭髮攏高過頭，而妮歐貝正要將熄滅的煤炭吹起火來。她決定明晨在頭髮綁上各色緞帶，讓它們垂掛在背後。

水準備好的時候，妮歐貝拖來一只木盆，擺在屋裡的角落，然後注入水，在木盆與壁爐前來回多次。所幸，在匆忙收拾的物件中，沒有遺漏掉擦洗用的海綿。莎弗解下外衣，踏入浴盆裡。

蕾脫轉向自己睡的角落，打開草墊床。

「溫柔的蕾脫，別睡，」莎弗低聲說，「跟我說話。」妮歐貝繼續擠出溫水，像小瀑布般淋瀉在她身上。莎弗明白蕾脫過於害羞，不肯說話，所以她就用親密的語調開口說話，讓女孩感覺自己像個女性知己。「住在這裡很奇怪，但我並不沮喪。我覺得自己像居家的海倫⑯，或平凡的潘妮蘿⑰，被命運之神，那三位紡織婦人攫住。我幾乎能感覺到柯蘿索緊繃的織線，因為拉齊絲⑱正在設計圖案。」

「我很高興你不覺得太糟。」蕾脫輕聲說，好不至於驚醒她母親，「遭放逐一定很艱苦。」

「這是一個認識其他人的方式。」這時她伸舉手臂高過頭頂，好讓水珠滴在皮膚上閃耀。「比如，我聽說在野蠻人當中，裸體是罪過，他們覺得那樣很羞恥。」她笑著踏出浴盆，讓妮歐貝將她的皮膚揉得發亮。

蕾脫鼓起勇氣，舉高手肘問說，「你是唱詩歌的莎弗嗎？你就是那個莎弗嗎？」

「你聽過我的詩歌嗎？我在想，它們要怎麼攀爬過這片巉岩之地？」

「對你來說，我們似乎很貧乏，」蕾脫說。

「嗯，我不認為我身在里底亞艾爾亞特國王的宮殿裡，或者法老王當中。」

這讓蕾脫笑了出來。

「我的床是哪一張？」她穿上薄紗睡袍後問說。

蕾脫看著床，然後重振自己說，「客床在爐火旁，神賜你休息了吧。」

莎弗走到指定的地方說，「神賜你休息，妮歐貝。」

「小姐，」奴僕喃喃唸道，退回去將洗澡水潑掉，然後把自己安頓好。

「總有個人伺候你嗎？」蕾脫從她的棉被上問道。

「不是有個人，而是許多人。」

「你在此會感到多孤獨啊！」女孩說。

「不會，我弟弟和友人會陪我……還有別人。」她說完最後的話。

到了早晨，莎弗自願跟蕾脫一起去洗泉處，她當然會聽到女人的閒話，得知他弟弟和阿爾凱奧斯的住處。妮歐貝想陪她們去，但是這屋子的女主人柯蘿莉，對她另有差派。她沒有命令莎弗，因為一日失寵的人，明日可能就獲寵了，她是個偉大又強而有力的女士，雖然嬌小。但是在她有生之年，命運之神還會供給她奴僕使喚嗎？狄帝莫斯回來晚了，年輕女人走了之後，他還對著牆壁打鼾。

蕾脫將衣籃平衡擺在頭頂上，她問，「米提蘭的女孩看起來都像你嗎？」

「不像。大部分女孩都有淡色頭髮，而且比較高挑。」

「我想看起來不像別人，是一件好事。」

莎弗笑說，「我習慣當莎弗。告訴我，你知道我弟弟住在哪裡嗎？他還有阿爾凱奧斯？」

「我父親說他們與森林裡的一個砍伐工人共宿。他人很粗魯，不過神賜他有顆善心。」

「那就沒關係。我弟弟是個君王，不能容忍支配他的人。」

「無須害怕。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玩牌戲玩到半夜。」

現在她們上城中的大街去了，人們轉向她們的身後看。莎弗已改穿一件新長袍，外加一件織工細緻的羊毛斗篷，因為即使太陽最明亮的時候，皮拉高原也相當涼。這是一座可敬的城市，不是莎弗想像的只有光禿的岩石。蕾脫告訴她，這條梯道一直通到大海，那兒有個海港，貿易繁榮。

莎弗明白了，她問，「有路通到大海嗎？」

「你可別想逃，」蕾脫警告她，「他們不會停止殺人，如果你踏入他們的船，會死得很慘。」

「我沒想到逃走，蕾脫。我很愛沙灘與大海。或許那兒可以當作我們碰面的地方。」

「等過一兩天吧，」女孩勸告說，「那時他們不會這麼緊密監視你。我可以帶話給

你弟弟，一切都安全的時候，我會帶你去找他。」

「你是我的朋友，蕾脫。」

女孩將籃子從頭頂拿下，放在膝上，然後親吻她斗篷的褶邊。沙弗飛快環顧一下，然後將她抱起舉高，不過，她們現在來到了林蔭茂密的鄉下，只有單獨兩人。她們繼續走著，不久就聽到洗泉處傳來的笑聲與聊天聲。至少這與米提蘭的景況不同，沙弗這樣想著。但是她們走近的時候，女人都沉寂下來。她們的眼睛看著莎弗衣服的剪裁，那是昂貴的質料，還有裝飾釘扣的綁鞋。沒有什麼可以逃過她們的細察。她們不需知道她的來歷，就明白她出自大戶人家。

前晚士兵在飲酒、擲骰的時候，就編好妥善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們與皮塔柯斯敵對，還有死狗的事蹟，事實上，每件事都導致他們遭放逐。最奇怪的似乎就是，一個女人在詩人當中那麼有名，居然同時參與叛變，與男人一起放逐。

蕾脫放下衣籃，跟她們打招呼，然後跪在她慣常跪的地方。莎弗要與她一起跪下來，蕾脫卻阻止她說，「女士，這種工作對你無意義。」然後害羞說道，「我注意到你的斗篷底下包著一枝笛子。」

莎弗把它拿出來，解開包裹的布。她向九繆思做了禱告，然後坐下開始吹了起來。調子非常悅人，裡面帶著熟悉的晨音。女人們繼續她們的工作，不過她們在聽，所以她們可以說，「我聽到莎弗吹笛子。」

她唱道：

雖少，
卻都是玫瑰

一道魔法施佈下來，令人非常喜悅。她的幻象是那麼肯定，她讓玫瑰花盛開了。女人們喃喃說著對繆思女神的感激，沿途回到村子的路上還不斷說著。莎弗也歸功於繆思替她贏得了這項同情。蕾脫擺好她們簡單的餐點之時，她分出第十份的食物，倒出第十份葡萄酒。

三天之後，蕾脫輕聲說道，「今晚不要睡。」

莎弗緊握住她的手，柯蘿莉迷迷糊糊睡著，父親上酒館去後，女孩就起床離開。蕾脫像影子般掠過，莎弗跟在她後面。最後，她們的腳踏在路徑上，奔向沙灘。她弟弟環抱住她的腰，將她舉到空中。

「噢，卡拉，卡拉！」

「換我來，」阿爾凱奧斯說著就踏向前，然後都笑了。

他們說話的時候，蕾脫觀看著他們。卡拉說服阿爾凱奧斯唸誦他最近寫的詩，詩是

要奉獻給曳步舞之腳的皮塔柯斯，他稱他為「毫無迷人之處的魯特琴。」

莎弗笑到眼淚盈眶。「噢，要是他能聽到該多好。」

「他會聽到，」卡拉說，「我們昨晚工作到半夜，用尖樹枝沾蠟寫得很清楚，今晨順著木材把它們送交給阿爾凱奧斯的一位朋友，他會目睹它們懸掛在市集上。」

她再次充滿喜悅說，「可憐的皮塔柯斯！他無法擺脫我們，即使我們身在這裡。」

他們交換了消息。阿爾凱奧斯在酒館裡寫詩唱誦，卡拉則玩著取巧的遊戲。人們款待他們如客人，邀請他們到列在大街上的別墅去。

「我們奉命來帶你。人人都渴望當莎弗的家主。」

莎弗搖搖頭說，「我的家主扮演獄卒顯得更嚴苛。不過，我擁有蕾脫的友誼，我們若能常常像這樣碰面的話，我就不會覺得孤單了。」

數月的放逐生活過去了，莎弗在詩歌中表達了蕾脫的友情對她的意義。她稱之為「繁花盛開的六月」。她們像兩個孩子一樣，在冷溪水中沐浴，之後，兩人彼此梳頭，將芙蓉編入髮中。莎弗演示給她看，如何用壓碎的天竺葵花瓣染她的腳趾頭，莎弗還發現，她身處米提蘭送來的珍物箱堆中表現出來的驚訝。

依舊繁花盛開，依舊是六月，莎弗輕柔說，「到我身旁來，我要你看看斗篷底下的東西。瞧，一瓶美妙的香水。我要靠近你，將芳香塗在你的乳房之間。」

蕾脫驚嘆著小雪花石膏罐的美，莎弗拔去蓋子，在她鼻子底下掠過，「麝香，」莎弗告訴她，「從波斯之地來的。它會讓皮膚呼吸著想望。」

「想望？想望什麼呢？」

這個問題令人煩惱，她也感受到煩惱，就像她對蕾脫感到煩惱一樣。為什麼？為何一個單純的鄉下女孩，居然變成她思想迴轉的部分？蕾脫的眼神、她的觸摸、她的聲音，及她的出現，決定她的一天要如何度過，不管是快樂或傷心，或者兩者都有。當快樂和傷心交織，嚴重的混亂就發生了。

莎弗低下頭，好讓她的感覺無法讓人從她臉上看出來，她將香水瓶的塞子在蕾脫寬闊、年輕的胸部之間，還有底下來回擦著。女孩閉上眼睛，喜悅得顫抖說，「麝香像一整座花園，花田！」

莎弗把瓶罐交給她說，「現在你替我做。」蕾脫俯身向她，她就摒住氣息，一動也不動。

蕾脫因彼此肌膚的對比笑了，她的是那麼精緻美麗，莎弗的甚至被太陽曬成青銅色。

蕾脫做完後，莎弗把雪花石膏瓶罐塞在她手中說，「給你的。」

「我不能拿，」蕾脫反駁說，「太貴重了。」

「我們不是朋友嗎？從第一刻起你就知道我們是。朋友之間，不分彼此。從你朋友

這裡拿去吧。」

蕾脫仍然遲疑著。

「我要與你分享，」莎弗再向她保證說，「把我的頭憩息在你的胸部上，吸著香氣。那不是很美嗎？」她安妥靠著蕾脫，覺得比起她有過的心情更快樂，她說，「你的乳房很柔軟，美麗又高聳。你穿束胸衣嗎？」

蕾脫一直在想著雪花石膏罐的問題，突然愉快說道，「或許我可以接受波斯香水作為結婚禮物。」

莎弗沒有動，然而她似乎失去了生命氣息。

蕾脫勢必感受到有所不同，因為她問，「你沒許配給人嗎？」

「沒有。」這句話經過澎湃的痛苦說了出來。

「但是像你這樣的淑女——」

「我說沒有。」

蕾脫在尋找恢復原來輕鬆互伴的方式，因為她們不知怎麼出現了不和的情況，她說，「莎弗，你今天會唱歌嗎？」。

莎弗走了開去。她覺得像屍體一樣寒冷，她內在的一切都枯萎了。有片刻時間她不能說話，然後問道，「是誰呢？」

「我要跟誰結婚嗎？斯摩迪。你一定見過他在市場上看著我。我到那裡的時候，他

都會設法去看我。」

「我想看看他，」莎弗突然說。

「下回我們去市集的時候，我會指給你看。」

「我現在就要看他。」

「現在？」蕾脫驚訝說。

莎弗已經站起來在穿衣服了。

「但是此刻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莎弗又坐下來。「當然，」她說。蕾脫帶著關懷的表情看著她。

「說說看他，」莎弗說。

「我幾乎一無所知——」

「你知道，」莎弗打斷說，「他高大、矮小還是金髮呢？」

「他身材高大，」蕾脫不樂說著。

「說下去。」

「他金髮。」

「從你的描述看來他是個平常的阿波羅。你以前為何不談他呢？」

「我不知道。我七歲起我們就配成一對了。」

「然而結婚的時刻近了嗎？」

蕾脫點點頭說，「在收穫季的時候，這樣天后希菈就會帶給我們幸運，還有許多孩子。」

「我明白了。」

「我想要求你唱一首婚姻頌歌。」

蕾脫擁抱她的膝，她的感激對莎弗來說是盲目的痛苦。「到妮歐貝那兒。跟她說，我要拿那把與其它物件一起從米提蘭送來的，有對稱羊角的弦琴。」她要立刻開始寫歌了。繆思會幫助她；熟悉的東西——音樂、歌曲、詩——會將她帶回自己。「婚禮計劃會是女孩子擁有最美麗的活動，」她許諾說。

蕾脫笑得燦爛無比，她說，「那麼，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對勁吧？」

莎弗很費力才對蕾脫回笑，「為何該有呢，我的蕾脫？」她為了自控，等了一會兒才又說，「只是……你要知道，繆思與我同在的時候，沒有別人能存在。」

蕾脫的笑容消失了，「你再也不會去洗泉處，或者不再找一處地點與我同浴了。」

莎弗無法回答她，只是搖搖頭表示不是這樣。

「你不會將芙蓉編入我髮中了嗎？」她這樣說，彷彿只要自己明白似的。

莎弗丟給她一朵花，「蕾脫，傷心看起來像什麼呢？你是全萊茲波斯島最受詩歌祝福的新娘。」

莎弗跟著卡拉與阿爾凱奧斯，開始拜訪那些先前她情願避免去的家庭。她告訴自己，再去一次有好處，雖然這個團體不比才華洋溢、世故的米提蘭那圈人，他們還是談著美里塔司城的哲學家泰爾斯⑲，他旅行回來，在豐富的閱歷之後，驚人地宣稱大地浮在一片海水上。「一切似乎都與之抵觸，」阿爾凱奧斯解釋說，「他所稱只是好像這樣，事實上，萬物屬於一個整體。其實，整片都是海水。」

莎弗笑說，「那麼為何我的腳沒有濕？」不過，聽到在偉大的希臘文化世界中爭辯的事物，刺激極了。她的思想有太長一段時間，侷限在這片巉岩上。她跟自己說她想念文化人的刺激。我怎能容許自己鄉氣化？她想著。

「你聽聞你的朋友皮塔柯斯最近的消息嗎？」她的家主問。

莎弗搖搖頭。

「我們都知道最令他耿耿於懷的就是他自己平凡的出身。所以他能做的，就是替自己找一個純潔家庭出身的新娘！」

「皮塔柯斯結婚了？」現在她多輕易就能接受它了。

「等到你聽說吧。他必須遠走色雷斯城，找個同時有貴族出身又跟他一樣的人。我明白他們會把這個女人帶到米提蘭，極盡誇耀。」

「還有吧，」莎弗突然說，聽人閒言閒語，她很快樂，「你沒有全部說出來。」

他們的家主笑說，「謠言說，這個女士不年輕、也不美麗。屬於皮塔柯斯想要的，

想擁有的那種女人。」

阿爾凱奧斯立即知道這位女士是誰，就唱了一首小曲：

她遭愛人們打得落花流水，
像老舊的船底

他又回想說，鉛粉與醋水不能淡白她皮革般的皮膚，她臉頰上的腮紅，喚不出青春之花，她被燈光照暗的眉毛永遠畫得模糊不清。混合乳香脂的蛋白也無助於她鬆弛的頸子。「我告訴你，她可以快點進棺入土了。關於我們那位扁平足呢？喔，可憐的硬角質黃腳趾頭！你想到什麼呢？你花了什麼代價替自己買一個血統呢？」

莎弗與其餘人一起笑，她不再對皮塔柯斯有興致，也不在乎他愚弄自己。「有一樁婚禮快要臨近我們這些放逐人了，」她轉變話題說，「蕾脫，這位我住在她家的狄帝莫斯之女，就要結婚了。」

「沒錯，我想會很快，就在希菈節日那天，」他們的家主說，「斯摩迪出身一個自由人的舊家庭。這樁聯婚會結合他們的農莊，兩者都很小，不過合併一起分量就可觀。人們都看好這樁婚配。」

「他們有沒有要求你寫一首祝婚詩？」阿爾凱奧斯想知道。

「當然，我會寫一首。她和她家對我都很親切。」

「這樣的婚禮歌頌是你詩中的珍珠。」

「我不僅要設計婚禮，還要訓練女孩們。」她尋找過去從事這些事時，撩起的舊有興奮。

「而我，」阿爾凱奧斯說，「會和男孩齊唱，打拍子合唱。總會有些事可做。」說完立即向他家主道歉說，「並不是時光過得不愉快，而是從沒有放逐生活是甜蜜的。」

莎弗停下來聽。到了下一座農莊，人們種了些粗豆。她遠遠看到了，還瞧見人在耕田。蕾脫為何與她相處能夠守口如瓶，不提起……阿芙蘿黛媞主宰了這樁女孩從事的虛假事。不過，金髮的蕾脫當然沒有假意瞞人，那是她認為不重要的事；這就是為何她沒在不久就提起它之故。解釋並不令莎弗感到滿意，女孩的婚姻不重要嗎？

她及早就離開這一夥人，而蕾脫已躺在床上了，莎弗走進來時，她起來對她親吻道晚安。但是莎弗的心思為斯摩迪佔滿。她要一直等到看到他，判斷他的臉和身體兩者的美後，才會獲得安寧。阿芙蘿黛媞的束腰上繡滿這位愛神的盼望，假如我有這樣的束腰，它會繡上一個名字，那就是蕾脫。

她不安地輾轉反側。有個神讓她瘋狂，她清醒躺著聆聽夜鳥鴟鷗的叫聲時想到這點。她想到：我要差人到米提蘭送來埃勒斯雷女預言家的寶石耳環，作為結婚禮物。她還無法自控地想到：她不該結婚，不該！

最後她面對這個事實，她不能忍受蕾脫躺在一個農工的懷裡。

莎弗睡得頭髮亂成一團，整個早晨做夢。她醒過來時，天色就像她閉上眼一樣黑暗，不過，她思想清晰。她二十歲了，卻不想結婚。「我要永遠保留處女之身，」她大聲對夜神說，這是莊嚴的誓言。她才發誓完就覺到是時候想想她特別的處女身份了。由於她內在的力量，有時候她會想，她是個裡頭睡著男人靈魂的女性。這樣的事可能嗎？

她愛自己同性的美，她們的聲音甜美悅耳。她也發現她們身體的柔順，生得標緻，她們戴戒子的手指纖細又討人喜歡。她喜愛小腳丫，還有苗條足踝漂亮的彎度。她自己的細腰還有年輕、上挺的豐滿乳房，似乎造成她無與倫比的美麗可人。她很喜歡去沐浴，觀看著少女們耽溺逸樂的態度。她想到所有的女人都經驗了同樣的喜悅。她現在又想著，蕾脫其他的女友覺得受折磨，察覺到不安的苦惱了嗎？

她想到阿芙蘿黛媞最愛的美少年阿都尼斯，是個雙性人。她是不是也蒙賜同樣的禮物呢？禮物？簡直是咒詛，要是真的話。阿爾凱奧斯，還有其他男人與他們的少年則是什麼呢？男人，當然有他們自己同性的愛人，有少年可寵愛，也可為他們寫頌歌，甚至行軍到戰場，並肩打仗，但是女人呢？

假如女人也擁有同樣的渴念、同樣的熱情，是不是很奇怪呢？莎弗知道自己就要成為神聖的導師。然而是哪位神驅使她，去替她不想舉行的婚禮寫祝婚頌歌呢？她心靈想好的句子，當然不屬於婚禮，而是愛神確實差遣她寫的，為了對她發誓守貞節所做的報

復：

為誰捲曲頭髮，
為誰抹香我的手？
因為我沒想要……

她突然中斷不唱。她無法忍受蕾脫與她的新郎共度私夜，或者想到他的吻落上那豐滿的唇。是什麼原因呢？為何她會這樣痛苦呢？

她輾轉反側直到天明，然後當屋主起床時卻臥床假寐著。她跟他們一起用早餐，喝葡萄酒，吃大麥糕，但是卻無法下嚥，只能將杯子湊近嘴唇滋潤它們。這屋子的母親要蕾脫和妮歐貝去紡織。

「我要去散步。」莎弗規避蕾脫的眼光，因她平常總等到女孩得空。

「你要去哪裡？」蕾脫問。

「無處，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想想某人的婚禮。」她取道走到鄰近的農莊，藉口要採集花而走近。有個年輕人在犁田，操縱著一頭老公牛。他直直犁去，她邊想著就邊走近。他的金髮跟麥捆一樣，為何我的卻黑得跟山羊的一樣？她在他健美的身體面前感到絕望。他的身體流著汗，彷彿是昂貴的油膏抹在上面。他有多高呢，就像迪奧尼修斯橡

樹般高的身材。

她的視線前方蒙上一層淚水，她說，「喔，祝融之神，熔爐旁的神祇，鼓舞莎弗。你跟我一樣，天生黑又醜，此外又跛。可能是你才能了解，我的心所不能之處。」

斯摩迪看到她停了一下，他喊道，「你好，莎弗，米提蘭的詩人。」

「你也好，斯摩迪，里柯古之子。」

「你要回蕾脫的家嗎？」

「是的。」

「你可以替斯摩迪帶給藍眼的狄帝莫斯之女，溫柔的問候嗎？」

「可以，」她說完然後轉身，卻跌倒了，因她看不清路。所有的花都散落在地。

莎弗不多與人交談，對訪者都草率地說，詩不是無中生有，必須努力想出來，就像陶工轉塑著他的花瓶，或者大理石大師劈他的雕像一樣。首次的婚禮頌歌從她心中發出：

噢新郎，從無別的女孩像這個一樣！
新娘，滿是玫瑰之愛，渴望的新娘，
古城帕弗的阿芙蘿黛媞之美譽，到你的

婚姻之床，到你的婚姻躺椅上，
你會嬉玩得那麼柔蜜，與你的……

她停下又不情願地說，「新郎。」

希菈、婚姻之女神，此刻她有多麼恨她！她自不幸中，唱出一首非常美麗的小曲：

噢美麗的，噢可愛的！你擁有玫瑰色的足踝
美惠且與阿芙蘿黛媞嬉玩！

蕾脫不快樂，即使萊茲波斯的莎弗創作的詩歌都在讚美她，大大歌頌她。她寧願回到她們原來的逍遙、漫談及信任。如果莎弗帶著弦琴到走廊，蕾脫會在那兒做她的本分事，編織或梳理。莎弗接著走進屋裡時，蕾脫很快會找到藉口將工作帶進去做。

莎弗像復仇女神艾瑞妮斯一樣轉向她說，「什麼芳香讓你續留在我身旁？假如你認為寫樂曲很容易，你自己寫寫看！」她飛跑出去，對自己說的氣話惱怒。

司大地、冥府的女神海卡忒，結合海神五十位女兒的特質，為人類仲裁的神啊，幫助我！恐怖又難以駕馭的暴力扼住我的喉頭，我的芳香讓自己窒息，對邪惡最深的欲望攫住我。我瞧見自己死在婚姻睡椅的椅腳旁，不然就是看見新郎，他在那裡扮演微妙的

雙重角色。我要如何找到依循的路？助我的心靈鎮靜下來，如紛擾的海平靜下來一樣，我因而可再次唱風神的詩歌。

然而不聽管教的思想與她並進。雖然她禁止蕾脫與她同來，她卻與她同在，她的形象令莎弗出神、憔悴。蕾脫的靈魂通過了她的嗎？

莎弗漫遊到離房子很遠的地方，她不知道身處何處，不過知道在另個方向上。她爬上一個土墩之後，就站立在呼呼吹著的海風中。空中有昆蟲的嗡鳴，女人在底下的梯田上替豆類植物除雜草。她們規律的動作，有長短、快慢之間片刻的平衡作為基底，可說是「強弱弱格」的拍子。她唱了出來：

抬起椽木！將它們
舉高！來了
一個新郎，比戰神
還高大！
他聳立在
高大的男人之上，如
萊茲波斯的詩人們
優越過所有人

隨著唱出這首詩歌，她有了新的體認。她寫的詩使她成為莎弗。它們不僅是她生命的中心，且是她的生命。詩歌比婚禮更重要，比她自己或蕾脫更重要。住在她裡面的繆思告訴她這點。現在她要奉獻給九繆思，她會名列不朽作為回報。她的詩歌會永存，而她也已通過了詩歌。感激她的步伐踩踏出詩命令寫下的圖案。

幾天後，莎弗召聚了青春處女，而阿爾凱奧斯掌握了村裡的單身漢。莎弗排練合唱，情況非常成功，她在熟練中找到了安慰，幾乎忘了合唱是為了什麼。人們不會想到這些女孩是紡織女、染布女、養蜂女或打穀女。她們是演示古代儀式的神聖山林女神。

他們有工作做了，她和卡拉及阿爾凱奧斯，替新娘、新郎兩人的家裝飾了長青的樹枝。她的手指雖然忙到麻木了，還是編了花環，抱著滿懷的花葉，佈置新郎家的臥房。不知怎麼地，甚至睡床搬來時，她竟想和其他人一起笑。她覺得自己可以承擔所有的工作。她用自己的異國香水（甚至波斯香水）弄濕床舖。托架上的燭燈散佈著馨香，莎弗覺得四肢無力，彷彿就要崩倒在地。

阿爾凱奧斯好奇看著她說，「你為這對農夫小孩的婚禮，自找了許多麻煩。」

莎弗想矯正她茫然的世界說，「他們是我的家主。婚禮必須跟在米提蘭看過的一樣精緻。答應我，阿爾凱奧斯。」

「噢，我已盡了我的本分了。」

「他是這樣。」卡拉笑說，「等到聽見他的詩歌吧。」

她點點頭，搖落她的頭暈，她說，「阿爾凱奧斯，你去看看那個新郎，他在聖水裡受洗，讓他穿上白禮服。卡拉，你去瞧瞧他的鬍子，一定要讓它們翹起來，刷上香膏。讓他的頭髮戴著摘下的花兒，讓他的胸懷掛上編織的花環。看在驅雲者之神的份上，請察看他的指甲！」

「你把它當作自己的婚禮了，」卡拉說，「才這麼小題大作。」

「還有什麼是可以在這片受咒詛的巉岩上做的事呢？」阿爾凱奧斯問，「我們來告訴這些鄉巴佬如何舉行婚禮！」

莎弗意欲給自己施加力量，是打扮新娘的時辰了。她趕到蕾脫家的時候，跑得氣喘吁吁，舌頭伸出嘴巴喘氣，紅光滿面，她全身不舒服。她全身紅熱地在箱奩裡一堆亞麻布衣中尋找，然後拿出一件輕盈、合身的白麻布衣袍，樣子是最新流行的款式。

蕾脫踏進門就對莎弗投懷送抱，並親吻她。莎弗僵直立著，呼吸似乎停止了。蕾脫看到她的朋友臉色發白，就緊抓著她的手，開始搓揉。

「莎弗，你好冷啊，似乎裡頭沒有血液了，像一縷影子。」

「我在溽熱中摘花兒，待得太久了。」她從蕾脫手中縮回自己的，開始在髮上編織玫瑰花。

妮歐貝在她小姐的化妝箱上替新娘化妝。柯蘿莉屏息看著她女兒容光煥發的臉，變

成高貴女士的白色面具。她塗上赭紅色粉與胭脂，還擦了許多香水，每一種都讓蕾脫先聞聞看。「我在想，」她咯咯笑著說，「我的斯摩迪會不會傾倒。她聞到我可能會昏倒過去。然後我要怎麼辦？」

「那個你要嫁的阿都尼斯不會昏倒，」莎弗向她保證，然後在她耳垂戴上無價的耳環，作為她最後的禮物。

蕾脫一陣狂喜，她說，「我無法相信這是我，」她叫了出來，在莎弗的銅鏡中端詳自己。妮歐貝在她淺黃的指甲上塗了紅指甲油，算作完妝。莎弗則又多加修飾才完妝。

首次的宴席在新娘家舉行，新郎到了黃昏才赴宴。他坐在一輛戰馬車裡，由兩匹點綴著玫瑰花的馬兒拉著跑，伴隨著一隊吵吵鬧鬧的好友與男儐相。他們行經綠樹蔭底下時，遇見了一群女孩，她們手拉著手唱著莎弗要她們預演好的歡迎歌。

斯摩迪無法從蕾脫身上挪開眼光。

「他不太確定這是我，」蕾脫低聲說，「他以為他娶的人不是個普通女孩，而是女神。」

皮拉以蠔和野鴨著稱，所以是宴席主菜，擺在走廊請客，還有包在無花果葉裡煎的沙丁魚。下一道菜是精緻美味的麵包，是妮歐貝指導女僕烤的。萊茲波斯的葡萄酒很濃烈，許多客人向這對新人舉杯祝飲。

男儐相引話說，「首先替自己買一棟房子，再娶個女人，然後買頭犁田公牛。」

「你誤引海希奧德的詩句了，」阿爾凱奧斯笑說，「他是說，『別買女人，要娶她。然後她就會跟著犁地。』」

莎弗監督著這歡鬧、下流、玩笑的場面；全都依照計劃進行，依照萊茲波斯全面的婚禮過程進行。

這曾是她的喜悅所繫，現在她觀看它，就像一個人看著遠處的山巒，山頂籠罩著一片薄霧。

賓客洗了手，拿著火把，蕾脫坐在馬車裡的新郎和男儐相之間，駛往新郎的家。莎弗加入其他人馬，他們拿著小蠟燭徒步跟在後，邊唱道：

你可愛的身影，
你溫柔模樣的眼睛，
噢新娘，愛佈展在
你美麗的臉上
阿芙蘿黛媞的確賦予貞潔……

隊伍停下來後，人們對新娘與新郎投擲穀物與五彩碎紙。馬拉車的輪子被焚燒，好讓新娘無後路可離開她丈夫的家。新郎的母親牽著蕾脫的手，領她走到家務神的祭壇。

莎弗唱了頌歌，最後結尾她大聲喊出：「祝賀新娘！祝賀新郎！」

時候到了，斯摩迪摟著蕾脫一起衝進洞房。莎弗嚥下的喊叫聲，像毒藥一樣佈滿她全身。她要穩穩站立好很不容易。慶祝活動已達到最高潮，沒有人注意到她。男儐相擋開女孩們，因她們刻意作出要救她們朋友的舉動。但是房門從裡面緊緊鎖住。女孩們帶著對年輕人的嘲笑而感到自滿。「為什麼，」她們合唱問道，「你們還沒替自己娶到好看的少女嗎？」

男孩們由阿爾凱奧斯輔導，回唱破咒歌：「我們聽說一個壞妻子，不用火就能烤她丈夫。」

「噢，實在是缺乏勇氣，所以保持單身。想想看！從樣子看起來，你塊頭大、高挑又強壯……但是樣子一定是唬人的，自從我們把你嚇成這樣。」

雙方彼此笑成一團。「信任女人！信任小偷吧！」「擁有那頭燦紅的頭髮，你是夠安全的！若是紅髮，格調降得有多低呢？」「在海希奧德的《工作與時日》裡說，別讓女人俗里俗氣的臀部使你昏了頭！」

「俗里俗氣！」女孩笑說，「有人在什麼地方聽過這樣的話？一定是從米提蘭聽來的。」

「來吧，女孩們，」阿爾凱奧斯迂迴轉入話題說，「我們何不仿效門後在進行的事？」

「我們不把自己獻給第一個出現者。你問問我們那些玩伴就知道。」然後她們踏著腳步，如莎弗告訴她們的，手拉緊手，一起責備黃昏星，因為它帶來了夜晚，讓蕾脫必須放棄處女之身。

莎弗透過門看著，斯摩迪已經揭去新娘的面紗，他們一起嚐莎弗放在床上，象徵未來甜蜜行為的橄欖。現在他脫下蕾脫彩虹色長袍，她就赤裸站在他面前了，就像莎弗自己多次看過她踏進山泉中，嬉笑沐浴，潑濺水花，在鵝卵石上追逐，直到水漣漪在膝頭、大腿旁繞著那樣。阿芙蘿黛媞的肢體，可能都沒蕾脫來得圓潤、完美呢。莎弗記得在乳房底下抹上香水，高聳的半月，柔軟又白皙，它們的中央像一對雙生花兒的雄蕊。

此刻門鬆開來了，一塊血布在狂歡者前揮舞著。斯摩迪已完成壯舉，凱旋成功，他玷污了莎弗曾敬拜的神龕。愛必須採取這樣的暴力形式嗎？她繼續與卡拉、阿爾凱奧斯喝酒，不過心情為此感到糟糕得很，一點也不好。

她整晚作夢，夢見斯摩迪在犁田，當他來到阿芙蘿黛媞的土墩，土地變成紅色的，人們可以聽到為邪惡的玩笑而哭喊、窒息的呻吟聲。

翌日，妮歐貝替莎弗的臉化一張不相稱的妝。他們再次聚集在新郎的家，這對新婚夫婦短暫出來聆聽晨歌，詩歌祈求阿芙蘿黛媞保證多子多孫的團圓，之後他們開始接收禮物。蕾脫看起來像蕾脫，不過那是錯覺。一切都不同了，改變了，結束了。

第二夜，新娘家預備了宴會，不過根據傳統，新娘自己是不參加的。酒宴擺設了出

來，賓客自助取用豐富的餐點，享用悅人心脾的葡萄酒。

莎弗求繆思讓她吸入她們的聖靈，唱出最後的詩歌。她選擇古老的荷馬史詩，那是他寫來述說特洛伊城的故事。她開口說故事：

> 似乎在很久以前，狄帝摩斯的屋裡，
> 住著淡黃色頭髮的蕾脫……

收穫季過了，莎弗還與蕾脫的父母住在籬笆屋裡。夏天又來了，米提蘭傳來不祥的消息。人們看到三隻老鷹猝然猛撲，俯衝下城市。有一位牧人跟蹤牠們到一處洞窟的裂縫口，現在眾所皆知，霍亂、天花及瘟疫這三位邪神，就住在這樣的洞窟裡。一位邪惡姊妹醒過來，呼吸到滿城的邪惡氣息，造成內臟鬆崩，食物不能保留在胃腸裡。熱病之神伴著死亡的老妖婆，遭受閃電突然的無情打擊，而閃電是獨眼巨人賦予天父宙斯的。

那些首先生病的：嬰兒、小孩、老人及癲瘋病人，都被摒在屋外。他們死在街上，然後被焚燒。人們獻上百頭公牛祭牲，家家戶戶也都從羊群選出最好的獻上。人們傾倒獻酒，女祭司們提供大家意見。然而邪神非常猖獗，無法平息下來。健壯的人都被打倒，年輕、美麗的人也是。恐懼造成人心不安，氣憤充滿人們的心。他們責怪自己，責怪鄰居。他們還責怪統治者。

里尼克斯的米西羅，這位萊茲波斯的君王，由士兵側旁護衛，他來到荒涼市集上的理髮店。他的諫臣認為，由於傳染病蔓延之故，情況並不安全，不過那裏一個人都沒有。馬廄設在長條狀的陸地上，這塊陸地分開了兩座景象荒涼的海港。白石橋上一無人影。賣瓜的人走了，玩骰子的人也是。麥錫尼⑳的手工藝品攤，與里底亞的舊錢幣攤都沒有擺出來。也沒有繪黑色幾何圖案的紅陶花盆預備被運輸出口。人們從海中撈起海綿，它們一度曾懸掛在長杆上，現在已看不見了。沒有人在關照修補船帆，或煉鐵。沒有女人把羊毛浸在熱染料桶裡染色，也沒有雕刻家在雕刻有翼的獅身、螺旋捲髮的怪獸。

裁縫店關門了。只有理髮店單獨受米西羅之命開門營業。君王任命護衛在他兩側坐著，椅子有點過擠的現象。米西羅指示理髮師整理他的髮型，並刮鬍子，他特別指示剪的髮型、捲髮，尤其是要抹髮臘這些事。理髮師聆聽這些細節指示時，逢迎地頻頻點頭，雖然他例行參與君王這件事已久，確知要用什麼潤滑劑、乳液，及髮油。他將這些物品擺在捲髮器、剪刀旁的時候，一枝無來由的箭射中君王耳朵下方的下巴，將他的舌頭斷成兩截。米西羅緊抓住椅子，向前傾垂，血在他足下潑濺滿地。膠凍狀的什麼東西從他眼中滲出來，就像從蛋的中央流出來一樣。

理髮師無助地四處跳著，呼喚神作見證說，「我真不幸，真無辜，我只是個旁觀者！」

士兵趕忙衝到這個搖搖欲墜，要滑出椅子的軀體，然後跑進荒涼的馬廄四處繞找，再回來檢查這具身體。由於沒找到殺手，最好就是把屍體搬運回住所去。

當謀殺的消息傳到皮塔柯斯之後，他跑到人民那裡，他在大廣場上，對那些願意聚集來聽的人說話，問他們他該怎麼辦。他們提議應該諮詢特耳菲神諭。皮塔柯斯派遣一位女祭司擔當這項任務。

貴族也提議說，神對米提蘭發怒的原因可能是放逐古代萊茲波斯人血統之二子與一女整年之久那件事。皮塔柯斯同意釋放他們。這是萊茲波斯新任君王首件表現仁慈的政績。

在皮拉高崖上，阿爾凱奧斯對這項消息高聲歡呼起來，還為這件事寫了一首小曲：

現在是
喝醉的時候了，
談愛的
時候了，
米西羅現已死

他笑著轉向他朋友，不過姊弟兩人若有所思地互看著。米西羅的死失去了重要性。一年以前他們曾生氣捲進是非裡。現在新自由眷顧他們了。當時確實很危險，假設他們回來了，瘟疫卻沒消滅呢？假設情況漸糟呢？他們呼喚著熱切的禱告。

三人抵達米提蘭的時候，熱病已不再吹著傳染的熱氣，最後一個死者已焚燒，新鮮的風從海上吹過來。

城民都很感激皮塔柯斯，他獻上百頭公牛祭牲給神，為他的老敵人阿爾凱奧斯，準備好加強反酒令的實施。一項寫在木板上的聲明掛在大廣場上，宣稱這項勒令要嚴格執行。阿爾凱奧斯笑說，「好吧，好吧，你可以說，就算是私人的致意吧。」

他們受到家人熱烈的歡迎，除了她嬸嬸提蘿及幾個家臣外，都奇蹟式地存活下來，毫髮未傷。隨著莎弗家為提蘿哀悼，整座城的確也都在哀悼，無人公開表示他們私人的快樂。

皮塔柯斯發誓會逮捕謀殺米西羅的兇手，他相信這是一樁陰謀，一方面里底亞人的黃金也在酒館與時髦女人街流通。

他宣稱：「罪惡一定要找出來，加以處置，假如神不將吸吮人生命、污穢的死亡帶回來的話。」

人民顫抖了，不過莎弗沒去注意。她回到家很快樂，因為母親安然如昔，尤利攸斯成熟了，拉里喬斯長成一個壯美的少年。她與母親為她嬸嬸提蘿同哭，同時面容凝重地

聆聽克蕾絲對她和卡拉顯得削瘦而悲痛不已。

兩人確實都因在皮拉度過平凡粗糙、節衣縮食的生活，變得冷硬無情。原為最簡單平常的事，現在對莎弗來說，似乎奢華得超過想像：她的沐浴、她的女僕、她皮膚的抹油例事、按摩柔軟的四肢、擺在桌上的佳餚，以及科斯島衣袍櫃，這些事物她幾乎都忘了。

每晚都會舉行小型、非正式的聚會，友人們都會要求她唱最近寫的詩歌。當中有一首他們覺得很難寫出來的，那是讚美黃金的歌：

黃金是宙斯的孩子，
蛾蟲都不能蛀蝕它
它掌握凡人
最強韌的心靈
因黃金完美無暇

「那是什麼意思？」賓客不安地問，想到里底亞人的黃金。

「意思都在詩歌裡。」在皮拉的時候，莎弗四周都為粗糙的物質、農民的器皿環繞，於是常常想到黃金，才將它閃耀的光芒編入詩歌中，這意味著她跟這些事物習以為

伍，她熟悉觸摸這許多貴重的物品。

她對所唱黃金之歌並無附加什麼重大意義，她接著又彈又唱另一首歸鄉後的創作，是關於蟋蟀的歌：

清晰的歌從
她的翅翼底下昇起
她鳴叫出
正午爛漫的陽光
直立的焰苗

當晚，她要進入臥房時，妮歐貝阻止她說，「小姐」，她停了一下才說，「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說。有人到過你的閨房，他們在找什麼我不知道。你的珠寶都原封未動。」

莎弗趕緊去看，她立刻看到她的箱奩一團混亂。「我的珠寶都在嗎？」她問妮歐貝。

「是啊，小姐。還額外放了大堆黃金。」

「你是說，黃金？小偷沒拿反倒送，」她沉思說道。

妮歐貝自責；她曾溜到大廳去聽小姐唱歌。莎弗向她保證她絕無犯錯，要她去搬來床鋪。此時莎弗幾乎立即就看到門上有刮痕；妮歐貝沒帶奴僕，也沒帶床鋪就回來了。她說，「對不起，小姐。你弟弟，卡拉柯斯少爺，到此要跟你說話。」

莎弗對她點頭示意，要他進來。

卡拉一句話也沒說，就握住她的手。

「姊姊，」他迅速小聲說，「我們遭揭發了。阿爾凱奧斯在等著。我們逃往埃及去。似乎皮塔柯斯一統治，就沒有休戰的時候。」

她的心像一條落網的魚，在重新呼吸游動之前掙扎著。她說，「為何遭到揭發，是誰呢？」

「是因謀殺米西羅之故。皮塔柯斯宣稱要以里底亞的黃金當作賠償。今晚你唱歌讚美這金屬，所以他們就搜查我們的房間。他們發現了隱藏的黃金，那是皮塔柯斯的代理人員藏起來的。人們會說，我們擺脫嫌疑待在皮拉高崖之時，曾吩咐並付出君王之死的代價。」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歌之故嗎？」

「來吧，莎弗，收拾你的東西。」

「但是這個想法多瘋狂……」她幾乎無法適應這樁新的災難。

「一艘船正等著。」

「啊，我們的家又有麻煩了。」她在房裡轉繞了幾圈，然後才面對他說，「你走是對的，還有阿爾凱奧斯。但是我要留下來。我要面對我的指控者。」

「無人能反抗神而活得久的。」

「何時起皮塔柯斯成了神？但願宙斯摧毀他的權力，而不是我們的。快點，弟弟，」她催促著卡拉柯斯，「對你，現在是註定的時刻。」

「對你呢，姊姊？仔細想想。」

「我心已定，卡拉。」

他們像同志般緊緊擁抱。他們曾真摯分享過，現在卡拉卻要與她拆離。她也曾這樣子與父親分離的。她很快打消這個不幸的念頭，然後說，「但願藍髮的海神波西頓關照你的船，載你安全抵達埃及。」

「我會送回一個證明物，我的戒指。」

她親吻他的臉頰，下一刻她就孤單了。是什麼氣魄讓皮塔柯斯這樣無禮對待我家？她問自己。黃金之歌是清白的，她也是。她也夠年輕、單純可以相信那會拯救她。

人民激動起來。他們要求質詢莎弗詩人，因為他弟弟及阿爾凱奧斯夜裡已搭船離開，他們相信他倆攜帶大量的黃金同去。

他們傳莎弗來的時候，她表現得很鎮靜。她現在用阿爾凱奧斯的眼光看著皮塔柯

斯。沒錯，他肚腹有點大，他的腳實在難看，事實上可說是粗拙，就像阿爾凱奧斯所唱的那樣。他們彼此審視著，雙方久久難堪地對視。

「莎弗，莎弗，權勢之父的女兒，你一回來不久，就有新的爭議旋繞著你，讓我很傷心。」

她將香氣四溢的斗篷拉合起來。

「你的弟弟卡拉柯斯與共謀阿爾凱奧斯，已逃往埃及的亞美西。」

「他們去做買賣。對商人之家來說，什麼時候起那樣有罪呢？」

「我聽過當阿爾凱奧斯知道仁慈的米西羅遭謀殺後寫的歌。你知道嗎？」

「要是你說的是君王米西羅，我很清楚。他寫歌的時候，我們就坐在皮拉的岩石上。歌的節拍很優美，你不認為嗎？」

赤怒爬上了這個男人的頸子，不過他掌控住了並隨道一提，「昨晚，在米提蘭又唱了另首詩歌。別人告訴我歌的主題是黃金。」

「有價值的主題。」

「對你來說，你一定這麼想，莎弗是唱這首歌的人。」

「你說的沒錯。」

「你何以特別唱那首歌呢？」

「誰知道？繆思女神放入我心靈裡的。」

「更有可能是漢密士㉑這位捉弄者放的，他十足喜歡當你的欒生兄弟。」

莎弗乾脆地說，「年終你將我們當代罪羔羊獻祭的時候，我會要求執行淨化罪孽的儀式。你會同樣這麼說嗎？」她用一種似乎是坦白，其實是批判的樣子觀看著他。

他需提醒自己，是她在此受審判。「我們看到黃金了，」他跟她說。

「你們當然看到了。那些看到的人把它放在我們房間裡的。」

皮塔柯斯奮力尋找明智的語氣時，有一陣停頓，他說，「要是你不把該有的女人角色擱在一旁，你一定不認為將你再次放逐我會快樂吧？因我和你是同族。」

莎弗歪扭著嘴唇。「很難，」她說。

「你涉嫌謀殺我們所愛的君主，你有嚴重的嫌疑。你必須離開萊茲波斯。」

「而我心像孩子一樣單純。」

他從濃眉底下望著她，然後說，「你應該和你弟弟一起走才對。」

「為什麼？為了討好一位濫用正義的君王嗎？」

「你沒從皮拉學到什麼。」

「假如我逃走的話，你會很高興，就像獅子攻擊羊圈，羊群驚慌，成堆擠在一起悶死。」

「你被驅逐出萊茲波斯了。」

「皮塔柯斯，你就像自己的體型一樣，是個小人，一陣輕微的風就可以把你吹散。」

我會離開，因我必須。不過，我會以萊茲波斯詩人的義務離開，帶著我的僕人、我的家臣，以及我的女僕。假如你否定我這些正當行為的話，你會在世界面前，看起來齷齪極了。」

「似乎是。你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允許你的要求。」

「那不是要求。我是跟你說明，我理所當然應得的是什麼。我什麼要求也沒有，不是一句抱歉，因為我是清白的，也不是要你原諒犯罪，因我沒涉足，我也不想請你讓我留在萊茲波斯。不過，我要告訴你：兄弟不再像昔日那樣親如兄弟。」

「你在威脅我嗎？」皮塔柯斯怒吼著，半站起身來。

「我沒有威脅，只是預言而已。我的眼睛不能永遠看得見，但是我的藝術可以，我的詩歌也是。永別了，皮塔柯斯。」

他從高背椅上站起來，但是莎弗沒有這樣做。

「至於那個把里底亞黃金放在我房間裡，當作有所發現的人，會被恐怖緊緊攫住。但願他成為異邦人的奴隸！因為他就是謀殺者。」

皮塔柯斯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緊。

直到此刻莎弗才把她的懷疑隱藏起來。不過再也無可置疑了，殺手就是皮塔柯斯本人。

僕人殺了牛羊，犧牲都準備好了。莎弗研究牠們死後的內臟，大部分都可以讀出代表的預言，不僅是靠形狀看出，而且也看殘渣的顏色，還有彼此擺在一起的什麼部位來判定。

莎弗與克蕾絲商量之後，決定去哥林多，成為亞雷恩詩人的客人，這位詩人出身萊茲波斯。他來自與她母親同一小村——梅斯納，克蕾絲對他家瞭若指掌。

「至少有佩里安德耳君王作為他的贊助者。亞雷恩會因你我特殊關係之故接納你。而我這方面，我會覺得自己如同將一個女兒，像廢物一樣扔在海上，讓她抵達神所知的地方，然後結束航程。」

莎弗仍然研究著內臟說，「環繞地球航行的波西頓王，賜給莎弗一條康莊水道！而你，住在海底的海洋女神朵麗絲的孩子涅羅妲們：有美麗捲髮的雅美西絲、眼神溫柔的海莉雅、葛拉蒂，所有的姊妹們，我祈求你們的國度永保平靜。還有克萊美尼，這位形象優美的海洋女兒，請你調停浪潮。讓她們為了遭不公平遣送出家園，及親朋的萊茲波斯之女，溫順和平下來。」

禱告讓她母親流下清淚說，「或許你去雅典會比較好；至少那是希臘人的城邦。」

「他們對待自己的女人太嚴酷了，母親。我會受到限制，無法如願到處走。」

「但是要搭船橫越無人走過的大海，到野蠻人之地！」

「到處都是說著雅典話的人呀。此外，我會向你的朋友致意，就是那位酒神讚美歌

的創作人——好心的亞雷恩，他曾替迪奧尼修斯合唱團設計服裝。」

「面對再次的放逐，你如何能保持寧靜，我不知道。」

「喔，母親……我想望，我渴念！」

「所以你唱詩歌。但是為了什麼，女兒？」

「這個世界，母親。絕對是這樣。假如我沒遭放逐，我也會遠走他鄉。我想看看異鄉人、異地，想知道新風俗，嚐嚐異國食物，還有瞧瞧女人的服飾。」

「你說話像個男孩子一樣。年輕男子可能會像你這樣想，不過，女人從不那樣做。」

莎弗聳聳肩避開熟悉的話語。

「就像那樣去做吧，」母親說下去，「我有個禮物給你，你走到哪裡都帶著。我離開艾瑞索的時候，把它帶在身邊。它是你父親的土壤與事業遺產。你看，我把它包在布裡，然而裸露出來的根會長大開花。無論神把你帶到哪裡，咱家的葡萄藤會跟著你。」

莎弗非常感動，就緊緊摟抱著母親，在此離別時刻緊抓住她。

她十五歲大的弟弟拉里喬斯，不只一次的說，「要是我能跟你去該多好。」

莎弗對他笑著說，「你的時刻會來到。你現在還非常年輕。」

「不過你母親已不年輕了，」克蕾絲說，「我有個預感，我給你葡萄藤是幸運的象徵，而非再也看不到我的莎弗的意思。」

「你會的，母親，你會的。皮塔柯斯不會永遠得勢。他前人的統治期夠短了。政治

總在變化。我會回來，還有卡拉也是。」

「很難，」母親悲傷說道，「兩個孩子走了，其中一個卻是女孩。」

「女孩？喔，母親，我是老虎、人頭半身怪物、山林女神、詩人！你看到的、摸到的莎弗只是被皮膚束縛住的莎弗而已。我是那麼浩瀚，那麼繁複啊。」

「你不是我的莎弗嗎？」母親困惑問道。

「我也是她！」她以這身分同時親吻了母親與弟弟。她為他們唱起歌來，歌詞是一年前在皮拉寫成的：

喃喃低語的繁花六月

就這樣她離開了萊茲波斯，即將展開九年的放逐生涯。

# 柯寇拉斯

這個彩虹女神披展著她繽紛的珍珠光澤斗篷，橫越過半島，從港口到亞細亞海岸。停泊的快船屬於腓尼基式的，船首高高翹起。莎弗和她的小團家僕登上商船，駛往哥林多。她塞了一枚雙銀幣在船長手中，他帶她去看設在船中央的帳篷。墊子和皮裘都為她鋪展好，即興搭好的床，鋪上羊皮與細緻的亞麻床單。

她吩咐人取來一杯萊茲波斯葡萄酒。妮歐貝也跟隨著這次的放逐，她打手勢示意其他僕人離開，然後替她的小姐倒了酒。不過莎弗遣走了她，獨自酌飲。

母親沒有勇氣來碼頭送行。她的朋友、去皮拉之前的年輕玩伴、唱伴當中，一個也沒來。當莎弗的朋友處境很危險。然而，她傷心的是，她的二弟尤利攸斯，並沒有與小弟拉里喬斯一同站在碼頭上。

她腳下開始移動了，她自己與拉里喬斯之間、她自己與港埠之間的水域，闊闊展開來。她看著港口慢慢遠離，變得愈來愈小。遠方是什麼呢，是可以塗掉的事物，彷彿不曾有過的嗎？當她站在自己的爐床旁，母親和弟弟們都消失之時，她感覺到一股虛誇的勇氣昇起。她第一次完全單獨處於未知的空曠裡，在天空與海洋兩個顛倒放置的圓頂之間航行。

船經過基歐斯之後就漸漸靠岸。看見島的時候，船長早已預備好告知她了。這裡就是她父親死的水域所在。這個「小鵝卵石」從髮上解開一朵花，投入波浪起伏的水面。

有一個秘密的同伴隨著她旅行，那就是最愛詩的繆思——愛拉脫。她低聲說斯卡曼

尼莫之女命定要放逐到遠方，把詩歌帶給異鄉人。

莎弗已經習慣船的顛簸翻騰。她抓住欄杆數小時之久，讓美麗的繆思女神助她寫出天堂口的頌歌，這入口是由堆成神廟般壯麗的雲把守的，有一邊列著柱廊，另一邊則是阿波羅彈豎琴的四季景緻。她沉思著詩句，試寫出來，又摒棄它們，她想寫出完美的作品。年輕的莎弗被拋在後頭，她裡面的詩人感情比以前更強烈。

她旅行到異地，發誓總要以她那風神國度的母語方言唱頌。她以此思考，情感也以此生活著。她會發出萊茲波斯人的腔調，從這青銅門檻到日與夜相遇的另一青銅門檻，盤旋繞響。

船身前面的「彩繪雙眼」，循著路穿越過無痕的水面。第三天船安然抵達哥林多的東港。

這一小團人登陸了哥林多，這個工藝匠之城、佩里安德耳的城市，莎弗的家臣開始設法找來一部有頂蓋的拉車。她派人跑在前頭，一行人遊走到亞雷恩的別墅大門口。由於這樁會面，提醒了自己是莎弗本人的身分，她在哥林多的名氣如同在所有地方一樣。

亞雷恩出來迎接她，他快人快語說，「心中靈感滿懷的莎弗啊，你捕捉住飛鳥、盛開的花朵，及葉上、心上的露珠，與你見面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你離開之前，我盼望能求教於你關於詩歌，從荷馬以降，已無人能結合深刻與單純的事物了。」

莎弗微笑。他話中對她離開的指涉，說明哥林多不能容下兩位詩人存在。不過，她

感激目前他彬彬的款待，也感激他文雅的談話態度，讓事情明朗化，驗證了她私密的想望，就是繼續西行到義大利西那庫斯定居，那是希臘人的殖民地，以愛歡樂的世故聞名。

亞雷恩的僕人帶她到一間奢華套房，在那兒預備好了沐浴水。溫暖慰人的芳香沐浴水，還有按摩在她皮膚上的滋潤油，驅散了旅途的勞累。

為了向她致敬，亞雷恩吩咐擺設宴席。她歡唱宴飲，亞雷恩說服她獻上一首詩歌。之後，他們談著她該取道什麼方向而行。

「沒錯，沒錯，當然是往西西里島。」亞雷恩毫不猶豫地一致同意說，「那兒有許多繁榮的城市。換作是我的話，我的選擇會是古城錫巴里斯，因那是古希臘人的殖民地，位於大蘭多的海灣裡。然而，對一個女人來說，錫巴里斯或許過於惡名昭彰，因為那是我們派去訓練有素的妓女之城。我同意西那庫斯可能較討喜，那是哥林多人一世紀半以前建立的，非常文明，人們懂得如何生活，相信我吧。」

莎弗的確相信他，她可以看出他是個慵懶的人，也許長她十歲，他喜歡過奢侈、軟質舒適的生活。唯有那雙透視之眼，在評定經過他們面前的事事物物時，出賣了這個詩人。他和莎弗彼此深深吸引。她研究他的風格、抒情歌，她覺得跟自己的很像，不過，他的詩歌帶著更溫柔，幾乎是東方式的頭韻。是他把迪奧尼修斯的盛宴變成劇場的。

「是的，我可以向你舉薦西那庫斯城。那兒所有形式的藝術都令人珍愛，特別是詩

歌。」

「那就是讓我想去的原因。而你的話更讓我安心了。」

「唯一的事……」

「什麼呢？」

他似乎不知怎麼開口說才好。亞雷恩一直說得很順暢無阻，直到現在莎弗才特別謹慎傾聽，他說，「身為詩人，他的詩歌在說伊歐里斯[22]語言的地方，大家都在唱，這你知道，親愛的，到處……就像莎弗一樣，人們會自然而然認同你，事實上可說是社會都在奉承你呢？不過，身為女人，你的性別讓你沒有自由可隨意來去。」

「那麼就像雅典囉！感謝諸神，我是萊茲波斯人。我會讓風俗跟隨著我。」

「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她聽懂了他猶豫不決、意見不一的語氣。

佩里安德耳君王聽說詩人莎弗來到哥林多，就邀請她和她一夥人宴飲。豪宅位在沙岸上，它的游泳池一半露在室外，一半在室內，還有傾瀉而下的迷你瀑布，發出淙淙的音響。牆壁是混色的大理石嵌成的，從橙紅色的紋理到淡紫色，而柱廊則是純白的。

這時期的佩里安德耳（曾像雕像般健壯有力）已經很肥胖了，臉頰有下陷的現象，他的膝蓋讓他看起來比四十歲的年紀還老。他還是位偉大的統治者，是現知世界七位賢

智者之一。他確實敬佩莎弗的自告奮勇，緊緊握住她的手。

「萊茲波斯島的迷人演說家，」他致意說。他預備好了萊茲波斯的葡萄酒，倒了酒之後，他感謝搖撼大地的海神波西頓，帶來這價值如珍珠的健康之酒，以及保護他國上的安全。

第一道菜端了上來。不過，這晚的主菜是莎弗與亞雷恩的詩歌。她唱他的歌，他則回唱她的，這是一次光榮的交換互唱。佩里安德耳自己也寫了歌，根據他自述，約寫了兩千首詩歌與格言，但是在這夥人當中，大家都無法說服他唱誦它們。「不是嗎，有這兩位希臘最著名的吟遊詩人在場！他們在詩歌中無從稱我為賢智者，」他開玩笑說。

亞雷恩開口唱起莎弗最甜美的作品：

**我愛細緻……**

她在亞雷恩唱著詩句時，以同樣的韻律插入唱出下一句，佩里安德耳聽得入迷。

亞雷恩頑皮地唱出她對皮塔柯斯的描述：

**乖張的年紀與青春不能共存！**

一夥人都笑了。

她用對話的方式，及萊茲波斯的伊歐里斯方言回唱亞雷恩的詩句。情況讓人無法抗拒。

接下來亞雷恩唱出她著名的鴿之歌：

然而鴿之心冷了，
牠們的翅翼側垂下來……

夜晚將盡，佩里安德耳問說，「喔，舌燦如蓮花的莎弗，詩人生活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是整體的，君王。我的詩歌是我生命的表現，生命是苦澀的。在皮拉高崖上我多次觀看著鴿子，我了解她。」

亞雷恩把詩句省略到剩下最後兩句，這兩句詩，遍佈希臘人的殖民地，還有更遠的地方，人人皆知：

雖少
卻都是玫瑰

佩里安德耳與他的廷臣都鼓掌喝采，他們堅持現在莎弗要唱自己的歌。她開口唱起崇高的樂曲，她因彎下去彈弦琴，所以只看到半身，看不見的部分則在詩句中感動著。她熱情洋溢，瘋狂似的，她的魅力在聽者心裡飛馳著。

佩里安德耳這位神廟的建造者，橫跨哥林多地峽連水陸路的建築者，他比「大富翁」還富有，原因是收取進出他領域的通行費，他跟國王與公主說：「萊茲波斯的莎弗唱她的詩歌給我聽。」

當下一艘前往西西里的商船入港了，莎弗獲得了這消息，就跟亞雷恩道別，然後安頓自己與家僕上船。

第一天的航程通過海峽，經過兩邊的高原。在盼望進入六百「史狄」視距的大海之前，他們先在伊薩卡島東灣停泊。為了準備渡航，他們先向北方行駛到來夫卡斯島取得新鮮水質。航道上的海風很不穩定，眾人皆知，他們幾近被吹到可怖的懸崖上，懸崖似乎就像海到天之間的橋樑。船長與她一起站在船欄旁，他告訴她許多犯人的故事，人們將他們從來夫卡斯的高崖頂丟下去。

莎弗顫抖著說，「多可怖的命運。」

隊長聳聳肩說，「只對有罪的人這樣，而巨鳥會綁在他們的肩膀上，他們還說無辜

者會慢慢走下去，走到底下在船中等待他們的朋友懷中。」

莎弗搖搖頭；這樁故事不可信。若是小船，定會被風浪推沿著這些峭直的花崗岩側邊疾駛。事實上，他們自己大得多的船隻，在她看來似乎等於是任海浪擺佈，很可能會撞上大白花崗岩而粉身碎骨。船長向她保證，他進入此處已不計其數，引導船隻駛入小海港，從不曾發生過意外。到了中午，他們就安然定錨，莎弗啟程去造訪死刑場景點。她的藉口是，人人皆知那是阿波羅神龕地點的同一景點。

她沿著上方的雲彩攀爬，雲彩染得繽紛，也沿著隱藏在岩石裂隙的野花叢攀登。她攀登是為了阿波羅。這對天空之父的後裔，這兩個美麗動人的孩子，就是阿波羅與他妹妹亞提米思。她想到那些囚犯及他們的救主巨鳥，想知道他們是否在神龕前做最後禱告。然而，她攀爬的最大原因是她必須這樣，因她被一股脅迫驅使著。

頂端是一列她從沒見過的典型廊柱。它們的柱頭都雕刻出現代圖案的巨型大理石葉子。豎琴師要她行過這些到最高處，那兒海天一色。這一定是死刑場的地點，有一陣冷風吹來，比有史以來拂過她的風感覺還冷。大海深波處，似乎將整個世界都聚結在一起。

她飛快轉身將摘來的野花擺在祭壇上，她說，「我希望你不是獨自在此，」她低聲對神說，然後跑回陡坡道，沒有停下來喘一口氣。她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地方如此奇異地影響她。

儘管天空出現威脅人的風雨景象，船長還是拒絕耽擱航程。他們要渡航到西西里的消息一定傳到了艾開城，所以海洋底下難以測度之深處，會全面刮起狂風巨浪。要不是被自己的兒子克羅諾斯㉓閹割去勢，天空之神怎會有理由生氣並定時發怒醞釀出可怕的暴風雨？有時候他會撕裂自己讓大雨傾瀉而下，雨點重重打來使得人類的眼睛無法睜開。船在深海溝處翻騰，然後捲上山崖頂。莎弗無疑知道他們即將捲入深海，他和所有船上的人員都要滅頂，天空的憤怒就要將他們吞捲進去了。

帳篷就要吹散了，她希望死亡不要降臨到她與她的女僕蹲縮在一起的身上。她獨自站著，緊抓住她能抓到的支撐物，這時大海拍打著，波西頓搖撼著，暴雨敲擊著，狂風擾亂著。她不祈求憐憫，她一點也不想祈求。在她心深處，跳著狂舞，就像在這些神的行為中歡騰一樣。舞蹈結束得非常燦爛華美，就像伴隨著一千聲鐃鈸的框噹聲，飲下致命的泡沫。她仰起臉來迎向席捲她的力量。

當怒吼疲倦了，平息下來，她又濕冷又顫抖地站立著，她注意到另個乘客。他出國要到哥林多去，但是人顯得超然高尚。她的女僕說他就是船主，一位王侯之家的商人王子。她好奇看著他，他們一同安然度過暴風雨。他深沉的眼睛望著她，帶著與他們剛剛捱過的強風同樣的熱烈。他冒出一句話：「你喜歡它。」

她笑了，搖晃著身子，像一隻濕漉漉的狗，她劇烈搖晃她紮起的髮束，好讓自己能看他看得更清楚。她認得他的臉，他曾出現在佩里安德耳的賓客當中。一會兒的功夫她

就想起他的名字。「柯寇拉斯，」她說。

他欠身鞠躬，就跟她一樣完全溼透又泥濘，以這樣喜感的畫面出現，讓她又笑了起來。

下一刻，她的女僕就爬出了藏身處，領她到一只覆蓋著的浴盆。她們用木炭燒熱了洗澡水，她洗完全身後，眼珠轉進腦袋裡憩息，四肢放鬆開來。妮歐貝餵她幾口葡萄酒，酒是她同儕乘客的贈禮，然後妮歐貝又搓揉她的身體，直到熱血再度流通起來。

如果特耳菲神諭是世界的中央，西那庫斯就是它的心臟。港口以輕盈停泊的，鮮紅色薩摩斯島船來歡迎他們。他們悄悄經過彩繪帆的船隻，有吉普里人的與泰南人的，還有西西里人的光滑船身，與埃及人莊嚴堂皇的有槳古帆船。連接海港到大陸的窄道，架滿了橋樑，從奧蒂吉亞高原上的堅強堡壘處，西那庫斯的衛城守衛著這座城。柯寇拉斯現身出來安排莎弗與她的家僕先上岸。

「我要求邀你做客的權利，」他對她說，「因為我們分享了一次盛宴，還有六百『史狄』視距的大海航程，差點就成了冥河。」

莎弗報以迷人的微笑；她已回答了他所問的。她會有時間找到適合住的別墅。她的隨從忙著將箱奩裝入小船，她自己則隨身攜帶一只包裹。

「我可以幫你嗎？」柯寇拉斯問，想幫她提包裹。

「不用了。」她說得很突然，一點也不迷人。然後語氣變得溫和說，「它們是葡萄藤插枝。我曉得這片土地上不乏葡萄園，不過，這些隨著我去放逐。它們是從家裡帶來的。」

「溫和的莎弗，」他喃喃說著，「你當真是偉大皮塔柯斯的威脅嗎？」

她認為當他不加修飾的時候，頗好看的。但這只是一種觀察而已，不是有興趣，此外她偏愛美麗的勝過平凡的人、事。

在群眾聚集的防波堤上，她首次聽到野蠻人的語言，以及雅典話。這座城面對一片懶洋洋的南海。多采多姿的船篷延展過主要通道，以替過道的人遮護夏陽。

「悠閒的守護女神統治這裡，」柯寇拉斯告訴她說，「所有當中以柯蒂脫女神為最重要。」

莎弗一言不發；她都聽進去了。柯蒂脫是位淫蕩的女神，這的確是她的城市。在米提蘭，雕像都穿著衣飾，這裡的年輕阿波羅卻隨便站著，裸體且性感。在橫飾雕刻上，迪奧尼修斯會像陪伴他的，尖耳半人半獸山林之神一樣，送秋波給玩鬧地隱退的裸體女人。赤土陶器上時髦的男性器官，拿來當裝飾品與護符售賣。有馬的後腿與臀部的人像，從柱廊凝視她，還有小小的青銅許願像。她周遭的大理石胴體比她自己的還鮮活。

女人由奴僕陪伴到處走動，但是在時髦上，她們比她熟悉的還走極端。她對假美臀感到目瞪口呆，因為「自然」其實並沒有賦予女人身體這部位那麼豐滿的形狀。她看到

雅瑪吉娜似乎是用空氣在縫織衣服，那麼輕盈。女士們披著來自亞述與科斯的絲綢，還戴著科斯島的特侖亭㉔羊毛面罩。寬鬆外袍打著摺痕，緊扣著一邊肩膀，露出豐滿的胸部。

「它們叫做濕服，」柯寇拉斯隨著她的視線看去說，「穿它們的女士是很受尊敬的。你可以藉著狄瑟利㉕人的金飾繡花，知道她們是妓女。那是她們的記號。」

莎弗驚訝地看到繫著緞帶的無尾猿，由一個侏儒引領過街，他的帽子上繫著鈴鐺，蹦蹦跳跳地跳著奇怪的小舞步。還有用鍊子拴住的纖瘦、長腳獵犬。「牠們來自，」柯寇拉斯對她說，「伊比薩島㉖，從遠至埃及找到的，埃及的法老非常喜愛牠們，所以將其刻在他們的墳墓上。」

在萊茲波斯，他們既沒有埃及的圓頂塚，也沒有巴比倫人的拱廊；在這裡，她卻從這兩者底下走過。她又看到曾在阿波羅神龕看到的廊柱。「它們怎麼稱呼呢？」

「多利克27。」接著他繼續解釋兩柱軸之間空間與高度間的比例。葉子圖案就像是來夫卡斯島上的設計風格，雕刻成柱頭。

柱廊上排列的攤子，人們用巧手將美麗的羊齒植物與花編織成花圈。走過這條街道，可看到人們賣著棕櫚葉油，下一個攤子則擺出非洲的珍鳥柔毛。她在波斯藍寶石與埃及翡翠攤子前停下來，想留連一下，但是柯寇拉斯卻示意，要一輛由兩個阿拉伯人拉的拉車過來。

「天氣很熱，你會想洗澡，」柯寇拉斯說。

她同意，希望她不會顯得太鄉氣，然而康莊大道的西那庫斯城真是盛氣不可擋。街道與廣場匯聚了藝術、財富及異邦人，無與倫比。米提蘭似乎只是個村莊而已。她很高興來到這裡，詩人需要知道世界的一切事。假如世界不是在西那庫斯的話，她確定哪兒都不是。

柯寇拉斯的豪宅位在沙岸上，廣佈的屋身結構比例很和諧，是從岩石挖鑿建成的，有些部分有兩層樓高。由於人們在市區看到愉快坐在結綵船篷裡的莎弗，她現在要接近屋宅很難，人們處處纏住她。房子有三層灰石牆，閃著雲母炫目的光芒，牆當中就是主廳，四邊都是繁花盛開的庭園，除了有一面開向大海之外。石榴、蘋果樹，還有一棵茂盛的梨樹，空中芳香溢滿，彷彿是育花的深邃花床散出的濃香。她再次遇見神射手阿波羅，他就立於飛濺的噴泉旁，亞提米思則立在他對面。

「我很幸運能當像這樣家庭的客朋，」他們踏入時莎弗說。

「幸運的是我，逮到萊茲波斯的傳奇人物。今天你且休息，明日將有宴會款待你。」

「然後我就必須到處去找自己的住處。當然，不像這棟這樣，小房子比較適合我所需，不過我會希望它位在沙岸邊，因為我是在艾瑞索出生的。」

「艾瑞索？我知道得很清楚。它就位於萊茲波斯的東岸。」

「沒錯，也可說在天后希拉島之西。」

柯寇拉斯點點頭說，「我是安德羅斯島(28)附近的人。我是在那些水域學會駕船航行的。」

「一旦人發現了西那庫斯，就很難住到別處去。」

莎弗嘆賞美妙的織錦掛牆，保持空房的溫暖，她在．把豎琴前停下來讚美嘆奇。她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豎琴。

「那是我最近到埃及旅行帶回來的，」柯寇拉斯說。

他喚來女僕領莎弗到房子的女廂房那邊。她不喜歡這樣的新奇事物。在米提蘭的家裡，房間都沒有什麼不一樣。指定給她住的套間可望向大海，離它不遠，有一間開放的小房間，裡面有一間赤土色的浴室，繞著它四邊有歡躍的山林之神與女神們。她脫落下斗篷，然後在地板上摺長袍，妮歐貝從那兒把它們取回。然後她脫下那雙自己引以為傲、好看的里底亞鞋，高高提起來。她在此看過所有精緻款式的服飾，但是沒見過第二雙里底亞鞋。

她滑進芳香的熱水裡，水由於嵌入的綠松石而呈現藍綠色，這浸泡有助於伸展四肢，消除旅途的疲累。她旅行得多遠啊！她就要一輩子住在異鄉人當中嗎？

母親的預感對她產生了重要性。假使克蕾絲將死，住在這個島上的她，甚至不可能知道，或者卡拉，他為了黃金與奴隸作葡萄酒生意，所以他的家可能繁榮起來，而她雖然遭放逐，還是過著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嗎？尤利攸斯提到要回艾瑞索，重新從事種

植、收穫葡萄園，壓榨葡萄的工作。只有拉里喬思會留在家裡。她回憶起他站著揮手道別、縮小的身影。她會再看到他嗎？還有阿爾凱奧斯？他現在有什麼麻煩呢？他與卡拉在一起嗎？不管身在何處，阿爾凱奧斯都會在某個地方，斜眼看著一個少年，彈奏他的歌，而他的同志，小鵝卵石，卻登上了一個未知的海岸。

人家遣送來一個家僕，一個大塊頭的黑人。她害怕這樣大的雙手，不過它們漠然地替她按摩著。她覺得自己像尾去骨的魚一樣。她從未聞過的菁華液被按摩入皮膚裡，直到她閃閃發亮，四肢凝凍如膠脂。僕人帶來一張床，她很快就沉沉入睡，一夜無夢。

假如有可能拼命地睡，如他們說的在作運動那樣的話，那就是她睡的方式了。當她終於睜開眼，她已整整睡了一天，太陽神海利歐已繞完行程了。她躺著一動也不動，人融入了這間富裕的閨房，地板上散置著毛皮，又厚又華美；一幅織錦掛畫，描繪著閃耀灰眼的雅典娜，正在命令漢密士，這位死者的引導者、眾神的差使。僕人小心翼翼地把莎弗的衣服擺在象牙的衣檯上，還有一把鑲嵌珍珠母的高背椅放在近處。海洋通過拱道在原地靜靜滾流著。厚重的窗簾往後紮起，好讓景色入眼。此刻有多完美，像女神般躺著，每一願望自然而然地由她口中說出。

她悄悄起床，因為身邊不想帶僕人，她輕輕穿上長袍，走過往沙灘的柱廊，用腳趾觸碰了阿芙蘿黛媞的泡沫[29]。一隻馬爾他小狗在她身後追逐著，她找來一枝樹枝丟向前，小動物順從地把它啣回來，尾巴不斷搖著。「比起那些瘦巴巴的伊比薩島獵犬，我

較喜歡你，」她說著就將牠抱起來。牠很柔軟，受到悉心照顧，像這兒的每件事物一樣，她這樣想著。她把小狗放下，涉足入溫暖的海水。海水繞著她的足踝沖洗著，那麼令人愉悅，讓她想游泳。她將長袍留置在沙灘上，然後跑向大海，海浪打在她右邊的防波堤上。她與一群黃條紋的小魚同游。有一個透明的生物體尾隨她，用一柄附著的傘狀物，一開一闔地游動起來，牠也沒她的手掌大。她翻轉，她漂浮在水上，懶洋洋地踢著腳，這是她在游到遠處防波堤那邊之前，先作休養。當碼頭上的一陣騷動吸引住她時，她正享受著自己身體的起伏韻律；人們似乎都在暗示她。她游近些才看到，他們是在揮手要她游回去。

接著她才明白過來，原來她離開了女人區，沙與海的那部分，那些房子與浴室是保留給女人的。她違規了。她沒有自由可選擇游到哪裡，或者如她之願到處漫遊。她知道後，感到不悅的震驚。即使在皮拉，她也可以自由自在地來去，找到自己可獨處的地點，寫作她的詩歌。哥林多的佩里安德耳稱她為萊茲波斯的「鳴鳥」，然而到了西那庫斯這裡，她的翅膀卻被剪斷了。她不明白女人何以都關在，她們這邊的住宅裡。這點很難獲得她的支持。

她在水中踩踏了一分鐘之久，不了解來自岸上的暗示，就繼續游泳。她游過寬闊的防波堤，好玩的身子上上下下浮跳著。當她浮昇起來的時候，眼前卻是，好個侵犯男人海灘的光景。她故意游向這個對她是禁區的海灘，裸體走來。

柯寇拉斯自己被召喚至此，他和他僕人站在一起，其中一位走上前去，遞給她一件斗篷，好讓她拭乾並蓋住自己的身體。

她走近柯寇拉斯，滿臉笑容。

他卻沒有回報笑容。

「多愉悅的游泳。」她發現自己有些喘氣。

柯寇拉斯示意僕人走到聽不見他們談話的距離外。「莎弗，」他開口說，又說，「莎弗，你是海之女神還是女人？」

她笑了，搖落她黑髮上的水珠。

「莎弗，」他第三次開口說。

他說得很不自在，她這麼想著；好極了。

「你注意到城中街上的女人，都有僕人陪在身旁嗎？在西那庫斯，即使是已婚女人，沒有人陪也是不外出的。」

「非常獨特。我對那古怪的風俗感到迷惑。」

「我想，莎弗，」柯寇拉斯輕輕責備她說，「你是有意誤解我的意思。」

「喔？你是說這方式可用在我身上嗎？當然不行。我是客人。」

「你離開女人區，冒險游到男人海灘登陸。我可以再說，這是以前從不曾發生過的。」

「那麼我要受到什麼處罰，為了這次社交禮節上的疏忽？把我的頭放在大淺盤上嗎？」

「女士，我是希望蒙你答應，今晚在我為了向你致敬所舉行的小宴會上，請你彈奏一些詩歌。我從不曾如此心醉於那晚你在佩里安德耳家裡唱歌的情景。以前我曾造訪他家多次，但發現從未有過例外。」

「今晚我將在你家唱詩歌。現在跟我游回去。」

他笑說，「不行。你瞧，我明白這規矩。我不是客人。」

「但是那是你的家啊！」

「我會直接跟你游回去。然後你游去你那邊，我回到我這邊。」

她脫落斗篷然後衝進海裡。他則留下長衫給僕人，隨她之後跳進水裡。「你游得很好，」他說，「像個男孩。」

「我是游得很好，」她回頭對他笑說，「像個女孩。」

「我聽說萊茲波斯的女人，都是在非常自由的方式下成長的。」

「我們又不是奴隸或僕人，如果你是這個意思的話。」

「別的萊茲波斯女人都像你這樣嗎？」

「沒有人像我，我是莎弗。不過，她們的生活都不受束縛。她們跟任何人一樣來去自如。」

「她們要游到哪裡就游到哪裡嗎？」

「我們也許沒有男人的器官，但是我們有手有腳，肩膀上還有頭。現在我要回女人區，你的行為要規矩些。」說著她就跳到他身上，把他壓到水底下，然後逃之夭夭，所以他就無法回擊。

他水花四濺地浮上來。

她潛泳游過水面，游得太遠了，以致無法進一步交談。

沙灘插滿杆子，船篷橫過它們鋪展開來以擋住太陽，她在那兒用餐，妮歐貝端上來蜂蜜餅乾、水果，還有冰酒。她在海邊度過的童年又回來了，她記起花園裡的鞦韆，還有由一對母山羊拉的小拉車，以及她離開這一切去到海邊，站在浪花四濺的岩石上，尋找貝殼的情景。艾瑞索的海與眾不同，它會凝聚熱情衝擊著海岸。不過，包裹鹽水的海帶——波西頓之繩的味道，與不能食用的蝦蟹之卵同來自海的深淵國度。她拿起樂器唱著：

來吧，神聖的龜甲，我的弦琴，
變成一首詩吧

記得不太清楚的事物，不斷地回到她心中，她唱歌的時候，妮歐貝不許有任何的打

擾。所以柯寇拉斯來到女人廂房的門口，也不得不等候著。莎弗把弦琴放置一旁，僕人告訴她主人正等在門外。她揮手請他進來，柯寇拉斯對她鞠躬致意。

「你那麼高大，」她抱怨說，「你似乎對我屈身以待。」

「我？謙虛以待莎弗嗎？」

「告訴我，」她唐突問道，「你容許出現在女人區嗎？」

「若我受邀的話。」

「那麼我沒邀請你啊。我希望看看另外那邊。」

「這正是我的意思。這兒所有的房子大都有相同的設計。你會注意到它們都朝南，面向冬陽。而在夏日，外面的柱廊可以遮陽。我們貯藏精華事物，我僕人會把田野的出產物放進甕裡，魚則燻好懸掛起來。冷瓶甕用來保存葡萄酒。」

「你們自己榨酒嗎？」

「我們榨些酒。不過，大部分都是進口的，今晚你會看到。家中的財富盡是些藝術花瓶、雕刻，以及織錦掛畫，都被藏放在最安全的房間裡。」

她對收集的樂器讚嘆不已：埃及人的叉鈴、大豎琴（她在一個琴弦區數出三十四根弦）。她用試驗的手指觸摸著西薩拉琴，想知道它會傳出什麼音調。她又停頓在古齊特爾琴前，這回她更大膽，猛拉出共鳴音來。還有一把鑲嵌黃金的薩恩蒂厄琴㉚靠牆半隱藏起來。

柯寇拉斯隨著她的視線看去，他說，「那是從波斯來的，或許更遠。」

它的比例不大也不顯眼，她卻很喜歡。她試彈了一下，扮個鬼臉說，「它糟得需要調音。」

她超前他，走到房間的另一區，來到一尊凝固不動的雕像處，這尊石像威力強大。莎弗站在它前面，下結論說，「這是某個古老的民族雕造的。」她又注意到下一件破舊的航海用箱子，她問，「這裝什麼用的？」

「羊皮紙卷軸，還有一本鐵裝釘的書。」他打開箱子，她往裡面看看，虔敬地拿起書，這是她有史以來第一次看過的。她很熟悉那些句子，讓人對這末裝釘在一起的單頁印象深刻。她研讀著字裡行間的文句，但是不懂其意義。

「那是用某種陌生的語言寫的。」

「它們寫的是什麼？」

「誰知道？這裡無人看得出來。」

莎弗若有所思地繼續查看這本奇書，她留意著這半透明的紙草，是如何拼貼在一起的，對於沒有界限地附在正文末的神秘字句感到迷惑。她說，「可能是某個我一無所知的偉大詩人寫的。」

「最有可能是個農夫，是他潦草寫出來的文章。」

她笑著小心翼翼地將書放回箱子裡。

「莎弗，」柯寇拉斯衝動說道，「我不要你急著替自己找適合的住處。我希望能長久把你當作我的客朋。」

「我很感激你，安德羅斯的柯寇拉斯。那麼我要遵循我們風神國度的習俗。今晚你要設宴款待我。之後，在我居住期間，我應供養自己及跟我一起來的人。」

「那你不會急著找別墅了吧？」

「安頓下來總是好的，不過我不急。」她把雙手交給他表示友誼，而他熱情握住。

柯寇拉斯似乎邀請了所有的西那庫斯人，來看這位萊茲波斯放逐到此的詩人。她的詩歌在此很風靡。人人重複唱著她的歌有數月之久，每一回抵達的船則帶來新的詩歌。她成了他們眼中的奇女子。神向來都是任性莫測的，他們在女人身上放入天才，誰能說為什麼呢？

這個女荷馬不寫舊式的詩歌，她的文字反映她自己，透過她，人們認識他們自己。透過她，他們看到的不是龐大的英雄與怪物世界，而是自然世界。莎弗精確地描述她所看到的，她知道如何去看。自然是她的導師——自然還有她自己未觸及的心。她的處女身分令人人驚訝，成為無止無休的辯論話題。一個人怎能不曉得男人的熱情呢？她有秘密情人嗎？關於阿爾凱奧斯呢？據說他十分願意，她卻不想擁有他。

大家全都恭賀柯寇拉斯，他與她一同渡航時遇到了好運，還將她救來當作他家的客

朋。謠言傳說她非常富有，也有人說她頗窮。有人說她是個革命分子，計謀推翻米蘭克羅，說她和她弟弟插手謀殺米西羅，那個萊茲波斯前任的君王。有人還斷言，說她、她弟弟，及一位共謀者已經為參與里底亞人的黃金行動付出了代價。

她是個危險的女人，他們不願讓自己的女人伴隨她，卻希冀自己能遇見她。他們會吹牛說認識她，雖然他們同意一個女知識分子不全然可敬。她游泳到碼頭男人區的事實已傳遍全市。有人認為這是虛誇勇氣的行為，有人則為之辯駁，說：「她決心證明藝術家不屈從於規矩。」有些人申辯說她對此無知：「她不懂得我們的習俗。」但是對一個歌頌美麗花朵的革命分子來說，習俗又是什麼呢？

莎弗不想要她那令人困惑的個性。她心中總是居住著相反的力量。有時她會聽個性中吹毛求疵的一面，有時則著迷於黑暗、難以測度的存在面，然後她會對它唱歌，因為難以抗拒。

為了準備現身西那庫斯的社交場上，她花了整個下午作複雜的化妝打扮。她必須看起來，盡可能像是為風神國度萊茲波斯之故，才那麼華美。她沐浴，染紅指甲，抹油膏，噴香水，修腳趾甲，修指甲；編花入髮，手腕和足踝環繞上啪噠響的鐲子。當所有打扮的服侍完畢，她的女僕退回，她照了照鏡子。她記起母親對她的評語：「你笑起來甜美可人。」她告訴自己說，你並不美麗，又說，但你是莎弗。

她對於自己被視為偶像崇拜不太知道。她曉得自己的歌人人皆知，但是他們對它的

瘋狂，渴望對她本人的驚鴻一瞥，卻是尚未想到的事。

她進入大廳時，燈光如晝。她的身體立即散放出一道明亮的光焰，牆上腕木裝的燈飄出火炬的焰香。許多今天下午她看到的藝術品，都帶到了大廳，其中有大理石雕刻的長凳，上面可坐幾個人。賓客全是男性，他們閒散地進出裡外。一個年約十四歲、吹奏雙簧管的女孩，赤裸著身子被放置在同伴之一的肩上。莎弗在哥林多聽過這樣的遊戲。群眾當中有人在場中奔走、四處宣稱她的出現。即使那個與雙簧管演奏家在一起的人，也呆立原地，嘮叨聲消失了。那就是她，萊茲波斯來的她。

柯寇拉斯立即走到她身旁。他不想介紹她，只是宣佈她來到，然後領她到火爐邊，祭牲就立在那兒，那是一頭黑熊，腳銬著金鐐，頭角則鍍了金，戴著花圈。柯寇拉斯剪下動物的剛毛，開始對宙斯說話，然後熟練地割了牠的喉嚨。奴僕承接住噴湧出來的血，牠的軀體就要被刺穿、翻轉。萊茲波斯的葡萄酒也端了上來，莎弗喝下遞給她的酒，她發現上面刻印了她的名字，還有一首她的詩。她就著杯緣對柯寇拉斯微笑。

她躺靠著枕墊與豹皮，大家向她舉杯，他們喝下一杯酒前喊三次她的名字。「朋友，謝謝你們，」她看著柯寇拉斯大聲說道，「願每一個遭放逐的人都體驗到這樣的快樂。」

大家踏腳、拍手贊同她的話。然後首張筵席桌抬了出來，有黑海來的鹹魚、堆得高高的蠔，搭配著如瓊漿玉液的堅果、水果甜點。喝完葡萄酒之後，下一道菜端上來之

前，奴僕拿來了她讚嘆的薩恩蒂厄琴。「它是你的了，」她的主人說。

莎弗低頭接受了它，不過她要來了她自己的弦琴，在第一次放逐時，人家就看見它和她一起了。她的手熟悉它的弦，那似乎是她手指的延伸。她對九姊妹說：「宙斯之女，我向你們致意。請在我的歌中添加熱情。」

她故意經由唱歌導致遭放逐，故意惹起大膽傷人的謠言。她用低低、清晰的歌聲唱著的時候，所有人都靜默聆聽：

黃金是宙斯的孩子，
蛾蟲都不能蛀蝕它
它掌握凡人
最強韌的心靈

滿廳瘋狂的喝采聲響起來。為此她就需要被放逐，去漫遊葡萄酒海洋與世界嗎？皮塔柯斯簡直是個老婦，才會認為像這樣的女孩會暗中謀殺人！這樣的感情從一桌漫過到另一桌。

現在她把感情擺在他們面前，她再三唱這首歌給他們聽：

我在牧草地發現你時
正值夏天，在許久以前
金黃的大巢菜
生長在海邊

她的詩觸及之處皆閃爍燦亮。風神國度的方言，讓她的聽眾聽起來柔和、奇異，還有那態度，沉靜又不為所動，讓每個人都覺得她是單獨為自己而唱。就像她的身體總屈膝靠著樂器那樣，樂音與琴弦合而為一。

還有一回，傳過葡萄酒來的時候，有人喊出要求唱：「雖少……！」憑什麼眼光……！」「我渴望，我尋找……！」「喔，甜美口才……！」「人說麗妲有回……！」

她的樂器因手指猛彈而旋律加快起來，她的聲音重唱著內心的韻律。她唱著蕾脫，不是在回憶那個女孩，而是當時感知的痛苦。她一句又一句唱出她擁有的，唱出她是誰。然而就像她自己一樣，歌是難以捉摸的。人以為他們掌握住它了，結果卻讓它溜走。是她的作詞獨一無二，或是心情的突然轉變呢？詩句像鞭子輕彈一樣震驚人，透過賓客傳出戀愛的顫抖，然而下一瞬間，她卻回想著如此平凡的事物，讓他們懷疑所聽到的是否無誤。她編織糾纏感情的音調，有時候她會問，而答案會自她的火焰中迸出來。最後她把弦琴放下，低頭挪開懸掛琴的絲綢吊帶。

聽眾一片寂靜。莎弗唱過了。一小時前，他們還對她的衣飾深感興趣，還有她小小的形象、她梳頭髮的方式、她身上的裝飾、她臉上的表情，還有五官。現在這些都成了外在的事物，無一項攸關。莎弗唱過了。

他們經驗了什麼不可捉摸的事物。莎弗用簡單的詞句、柔和的表態，觸及到這些世故的人心，因為這是神聖的宗教氣氛。他們同時感覺到淨化與奇異的騷動：舊有罪過的淨化，渴望找到如她所感知的熱情，她既不是少女也不是婦女。她眼睛的樣子像喝了罌粟汁一樣，瞳孔像吸進彩虹擴散到它的邊緣。他們看到這情景就明白了。「神聖的瘋狂駕馭了她，」他們小聲說，「她是個珍寶，」一位官員對另一位說道，「我們城市獲得的珍貴人物。」

接下來幾天裡，許多人都替她忙碌著。有人告訴莎弗海邊有一棟別墅，驚人的便宜。莎弗並不質疑她的幸運，她從來就滿幸運的。她客套地離開了柯寇拉斯的家，搬走她的隨身小侍從。

她的新家既不大，設備也不豪華，不如她當客人住的那棟豪宅，不過它離得不太遠，而且屋子的面向相同，庭園連接沙灘與海洋，作為房子的邊緣裝飾。她到每個房間旋轉繞著，雙臂舉高過頭頂，呼喚她的姊妹之名——九繆思女神，來分享她的家。

第一天她帶著一綑布進入花園，拿著一把小鏟子跪在地上。她決定在這裡架起一個

棚架，讓她的葡萄藤攀爬。或許收穫幾次就可有足夠的葡萄釀酒。

她在挖掘的時候，突然伸出一隻手尋求支撐，小鏟子落在地上。思鄉之情緊捉住她：她看到兩座米提蘭海港、半島上長長的市集街道、爬過橄欖園的陡坡，以及往她嬸嬸家與花園的蜿蜒小路。由四季守衛、通向天堂的入口，對她似乎無所助益。她的眼淚灑落在土壤上。

沒有什麼不對！沒有什麼不對！她記起母親的預感。萬一有什麼事發生了！她對豐饒女神禱告，希望母親會再次緊緊擁抱她。她大聲對克蕾絲說：「母親，我曉得我是個棘手的女兒，固執、任性，還有不肯結婚。然而神會讓我們團圓。他們會。他們一定會！」

禱告完後，她取回小鏟子，結結實實地踩踩土壤，她的女僕替她修的好看指甲，積滿塵垢又滿手污黑。她看了看自己所種的葡萄藤，感到心滿意足。現在這個風神小島會成為她的一部份，她會站在此看著葡萄成熟，她會望向通往萊茲波斯那邊的海洋，她記起海就沿著愛奧尼亞曲折的海岸延展，記起那五個城邦，記起……

有回他們全家都向北旅行到亞提米思保護之下的大澡堂療癒溫泉。她與弟弟們嬉鬧玩耍，噴濺水花，游泳，潛水。還度過一次趣味盎然的動物節慶，是那麼久以前，那麼深刻的失落感。

禮物不斷送到，有柯寇拉斯堂皇美麗的埃及豎琴。她將其擺在一個地方，以它為榮，她還花了一小時調弦，直到音調聽起來悅耳為止。統治王送來了家具，有床、有椅子，還有一張阿拉伯的皮製矮凳。還有人送來絲窗簾，及給她女僕紡織的美里塔司羊毛。黑奴帶來的卡里安城蜂蜜、給她沐浴用的羅德島海綿、和番紅花粉、甜蜜油膏、麝香精、哥林多的陶器、無花果、葡萄乾，以及各色各樣的漿果。大大小小全都獻給她，因她在柯寇拉斯的宴會上獻唱。

她最愛的禮物就是，她在沙灘上跟牠玩的馬爾他小狗。然而有一方面卻打擾了她，人的眼光總是盯著她看，人們永遠在觀察她，報導她的行為，報導她對香水的偏愛，她對小狗的喜愛。

她曉得那意味著好意，而且禮物都很貴重。我比平常女人還幸運，她告訴自己。不過，她意識到一件有趣的埋怨，那就是她敏感到隱私的失去。另件惱人的事是，她感覺到女性的孤立感。

在西那庫斯，女士是不與男人共餐的，她們過隱密的生活，就像在亞洲與雅典那樣。莎弗處於一種古怪的地位。雖然她天生是淑女，她的家庭與血統跟他們同等，她卻跟那個裸體的雙簧管演奏家一樣，與他們的妻女隔離。她因娛樂人而降低自己的身分嗎？人們認為她無異於情婦、浪蕩的吟遊詩人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她是誰的女兒，她是奧瑞斯特家族的斯卡曼尼莫之女嗎？她被放在與成功辯論家的同等地位上，偶像化，名

人化，不過，他們除非先把女人關進閨房，安全遠離男人的酒宴與下西洋雙陸棋，或者柯蒂脫女神，要不然就不會邀請她入門。在這遊戲中，競爭者對目標人物潑灑少量的酒，然後宣佈今晚他們想與其共眠的人。「我潑灑給……」他們的喊聲擾嚷。而那位成為他希望射中的靶心，不管是少女或妓女，都依照他的愛悅決定。

另項受喜愛的娛樂活動，就是用炭盆溫熱地板一小塊區域，然後將裸體的女奴推到這地點上，用腳鏈拴住她們的足踝。起先，她們會四處亂跑亂跳，接著會彼此傷害對方，強者會騎在弱者的身上。當有人的臀部灼傷，而奮力想脫離拴住她的鏈子，就會發生賣力交配的行為。莎弗記得觀看者眼中流露的歡樂淚水。

她向其友柯寇拉斯抱怨，邀請她來看這樣的娛樂場面，他莊重地回答說，「我想，莎弗，我認為你太聰明、太出名、太唯我獨尊了，難以讓人尊敬。」

「但是我是可敬的。不可塗掉我的名字，我的血統古老一如任何人的。我發現男人團體不斷發生的粗鄙行為，還有他們令人震驚的趣味表現。我渴望自己女性的溫柔陪伴。我要怎麼做才能讓她們接納我，柯寇拉斯？請你給我諫言。」

他提出了重要點。「那麼，」他慢慢說著，「別沒有人陪同就到處跑。一定要有家臣陪著你，還有一兩位奴僕。不要接受人們玩弄柯蒂脫女神的邀請宴會。我會打聽然後告訴你哪個宴會可以參加。即使是這樣，你還是唯一的女人。這樣的現象本身已造成了話題。」

「柯寇拉斯，我首次看過人們玩弄柯蒂脫女神，是在你家看到的。」

「我錯了，」他承認說。

她搖搖頭說，「沒關係。我明白那是沒辦法的事。我從自己的女人堆當中孤立出來，甚至不可以同她們說話，或觀看她們在頭髮上編花，或聽她們嬌滴滴的笑聲，有時我覺得，自己就跟你展示出來的無尾猿一樣。」

柯寇拉斯想著她說的話，不過沒回答她。幾天後他用即興的方式，說出了這個問題，他說，「有一個方法，」他隨意說，「你可以得到女性團體的款待，當然啦，就是結婚。」

「結婚！你是要我綑綁自己，而不是讓自己自由嗎？」

柯寇拉斯不再顯得怠慢；他握住她的雙手，迅速說，彷彿害怕她沒聽到他說出的話，「我愛上你了，莎弗，自從海天相搏那天起，你站在我的船身當中，你的頭髮綹綹黏貼在臉上，海水與大雨把你捲進去。我無法形容你當時的樣子，也忘不了。那像在反抗自然現象，不過卻更像參與其中。你的眼睛反映出它們的力量，你的嘴唇展向它們，彷彿是個愛人。

「我不提起婚姻，是因為害怕會失去你的友誼。不過當我的妻子，你可以過你想要的生活。你不會再是異鄉人了。」

他輕柔且具說服力地，「假如你同意嫁給我，我會珍惜你，彷彿你是女神。」他不

肯放開她的手，卻拉她靠近他。

她聽進他所說的全部，在說話之前，她心裡演練著她的回答，「我不曉得怎麼回答你，因為我不曾這麼想，柯寇拉斯。不過我會考慮你所說的，諮詢我的繆思女神。在得到我的回覆之前，我很慎重感激你為我所作的。」

「你說得多好，」他有點悲傷地說，「像個小聖賢。換我要感激你。莎弗，我真的希望你考慮作我妻子。」他迅速又優雅地離去。

他是個出身好又有文化教養的男人。然而，她的心什麼感覺也沒有，她的心靈沒受到他的煩擾，像受到蕾脫煩擾那樣。她喜歡看他，他有運動員的體格，還有輕易就保有的地位與財富。她明白他比自己好看多了，他的雙眼是深藍色的，間隔恰到好處。不過，她不是想到他的眼睛，而是不斷在深思，因她敏銳感覺到她脫離了其他的女人；她思念她們彈奏的德西馬琴，它發出的柔和樂音，還有在它們當中流過的歡悅又愉快的自信心。

她從每個角度細想著柯寇拉斯的求婚。自由居然與奴隸手牽手同行，對她來說似乎很古怪。然而，除非一個女人委身於一個男人，否則人們將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她。由於沒有保護者，一個女人的名聲會被四處散佈而不受到懲罰。成為其他少婦當中的一名人妻，對她而言似乎有好處。她決定調整她的地位。假如有個男人能撩動她，那將是值得發現的挑戰。直到現在，她已將她的需要與渴望導入藝術了。不過，她曉得自己不會

實現，只有無休的不安。

成為柯寇拉斯的妻子後，所有家的門都會打開，她自己的則故意大開。她會讓她家成為詩人、哲人的聚會所，所有提到的藝術家都迎入當賓客。她全盤想著，對她來說，似乎能獲致最佳的生活，擁有最大極限自由的，就是當已婚婦女。

下回見到柯寇拉斯時，她完全忘了要告知她的決定。他對她說著航海與天文的藝術，接下來又連貫不上地講起薩摩斯島人的大理石雕刻。「那是我看過最精美的，人們把雕像放在車床上旋轉，像柱基……莎弗！」他跪在她面前，將臉埋在她的袍摺裡。

她看著他，目瞪口呆，然後回答說，「喔，這樁婚姻呵。起來吧，柯寇拉斯，你怎能以這樣滑稽的姿勢來準備呢？」

他躍了起來，用手臂抱住她。

「溫雅點，」莎弗說著將他推開。她在自己的香氛中聞到他的味道；那是讓她不安地畏縮的味道，來自潰敗的萊茲波斯軍隊登下首批船，接掌他們的家園、貨物、牛群，以及妻子的那些人，那是強烈的男性味道。

她想她應該對他解釋清楚，她說，「我將不依照這裡的風俗，稱為『柯寇拉斯之妻』。我必須保留自己。你了解我是萊茲波斯的莎弗，柯寇拉斯，你真的了解嗎？」

「你是獨一無二，無價之珍寶。假如我有一顆鑽石的話，我會叫它『柯寇拉斯之石』嗎？我會說鑽石。」

然而她還不滿足；他強烈的擁抱讓她不安，她說，「我今年二十一歲，一直珍視我的處女身分，雖然或許是古怪的處女身分。」

「古怪？」他離開她走回來。

「沒有男人會侵犯它，」她向他保證，「從我還是孩子起，我若哭或不舒服的話，奴僕們就會揉捏阿芙蘿黛媞的胸乳。我身上沒有一塊不是用香蜜油按摩過的。」

「這是你的告白嗎？」他笑說，「你認為在安德羅斯有所不同嗎？我們風神國度人是半個亞細亞人。」

「你怎能那樣說？」

「我們與亞細亞人分享他們的感性，不可能不同。我們對他們的海岬、沙岸瞭若指掌。站在萊茲波斯山坡上，你可以看到里底亞人的海岸。」

「是這樣沒錯。」一股突然的懷舊浪潮，讓她覺得遠離自己的世界，更靠近這個男人了。

全能的神們為了取樂，向下觀賞下界的人間景象。這不是奧林匹克或特耳菲神諭之年，而是莎弗之年，萊茲波斯來的她嫁了個丈夫——安德羅斯人的柯寇拉斯，他單單一艘船，每年就帶給他一千六百四十位人才，他還擁有一支二十艘船的船隊。

西那庫斯市民以婚禮為藉口，認為勝過他們的鄰城——錫巴里斯城。大蘭多海灣上

著名的古希臘人殖民地，從來沒像現在的西那庫斯這樣，到處結綵異國情調的花朵。樹蔭橫越過拱廊街道、門，以及拱道來慶祝婚禮。

莎弗想到送信給母親。她忙著用一張蠟信紙寫信，她將這紙看作是透明如絲的紙草，寫完由柯寇拉斯的一支漂亮船隊送到米提蘭。想到這件消息會令母親有多快樂，她就很高興。對她嫁入王侯之家，是母親最誠摯的希望，也是可憐的克蕾絲常常感到絕望的事。

當結婚的日子來到，莎弗冷漠得像冰一樣。妮歐貝用熱鐵捲替她編又長又捲的髮辮時，她像一尊雕像般冷靜。甚至就像雅典人武裝要上戰場一樣，妮歐貝也武裝我，她這樣想著，邊在鏡中端詳自己。她即刻感到奇怪，何以她會這樣微笑。會是我還想要留住我的少女期嗎？但是她不能永遠保留處女的身分。在皮拉高崖上發的誓是不切實際的。二十一歲的她，接近許多的寡婦之齡，就跟接近大多數的新娘之齡一樣。

今天是她的結婚日子，她的思想卻回到母親那兒。要是克蕾絲能到此參加婚禮該多好，她可以看到她的房子閃著每朵花的顏色，滿屋燦亮。莎弗親自參與安排這一切。

……風信子的明亮光芒使目盲

她愛撫觸花朵，將自己的臉埋在它們的甜香中，撫摸脆弱的花瓣，將它們每一朵擺

在最醒目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打心底讚嘆它們的完美。

她自信柯寇拉斯那寬敞又華美的房子也配不上她這些花環。在花與你回應之前，必須先認識花，愛花。她想專心在準備上、在寫好的美麗祝婚詩上，還有女孩合唱團要唱的可愛晨歌上。

她不讓自己想到必須依循的事情。她最後一次喚來斟酒器，再次指導他們應該倒入多少水在混酒器皿中。參加婚禮的賓客會保持清醒，至少在她家的時候要這樣。在柯寇拉斯的豪宅裡，他不可說粗俗的閒扯話，對沉醉其中的歡鬧者揮舞她的沾血襯衣。柯寇拉斯同意在洞房裡，應以擠碎的漿果代替血。他可以如他高興浸染它們。

她再次捕捉到自己的思想，然後把它們帶到眼前，不過它們不會待在那兒。她的感觸就像當時蕾脫結婚時一樣深刻，除了現在之外，因為她，莎弗將成為犧牲的綿羊。

這是很滑稽的對照，她明白。為何她的思想超越控制的範圍而溜走呢？她的人民的作風是在尋找意義，尋找中間途徑，特別是在尋找關切的感情。熱情的民族需要這樣的理想，像色雷斯人一樣，想要思考全世界的思想，也像她自己一樣，發明述說它們的新方式。她禱告祈求神穩定她：

噢，司冥界女神，金光閃閃

阿芙蘿黛媞之侍女

然而她卻無法繼續唱下去。她的思緒像驚嚇的鳥兒四處飛散，飛向四面八方。沒錯，祝婚詩像珍珠，值得為結婚來寫它。她開始低聲哼唱，然後想起那是壞運道，就苦惱地停唱。她想起一首早期的詩，其份量是那麼重：

**我想望，我渴念**

她渴念這個日子嗎？她的心，對一些沒有傳授給她的秘密知識感到煩惱。蕾脫在喜宴之前感覺到了嗎？她們全都感覺到了嗎？她們獨自受到驚嚇，與她們孩提時旋轉輪子、洗溫泉的遊伴，與她們彈琵琶和跳舞的朋友，也與她們編花環的玩伴分離了嗎？

她提醒自己正與她的朋友——柯寇拉斯過著新生活，這是所有事中最需付出關切想到的。她這次結婚的理由很健全，她不是輕舉妄動的女孩，而是一個女人面對她受縛於性別的不公平對待，以自由交換自由的行為。

要是卡拉在此領導年輕人合唱，要是阿爾凱奧斯也來此寫婚禮詩歌，該多好……當然是有個神祇或守護神佔有她，她的失控情況並不像自己。她穿著華美的新娘衣裳；她全副穿戴上衣飾，顏色是流行發亮的虹彩。但是如果那是守護神，何以她沒有送來聖水讓莎弗沐浴？妮歐貝正在她頭髮上編玫瑰花，妮歐貝一言不發，打扮時顯得消極退縮。

我要擔憂奴僕想到我的婚姻嗎？莎弗心不在焉地問自己。人們開始猛拉繩索，搖響她家拱門上的三只鈴鐺。「歌頌婚姻！新郎走近了！」

莎弗揮揮手要女僕退回，她不看妮歐貝一眼，就獨自走到玄關口。柯寇拉斯下馬車時，她看到他的頭髮戴著花圈，他的白斗篷垂到金色綁鞋底下，看起來像個年輕神祇。她的擔怕都消失了，她迎他入屋。

他回喊傳統的話說，「恭喜你，噢，新娘，噢，莎弗！」

「恭喜你，柯寇拉斯，貴族航海家阿爾齊亞斯之子。恭喜，噢，新郎！」接下來她又歌頌寫好崇拜他的詩歌：

親愛的新郎，我可以
確實像你哪點？
苗條的年輕人
是我最像你的地方

她的詞句讓眾人感到暈眩。那真的很優雅，卻是迷惑人的單純，像是新娘自己。

拿調酒杯的僕人依照他們小姐的吩咐倒酒，酒讓男人的心流露出快樂。柯寇拉斯定定看著她，贊同地微笑。

一切都很優雅，無可指責之處。還會有更豐盛的筵席，就是他自己家的，不過，不會比這更有水準或表現得更優雅。餐桌上菜與下菜之間，賓客可以用水罐倒出的水洗洗手，女奴則會跪在賓客面前，把自己長長的香髮當毛巾，供擦手用。

黃昏時，柯寇拉斯把她從她家娶回。她踏進一輛裝飾好的戰馬車，馬兒裝飾著配對的月桂樹枝與櫻草編的鬃毛躍舞著。西那庫司的舞馬名聞遐邇。然而柯寇拉斯卻笑著向她吐露，騎牠們上戰場令人難堪。婚禮的火把，香氣四溢又通火明亮，一路引導到柯寇拉斯的豪宅，他們在那兒停頓下來，然後走過一個奇珍香草與糾纏長春藤形成的華蓋。笛聲響了起來，五彩碎紙灑落他們滿身，祝婚頌歌又唱了起來：

現在敲鎚椽木
在婚禮上。
高舉它們，木匠們，
在婚禮上。
新郎跟戰神同樣高大，
在婚禮上。

遠高過最高的男人，

在婚禮上。
如萊茲波斯詩人般高聳，
在婚禮上。
高過他國的詩人，
在婚禮上。

當他們接近傳統的家務神時，少女們都牽著手。那是在示意。柯寇拉斯將莎弗抱起來，帶她進洞房。雖然他很快上了鎖，人們立刻開始不斷敲門。柯寇拉斯放下她，他們各站在門的兩側。聲音聽起來就像，取鬧者故意要破門而入。女孩開始唱起她教唱的歌，那是奉獻給處女期的歌，少年人則回唱說，成為妻子或母親遠勝過當處女。

洞房裡擺了張床，堆疊起來像裝飾柔軟無比的花瓣之神龕，絲床單抹上高貴的香膏。小心翼翼擺在牆架上的蠟燭搖曳著。房間外，女孩們開始唱新歌：

我們這些少女整夜守在門口，
歌唱你，受祝福的新郎，以及
你紫羅蘭酥胸的新娘之間的愛情。
當黎明來臨，你起身離去之時，但願

偉神漢密士引導你的腳步
走向不再碰到壞運之處
而不是引導我們今晚睡好眠

柯寇拉斯跨向她一步，挪去科斯島面紗，任其落在地板上。溫梓已備好，他們各自默默咬了一口。金籠中的兩隻雀鳥宛轉著，這是多子多孫的象徵，鳥兒奉獻給愛神阿芙蘿黛媞。

柯寇拉斯鬆開她的寬摺袍。他的手很大，她沒注意過他的手有多大，它們解開了她的衣服。她的小身體就顯現他眼前。她的身體沒有體毛，雙乳頭帶著紅暈。看到這光景，他就脫去自己新郎的白袍，騷動的慾望鼓脹他的性器官。迪奧尼修斯節慶期間，行列裡攜帶的陰莖，當作是裝飾，是奉獻物，那是一回事，但是這個舉起刺穿她的肉體器官，卻是個巨大如角的武器。

「你令我發狂，」他將她緊緊壓住，她開始掙扎。獨眼巨人與擁有百人兵的恩塞勒達斯[31]掌握住她。天與地發生衝突，危害到她，莎弗用小拳頭打擊著，卻徒勞無益。天空在戰場上粉碎了她，造成她的腿流下熱血。

這是強暴。他用力將性器官插入她的身體當中。她瘋狂地戰鬥著，推拒著她所認為的一隻公驢，那是所有動物中最好色的。處女膜被刺破的痛苦與夜鶯哭泣的聲音，同時

發了出來。或者是她自己憤怒的啜泣聲？她想轉離臀部卻更加刺激他；他插得更深入。她無法相信對她身體這種可怕的入侵，這種撞擊，這種羞辱，兩腿張開來，到處是血。她的尊嚴不見了，他成為她的主人。

在門外，她可以聽到年輕的聲音唱道：

**來吧，親愛的女孩們，**
**讓我們停止唱歌，**
**時日近在眼前**

即使她遭侵犯，她發誓保持她的心靈與思想留於處女狀態，再也不讓它們遭受觸犯，再也不與人分享它們。他以為他已找到自己的禁園，已費力通過並抵達她的核心。但他尚未。莎弗流血的肉體依舊是處女之身。

她丈夫跌回去躺在她身旁，費力喘著氣，喜悅無比。他驕傲的性器官枯萎了，那實在可笑。他於她耗盡自己，她卻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是受傷。女人在此時此刻比男人還強壯。

「用長袍把自己擦乾淨，莎弗，好讓我可以把它丟到門外。」

「我們房裡沒有可沾浸長袍的紅漿果汁嗎？」

「你認為我想當笑柄嗎？你以為男人分不出果汁與處女血的不同嗎？」

莎弗起身像要遵照他的意思去做，不過，卻往她的四肢倒下一罐子的水。

「你在做什麼？」柯寇拉斯鄭重抗議嚷著。

「我洗好了。」

「噢，很好。」他拉扯來一小塊放在她底下的亞麻布，將門打開一隙縫，揮舞著麻布。男人堆中重新傳出響亮的歡呼聲。儀式已完成。那賦予生命的陽物，已征服了詩人莎弗。

當夜她未曾闔過眼。她對這頭公牛火冒三丈，這隻公山羊在她身旁沉沉睡去，無知無覺。於是她直接探入月之女神發亮的眸子。莎弗心靈相通地對自己說，「我現已明白，我不像別的女人，不然，這場賽跑早就在這件事之前結束了。我不能忍受這樣的冒犯。我不能。我自孩提起就珍惜的這一切，是纖細、美麗的，現在卻無法忍受這件暴力的武器，攻擊我的肉體。那勢必是另一個我。

「我明白神只造一個我當作實驗，那就是詩人的我，我發現自己更溫柔的性別，更優美，更文雅，更令人愛。我不希望扮演男人那部分的角色。不過我承認，今晚我渴念我的蕾脫，想用溫柔的手指愛撫她，用唇親吻她豐滿的唇尖，我想讓她感到喜悅和滿足，將她粉紅色的舌納入我唇中，我們彼此觸探，不是像今晚的流血場面，而是濕潤、溫暖的一夜。只是現在蕾脫已為人妻，在麥穗黃髮農夫的大腿間作樂，照他的吩咐去

做，他撞擊她的臀部進入。一個出生的孩子吸著她玫瑰色的乳頭，將它們拉垂下來，現在已不圓潤、柔滑豐滿了，只像個囊狀物。當她的男人使她老醜後，他就養大了一個漂亮的男孩子。

「我天生熱情，神知道；它與戴紫羅蘭花圈的詩之女神愛拉脫攜手同行。不過，粗魯與侵犯我身體，似乎是最不完美的一種愛。我夢想另種方式，屬於奉承的手、輕輕撫觸，親吻……全身都是！

這就是為何叫做秘密之夜。不等到經驗洞房夜，無法知道你渴望的是什麼樣的愛。到那時則已太晚了。現在我要怎麼辦？我確實遭誘捕如小動物落在殘酷的陷阱中。歌頌敬畏！歌頌敬畏！」

莎弗漸漸不幻想了，她現在明白已獲得門徑，進入她渴望的西那庫斯社交圈了，她在裡頭永不會感覺賓至如歸。她開始熟識那些未婚少女，她曾教過她們唱婚禮頌歌。不過，她們是個緊密結合的一群人，自幼彼此就認識了，所以很難在她們當中佔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已婚婦女都忙於小家庭。刻薄的口舌喋喋不休講著如何替嬰兒的牙齦消腫，講著他們的疝氣與學走第一步。

她不願意知道她與同性不會有親密的接觸。跟以前一樣，她參加丈夫舉行的宴會。他們彼此太常玩公雞鬥鵪鶉的遊戲，鬥到牠們身體支離破碎還存活著。人家說的沒錯，

她丈夫的波斯斟酒人，用三根手指持酒杯，樣子非常迷人，不過在同一晚，他們也要一個口吃的人唱歌，當作刑罰，還要一個禿頭表演梳頭。莎弗覺得這種少年人的幽默很無聊，就在他們拿出擲骰子的柳條筐時，閒步走進放雕刻箱奩的房間。她常常翻開那本「鐵書」，觸碰它如花瓣般薄的紙頁。

柯寇拉斯在遠航塞浦路斯之後滿載而歸，然後他舉行宴會，邀請統治王參加。這是自他們結婚兩個月以來，莎弗首次受邀聽她自己唱歌的場合。柯寇拉斯不覺得唱歌對她是恰當的。「那將你擺在娛樂人們的地位上。」

「像個雙簧管演奏家嗎？」她說。

「讓別人去唱吧，」他回答說，「這會比較適當。」

她大多數的詩歌都適合讓內行的吟遊詩人唱誦。不過，今晚詩歌的節拍唱得有誤。雖然莎弗的雙唇未啟，她還是陪伴歌手重複哼著詩歌。唱得不精確時，她就會突然停止。她內心充滿絕望。在文明的國度裡，人們到處唱著她的歌，然而，她怎能確定她們唱得正確無誤呢？她終日為這想法所縈擾，為流浪的吟遊詩人所苦。

接著她想到……柯寇拉斯不斷在撰寫報告，仔細紀錄黃金的價值，還有從每趟航海所獲得的寶物。醫生也頻頻寫出配方、靈藥妙方，以及治療法。為何不用文字寫下她唱的詩歌呢？阿爾凱奧斯在皮拉高崖曾這樣做過。即使皮塔柯斯也寫過律法，貼在木板上昭告天下，讓他們印象深刻。詩難道不會是比較優美的述寫方式嗎？為何不寫一本詩集

呢？這個想法當然是來自她的九姊妹，然後她從床上起身，灑酒獻祭給她們。

她堅持一晚與丈夫分房而睡。她現在有多高興能這樣啊。曾有幾次在寂寞中，她希望欲念來拜訪她的次數，會頻繁於拜訪柯寇拉斯。不過，他的心思都被美麗的斟酒人佔據了。她不要柯寇拉斯，而是任何分心之物。現在突然有一個秘密目的，要讓自己變得精緻。為此她需要孤獨，夜夜不眠。

她回到擺箱奩的房間，把一個裝著丈夫報告書的公文匣放一旁，小心翼翼挪開尖筆。她最後曾用它來預備寫結婚信給母親，她了解它的使用技巧。要將一首詩轉寫到紙草卷上是樁簡單之事。

她開始做這一切，彷彿是個市場的書記，擠出她最近的詩句：

**愛，狂野的心**

幾小時後，她爬上床，就睡著了。

現在她再次發現了自己，該是將她長期珍藏的計劃首度向柯寇拉斯提議的時候了。她與丈夫立下條約。「柯寇拉斯，我有話跟你說。」

「說吧，莎弗。」

「就是這些開不完的宴會。你浪費太多時間在它們上了。你是西那庫斯顯赫的男

人，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家成為一處文化中心，一處詩人與雕刻家、哲人、聲名遠播的人物，應邀當作我們客朋訪聚的中繼站。我夢想與我們時代的偉大心靈交談。這難道不是度過你的閒暇時間比較好的方式嗎，丈夫？」

「我想也是。沒錯，當然。不過，我不能放棄舊的友誼。」

「我懂這點，這很合理，你的確是高貴的。不過，我們可以減少鬥公雞與遊戲的活動，那麼就可以有更多的詩與歌的創作。」

這樁協議很令人震驚。柯寇拉斯想到成群的名人望士會湧到他家，就心滿意足了。他妻子是塊磁鐵，吸引世界上的名人，這也讓他覺得很高興。

邀請保留在下一艘遠航的船回來，由於等待時間的漫長，莎弗設法重獲丈夫的友誼。她為他唱一首歌，歌頌他無可言喻的富裕，描寫從船上帶回來的無價之物：

我愛精緻的生活，
對我來說
富饒與美麗
屬於陽光的想望

她漸漸不耐煩起來。她可能還要花多久的時間，在花園裡漫遊，或坐在飛濺的噴泉

旁呢？她輕柔地唱給自己聽。

噢，平靜，
我從沒發現你
更令人厭煩的時候了！

詩人亞克曼[32]是第一個回應她邀請的人。亞克曼是里底亞人，出生於古城薩狄斯，他移民到巴斯達，還為一個名叫梅佳蘿拉塔的金髮女孩寫情歌。不過，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當他造訪莎弗的時候，他是個肥胖、快活卑污的傢伙，更糟的是，僕人帶著驚慌跑進來告訴莎弗說，他的賓客滿是鄙人。亞克曼比較適合進入柯寇拉斯的同黨，而不是她的。他三杯葡萄酒下肚之後，解開寬長袍，露出微微晃動的肚皮，跳著「裸體少年之宴」的舞蹈，那是他二十年前的創作，斯巴達年輕戰士還在唱誦。他的嬉鬧那麼令人討厭，不可能讓人想到四百位阿都尼斯美少年。與他的尊嚴一起消逝的是他的愛情。他透露說，梅佳蘿拉塔已漸漸如自己一樣醜胖了。即使這樣，他還是款待莎弗，唱出阿爾凱奧斯最近傳唱的一首一長三短音步的詩歌：

你說，他不愛我嗎？

我也不認為魚或葡萄酒愛我，
但我同樣從其中得到快樂

莎弗想起這個鄙人，就鼓掌想要親吻他。「是的，那是阿爾凱奧斯，」他感謝神保護他，允許他去愛、歡笑，並且造訪繆思女神。她覺得靠他更近。

另位斯巴達來的詩人是波利納托，他也又老又胖，原籍愛奧尼亞人。他是一位優秀的音樂家，創作笛曲，用半音作曲，還伴以效果絕佳的四分音音階。他是斯巴達音樂學院的院長，他前任院長是達忒班得[33]。達忒班得是莎弗的偶像，因為他在七弦琴上添加了高八度音程。

「我彈它長大的，」莎弗說著，想到了家。

「你知道，」波利納托[34]接著說，「它是漢密士用龜甲發明的嗎？他教奧菲斯彈奏，奧菲斯被色雷斯女人殺死時，他的弦琴連同他的頭掉到海裡……」

莎弗接著把這個故事說完，「然後被海浪沖到萊茲波斯，有個漁夫發現它，將這把弦琴帶給達忒班得。我常常在想漁夫是不是也把頭帶給他，」她笑了，但隨即又變得嚴肅。

「你知道達忒班得來自安提薩，最靠近艾瑞索那座村鎮嗎？他去世那年我才出生。」

「為何你總認為，」波利納托問她，「有那麼多的偉大詩人都是來自你的萊茲波斯

小島呢？」

「因為自由，」她毫不猶豫地回答，「當沒有自由的時候……我們萊茲波斯人就放逐去……或遭遣送，」她又說。

他們提到泰爾斯還有他的島——美里塔司，人人稱為思想之島。因為他不斷問著奇怪的問題。他不接納他的同儕男人，而是問道，「男人是什麼？」彷彿自己超過了角色扮演的總和。

希米拉的詩人斯泰西柯拉斯㉟，以偉大荷馬的風格寫詩，他也來拜訪他們。他從每件事物上萃取出道德名言來，莎弗覺得他很討厭。然而，就是斯泰西柯拉斯告訴她說，有一個泰爾斯的年輕學生——亞納西曼德㊱，他著手畫起世界地圖來。

對莎弗來說，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想法，人要如何著手做這件事，她不知道。不過，她從這位年輕哲學家聽來的話，令她困惑不已。雖然她遭他毀謗為月神，認為她自己不發光，而是借自太陽光，這讓她憤慨不已。她似乎對巨神阿特拉斯不予信任，不相信世界是由什麼力量舉起來的。亞納西曼德甚至不採納他老師的理論，認為世界是一片水域，而是想像成他所稱的無限的實體，那就是萬事萬物，各個部分會移動，整體卻保持不變與不可變。根據他的理論，世界最初是冷熱一體，然後它們開始分離，形成溼冷的中心。這就慢慢硬化成地球，散灑出去的分子，就變成月球、太陽及星星。他也講到人類的生命是從海中肇始的，人類的嬰兒曾由魚狀的生物養育，牠們行為就像奶媽。

莎弗點點頭說，「人類不斷在發明。然而，他所說美麗瑟麗妮㊲的故事，確實不公平。她的柔光是她獨自的，不是從他處偷來的。至於其餘部分，或許是有個神在他耳邊輕聲告訴他的。我從不認為我們是漂浮在水上。」

她熟練地安排年老的斯泰西柯拉斯回家，因為她計劃渡過好玩的夏天，很希望他不在場。

莎弗毫無疑問是西那庫斯社交圈的領袖。這位萊茲波斯女歌手舉行的宴會以新觀念為本名聞遐邇。就是她引進罰款到古代的捉迷藏遊戲。

沒有人猜到她會在夜晚用沾蠟的木塊，把詩壓印在紙草上。她不久就會擁有自己的書，甚至裝釘起來像航海用箱子裡的那本書一樣。

波利納托告訴她，他曾看過荷馬的詩被抄寫下來，還有海希奧德的也被翻譯成他文。不過他相當不贊同，「像寫作這樣靜態的事，應該留作記生意的總帳上。詩歌應該單獨飛揚在人類的聲音上。」

「不過假如人類的聲音支吾不清呢？或者歌手誤記呢？我們任成千上百不認識我們的人擺佈。我們怎能信任他們的才能或記憶呢？」

波利納托對抄寫工作沒興趣。他提到早期的抒情詩人，哥林多的攸米羅斯與古國佛里幾亞的奧林波斯，他們的詩歌人們還唱著。

有天柯寇拉斯從他的船長是處獲得新消息，這些船長近日才入港到歌林多的。「似乎，」柯寇拉斯告訴她，「貴族階層中有人變節，反叛我們前任主人佩里安德。」所以，身為君王的他，就差派一位使者去請隔鄰的君王來訪。我不想提起這位訪客的名字，除了透露他來自小亞細亞之外，他與佩里安德熱切地長談，佩里安德說起他的問題，並且大聲驚嘆想知道該如何處理。他們似乎走過黑麥田，來訪的君王用枴杖彈落高穗鬚的穗頭。他的訪客一離去，佩里安德就將哥林多所有的貴族領袖斬首。

「佩里安德？」莎弗恐怖地喘氣說著，「我們因誰而如此快樂？為了我們生活的舒適，誰做得不夠？我要在誰之前唱我最有名的歌？」

「同是這人。」

「什麼氣魄擁握了人類的精神？」她相當渙散，因為佩里安德身為世界七賢之一。不過，柯寇拉斯只是聳聳肩。

一年當中最酷熱的日子來到了，天狼星明亮閃耀著，天氣是如此的熱，豪宅的貴族搬到沿海的窯洞裡。明亮色澤的雨篷在頭頂上舖展著。

在莎弗享受窯洞的涼爽之前，她必須確定沒有蛇也沒女祭師在裡面，在西那庫斯人們都不知道這些習慣。

在這種非正式環境裡，人們允許莎弗唱歌，她面前擺了許多禮物，表示對她的感謝。她獲得的一面錢幣禮物，是超過兩百年前在里底亞鑄造的，那混合了金和銀，有一

個飛馬座的形象被巧妙地印製其上。即使在古代，最優秀的藝術家都被僱用來設計錢幣。

有一個最令人愛的野餐地方，位於潛在水底的光滑礁岩群中。在礁岩底下有一座長久以來無人到訪的城市，穿過招搖海草可一窺其外廓。莎弗與柯寇拉斯兩人在海底的家，手交叉著手游到仍然矗立的殘牆，魚兒穿梭其間。寬闊的街道在他們眼前散發微光，破敗的廊柱覆滿苔蘚，棲著不易甩掉之物，並且叢生海葵。當他們回到了水面，莎弗說，「人從沒想過那些過去的事。他們在寬闊的街道走著，跟我們一樣居住著，柯寇拉斯，他們有同樣的快樂，同樣的痛苦。」

柯寇拉斯眨眨眼睛的捲睫毛說，「人們說那是尤麗嫩的居所，那永遠環繞世界的海洋之女。」

「我不這樣認為。我想同我們一樣住在那兒的人們因為激怒了搖撼大地者——海神波西頓，才將這座城市翻倒進海洋，連同所有的人。」

她整天都很安靜，沉思她所看到的。

柯寇拉斯安排一次黑熊狩獵活動，不過天氣太熱了，大家都不同意，他們決定頒獎給發明新鮮趣事的人。獲勝遊戲的獎品裡有夾翅的鴿子，這些鴿子聚集在頭頂上的金網裡。在被剝光衣服的女奴中選出最可愛的一位，當金網被鬆綁，她們的任務就是捉到其中一隻。若有人成功捉到了，她就可以獲得自由。所以女孩們攀爬過岩石，溜滑著，跳

躍著，伸展著四肢，用取悅人眼目的美體翻滾著。

柯寇拉斯的一位朋友遞給莎弗一只造得精妙的酒杯，他們喝葡萄酒的時候，她看到杯底刻著一個裸男與一個女奴在交配。年輕人看過去對她微笑，但是她還是把酒杯還給他。許多賓客都已走，有些人就在女奴捕捉到鴿子之前捉住她們，其他人則與少年們去閒逛。這位曾遞給莎弗酒杯的少年，告訴她交際花都用她們的技巧訓練自己的女兒。「最有天賦的人都是透過三、四代來教導她們的女孩。」

她四顧尋找柯寇拉斯，不過他暫時缺席；波斯的斟酒人也是。莎弗挪移到另個團體，這一夥人都在談航海術，一種神拯救人類的技巧。

這次外出回家途中，莎弗與柯寇拉斯共乘馬車，他因為焦急著回家，就快馬加鞭趕路。突然有一個人在他們前面疾跑；他們的戰馬車輪撞到他，輾過他的腰身。莎弗聽到肋骨架折斷的聲音，她回頭看，看到他在塵土中蠕動。「停止，柯寇拉斯，停止！」

他並沒有緩慢下來，他說，「那是個奴隸。明天我會詢問那人是誰的奴隸，給予補償。」

「不過他不能像那樣留在那裡，他……轉回去吧，柯寇拉斯。我們一定可以做些什麼事。」

「什麼？」

「把他帶給我們的僕人，他們會照顧他。」

「莎弗，你有時候是那麼奇怪，我幾乎不了解你。那人是個奴隸。」

「但是他感覺到的痛苦跟任何人一樣。」

「你錯了。一個人天生為奴隸，是因為他有奴隸魯鈍的感覺，以及劣等的心智。我向你保證，他們跟你和我的感覺方式不同。」

「我再也不跟你同乘馬車了。」她生氣說道。

當他們回到家，她就派遣自己的人手到他們輾過那人的地點。他們回報他已死。

柯寇拉斯向他的主人賠償，事情也應該做個了結。但是沒有，事情就像莎弗碗裡未消化的什麼東西。她公開感謝她丈夫，從波斯帶給她藍、金色的地毯，那地毯是他費了很大的困難才為她取得的。每晚她幾乎瘋狂地蝕刻她的詩歌。字一行行寫成，然後拼組在一起，捲成卷軸。有幾首詩寫成橢圓形狀。她喜歡將詩的書寫版面，適當搭配個別詩歌引起的心情，當她印寫蠟字的時候，還一邊哼唱著。她愛上這一項艱鉅的任務。

柯寇拉斯的船再次停泊在外海，船身看起來光滑修長，船首翹得高高的。它們載的船貨就像邪惡的潮水，因為差役捎來了母親去世的消息。就像公牛遭受鞭打感到震驚一樣，莎弗也楞楞站著。她不說話，也不哭，只是慢慢屈膝下來。

女僕跑過來扶她，她拖著蹣跚不穩的步伐走到房間。她把自己關起來，用皮帶拴住門，然後剪下一綹頭髮恍恍惚惚往花園走去。她站在艾瑞索移植過來的葡萄藤前，站了

好一會兒，然後折下樹枝，用頭髮和樹枝編成一個葬禮花圈。

克蕾絲最後一次緊抓著她的時候，她常時的預感成真了。莎弗的內臟糾結在一起，全身感到一陣抽蓄。母親，我這一生從沒像此刻這樣感到你的手臂緊抱住我。可憐的遊魂，無血肉、無生命，化入無時間狀態，最後她用亞麻斗篷把自己包裹起來。誰讓你闔眼長眠的？是我的一位兄弟嗎？或者他們全都駕著空蕩蕩的船去過浪遊的生活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間唱輓歌。她不吃食，也不分享自己的傷心。她的女僕在門外嚎哭。她不讓她們進來。當她想到母親甜蜜的臉龐對於像她這樣的孩子顯露困惑，便泣不成聲。

莎弗明白只有她的繆思會將她從遺忘中拯救出來。「我跟你說，有些人，」，她握緊拳頭舉像天空說，「會從此記得我。」

她的歌會傳諸後世。她過去多年之後，人們會在不知名的地方、在文明未開的地方重複唱她的詩歌。而克蕾絲只是一個活過的女人而已，現在已不存在了。莎弗拿起西薩拉琴唱說：

夜晚降落她身上
沉甸甸的夜睡在
她們的眼睛上

事實就像這樣嗎？一場醒不過來的睡眠。

失落的日子裏，神在他面前顯現啟示，她有了孩子。她用手壓壓自己硬起的腹部。她的子宮因懷有生命而充滿活力，然而已不在有什麼可滋養她了。克蕾絲派來的艾瑞索母親之神——姬貝勒，輕聲對莎弗說那是個女嬰。

她也希望如此。不過，這是甚至七賢之士也不能預言的。他們知道什麼呢？因為她聽說皮塔柯斯也在這七賢之士當中。迫害她的他，身材很肥胖，指甲也未剪，他將她從母親處趕出來，卻被稱為賢士，現在母親去世了。歌頌敬畏！歌頌敬畏！

她捲曲著身子，擋在門後，當柯寇拉斯重重敲打著門，她也不開門。這是她的傷心之處，她的！確實懷孕之事也一樣，她也尚未準備好分享這件事。

有人居住在她裡面，誰呢？神差遣這個「侵害者」告訴她，她跟別人一樣是個平常的女人。而這是發生在邊紡織，邊閒扯的女人身上的事；散置的碗與嘔吐物，沒有能力消化某種食物；這就是生命萎縮的光景。

她拒絕順從。那是一種負擔，一種入侵。她是莎弗，萊茲波斯的詩人。她所關切的就如詩人們一向如此；描繪一朵野花的質地，讚美一個少女的好看、苗條的足踝，及動作的優雅細緻。

她從自己的房間出現，似乎跟以前一樣。柯寇拉斯了解她的心情勝過去安慰她，或者提起克蕾絲，反而帶她去看擲鐵餅比賽，比賽中只有少數幾位坐在椅子上觀看，她是當中的一位。

當閃閃發亮的身體彎下擺出投擲的姿勢時，景象很是漂亮迷人。這裡的習慣也要拉出運動員的包皮，然後結紮起來。

她觀看著裁判跑去標記擲出的距離。柯寇拉斯在一場比賽中，下了整個船隊的賭注。就是在這些比賽上，在桂冠、繽紛緞帶及許多金、鐵運動器具當中，她聽到人們談起雅典人的賢士索隆[38]。他破除了債牌並下令任何出生雅典的自由民不可將自己賣作奴隸。再則，他還頒布法令說，舉凡已經出賣自己的人，可再次恢復自由人的身分。

「啊，」莎弗說，「通過這樣的法令後，索隆必須逃離雅典去照料他的農莊。」

柯寇拉斯笑說，「他已經去了。」

她沒有完全想通索隆，因為他賦予女人的地位很低。他認為丈夫有權取走妻子的生命，如果證實她有通姦的嫌疑。女人的地位與兒童相等。接近索隆統治結束之時，丈夫的義務要每週與她同睡一次。那就是在雅典，兩性之間所謂的公正。那也是何以她沒有到雅典旅行的原因。

她沒有告訴柯寇拉斯她懷小孩的事，因為她相信那是個女嬰。她出世的時候，有一捆緞帶會綁在門口，群眾會聚在街道慶祝，因為雖然是個女孩，卻是她的，莎弗生的。

第一個月的不適過去了，富裕的感覺給了她自信。所以當她丈夫談到一艘商船停泊在克利特島，有一項獎品待人去拿，她覺得很高興。她家中的許多財寶都在先遣隊中被贏得了，她知道柯寇拉斯會派遣一艘船，對抗這艘滿載貨物的商船。她不知道是他自己故意指揮的，他對她保守這項秘密到底。

莎弗沒有反駁。假如柯寇拉斯想過舊有放任自由的冒險生活，為何要像一個妻子般責罵呢？最好慫恿他，在他計劃的路線以及船的儲備物質上，當他的同伴。他修長、苗條的手指描畫著海濱之洋，指出他要旅行的路。當他遇見克利特島人，居住在低水域區，而不是他自己輕盈的船隻裡時，他會繞著她跳舞，旋轉圈子。

他們一起笑，莎弗允許讓給他她的身體。她的心靈卻永遠緘封起來。他有點醉酒。他找上她時總帶著點醉意。他不知道她身體的那一小部份代表什麼，然而他畢竟明白了。

「你像尊雕像，莎弗。只要你能融入我的愛，那為你狂熱的愛，我不會去找阻街女人、或雙簧管演奏家、或打擾斟酒人，不過要是……要是……」他停止不說。他不知道如何表達他感覺到的，因為他不明白她不和他同夥的態度。他再次試著說，「你的眼睛熱情而深沉。你的嘴唇是我看過最感性的。你的詩歌談到欲望。為何你不愛我？」

「要滿足，柯寇拉斯。我懷了你的種。」

「真的嗎？」他開始親吻她的身體。他狂喜地輕咬「阿芙蘿黛媞的胸乳」，她突然

想要瘋狂，但不是他插入的又長又硬的條棒。他的生殖器很大，而她人很嬌小；過程中總是痛苦不堪，且有點嫌惡。他主導她的事實令她有點苦惱。她很遺憾告訴他她身體的秘密，以死亡的寧靜接受他。

柯寇拉斯使萊茲波斯的莎弗受孕，讓他很興奮，他不在意獨自享受自己的快樂。這件事其實令他快樂無比。稍晚，他被動地躺在她身旁，雙臂枕在腦後，教導她飲薊的汁液。「這保證會生男孩。我們要依照我父親的名字為他命名。」

柯寇拉斯出航那天，海面一片燦爛明亮的光景。莎弗和家僕都到海港去。這艘生氣勃勃的船隻帶著一連串錨鏈跳著舞，牲祭擺好要獻給海神波西頓時，划槳員已各就各位。

「偉大宙斯的兄弟，在無人航行過的海路上引領你，」莎弗說。

「我會帶回金、鐵器皿，還有精美的事物，」柯寇拉斯誓言。

他登船後，她從腰際取下一條飾帶揮舞著，划槳員舉起槳致敬。她丈夫指揮船向前駛過其它船隻時，碼頭再次自由開放，船啟航了。莎弗不斷揮舞著飄揚的紅飾帶，她想起小弟拉里喬斯，在一年多以前她離開萊茲波斯時，沿著碼頭奔跑的情景。她明白西那庫斯不再算是放逐之地，但仍驕傲地使用「萊茲波斯的人」這個頭銜，然而自從母親去世後，萊茲波斯似乎離得很遙遠了，還有她唯一親密的弟弟卡拉也是。埃及地很遙遠，

他曾答應送來戒子，作為他還活著的證明物。但要是米提蘭人接收了這枚戒子，那麼事情的真相就不被知道。

其中阿爾凱奧斯的命運更令她有信心。他從不是會把自己置於險境中的人，有時他會唱詩歌，告訴她他住在某地，而且生活過得很好。記起他們這一小群人，她就微笑。她聽說皮塔柯斯養了一個兒子，預備繼承他的地位。甚至母親去世時，他也沒有表示憐憫，對於讓她獲得自由探訪家鄉也隻字不提。

柯寇拉斯的船現在像一個舞蹈的玩具；她轉離把心靈交給一首詩，她會寫下這首離別主題的詩歌。

有一星期或更久的時間，她都很高興獨處，接下來她心中卻一陣不安。她拿起埃及人的豎琴彈起來，因歌沒有寫的很好。起風了，一股奇異的風不是從海上吹來，而是吹向海面，使得夜晚比以前悶熱。她感覺到西風和南風互相牴觸。

血從天空流下來。她醒過來；下雨了。

柯寇拉斯死於他所出生之島的附近。信使跪在她面前說，「那是一座暗礁，我們擱淺了。」

莎弗刻意注視著他說，「撤回你說的。」

「夫人……我會的。」

「我召喚宙斯，我也呼喚地、太陽，以及住在地底的復仇女神艾瑞妮斯，還有永遠環繞海水的大洋氏之女尤麗嫩，要是你發假誓的話，我會挖出你的舌頭。」

「偉大的柯寇拉斯王侯已死。」

「你親眼看到他死了嗎？」

「船桅撞倒在他身上。」

她的眼睛在信使的臉上巡梭著。現在只剩下她孩子與自己了，她不想要一個死人的孩子。

她跳起來，像關在過小籠子裡的動物一樣，開始來回踱步。「這，堆不吉利的預兆，有個神已經傳來過了。我必須將頭髮再綁成哀悼死人的花環嗎？」她問妮歐貝，不過由於她的表情那麼激烈，妮歐貝害怕回答。這個強壯、自信又年輕的柯寇拉斯已經被送進漫漫無盡的長夜。

「沒有港口可讓我的淒慘景況停泊，」她嚷道，她的女僕開始悲嘆。

年輕的阿都尼斯
已垂死！噢，西思莉亞㊴
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用拳頭打擊

對她母親去世的哀悼詞還沒寫好。莎弗已經躺在無底冥府的底下，可怕得無知無覺。但是當她想到丈夫去世，她就想到了歌詞。她拾起弦琴唱道：「將我包埋在沙中，把我的骨頭聚集在淤泥裡。」

然後她把樂器丟下，跑到屋外，用雙手鏟起泥土，安放在她身上。她撕扯頭髮，對女僕嚷著要她們悲傷痛哭，她要所做的每件事，在現實上都是恰當的。然而她不認為他已死。她想起他參加的晚餐俱樂部，所定的聚餐時間，只是些不吉利的日子罷了。她記起他們在海邊洞窟前，舖展的鮮豔雨篷下渡過的夏天，在炎熱的下午喝著葡萄酒，他們如何脫去外衣，終於及時隨著鈴鼓跳著柯道克斯舞步。他稱她為「我身體的女神」。

為何，噢，為何她不喜歡他的撫觸？她想起他最喜愛的佳餚——填塞雲雀的豬隻、風鈴草、一尾誕生於海沫中的紫魚，現在所有這些要做什麼呢？「你一旦誕生，就無法逃避。柯蘿索紡織，拉齊絲設計圖案，殘酷的安卓波絲[40]剪斷線。」還沒有凡人打破這項織布業，摧毀剪下之物，丟掉剪刀！當漢密士領導她丈夫經過火河，誓言牢不可破的冥河，經過了遺忘之河時，她已經唱過詩歌，或者在大理石水池沐浴過了嗎？

如果柯寇拉斯被擊落，掉到海裡掙扎呢？因為他是個健壯的泳者，而且熱愛生命。

她希望他抵達地獄的接待室——冥府後才醒過來。她向長老神們，向死亡之王——海迪斯，還有她妻子波絲鳳，甚至死神本人，祈禱他們仁慈地處理這個年輕人，他以他的力與美來到他們這裡。不過，不朽之神會喜歡人類什麼呢？流過他們血管的是靈液，不是血液！她記起了荷馬對陰影的描述。

肌腱不再將肉與骨束綁在一起，
一旦生命離開白骨，
人的靈魂向前飛，在附近翱翔

柯寇拉斯在附近嗎？她行經她在哭嚎的女僕，去到沙灘上。她記得夜晚、西風和南風互相牴觸，然後呢？

面對海灣的是水神泉。天氣非常冰冷，因為一個心冷的山林女神，選擇轉變成這些泉水，而不是降服於河神——艾爾菲斯的漲潮。當莎弗走近，她的腳步拖曳著，她傷心地重複唱和：

親愛的新郎，我可以
確實像你哪點？

苗條的年輕人
是我最像你的地方

在其它什麼時候人們會唱這些歌！

莎弗脫下長袍，跳進冰泉裡，裸身清洗自己。她滌去全身的死亡之氣。妮歐貝跟隨著他，從她的長袍底下拿出一瓶昂貴的沒藥。當莎弗踏出水池，她的僕人替她抹上香膏，穿上染黃楊木汁溫桲色的新鮮衣服。

「結束了，」莎弗說。她的意思是她從他那兒獲得了自由。妮歐貝點點頭；她了解。

還有許多不計其數的事物勢必被瞧見，以及要召聚的一次宴會。「我們要烤杏仁與葡萄酒。我們有成堆上好盤子裝的無花果、蘋果、桑椹，還有燕麥蛋糕及罌粟糕餅。海上來的鰻魚及別的異國東西將被擺出來，因為海將他從我們身邊取走。」

她覺得被赦免了，因為一具屍體已擺在眼前，妻子將餵食管子插進崩壞的顎裡，倒下液體。無人記得有任何人以此方式復活過，但是這是此地的風俗。

她不能將死者包在香草與香蜜裡，然後將他的殘體燒成細灰，所以她吩咐拿來一具小型赤土色石棺，棺蓋上有與柯寇拉斯相似的雕像。她會晤死亡的方式是在棺材裡面的榫釘上掛了一細頸瓶的香水，在旁邊擺了一綹自己的黑髮，他喜歡戴的珠寶、一枚最喜

歡的戒子、一個金酒杯，而她自己也會用花朵與新郎頌詩塞滿棺材。

自大風浪那夜以來，已三星期了。諸事循例進行的適當時機到了，棺材要燃燒埋葬起來，在地上形成一個土塚。

到了指定的時刻，抖瑟著哭泣的哀悼者都出現了，友人都來了，倒在她懷中啜泣。莎弗表現得倒像個家主，而不是寡婦。她沒有流淚，面無表情。這些批評都是出於柯寇拉斯的親戚，特別是他母親，她由僕人攙扶著。

莎弗揮手向賓客示意到枕椅那邊。酒宴擺設好了，眾人在這個放在高台座上的小小複製棺材前禱告。賓客們讚嘆著工藝的精巧，誓言那是完美王侯，這位無瑕的柯寇拉斯，商人王子，男人真正同志的領袖，他完美雕像的代表。

宴會桌擺好了，佳餚端了上來，冷熱食都有，陳年酒讓男人神遊到一個從未到過的境地。小棺木遵照儀式被抬到花園那兒已設定好的地點時，輓歌奏得越響亮。人們投擲松脂，瞬間往天空迸躍出亮光。柯寇拉斯的家屬將髮綹投進火裡。其他人則潑濺葡萄酒，拋擲美食。他們的哀慟程度加倍，直到似乎火焰已隨聲音而去，漸漸熄滅。

他們回到擺滿罌粟糕餅的新宴會桌上，彼此傳遞著甜苦風味的佐料。柯寇拉斯的姑母靠向她。

「你忍受喪夫顯得多勇敢，」她彎嘴微笑說著。

「人忍受他必須忍受的，」莎弗回答說，她不明白對方的話是壞心眼，還是在安

慰。

赤裸的賣藝人出現了，男孩女孩都有，他們以劍表演危險的技藝，並且口中吐出火舌。這項娛樂之後，賓客們最後一次走到花園，扔擲花朵，還在悶燒的柴堆上噴灑香水。專職哭悼的人員在背景後對著天哭嚎，他們撕扯頭髮，撕裂衣服，抓著臉直到流血。他們倒下更多的葡萄酒，淋濕火焰，之後，這一夥人再次聚集到餐廳。他們走了之後，人們將地板舖磚挪開，顯現出一個深池。賓客們圍繞著池邊坐著。絕世無雙的莎弗設計的這項新轉變是什麼呢？

一個赤裸的阿都尼斯美少年出現在他們當中，然後潛入水中，隨後有一個標緻的少女跟著。賓客們明白他們將見證，一場生命力與全能的死亡之間的爭鬥。在一場水中起舞的波動中，男性將刺穿女性。存在的危險是，要完成這項技藝表演，就會有一位或兩位同時淹沒水中。賣藝泳者他們的身體彼此糾纏在一起，在高潮期間，都無法升浮到水面換氣。當男人成功脫離「美人魚」拉扯的箭矛，不只是他的身體，他的臉也扭曲變形。泡沫從他口中流出來，他的眼睛也凸了出來。

觀眾拍手讚嘆，因為當男人的活「種子」補充給女孩子後，他的器官從女孩身上掉落下來，顯得沒氣沒力，就像凋謝、死亡一樣。這位狂歡的女人，拖曳著勝利的血，將身體提昇到水面，然後將無生命的形體趴覆在地板上。

「女孩表演得很好，」寡婦莎弗不帶感情地說，「放她自由以紀念我丈夫。」

「也給這個男人擁有另一種自由，」一位興奮的賓客喊道，當他們用香菜、甜香草灑在屍體上，然後拖到火葬場，葬火再次點燃起來。

西那庫斯人對於這個女人表現出來的，小小、慌張的奇蹟，感到狂喜，她身為王子柯寇拉斯的寡婦，現在以自己的權力在娛樂大家。他們城市中的加摩里，還有雅典的君王克里提亞，也在她的宴會桌上用餐。詩人亞雷恩還有許多人都是她的賓客。無人比莎弗更知道上什麼菜，唱什麼歌，邀請誰，採納什麼生動的場面，或滑稽戲表演，可獲得娛樂的效果。另外也可以說，死的柯寇拉斯比活著的更有名，因為他葬禮宴會的消息傳遍西西里島，並且傳回了米提蘭。莎弗的天才長久以來都為人所認同，而她自己也聲稱為現存最偉大的抒情風格詩人。現在她個人的領袖氣質表現出來了。

她睡得不好。事實上，她害怕睡覺，因為一個重複出現的夢，等著攫住她。在夢裡，她想到可怕女巫神瑟賽對她說，「繆思常告訴你，說你的名字將在產生共鳴的時代被人記得。這是真的。」女巫神在此彎身靠近說，「不過只是一部分而已。驕傲的莎弗，我說你會因壞處而不是好處被記得，你的真名字令人厭惡。」

夢像一首合唱曲，不斷在她腦中重複唱出。她汗流浹背地醒過來，她的身體因抽搐而拱起。「那是謊言的夢，」她咬緊牙關說，「因為詩歌和音樂怎可能帶來邪惡？」但這並不能避免這個夢在第二夜重複出現。

她有一個新想法。她開始養馬和賽馬。所有偉大的馬似乎都系出飛速的北風波里斯[41]，他賦予這些馬英勇的特質。賢明老人尼斯特，這首位王爺兼馴馬者運用特別的方式照料，因為莎弗的馬廄養了最優秀的動物。雖然她因懷小孩而身體臃腫，她還是騎馬打獵去，像亞提米思第二，獵到一頭無助的黑熊。這樣的行動造成一股潛伏的閒話。柯寇拉斯的親戚公開表示反對，說她參與這種男人的活動，會將柯寇拉斯傳世的小孩流產掉。這些相同的饒舌人會說，假如他們知道她吃下櫻草根，想達成這個結果，而艾雷思雅[42]已經以她給女人的劇痛處罰了她？但是孩子緊抓住她的子宮，沒有除去。

人們對莎弗的批評混合了一般的讚美，好像人可以添加少許胡椒，餐點會比較美味可口一樣。沒什麼可以減弱她的名氣。錢幣鑄造成她的肖像，雕塑成她的胸像，而她的全身雕像則用巴黎的大理石雕成的。

她不交情人，也不再婚。柯寇拉斯的家族，暗示要她選擇他們當中的一位兒子。不過，她讓人知道她丈夫還活在心中。她看到妮歐貝沉思的一瞥，然後稍後向她透露，她對於他的死很不快樂，不過，對於他的不再存在釋懷了。

不再存在？關於這點她錯了。有一晚他在最後一位賓客離去，在最後的香水火炬發出急細的爆裂聲，然後熄滅後，他現身讓她知道。當莎弗獨自躺在睡椅上，柯寇拉斯在三條河底下找到他的去路。他走到床邊，帶著責備的眼光審視著她。

「為何你想謀殺我的孩子？」

她縮回濕淋淋的身子，不敢回答。

柯寇拉斯向她舉起他的手，血流在她的胸脯上。她尖叫著醒過來。不過，沒有人聽見，於是她下床替自己倒了一杯萊茲波斯葡萄酒。

當她的時辰漸漸接近時，她對她內在所懷生命的態度經歷更進一步的改變。她開始想到這個孩子，是她家及血統裡的一名同盟。她放棄騎馬打獵還有躍馬；她甚至寫信給皮塔柯斯，問他是否可以回到萊茲波斯。

在她懷胎的第八個月，她獲得了他的回覆：「這個時辰還不是吉兆的。」

如果她的孩子必須在放逐中出生的話，那麼所有她的名氣意味著什麼呢？她臃腫的身體承受到較長久以來更沈重的煩惱。她帶著拒絕了解的磨難顫抖著。她唱起這首歌：

月亮落下，昴宿星消失了；
現在是午夜，時間飛逝，
而我獨自躺下

她記得柯寇拉斯極為生動的夢，而顫抖著。她想分出曾經對她丈夫有過的感情。他雖然仁慈，卻常酗酒而昏迷不醒。有件事是確定的，他的酒宴朋友不再常到他的屋子來。他的家人也是。她不喜歡他們的眼睛，對她的所有物作評價與估定。現在這是她的

房子，樣樣都在裡面，裡面有許多東西。

夜裡，她多次起床打開寶藏屋。她會坐著彈起奇怪的樂器，撫觸精緻的衣裳，打開它們然後擁向自己，衣裳散發出迷迭香氣。她舉起小小的、金色的獻物，轉動它們好讓燭火映照出其巧藝。也有一桶桶的銀幣，古代雅典的銀幣，來自小亞細亞的古錢幣全是迷你卻精緻的作品。手指、腳趾、鼻子還有耳朵戴的珠寶；脖頸的垂飾；纏繞著蛇的手鐲，環繞在上臂和足踝。她全都試過。

我是富足的，她想，她記起媽媽曾擔憂她會是仰賴弟弟而活的人。我和我的孩子，她若有所思地又說。她懷孕的大部分期間，她有各種機會可以離開，然而她身體內的體積變得龐大。現在她很高興。它已經為自己的生命奮鬥過，而且贏得勝利。她知道她的時辰已近，這就是她為什麼對皮塔柯斯謙卑的原因。不過，這個小孩會在此誕生，對於萊茲波斯只在故事裏認識。

她不能逃避柯寇拉斯。她必須回到床上的時間總會來到。這晚，他變成一隻烏鴉的樣子，用牠的喙探進她裡面。痛苦就像她所想的這樣，她會為它而死。這回她的女僕聽到她的喊叫。

在她的膝上，是女人生出小孩的途徑。現在沒有詩能夠有秩序地排列引導，只有最野蠻的喊叫，彷彿她太小、太擁腫的身體尋找通過它的負擔。她想呼喚希拉的女兒利思雅，特別的生育女神。她想告訴她，她的內臟連同小孩被拉了出來。然後，她忘了那是

個小孩。折磨！她終極的折磨，為了她的驕傲之故，因為她忽略了神。汗水落入她的眼睛裡，淚水流了出來。她將整手塞進她的嘴。不過尖叫繼續，彷彿來自一扇不當關上的門。

「往下推，」妮歐貝命令說，「用力點。」

她遵守著。她遵照自己的奴隸。她活生生的肉體被撕裂開。可憐的迪奧尼休斯。可憐的莎弗。一個人不可能像這樣與生命分裂開。「母親！」她伸出她的手臂。在另一邊她的母親會協助他。

「頭出來了，」妮歐貝說，「最後一次的努力，孩子就會脫離你。」

莎弗使勁全力將嬰兒生出，嬰兒身上黏附著血跡及臍帶。在她看到嚎哭的嬰兒臉之前，她看著它雙腿之間，是個女嬰。

「克蕾絲。」一個生命為了一個去世的人而誕生。痛苦在出期不意的喜悅中遺忘了。記憶之神，繆思的母親，允許賦予她克蕾絲的名字。

嬰兒小心翼翼地抹上油膏，包裹起來，擺在她的懷中。是一個美麗的嬰兒。跟她自己一點也不像，她有長長的金髮，帶著藍色的眼睛，眼影顏色陰暗。她會喜歡她的同名人嗎？像她的弟弟們嗎？當莎弗刻意看著她女兒的臉，柯寇拉斯回頭看著她。

「抱著孩子，」她突然對妮歐貝說。

# 艾莉娜

㊸

哥林多的君王佩里安德謀殺了他妻子，為了表明自己的無辜，與屍體交配。因妻子的死，他必須補償她最親近的男性親屬；彷彿法律下觸犯的不是女人，而是家庭。

事情與莎弗有關時，這個插曲會造成她反思自己的景況。她是個孤獨的女人，擁有一個八歲大的小女孩克蕾絲。萬一有任何事發生在她們身上，柯寇拉斯的近親會繼承。這個家族已不期望她嫁給他們家中的某個人，而從那時起他們就公開的敵對。

也還有其他的追求者，讓她花更多的機智使他們受挫。她知道她不會再婚，不要一個掌控她的主人，不需對他負責，他也不會揮霍屬於克蕾絲的財富。她想到她的出名會保護她，還有她的社會地位。不過，對佩里安德的妻子沒有幫助。

為了驅散對邪惡訊息傳開來的害怕，她看著在鞦韆上的孩子，新繩索用紫羅蘭編織起來。克蕾絲笑著，金色的頭髮在身後飛揚。莎弗拿起弦琴柔和唱道：

我有個小女孩，
像一朵金色的花：
我親愛的克蕾絲，
我不會為她接受
所有的里底亞人
也不會接受可愛的萊茲波斯

「你在唱什麼，媽媽？」

「只是一首歌。」

「美麗的歌嗎？關於滿懷的菊花與金花苞。」

「沒錯，孩子，沒錯。」

「說故事給我聽，媽媽？」然後她離開鞦韆，跑去擁抱她。

「我該告訴你什麼呢？宙斯有多偉大，他的兄弟為了分享世界而抽籤。」

「是的，就是這件事。」

莎弗揶揄地觸吻孩子，抓著耳朵帶起小小的她。克蕾絲想回抓她的耳朵，她們無助地以笑聲結束。莎弗再拾起她的弦琴，唱道：

噢，美麗的，噢，可愛的！
你的就是了
擁有玫瑰腳踝的美惠三女神
與阿芙蘿黛媞
玩耍！

莎弗想起與自己保姆相處的可怕感覺並充斥著她，莎弗是她女兒唯一的老師。「海克力斯在底比斯有他的家。阿芙蘿黛媞是從塞西拉海島的泡沫誕生的。到了夜晚，奔馳的飛馬座整天在空中飛躍，牠在哥林多擁有舒適的馬廄。當波西頓，那位環繞大地的君王，在海底坐著他的馬戰車快速行駛過時，他從沒有浸濕過。他也有一個家，那就是金黃不朽的愛琴海。」莎弗明亮的眼睛流露出被壓抑的熱情。「我們有一個家，但不在這個地方。」

「萊茲波斯！」孩子說，「在安提卡與里底亞之間主要的貿易路線上。一直到達波浪攜走奧菲爾的頭與弦琴的土地。」

「那兒只有財寶，你會在沙中扭動腳趾，嚐嚐來自果園的水果，有蘋果與無花果，在你漂亮的嘴裡塞滿斜坡種植的葡萄。」

「你為什麼不去那兒，媽媽？」

「為什麼？『為什麼』對一個小女孩來說是個大問題。同時，學習萊茲波斯語就是與偉大特洛伊的忠誠聯盟，那裡還有拉里薩的皮拉斯基族人，驕傲的米西亞人、利西亞人、卡地安人、達丹人戰士……」

不過，克蕾絲的頭低垂靠著她；她睡著了。

莎弗嘆息。孩子並沒有盡情聆聽她擁有的知識。克蕾絲可以隨著她媽媽以輕快腳步跳舞，她的聲音雖然小，卻響得很真實。不過，她對創造的故事敘述沒有興趣。她不在

乎神是泰坦族的孫子。腓尼基人的字母自她的口中發出，猶疑不決。她無法記得永流之河的名字，這條河從天上，甚至乾淨、美麗的斯伯歇司河[44]流到地上。克蕾絲非常像她爸爸，是個愛笑阿芙蘿黛媞的愛笑女兒。她活潑又聰明，但是不在意了解知識。莎弗想咯咯笑這世界。有時候她認為假如她的眼睛和心能看入，且真正了解一朵花，所有的知識就會開啟，全能大地之母膝上的萬事萬物便豁然開朗。她推測這是幻想。因為她相信詩與理性分離並且超越它。人可以收集一束美的花束，但不是真理的花束。

她常常在哲學家色雷斯的思想之島上想到他，然後詢問奇怪的問題：「人是什麼？」「世界是什麼？」自然界的人類，他的學生們稱呼他為菲西斯。她不在乎他的詩句具有雄偉與高尚的風格。不像我的，莎弗在想。繆思將她們的神聖聲音吹進我體內。她們唱歌使靈魂快樂，我也是。

莎弗記得那個慵懶的夏日，並非因為所發生的事而是因為這是無事發生前的最後一天。有一星期之久，從海上吹來了穩定的風，她小孩的雙頰帶著健康的粉紅色。不過，所有的人都知道疾病的起源是神聖的，從所謂的深沉休憩處發出，而懸掛在城市上空的熱氣，在所有阿波羅治癒人的神龕中沒有助益。雖然天氣燠熱、難以忍受，雨卻落了下來，使得地面濕答答又泥濘。有件惡作劇發生在克蕾絲身上，她的喉嚨發紅又疼痛，她頸中的分泌腺腫脹。她在枕頭上輾轉反側，她黃色的捲髮糾結成一團。

莎弗差給妮歐貝一個神諭，並且在床邊守夜。妮歐貝回說熱水從蒸汽浴池湧出來，

必須與白公雞的血混合。一旦吞下去，這劑調配劑會使病者虛弱，在服用的次數之間，孩子必須消化小量的蛇血，和從女祭師處買來並且放在小袋中的骨灰。

一切照規定完成。莎弗用桂葉撒滿病房，獻給阿波羅，因他教導人類治療的藝術。她跪了下來，用嘴唇壓住孩子灼熱的臉。克蕾絲時睡時醒，同時投撒下公雞和蛇的血。恐懼在莎弗的眼睛裡盤旋。她不眠不休地對所有她能想到的神說著禱詞，答應在他女兒復原那天，放她最美麗女奴的自由。她要求蓋蘿俯身時不要離她孩子太遠，也不要抱她抱得太近，或者親吻她的外表，因為蓋蘿是個萊茲波斯女僕，她愛小孩，不過孩子在她結婚前就去世了，她自己一個也沒有；所以當有孩子去世，據說蓋蘿就會緊抱著他，直到生命消失。

莎弗確定克蕾絲已睡了，她就走進花園去摘黃水仙，讓孩子能有什麼高興的事物可看。這會使她的內在甦醒，想望會令她滿意，而且像黃水仙一樣開花。她趕快回到病房，將手擺在銀門把上，然後退回去。她因不想要孩子，因吃櫻草根，因騎馬狂奔，而遭受處罰。「噢，神啊，不過我知道我很愛她。她是我丈夫留給我所有的財寶，她是我主要的喜悅。」當她踏進房間，克蕾絲的病情也許會好轉，或者死亡。「然後我的話語會是呻吟，之後我再也不唱歌。」對神的威脅態度突然轉變，她隨即冷靜地去安撫他們。「讓她與我一起，我會帶她回萊茲波斯的家。皮塔柯斯不只一百次阻止我。這點我可以發誓。或者假如你願意，讓我或其他我所愛的人替代她。」

她推開門看到孩子從頭到腳都濕答答的，終於退燒了。黃水仙從莎弗手中掉落下來，散了滿地。她獻上感謝的百頭公牛祭，放了女奴自由。她再次寫信給皮塔柯斯。

莎弗等待回音的時候，有一封信送達到她自己的一艘船上。那是他弟弟卡拉寄來的。他在米提蘭寫的。他的消息讓莎弗大大的哭了一場，她倒在地上。她的僕人為了拿水及遮蔽物而忙於奔跑。妮歐貝磨擦著她的四肢，它們如同死了一樣。

她睜開眼睛，即轉向牆壁。她發出可怖的聲音，哭著離開。她做了什麼？愛管閒事的漢密士在她發出偉大的誓言時，已經經過了，而且就像他這個愛搬弄是非的使者一樣，把它帶給雅典娜嗎？

雅典娜殺了她的朋友。阿爾凱奧斯死了。

時間陰暗地流逝，她無法想到超過它。隨著阿爾凱奧斯身陷永遠接納他的冥府，她自己的青春也消逝了。她為這兩者悲悼。她注意到臉上的細紋，都是由於這年她已二十九歲之故。

她漸漸允許自己接近自己的悲傷。她為他編紫羅蘭髮辮，將和諧相處的阿爾凱奧斯隱藏起來，因他總是不同於她的一夥人。他們曾計劃過的孩子氣的叛變，他們分享過的放逐歲月。我親愛的朋友，我親愛的朋友，莎弗已經帶給你這個看不見的結果。

她拖著身子走到她弟弟的信之處，再次閱讀阿爾凱奧斯臨死前的方式。那並沒有尊

嚴可言，卡拉說，那是因為他有良好的憑據可以擁有，阿爾凱奧斯也正要回到萊茲波斯，他當然頌揚自己，當然也喝酒。「……像是披頭散髮、永遠年輕的神，當海盜登船時。」根據卡拉的消息，這則消息來自同艘船上一個逃走的水手，說阿爾凱奧斯藏在一個酒桶裡。當他浮起來呼吸空氣時，一個入侵者劈開他的頭顱，酒的顏色變得更深了。

她傷心極了；她對他的影子說話。即使阿爾凱奧斯的陰影也不可能太嚴肅：「記得當時我們臀部著地，滑下山坡嗎？」然而陰影還在微笑，她迅速說道。「我的小女孩是太小了。她是那麼可憐，你會原諒我。你會，阿爾凱奧斯，我知道。」

不過，那樣的懇求讓她覺得不太好。她無法忍受想到他讓某個惡徒的劍殺死所感覺的不當快樂。他輕視暴力，卻落得這樣的結局。雖然桶酒會讓他快樂。他會認為那不是沒有尊嚴可言，如她弟弟所寫那樣，而是個適合恰當的結局，他用最後的呼吸汲取葡萄酒。

她再次看著可怕的書信。她必須知道她弟弟在米提蘭怎樣成就的。她讀到皮塔柯斯教養良好的唯一兒子，信上說他已結婚，卻死於一把斧頭的暴力之下，無疑是為了他父親之故刻意下手的。卡拉寫道，所有皮塔柯斯的希望都放在這個男孩身上。隨著他的去世，他們所認識的皮塔柯斯再也沒有什麼了。他對舊爭執或舊朋友毫不在意。對他來說，白日如同夜晚。他允許所有放逐者都回來，總之稱為記憶中的特赦。莎弗為這位腦子中斧的男孩湧出同情，她再次為她親愛的阿爾凱奧斯哭泣，他總要求她將他握在手

中，她卻遞出死亡，好讓克蕾絲可以活下去。

她即將為這項犯罪獲得回報。她要回家了。

莎弗像個王后一樣回到來茲波斯。她和她女兒，還有女僕搭上一艘有整齊漂亮船帆的船，隨後跟著三艘寬船腹，甲板有鑿洞以容納財寶箱桶的船隻。

船帆由戰士護航，在分開來的海兩旁預備好，因為莎弗傾空柯寇拉斯的豪宅，裡面有象牙、寶石、薩摩斯島人的獅面錢幣袋子，隱約顯現的祭袍織錦掛毯，以及奇妙的樂器。九年前她蒙羞離開萊茲波斯，現在帶著無數的財富，還有身為世界現存最偉大的詩人名譽回來。

她用雕刻箱奩攜帶捲起的紙草作品。收藏品有放逐寫的詩作，寫滿兩冊。她故意複製它們，在親朋間分送。詩集含有抒情詩、讚美歌、婚姻頌，還有輓歌。

當船駛過嶙峋的奇歐斯，她在她女兒手中放了一朵花，要她丟入閃亮的海面，她說：「你祖父在此戰鬥至死。」

她們靠近海岸線，逐漸熟悉後，莎弗就抱著孩子說：「看看陡峭的愛奧尼亞海岸與萊茲波斯有多接近。天堂的入口與米提蘭雙港一樣美麗，它現在就在你停泊於我的出生島伊歐里斯之前。」她走進甲板上搭起的帳棚裡，預備自己。她的奴僕用綿羊油揉著她的臉和身體，油膏是在旅途中慢慢煮熱的，早已收集起來讓它冷卻。太陽曬乾後，就產

生出可深層滲透的冷霜。她的皮膚用杏仁樹根的風味酒拍打著。在這酒之上，她描繪著臉，她即將以這臉向她的城市致意。

所有的米提蘭人都擠在碼頭旁。她首先看到卡拉；他自己戴著花圈，也為她帶來一個。在他身旁有尤利攸斯，而那個英俊的年輕人是拉里喬斯嗎？

莎弗牽著克蕾絲的手踏上萊茲波斯。她的三位弟弟擁抱著她，輪流接過小孩。他們為這九年的時光又談又笑又哭。他們想以擁抱來驅散吞噬他們生命的時間。點點滴滴的消息透過感嘆聲篩過。拉里喬斯是皮塔柯斯的斟酒人，這是一個贊助他的偉大表示，說明他視自己的家為萊茲波斯第一家庭。

尤利攸斯引介了妻子安提歐貝，她是個迷人的女孩，莎弗記得曾與她在浴缸裡玩耍。他們回到了艾瑞索，重建他們父親的家園，重新種植葡萄園，它現在還牢牢留在她的童年記憶裡。卡拉的計劃是要賣掉她弟弟的收成，放入海上的艦隊裡，那是他用他身為長子的遺產買來的。「現在我太慣於漫遊了，」他對他姊姊說，「我懷疑我可以長期待在任何的土地上。」他邀請她住在他們嬸嬸在米提蘭的舊家，那已成為他家的分支。

莎弗高興地回答說，「在果實纍纍的西西里島上，我作了別的計劃。不過，因為它們要花時間來執行，克蕾絲和我暫且當你的賓客。」正面灰暗的寶物船停泊下來了。她弟弟們也禮貌地閒談起來，除了拉里喬斯，他匆促地詢問是否他們明白她的豐富傳聞。

「的確有些精緻的東西，來自於我已故丈夫的房產，」莎弗回答他說。他們點點

頭，首次完全了解他們的姊姊又富有又出名。

家庭彼此致意之時，躊躇不前的朋友鄰里，現在都擠在詩人身旁。這真是個稀珍豪華的歡迎場面。莎弗記得她離開時，只有拉里喬斯在碼頭跳上跳下，向她揮手。她現在仍覺得賓至如歸，這些還是她的人民。她已在他們當中，將女兒帶大成人。莎弗微笑點點頭。她是優雅的，她是高尚的，她是莎弗。

他們驅馬車開往提蘿嬸嬸家，她心中的小牌匾鐫刻著過去。她的母親，現在在無陽光的夜晚，應該站在石門檻上，抱起她的第一位孫女，她的同名人，擁在懷中。「她已不在人間！」莎弗必須這樣告訴自己。因為這週而復始的九年歲月已過去了。

莎弗像從另個生命階段的影子一樣走進來，將她西頓人的斗篷脫下。僕人將她的東西帶到房子裡不同的廂房，她和弟弟與安提歐貝——她的弟媳，則潑灑葡萄酒又飲酒。

「我們可以知道姊姊的計劃嗎？」卡拉問。

「是啊，」安提歐貝插言說，她注意到莎弗的衣服，從閃著番紅花亮光的涼鞋，到在她髮中閃爍的寶石梳飾。「那些你談到的。」

莎弗在說話前看著每個人的臉。有夢藉由她的守神繆思對她低語，她擁抱它。她開口說，或對別人說，或許會讓它顯得瘋狂，而且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她必須嘗試解釋。

「你們已見過我的孩子克蕾絲。我的想法很簡單：不把對她的培育留給別人，而是我自己從海希奧德、荷馬，偉大的詩人處教導她……」

「莎弗也是，」拉里喬斯笑著輕聲說出這些人。

她微笑。

「那似乎是個令人嘆賞的想法，眾神引發出來的靈感，」卡拉說。

莎弗猶豫說著，「自那時起我心裡就改觀了，並且有點成長。因為我要教克蕾絲，所以就想到為何不也教教其他人呢？」

「其他人？」

她可以感覺到她的想法對他們來說是多麼不同，不過，她繼續說，「是的，我希望創建一所學校，我會在那裡教儀式之歌，還有我們城市的節慶舞蹈。我將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面對著海洋，首先建蓋起一座豪宅，然後蓋小屋給我的學生住。」她感覺到他們添增的困惑，然後迅速說道，「她們會是來自最優秀家庭的年輕女孩。她們來我這裡不只是為了學詩、歌和舞蹈，還有一些哲學、現代思想、有關女人的不平等法律，達納斯家族的歷史，」她搗亂地補充說，「還有如何編織菊花鏈。」

她的弟弟們笑得很不確定，笑出膚淺的笑容。「那是件新穎的事，」卡拉警告地說，「為此沒有先例。」在米雷托斯，有賢智的思想家色雷斯在身邊召聚年輕人來教導。不過，人們在何時、在何地，聽過一所為年輕女人建蓋的學校。令人驚訝地是莎弗的支持來自尤利攸斯。「任何經由萊茲波斯的莎弗訓練過的少女，確定會擁有有利的婚姻。畢竟，我們的姊姊曾有過管理龐大家務的能力。」

「我沒聽說我們的姊姊提起家務事的管理，」卡拉插言，質詢地看著莎弗。

「我也會教那樣的事，」莎弗說，「要是它可以讓我贏得朋友的話。」

「我認為這項計劃很健全，」尤利攸斯反覆敘述道，「這會增加姊姊的財富。」

「我不需要增加自己的財富。不過，我很高興聽到你們有益的意見，」莎弗告訴他們。她顯得容光煥發。這個長期所珍惜的想法，在談話中聽起來並不愚蠢。

「你會再婚，」她的幼弟嘲弄說道，「甚至在豪宅下地基之前！」

「不會，」莎弗說得那麼肯定，四個人都覺得很驚訝。「我不會再婚。我會辦我的學校。」她忘了補充說「一項眾神決心要做的事。」葡萄酒為了這項失察匆匆灑下，這項失察可能會在開端，甚至對那些她吐露計劃的人帶來不幸。因為偉大的宙斯是固執的，他已繁衍了一個固執的群集。

莎弗獲得的地點是從城市主要部分挪出來的，城市位於一塊遮蔽的、藍色海水環繞的低處、狹長的陸地上。她就是從這裡觀看她弟弟高高航行過的艦隊，彷彿拉向地平線。像卡拉這樣的旅行，會導致他們更多年的分離。為了抑制她的痛苦，她將自己投入建校的計劃。

在所選的地點上，成群的野花在成長，空中許多採花蜜的蜜蜂嗡嗡飛行。莎弗為每一朵甜美的十字花或番紅花傷心，那些色彩繽紛的花朵皆落在工人的涼鞋底下，或者必

須連根拔起為她用船運送來的大理石板鋪路。沒錯，她選擇走在大理石路上。

不過，為了補償犧牲的花朵，她唱道：

山邊的野風信子
在牧羊人腳下被踏過，仍然開著紫色花
在地上

她在西西里島觀察的許多建築特色，都併入她的計劃中。她用一面三重牆圍繞起延展出來的花園。豪宅將花一年半的時間建蓋完成，人們從米提蘭旅行到此來看它的進展。她的弟弟們報告說城裡的人都在談論這所學校。有些人覺得對女孩來說，學院是個危險的想法，因為學生可能會認為自己有能力從事嚴肅的思考。其他的人則相信，無雙的莎弗會將他們的女兒教育成公主，或者她訓練出來的兒媳婦，會成為他們家資產的一部份。所以隨之的爭議就滔滔不絕。

同時，這棟大建築物按照計劃每天在成長，美輪美奐。因為雅典的建築師將它轉變成石頭與大理石，她將其命名為「繆思的僕人之屋」。

她的克蕾絲，她金髮的女兒，會有姊姊與智友陪伴成長。就如同尤利攸斯所下的結論，因為假如年輕女孩誇耀自己曾受到的保護，會擁有更美好婚姻的話，她們必須比她

起初所想要的——少女，年紀還大。她喜歡陪伴這個想法。對她來說，在她的一生，孤單的時期似乎是太長了。

莎弗的學校建築，它的完成與一件可怕的事情同時發生：完全的日蝕。在里底亞對抗米迪斯人戰爭中的雙方，他們投入可怖的宗教中，從來自眾神不悅的表示可看出來。相反的軍力聚在一起，將他們的手浸在公牛與豬的血流中洗滌，發出強力的友誼誓約。隨著和平的保證，里底亞的國王阿爾亞提將女兒嫁給米迪斯的國王。

泰羅斯的女詩人艾莉娜說服她父母，讓她現在可以安全地去會見受尊崇的莎弗，這位已知世界的詩人，暫且加入她的家族。當她抵達米提蘭的白石碼頭時，莎弗獨自站立著，沒有伴隨者或僕人陪伴。這個獨立的姿態讓艾莉娜這個亞洲人驚訝不已。

莎弗低聲打招呼，聲音裡可以聽到歌者的抑揚頓挫。她的微笑，藉由某個內在的牽引，點亮她的眼睛。它們在初遇她的第一個學生時，閃著喜悅的亮光。女孩非常苗條，或許太纖細了，然而卻是這樣的美麗。她纖細的身體，似乎因新月般大的胸脯而顯得脆弱。

莎弗擁抱她，稱呼她為賓友，然後說，「泰羅斯的艾莉娜，我聽過人們唱你的作品。你用新方式談著平凡的事物與人們。歌頌國王與英雄的讚頌歌實在太多了。」

艾莉娜的箱奩被卸了下來，莎弗作了一個信號，接著她就不再單獨一個人，卻在指

揮十幾位奴僕，負責管照行李。一輛裝飾有花圈的馬車駛近，莎弗從它上面拿走一個花冠。「我為你編織這個花冠，」她在艾莉娜的頭上戴了一個圈圈排列的花冠。她必須踮起腳尖作這件事，這讓她笑了起來。「或許你對我期待……更多。」

艾莉娜也笑了，突然對於自己來到這裡感到高興不已，那是因莎弗機智敏捷的優雅引發出來的。她對於她命定在此的感覺是對的。

她們輕盈地登上馬車，艾莉娜不再感覺疲累。莎弗深沉的眼睛所藏的應許，是多麼堅定她自己對藝術家的實踐有多成功。

「是的，」莎弗說，彷彿說得很大聲，「我們會並肩創作，各人激發另一位人的靈感。」

「你是莎弗，」艾莉娜猶疑不決地說道。

「而你是艾莉娜，」莎弗回答說。「你還年輕，你父母說你才十九歲。你的詩作會及時與我的同樣閃耀非凡。」

「你是好意……」艾莉娜開口說。

「不是，」莎弗說，「誠實，我很誠實。」

「你認為那就是讓詩人偉大的因素嗎？」

「那是個要素。誠實必須呈現出來。不過簡單的樣子也是一部份。而內在的樣貌才是最重要的。」

「你對這個世界的經驗太豐富了，」艾莉娜說道。

「世界的經驗是經由居住在其中獲得的，」莎弗有點可憐地說道。「難道你不是為此而為更優秀的詩人嗎？」

「我不知道。」

她們同笑，因為她一向誠實。

「我已經為來到此而高興過了，」艾莉娜說道，「你讓我覺得很愉快。」

莎弗將她的第一個學生安置在最靠近自己的住所裡。假如原本一個箱奩也沒有，艾莉娜就一無所缺。莎弗將她擁有最好的設備供給她的小屋，遣送她的女奴服侍她，又在四處擺樂器，如此一來，要是她在房間內遊逛，一有心情，她就可以彈奏。

這兩位年輕的女人彼此陪伴，擁有極大的喜悅。十歲大的克蕾絲喜歡艾莉娜。她們在深深的漫談之後，克蕾絲總是對新歌或附加語及時拍手應和。她會去採集花朵，好讓她們敏捷的手指可以編織。

莎弗唱頌偉大的荷馬傳奇，還指導艾莉娜尋找，人想要聽的音調的樂器之藝術。她教祭禮舞蹈，發明新的姿勢和形式。她發現她可以與艾莉娜討論來自思想之島的米雷托斯最新近的想法。

點綴在這些研習活動其間的是她在西那庫斯的日子；馬爾他的哈巴狗；打扮精緻、

頑皮搗蛋的侏儒；粉紅色的鶴，牠們苗條的腳輕輕踩踏著壯觀的海洋等這些傳說故事。她敘述著這座躺臥在波西頓王國的死城，還有在金飾邊延展開來的布篷底下的節慶。她談到她曾取悅過的歌手與詩人。

莎弗留意到（彷彿觀察著另一個莎弗）她刪改了自己的敘述，調整它以適合年輕的艾莉娜的心靈。例如，刪除了因性瘋狂沉入池底的奴僕之死。她常想到這件意外，他最後發情的景象，經常讓她感到興奮。但是她從不談到它，因為困惑的緣故。她認為那是她自己天生的困惑。在她心中，她會將去世的奴僕，列在柯寇納斯那位被馬車輾過的奴僕之後。她曾多麼心煩意亂、瘋狂似的，因為他不停下車來。然而當她的奴僕在掙扎，她僅僅感覺到脈搏稍快的跳動而已，如同她想到他是否會呼吸到空氣，或是在完全的興奮中溺死。這是個可以打賭的問題，當中沒有憐憫也沒有憂慮。莎弗經驗了兩方的插曲，雙生的莎弗，這兩位競爭者。她無法讓自己的反應表現一致，或事先知道他們會怎樣。

當繆思賦予她才能，她們允許她去包容全部人類所知道的。優良的與溫柔的都屬於她。但是強烈的感覺驅使另一個莎弗到她不想探索的深處。她想要否認她，但是卻存在著一個眼睛突出來的死奴僕，不是嗎？

這是她尋找自己本質的時刻。在一位死去奴僕與另一位的意外事件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呢：她察知自己懷孕，還有她丈夫的死。但是，這樣的事件難道無助於軟化她的性

情嗎？她對這個難題，還有她暗房心靈的情況搖搖頭，承認她雖然唱得像個女神，三位命運女神仍會如同對所有人做的那樣，紡織她的命運。

艾莉娜的陪伴對莎弗的意義深重。在這位女孩週遭的寧靜氣氛中，她可以找到安靜。這兩位詩人在詳細研究伊歐里斯語的韻律節奏上，獲得了快樂。艾莉娜對於聲音的質地很敏感，同她一起探索驅策語言的力量。艾莉娜常讚美莎弗談話語調中的冷酷邏輯，或一個正確挑出的字之諧音，這是她的一項喜悅。女孩憩息在苜蓿土墩或者可口的香蔥堆上時，唱著甜美的歌，上面佈滿了墊子。艾莉娜以同樣超然的清新唱著歌，她用這樣的清新鬆開莎弗的計劃，它飛馳而行的線。當她被說服唱歌時，她的歌擁有一種反映她自己人的寧靜，當莎弗聆聽西薩拉七弦琴之時，寧靜悄悄掩蓋了她。

有天下午，當歌唱完畢，她們安靜了下來。她們之間的寂靜總是舒適的。她們是自信心的休息室。不久，她們就彼此傾訴神差遣給她們的夢。莎弗出自她靈魂深處，以肅靜的語調說出來，在艾莉娜之前說出縈繞她的可怕預言。「開始於西那庫斯，此後在我腦中迴響著。那裡擺放著什麼呢，我不知道。」

「告訴我，因為或許我可以分出謊言或實話。」

莎弗猶疑不決，然而她渴望艾莉娜不要全然相信這個夢。「我總是，」她開口說，「知道自己是誰。很久以前，我就接納了我自己，我的貧乏，我的陰暗，我的醜陋。」

艾莉娜會反對自己來護衛她，不過她揮手示意要她沉靜下來。「不，不，這是莎弗的一

部份，就像眾神賦予我的偉大禮物。他們規定只要是說雅典語言的地方，人們都要唱我的歌。」

「然而在夢中，夢告訴我，我的名字的確會在時間裡迴響，不過不是因為讚美之故。塞西女巫低語說我會因缺點被記得，而不是優點，說人們將痛恨萊茲波斯的莎弗，而我的詩歌會從地上抹去。」她緊抓著艾莉娜，感到可怖極了。「我懇求你，你可以調查出這些事情的真相嗎？你可以看出它們是否會過去嗎？為何我受到如此的咒詛？」

艾莉娜考慮著莎弗所說的話，然後花很長的時間回答，「萊茲波斯的女歌手繼續對這個世界發出敬畏之意。你的聲譽怎可以與事實所呈現不同呢？因此，那是你的懷疑在對自己說話，而不是可怕的塞西女巫。」

莎弗允許自己被說服。艾莉娜溫和的智慧讓她信服了。在一股感激之情中，她擁抱了她的朋友。

那晚，莎弗與艾莉娜作了一次想像的長談，談話中她說到，如此年輕的女孩能夠提供這樣的撫慰，多麼奇異。「我認為那是因為你美妙的胸脯；它們像母親的一樣。」

她要艾莉娜說，「假如你會窩靠它們，我會感到心滿意足。」

不管是否在夜晚，或在中午與妮歐貝一同挑選菜單的時候，她都會想到艾莉娜。她想到人們應該將這個女孩雕刻成雕像。她立即想像著工匠，他在修飾那些深邃的胸脯，先用燧石修飾它們，然後用手。「啊，」她想像著艾莉娜轉向她，然後說，「假如它們

會是你的雙手就好了。」

整個夏天顯得慵懶，充滿愉悅的散步與談話。在一個像這樣的日子，克蕾絲離開她們，到一個林地尋找一朵她無法認出的複花瓣之花。

艾莉娜坐著，她膝上放著西薩拉琴。「你留意到在你的詩中，你將感情放入身體的器官中嗎？」她問莎弗。

「還有其它什麼地方？」莎弗回應說。「它們代表我的感情。」

「常常你好像在對你自己說話。」

「也許我是這樣。」

「為什麼？當我住在這裡的時候嗎？」

莎弗明亮的眼睛審視著她，逗留在掛在她前面的甘美水果上。她從女孩那兒拿來弦樂器，低放在她的膝上。她想像的與艾莉娜的談話不再讓她感到滿足；艾莉娜自己必須回答。所以她說，「我為你寫了一首歌。我發誓不唱它。」

「為我？但是為什麼呢？」

莎弗眼睛定定看著艾莉娜唱起歌來。

毫無警告
像一股旋風

她將西薩拉琴擺放在一旁，用雙手碰到女孩的肩膀，然後將她拉近好讓她們的呼吸混合。

艾莉娜閉上眼睛，像一尊雕像一樣等待著。莎弗走到她那裡，跳到她腳邊，剝落她的衣服。莎弗挑戰地站在這個女孩子面前，她的身體所有部分都發著光，她胸脯玫瑰色的乳頭挺立著。

「這就是我，這樣！夠了嗎？莎弗愛你，這夠了嗎？你在這裡看到了我。別的什麼也沒有。這雙臂可以擁抱，這雙手可以撫弄。你要嚐嚐我的親吻嗎？我可以吻遍你全身。」

艾莉娜顫抖著，什麼話也沒說。

莎弗的呼吸又急速又氣憤。「非常好，回泰羅斯去。明早就去。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笑我。告訴他們說這個詩人很古怪又愚蠢，說她完全錯了。她被你的美陽光般打擊了，她表白她的愛。這是一個世界可以笑的笑話。明早就去，艾莉娜。有個男人為了愛女人，慣例帶著棍子。他會愛你。」

「不。」

因為這一字，莎弗就雙臂環抱著她，抱得那麼緊，所以各人都以自己的身體記住對方的。她們皮膚擦的蜜油造成輕微的起伏移動。所有刺激人的腫處，還有私秘的斜坡處都感覺到了。

「這裡嗎？在花園裡嗎？」艾莉娜喘氣說著。

「為何不在花園裡？」她們一起跌入墊子當中。稍後莎弗寫道：

**我會將你放在墊子上休息**

又寫道：

**你會躺在新墊子上**

她的手掠過女孩的身旁，彷彿它們無法停息下來。

「我從來沒笑過，」艾莉娜說，「或者告訴過任何人。」

「比精緻的衣裳更柔軟，」莎弗在她雙手蓋住豐滿的乳房時，低聲說道，「比玫瑰花苞更好看。」她的唇棲息在那裡彷彿在飲瓊漿。「這會是沒有流血的一夜，」她輕聲說道，當她裸露女孩的大腿，在兩腿之間發現了露珠般的反應，還有因期待而緊繃的陰

核。女孩將所有的隱密打開，像一朵展開的花。莎弗的舌頭輕輕彈著，她的手指靈巧地彈出輕響，直到艾莉娜扭曲起來，因為最後的狂喜而提高身體。莎弗騎著她的欲望，像騎著韁繩解脫的一匹馬。她想像著一千年前要與蕾脫做的這件事，然而她沒有做。她尚未經驗過的高潮事實，像是死亡時四肢鬆散的人。她受到的打擊那麼全然，以致她也想溺死，好讓她束縛的身體讓渡給最後、神聖瘋狂的時刻。然後，她黏附著艾莉娜，她讓自己心神恍惚，完全一如她自己一樣，她對她的美用斷句表達了敬意：

以什麼樣的眼光……

她又開始了，不過必須停下來付出令人快樂的親吻。

「是哪一位神，」莎弗喃喃說著，「將這種瘋狂的愛放在我心中？」

艾莉娜像個心滿意足的孩子窩靠著她說，「你以前從未有過……？」

「從未！阿芙蘿黛媞—此刻我是她的僕人—將此夢想放入我心中，直到你對我敞開之前，我還是個處女，雖然帶著血跡。」

「莎弗，我因你的愛而顫抖。我感覺到因你而枯萎。我會因你的親吻而死。所以告訴我，因為我從不會知道，一個男人在做愛中，對女孩做了什麼？」

莎弗苗條的身體變得僵直。「一個男人盯著你的裸體看，不是用我看你的喜悅，而

是察視你們之間的不同。他的器官因驕傲而膨脹，而你無法防衛自己，抵擋他。因為他獲得了你，因此他相信你是他的玩具，他的創造物，他的！」

「男人不給予快樂嗎？」

「只給他自己。經由操縱他激起你的隱密部位之後，然後就翻身打酣睡去，而你卻疼痛又悸動不已，充滿想望。來，艾莉娜，與我一同躺在我的床上。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能沒有你的撫摸。」於是她領著女孩到主臥房去。

她們與克蕾絲一起用晚餐，不過隱藏不了祕密的神情而顯出歡樂心情，這些她們都用要求克蕾絲談更多的話來掩蓋。那晚，她提議克蕾絲提早就寢。

「但願今晚為我延長兩倍。」莎弗像在說禱詞一樣，她的小身軀再次要求藉由她的同伴重新熟悉自己。

在她混亂的知覺中，她聽到艾莉娜的叫聲。有位女神擁有了她，就是那個泡沫誕生的女神，她與她感到每一次顫抖的勝利。莎弗像箭桿一樣滑進她愛人的兩腿之間，放縱於歡愉當中。然後她以舞蹈者的輕快，在這個年輕柔軟的身體上完美地旋轉著，展開自己，好讓她的學生可以練習她所教導的。快樂進展到這樣的程度，超過了痛苦，等於生產，等於死亡。

莎弗無法停下來。艾莉娜由於精疲力竭，全聽任於她，對於她對她做了什麼幾乎沒知覺。如迪奧尼修斯懂得肉體一樣，莎弗也懂得。如迪奧尼修斯屬於肉體，莎弗也是。

莎弗輕輕愛撫著艾莉娜，直到她再次因快樂而緊繃。她自己低聲說著話，但不是對從未在她身上表現得如此親密的迪奧尼修斯，而是莎弗，她帶給她詩與身體的逸樂享受。

莎弗也不相信這個奇蹟。「喜悅多短暫！」她嚷道，在早晨之前，再次取笑她朋友的欲望。莎弗在這個女孩身上伸展自己的身體，融入她的肉體裡，因為她現在已熟悉艾莉娜的身體，對它如同是個專家，就像對她的弦琴一樣。帶給她高潮點是莎弗的快樂，然後假裝睡著，而艾莉娜的纖指悄悄摸遍她，旋轉著愛撫她。莎弗在睡眠中淫蕩地移動著。她們的下體一起跳著舞，她們的乳房震動搖擺著。接著遊戲結束了，莎弗實踐了自己。她專注在興奮的狀態中，依照阿芙蘿黛媞吩咐的每個姿勢低俯在艾莉娜身上。莎弗暫時休息片刻；艾莉娜哭了，莎弗將眼淚舔掉。她用手指和舌頭探察，循著三層隔離出來，進入各個按平的不同香味，茉莉香、溫桲香，及蓮花油香。

她起床，拿出她的珠寶箱，將冰冷而奪目的寶石擺放在令她高興的所有地方。當她看到艾莉娜的身體裝飾著花綵，她無法馴服自己血液中的瘋狂，就必須再次擁有。珠寶切割她的肉體，如同她向它們屈身，讓它們兩者都達到高潮。

盡興的嬉樂並沒有隨著日子停止。

莎弗從愛的床上躍起，她們可以一起沐浴，躺在花堆中，夜晚她在那兒擺好珠寶。她們用蜜油搓揉彼此的皮膚，她們打開了油灌的封緘。她們再次讓這個秘密的地方充滿香氣，她們在那兒教授親吻。

「我會因狂喜而死，」艾莉娜揶揄說著，跑離開她。

莎弗抓住她的足踝，將她拉倒。

莎弗和艾莉娜都不高興知道，有一個少女已從小亞細亞的巴菲利亞城[45]啟程，搭乘這條船，人們已看見它沿著海岸行駛來了。「有個神已經發出這個打擊！」莎弗在艾莉娜的耳邊細語。

然而她已建立一所學校，她會擁有一所學校。是活動開始執行的時候了，多方面的活動如哲學、數學，及天文學，這些都是她有意計劃的部分課程。

她一開始就跟克蕾絲說起思想家色雷斯的孩子，說他相信海洋是一切之父。他假設了一個基本的物質，萬事萬物都是從其而來，萬事萬物都是以液體、固體與蒸氣的形式顯現。

她自己有能力證明色雷斯找到正三角形的方式。她用線和木樁在沙上拉出一個圈圈，在末端用兩根木樁的厚度做記號，然後熟練地將線繞在它們還有第三根木樁上。「他是對的，」她揚聲歡呼道，「不管我在圓圈的什麼地方移動第三根木樁，緊繃的線會形成一個完美的直角。」

「為何我要關心直角呢？」克蕾絲問。

「啊，你必須關心。它們是學幾何的關鍵，可能會設計出神廟，建造出船隻。偉大

的色雷私人藉著它們來預知日蝕。直角是最初的形狀，出自在眾神以前盤旋不去的混亂。」

克蕾絲盡快地逃避了這項功課。

「她還是個小女孩，」那晚莎弗告訴艾莉娜說，當時她們跟隨著星球的運轉，就是那些星星當中寂靜的漫遊者。

她們一起思索著日蝕，它阻止了戰爭，讓艾莉娜有能力來到她這裡。艾莉娜認為是神輕聲對色雷斯說出這件知識，但是莎弗堅持他在埃及學到預言的藝術，而那跟眾神無關，而是與直角有關。

艾莉娜擔心地瞥向暗處，害怕搬弄是非的漢密士就在身旁。她覺得她的朋友太大膽了，對於這些新觀念太無所顧忌了。

在另位女孩來此之前的最後時刻，莎弗領著艾莉娜到她的圖書室，讓她看放在雕刻箱奩裡的寶物：兩本她自己的作品，用蠟塊壓著，全由她自己抄寫的。此外還有荷馬與海希奧德的全集詩冊，是用很大代價獲得的。

艾莉娜看到這些時，幾乎無法喘氣。「你神奇極了，」她對莎弗說，「人從不知你所想的。」她也為她朋友在她們單獨相處的最後一夜，預備了一個驚奇。她為莎弗唱了「婦女之事」。

莎弗著迷地聆聽。歌唱完時她的眼睛滿是淚水。「我不知道你的才能如此偉大。」

我不相信
曾有任何少女
與你的藝術匹敵

那晚她自己則款待這個女孩，帶來了葡萄酒，隨意地傾倒。她在艾莉娜面前擺設鮮肉與水果，而且不讓女僕靠近她們。出於尊敬，她不把自己當作愛人觸摸她，而是當作僕人侍候她。

稍後她又要求唱起這首歌。

妲瑪菲拉是個漂亮的女孩，她的形象像一根圓柱。她的眼睛看起來明亮又無畏，但是經過長時間的鑒定就減弱了。

莎弗稍作正式地歡迎她，帶給她一個紫羅蘭與燕草屬植物的花圈。

妲瑪菲拉緊擁著花圈，重複說著謝謝，這景象讓她深深記得。

莎弗介入，突然問說，「你為何來我這兒？」

女孩似乎很驚訝，突然覺得迷惑不已。

「覺得還好嗎？」莎弗又問。

「因為你是萊茲波斯的女歌手，你的聲名到處流傳。而且……」

「是嗎？」

「我聽過一首歌。」她拿起琵琶，優美唱著：

雖少
卻都是玫瑰

「沒錯，沒錯，」莎弗說，「這是一首昔日的舊歌，不過我也喜歡。你是個有成就的音樂家。你也創作嗎？」

「在莎弗面前我不能這樣說。」

「說說看，我希望知道。」

「我寫過一些微不足道的詩給亞提米思，還有希拉，不過那不算什麼。」

「我希望聽聽，」莎弗說。

女孩低頭說，「莎弗說的。」

妲瑪菲拉唱起自己的歌，她唱得很好，不過它們是援引出來的，不同於艾莉娜詩歌的品質。她唱歌時莎弗沉思地看著她。這個女孩像男孩子一樣又高又壯。她的胸脯很小，像艾莉娜的一樣沒有下垂，她沒有纖細的手腕、腰，還有足踝。

為何我要比較她們？莎弗覺得奇怪，對自己很惱怒。妲瑪菲拉是我要教導的一個單純女孩。莎弗計劃要怎麼讓她與克蕾絲在學業上保持忙碌，好讓她和艾莉娜能如昔般自我嬉樂。莎弗無意失去愛的時光，它來得這麼晚，所以讓她為之瘋狂。

她將妲瑪菲拉安置在遠離艾莉娜住所的小屋裡。接著莎弗安排她與克蕾絲做功課，所以接下來幾星期，她和艾莉娜都在計劃她們的會晤，當她們認為這個高大女孩與那個小女孩，在僕人的監護下創作舞蹈形式，記誦詩句時，她們還咯咯笑著。妲瑪菲拉原先不是很努力卻很聰明，在模仿莎弗的頌歌上做了相當的嚐試。同時，她和艾莉娜也計劃她們的惡作劇，發現可為她們的約會添加刺激的機會。

莎弗度過了她認為無瑕的一天：早晨與克蕾絲一起嬉鬧；下午為獨處的休息時光，其間創作了豐富的作品；接著在涼爽的晚上，與女孩們一遍遍唱著歌，吃一頓清淡晚餐，有烤麵包起司、沾橄欖油的蘿蔔，之後是冰品，然後向其他人道晚安，回到她的房間。由於她想著艾莉娜，她整理了床舖，然後去沐浴。稍後我要去她那兒，她這麼想著，當僕人用海綿替她洗澡，用珍貴的油膏搓揉著她，用香料梳著她的頭髮。莎弗像貓一樣伸展自己。她遣走僕人，然後走到臥房，拉起棉被滑進床舖裡。床竟被佔據了。

兩隻強壯又年輕的手臂環抱著她。

「你在這裡作什麼？哪個神讓你失去了理智？」她認出是妲瑪菲拉，於是問道。

「我只是依照你這屋子的習慣罷了。」

「我不明白你說的。」

「你明白我的，噢，多令人想望。我只想分享你慷慨給予艾莉娜的愛。」

「你一直跟著我們！偵探我們！」

「是的。海泡沫誕生的她引領我的腳步。我幾乎意外地誤入你躺臥的地方。」

「難道你沒有離開？」

「我無法離開；女神掌握了我。我無法呼吸或移動。你們倆看起來多甜蜜！你多麼熱情又專注，噢，莎弗，你像一隻柔順的豹。用這樣的愛聚集在她身上。我無法相信你的面容出現在眼前。我知道我必須要你觸摸我，我也以同樣的方式觸摸你。」

由於莎弗無法用別的方法阻止她，她就將這個大個子女孩推開，然後起床。「在小亞細亞可能是這麼做的，但是在這裡，人們卻不能容忍你干預別人的事。」

妲瑪菲拉雙手蓋住臉，因大聲哭嚎而破壞了場面。看到莎弗不為所動，她就拿起斗篷跑出房間。

莎弗這夜無法入眠。她認為這個女孩只是遵循著她國家的習俗，對她來說似乎是不恰當的。她太嚴肅了嗎？然而，妲瑪菲拉的學習還受到別的什麼限制嗎？

莎弗對月之女神說出她的想法，當這位女神疲倦地升向天空。「你看到了一切，夫人。你知道小亞細亞婚前的少女，在這個聖林獻出她們年輕的身體。你已經看到她們學

到的藝術，知道她們習慣上的詭計。這些習俗對你來說是奇怪的，夫人。但是對我來說卻是令人喪失勇氣的，出於虛有鄉的擁抱、出乎意料之外的親吻、枕頭上發出來的愛語。」

她仍然忍不住對自己微笑，當她想到她如何將這一切聯想到早晨的艾莉娜。

早晨還有別的事要做，她對艾莉娜一句話也不說。這天就在聆聽朗誦詩、教彈齊特琴的正確指法，以及如何藉由幾何調琴弦度過了。

「現在，」她對克蕾絲說，「你明白所有一切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吧，明白數學是音樂的第一位表親，甚至對九繆思自己也是。」

但是她女兒卻追逐著一隻在院子裡誕生的小黃貓，在牠的爪子前懸掛著野花。莎弗放棄此刻，轉向其他兩位。雖然她一向忙碌，她還是強烈意識到妲瑪菲拉。這個女孩避開她的眼光，只跟克蕾絲說話。

莎弗看著她沉思著：所以那就是跑來環抱她，強壯圓潤、陽光親吻過的手臂，就是想強吻她的唇嗎？完滿的，帶著一朵展開花瓣的完滿。她對待這個女孩向來太嚴苛了。畢竟，她犯了什麼罪？僅僅是想知道戀愛中的她。

若將她送走，對阿芙蘿黛媞難道不是一項冒犯嗎？她不安地想知道，為何她沒有告訴艾莉娜這件意外。

兩個莎弗都很滿意。那晚當她在沐浴、預備自己時，她的心期待地跳動著。

當她回到自己的床時，床是空的。

她解圍了。她感到失望。

事情對她來說似乎一向都是毫無意義；空氣中有緊張的氣息，就像樂器琴弦為了調音而拉緊。

妲瑪菲拉仍然不直接看她，寧可看她的腳，艾莉娜則驚慌不安，習慣從眼角來觀看她。甚至克蕾絲似乎也覺得不舒服。莎弗獲得了結論，認為人人的行為異常都是因為她自己，也就欣然接受而笑。

「今天，」她宣佈，「我們要上另一種課程。我要帶你們參觀這棟房子與周遭庭院，會看到採摘水果的內部工作、擺放的桌子，還有編織的冬天披風。告訴我，你們會喜歡這些嗎？」

克蕾絲拍手，很高興有藉口可以不用上課。艾莉那也同意。妲瑪菲拉由於是新來者，什麼意見也沒說。

「那麼，我會喚來妮歐貝；她尤其知道『繆思的僕人之屋』是怎麼經營的。」她對她們笑得很宏亮。「我必須記得告訴我弟弟們，我們完成了這件事。」

妮歐貝很高興擁有她督察的領域，那是很大的區域，包含了許多部門，都是她技巧熟練地監視，將它們組織在一起的。往廚房途中，她們經過了室外的土爐，附有從熾熱的爐腹突出來寬平的板架。在板架上擺置麵團，等待烤成條狀麵包。當這些麵包烤好

了，人們會把板架推進一個狹道，接著再烤另一爐麵包。

克蕾絲非常高興，因為妮歐貝剝下麵包的一角讓她嚐嚐。「就是那風味，」莎弗說，「是我要吃的。」接著她看到妲瑪菲拉自助拿起一片麵包，然後撕碎放入嘴裡。她那張煽動的嘴巴，隨時隨刻都要笑或哭。莎弗記起當她遣離妲瑪菲拉時，她是怎麼哭的。

莎弗突然從她的白日夢中醒過來，意識到艾莉娜的眼睛停留在她身上。克蕾絲在她們前頭疾走，俯身走過掛在椽木鉤子上的厚塊燻肉、燻禽肉及燻魚底下。「你看，」她說著就拿起一枝長炳杓，攪動著在大鍋裡煮的湯，「我在煮我們的晚餐。」

「你在什麼地方找到這樣漂亮的小奴僕？」艾莉娜笑著問道。

「月夫人瑟麗妮要我差遣她來的。」

葡萄酒窖深在地底下，那兒藏了一百瓶酒，妮歐貝說，還有十幾瓶冷藏在泉井裡，隨時準備飲用。

莎弗知道如何經營她的家務事，不過細節常令她困惑。「你無以論價，」她告訴妮歐貝，就像她每天為了一個或另個理由跟她這樣說。

大圓塊的起司保存在濕布底下，架子上陳列著一排排的佐料。鹽也貯存起來，那是來自非洲的庫謬山徑，神賜的珍貴禮物，用來保存被端上桌食用的肉。除此之外，編籃

裡擺著新鮮的水果。她們再次被慫誘自取食用，莎弗觀察著妲瑪菲拉，她在梨子與蘋果之間作抉擇，她咬了一口蘋果。莎弗想那是阿芙蘿黛媞的水果。這個女孩做了正確的選擇。然而，由於她們全都處於興致高昂的狀態，她覺得事情並不平衡穩定。

人們首次讓鼻子嗅聞浸蠟範圍的芳香獸脂。小蠟燭都堆成大蠟堆，因為莎弗向來就是光的愛好者。

「我現在要帶你們到馬廄去，」她說，「你們就可以看到馬是怎麼養的。」

但是克蕾絲打開一扇偏門，往裡探看。有一個僅穿著腰布的奴僕，坐在地上工作。他的身體閃著汗光，正用一把木槌敲打著看似一大塊白色的墊子。

莎弗沒刻意想到造紙草的工人會是這趟參觀的一部份。這是對她私生活的侵犯，她未與任何人分享過。

「他在做什麼？」克蕾絲問道，「那些花盆種的是什麼植物？」

既然她們已經發現了，莎弗就聳聳肩解釋說，「這些植物是紙草，來自埃及。從那麼老遠帶它們來，是很不容易的。由於它們是水生植物，所以必須保持潮濕，即使當水手自己也沒有飲水可用。不用說，植物送達時，情況很糟。大部分都死了，但是你在這裡看到的少數，都受到滋養，恢復了健康。」

「它們是用來做什麼的？」克蕾絲問說。

艾莉娜已經猜到了。

莎弗繼續說：「最奇妙的材質是造自它們莖部的紙漿。看到他敲打的纖維狀白色原料嗎？現在看看這張工作檯，待會兒它會在檯上平展開來。本身膠狀的汁液會黏合這些由紙草工人裁切好的長條紙，然後將其他長條紙以交叉線的方式堆疊，就像你看到乾了的情況。最後它們會被壓成一張紙。許多紙會貼在一起組成卷軸，我就是在上面寫詩的。」

「你將它們寫了下來！」妲瑪菲拉說。

「是的，我將它們保存下來。這個奴僕是因他的才能被買回來的，當時我還在西那庫斯。他胸口上的護身符叫『紙草紙圓柱』，因為它具有這種奇妙莖柱的形式，能使他的手指靈活。」

時候晚了。妲瑪菲拉在睡夢中喚醒她，不過，並沒有什麼夢。這個女孩又溜進她的床上。

她向莎弗靠過去說，「噢，莎弗，我心上的夫人。我今天感覺到你的一瞥，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莎弗輕聲說。

「你的飢餓。」回覆的耳語伴著舌頭的舔吻。「我今晚要在愛中與你同睡。假如我可以的話，我想取悅你。躺回去，噢，奇美又火熱的莎弗，我要教你我們在小亞細亞彼

此如何親近。首先，我們在皮膚上抹油膏，」女孩拿出她的香膏瓶，那是她秘密藏在枕頭底下的，接著她開始搓揉莎弗的四肢。

莎弗閉上眼睛任自己渴望。最後她的肉體膨脹得充血，以致讓她將女孩拉靠近她。她們發現彼此。妲瑪菲拉侵略地觸摸她，那是艾莉娜從不敢做的。肉感的莎弗拱起她的小身軀。愛的手像橋一樣將它架起來。而且有些什麼迸發了出來，那就是她自己。

女孩將她舉高到自己的膝上，因為莎弗又輕又脆弱。莎弗在她膝上誕生，莎弗在她膝上擁有妲瑪菲拉。不像艾莉娜太快就精疲力竭，妲瑪菲拉繼續突襲莎弗，當她不知足地在她懷中搖擺著。

莎弗蓋上眼瞼的眼睛似乎只是閉上而已；她看著這個女孩所做的全部。她在愛的藝術上技巧有多熟練，然而只不過是個孩子，十六或十七歲，她猜。而她認為她才十六歲，因為這個女孩將她放在膝上旋轉，當她是個玩具一樣檢視。老練的手指導致苦惱的湧現勝過慰藉。

當她們可以靜靜並肩躺著的時候，莎弗問道，「是愛神亞羅斯[46]賦予你這樣的技巧嗎？」

妲瑪菲拉笑說，「不，是練習得來的。」

「你那麼年輕，」莎弗反對說。

「我在神廟的聖院裡得到這天資的。人很快就學到如何贏得錢包裡的最後一枚錢

幣。」

「我知道這個習俗，」莎弗說。她心不在焉配合著她，不過女孩卻不知道。

妲瑪菲拉說下去，「男人對我做過這樣的事，就像我們所做的，而且由於他們發明的方法，所以更勝於此，但是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可以讓女人著迷，所以比此更差。有時候會毫無動靜的待著，讓知覺駕馭直到最終的締結。」

「你的腳好小，莎弗，你的腳趾多完美。你的雙手多優雅又好看。我無法呼吸；我以為我要死了，」她停止說話，因為莎弗又與她在一起了。

然後妲瑪菲拉又繼續說，「我擁有自己的嫁妝，全都為我的婚姻預備好好的，不過，我要與你在一起。答應吧，我衷心希望著。」

有哭聲，卻又中斷被壓抑下來。有人拿起銀門閂。有人站在房門口。

看到她的愛人如此震驚，妲瑪菲拉就說，「那是鳥聲，夜之聲。」她又再次親吻她的胸脯。但是莎弗臉色轉為蒼白，抓住妲瑪菲拉的手，阻止了它們。

「那麼是另有人，」妲瑪菲拉說，「最難以應付的一個。是誰呢？」

「我想當愛神亞羅斯將你送給我時，也帶給我麻煩。起來。」

「為什麼呢？」

「照著做。」

妲瑪菲拉起身，莎弗也站起來。她四處尋找，找到了女孩多彩的斗篷，然後丟給

她。「穿上，」莎弗命令著，她謹慎地穿上。

「為什麼呢？」妲瑪菲拉問。

「你會明白。」

女孩跪倒在地上說，「不要趕我走，」她懇求著，一邊用手悄悄地沿著莎弗的大腿，滑入她的私處。但是她的詭計無法讓莎弗轉向她。她猛拉著她走，行軍似的而不是用走的，拉著她走過屋子，進入庭院，走到艾莉娜的小屋。

莎弗並沒有要求允許也沒有敲門，只是將它推開就走進去。艾莉娜縮在床角落。她用悲傷、質詢的眼睛注視著她們。

莎弗將她的手腕敏捷地拂開，將這個大個兒女孩丟在她們之間。

妲瑪菲拉不確定地分別看著她倆。

「她在這裡，」莎弗說，「我帶她來給你。」

「給我？」艾莉娜發出刺耳的低語聲。

「我們不是愛人朋友嗎？難道我們不分享所有的事物？我擁有她。現在她是你的。」

「不！」妲瑪菲拉尖叫起來，「我是賓友；我不是要被讓渡給人的。」

「你在聖林裡已將自己讓渡了，」莎弗突然說道。

「那是不同的，高貴的。那是為了我的嫁妝之故。我是因為愛才來找你的。我孩提時就愛聽你的歌了，長大後來找你就像來找一個女神一樣。接著我看到與你在一起時，

事情怎麼發生的，我以為我也……」

「能玩莎弗的遊戲嗎？噢，不。只有我說誰才能玩。」

「你讓了她，」艾莉娜責怪地說道。

「是的。當有與自己同類的人靠近時，眾神使我變得脆弱。」

「脆弱？為了你的脆弱之故，我成了笑柄，成了妓女？」妲瑪菲拉哭了起來。

「為了你的無恥之故，」莎弗回答。

艾莉娜溫和地插言，「你們倆人都不問問我，或考慮到我嗎？」

莎弗驚訝地看著她的朋友。

「我不要有人是不情願而來的，」艾莉娜說，「我在你的愛中很快樂，莎弗，藝術之夫人。我為我的眼淚及我的忌妒向你道歉。我不希望我的愛束縛住你；我不希望束縛住你的快樂。」

莎弗看起來很嚴肅而且有所領悟，然後她軟化了下來，「你是顆稀有的寶石，我的艾莉娜。讓我們與你同坐，喝一杯萊茲波斯葡萄酒，那是我弟弟在他的葡萄園裡培植的。你可以倒酒嗎，妲瑪菲拉？」

女孩照她所要求的，遞給莎弗第一杯酒，莎弗卻將酒給了艾莉娜。「你自己的在哪裡呢？」莎弗問妲瑪菲拉。

女孩哭了起來說，「你們兩人都討厭我。我對你還有對我自己都是可厭的。」

「簡直胡說。一定有位神拿走你的才智逃跑了。對我來說，沒有美的事物是令人討厭的。我喜歡你付出的愛。既然艾莉娜知道了，就沒有理由否認它。但是艾莉娜」——她轉向她的朋友——「這個女孩是個禮物，滿懷喜悅。難道我們不能像愛人朋友一樣，三人都躺在你的臥床上嗎？我丈夫柯寇拉斯曾多次告訴我，他的朋友也這樣做，而且男女孩都有。他沒要求我加入他這樣的遊戲，他知道我的心不偏向他。來吧，我們三人可以一起比較阿芙蘿黛媞賦予我們的美。我心裡已準備好，要唱美妙的歌讚美她和你們了。來吧，同我一起躺下。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就脫去長袍吧，我會這樣做的。」

她孩子般裸體爬上艾莉娜的床。「你的感覺告訴你什麼呢，艾莉娜？這種分享對你來說難道不是美好的事嗎？而你，妲瑪菲拉，你可以用溫柔與驚奇看著艾莉娜的胸脯。人可以將臉埋入那兒，就像埋入母親的一樣。你可以觀察她極之苗條的身體，就像脆弱的蘆葦一樣。把手掌展開放在她身上，以手指感覺她肉體的涼意。允許吧，艾莉娜，因為她的手指捏著你緊張不已，然後會無力地離開你，好減弱愛撫你的熱情。」

結果，莎弗用巧言哄誘這兩個女孩要她們各自在兩邊躺下，而兩人都不情願。她動作快如一隻埃及的聖貓，從中間跳出來，將她們搞亂成一堆。現在她讓她們都笑了起來，她把兩人的頭擺在她的膝上，溫柔地輕觸每一個，還將她的手浸入艾莉娜的雪花石膏罐裡，沾染東方的油膏還有細緻的冷霜。

艾莉娜向妲瑪菲拉靠過去，在莎弗耳後抹龍涎香精，然後毫不遲疑同樣也替妲瑪菲

拉這樣做。妲瑪菲拉迷醉於艾莉娜的胸脯向她搖擺的方式。她觸摸著然後吸吮著。艾莉娜對這個女孩少女式的吸吮微笑著，愛撫她。

莎弗靜靜待著，迷惑於熱情像裂縫湧來的熱岩漿一樣掃過她們。女孩們彼此纏繞著，腿盤纏起來；她們的四隻手臂將莎弗舉高起來，她的頭和胸脯垂懸下來的時候，她感到自己的血脈在洶湧起伏。妲瑪菲拉抓住她的骨盆，艾莉娜抓住她的肩膀，艾莉娜熱情的舌頭觸探她的嘴唇時，莎弗在空中擺盪著。妲瑪菲拉掌握了深紅的長裂口，莎弗狂亂大叫起來。她愛人的手指幾乎碰到了她私秘處的皮膚裡面。莎弗知道自己已經為了這最終極的逸樂時刻誕生了。她們誇張的感官遊戲，一直持續到日光悄悄出現在門縫底下。

女孩們帶她到泉水邊，她們在那兒慵懶地浮泳著，溫柔地喃喃低語。她先緊抓住艾莉娜，然後妲瑪菲拉。她們不再是對手，而是一體的人，沐浴在熱情與愛中。於是莎弗獻上一隻戴花圈的綿羊為祭。

猶豫不決是米提蘭社會的典型，人們在將自己的女兒交託給莎弗監護之前，會判斷她的努力所獲致的成功。這讓許多人陸續抵達，有雅典附近的塞拉密斯島來的攸妮卡、美里塔司來的雅娜脫莉亞，特別還有來自皇室血統的高兒果，都能讓米提蘭的第一家庭信服。他們不再懷疑，因為有一群來自萊茲波斯本島的年輕女孩，來到了她的門口；姬

蒂蘿、翠鳥、荻卡、米佳拉，還有泰蕾蒂帕。

一年前就送達的信，也從弗凱㈣把漂亮的提瑪絲帶到了「繆思的僕人之屋」。她跟莎弗一樣嬌小，不過天生快樂。其他人則對待她如洋娃娃，在課業上哄騙她，輕輕拍她，還餵她甜食吃。

西蘿是個溫柔的小女孩兒，從安德羅斯島附近的嘉若城來此。她家認識柯寇拉斯。她告訴莎弗說，她丈夫的親戚對於她拿走會計室的財寶、所有的貯藏物，還有西那庫斯港的船隻與船員，感到非常生氣。

莎弗聳聳肩說，「我離開了豪宅。我想不出要如何將它帶上船呢！」

她們的笑聲作了輕率但是友善的保證。

莎弗以這樣的灌輸，要各個女孩站在屋外，她述說了她的家，還有這裡的藝術境界，以及哲理，還有女人的地位。「為了認知，」莎弗對她們演說道，「所以雅典那是從宙斯父親的頭誕生出來的。因此她是全才的智慧者。議會裡的眾神都聽她的話。」

「我年輕的時候，」她繼續說，「我十足輕率的想著，因為女人保有米提蘭，在十年的戰爭期間，治理人民還有他們的問題，所以她們會繼續這樣做。但是兩位放逐者卻教導我說，當時只有我們可以在軟化律法方面作得成功，不僅剝奪了女人的財產權，而且使她們成為財產權本身。為了歸向這個終點，『繆思的僕人之屋』很適合你們。」這是一個沉重的承諾，她感覺到自己的責任。

從最初起，莎弗就認為個別「啟蒙」才能認識她所偏好的。其餘的人只知道她是個教師，是個贊助者，她們沒有懷疑到「愛神」是她和她的內幕小團體所崇拜的神。因為，難道與她人聯合的行為，不是開向創作神自己及全能自然，還有充滿空虛的什麼世界的通道嗎？在那樣的閉塞世界裡，人的自我被提昇得高高的，然後加入「全體」這個偉大的神秘界。她理解妲瑪菲拉之所以玷辱神廟。但就是在這樣的時刻，人達到了終極點，然後變成那樣。

從新來的人當中她選了小提瑪絲，當她們親密的嬉遊玩鬧對象。對提瑪絲來說，愛她的這三位朋友是再自然也不過了；她的純真是實在的，也是她的快樂心情，以新方式為她們帶來了歡樂。

提瑪絲裸體在安置於床的網上跳舞。她們抓住她的小腳時，舞蹈結束，接著她們將她的雙腳拉過寬闊的網洞。以這樣的姿勢，她們搔癢捕獲的鳥兒，嬌縱她，愛撫她。接下來，她們為她在圍牆裡的花園造了一個鞦韆，她不曾獨自或穿著衣服盪鞦韆。她不知道遊戲可以這麼刺激。她將莎弗當個女神一樣崇拜，學唱歌的時候到了，她就擠到她身邊。她愛她們全部，而且她那麼動人又擁有這樣快樂的天性，所以她們就大方地寵壞她。

「你是個多麼討人喜愛的孩子，」莎弗喃喃說道，而提瑪絲像隻小黃貓一樣，縮靠著她。

她在學院第二年期間，莎弗的這個高級交際花演出了迪奧尼修斯的神秘劇。莎弗要她們學唱新歌，而她敲擊著詩句的節奏。她們一同唱艾莉娜的詩歌與她自己的，這個女孩的名字因此就出名了。

依照她弟弟們所期待的，她偶而會與他們共餐；但莎弗又再次住在沒有男人的社團裡。她很高興看到少女手挽著手走著，聆聽她們的笑聲，看著她們對彼此低頭，彷彿在付出也在接受對方的自信心。莎弗喜歡聽到她們甜美的聲音，呼喚著，輕聲低語著。眾神是多麼祝福她，因為她們對克蕾絲非常照顧，包括所有的運動遊戲，還有日常的散步與沐浴。

萊茲波斯的姬蒂蘿在身材上算是最完美的小女人。她的金髮像瀑布般長長披到腰際；她的五官像是雕刻大師雕刻出的。她有個別名叫「美麗」，她接受了，因為她也這麼認為。妲瑪菲拉將她的「忠貞」轉向「美麗」，莎弗暗自高興著。她總覺得妲瑪菲拉缺乏細緻，但是卻無法抵擋她愛意的突襲。至於姬蒂蘿，她在學習步驟上有點遲緩，她的記誦常出錯。

莎弗的眼光常常落在雅娜脫莉亞，這位美里塔司來的激烈少女身上，她與翠鳥同時抵達這裡。莎弗首次看到翠鳥，她還是個小孩，手裡握著一束黃水仙。她掉了一朵，莎弗替她拾起來拿給她。她記得當時唱道，「多可人的小女孩！」她現在依舊是這樣。莎

弗注意到這兩個女孩已經分不開。她們走在一起，陪伴在彼此的身旁，練習同樣的樂器，甚至唱同樣的歌。她們多可愛啊，莎弗在想，她們多麼稱讚彼此，像花瓶上火熱的形象。無論何時她們走近，她就會停下腳步，同她們談起話來。翠鳥是她們的女性發言人，這是位聰明的人，莎弗下了判斷。

克蕾絲處於這麼多年長的女孩當中，有時候會覺得羞怯，她特別喜歡高吉拉，她是小亞細亞來的客洛風人。她長得圓潤柔和，白皮膚，女孩們都叫她「麵糰」。當高吉菈聽到這個名稱後，她只有一笑置之。

克蕾絲到了十一歲已是個學有所成的孩子了。莎弗對她感到自豪，尤其是她的美麗，那結合了她自家的優美五官，以及柯寇拉斯輪廓分明的外觀。然而目前，克蕾絲覺得很不安。起初她抱怨莎弗在女孩當中偏愛一些人。「每當上完課，你總是與艾莉娜和提瑪絲一起離開。」

「艾莉娜寫了新歌，我喜歡跟她在一起唱唱它們。」

「那麼為什麼提瑪絲也跟著你去？為什麼不是我？」

「親愛的，你知道你沒有耐心上更多的課。」

「至少有時候你可以問問我，」克蕾絲傲慢說道。

「我會，說得好，我會的。」於是莎弗決定帶她女兒去野餐，就像昔日一樣只有她們兩人。但是她太忙了，而且就在履行這件事之前，另有件嚴肅的意外發生了。

克蕾絲對她媽媽的解釋不滿意，也就置之不理，離開而去，接著跟在莎弗後面，從莎弗的私人小花園圍牆移開一塊石頭。她在那兒沒看到她們在上課，或者彈琵琶，卻看到裸體的提瑪絲在盪鞦韆。她媽媽和艾莉娜也裸體，除了她們的頭髮上還戴著花之外。她們兩人玩一種遊戲，她們將提瑪絲推送得飛行起來，然後輕聲指示她親吻她們的對手的什麼部位。她順從地開懷笑著，然後又是一推，重新聽任再次被推送得高高的。

克蕾絲看夠了，就爬上圍牆頂端，在她媽媽的花園裡丟下石頭，然後跑掉。

「克蕾絲！」莎弗苦惱地喊出來，因為她已經跑到門口及時打開門，看到她女兒跑離開去。

莎弗不知道如何補償她。那天稍晚，她就提議她們履行延期的野餐，不過，克蕾絲說她不想。接下來莎弗就建議她們去沙灘尋找瑪瑙石，克蕾絲說天氣太熱了。

莎弗很高興高吉拉答應唱她家鄉的歌來慫恿這個小孩參加。但是克蕾絲蓄意反叛，結果在白天上課時爆發了。莎弗查問起阿那曼德[48]的一個理論。克蕾絲誤引他的話，遭到莎弗的責備，不過她溫和說道，「你必須更用心聽，因為這個人的思想在創作本身奇異的潮流裡很受歡迎。他寫過文章，而且結集成書，不是詩集而是散文。因此他在告訴我們世界無限，又說這個無盡的世界充滿萬事萬物的時候，我們要專心留意。」

「假如無法看見真理的話，」克蕾絲反駁說，「我們怎麼知道它在那裡？」

「阿那曼德告訴我們，雖然真理本身看不見，卻平衡地掌握了這個世界，流經過一

切自然事物。」

克蕾絲抬起頭說，「我不相信我看不見的事物。」

「你相信過許多你無法看見的事物。比如說，你相信愛，但是你無法看見它。你應該對事物深思一點，克蕾絲，在你說出愚蠢的話之前。」

克蕾絲臉紅躁熱，「你老是找我的毛病。因為我是你女兒，我就必須是完美的，必須比別人更優秀。這不公平。」

莎弗覺得迷惘。「我不了解你，克蕾絲。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我對學習很貪心。我向知識伸展雙臂。」

「我不是你，媽媽。」她的語氣暗示說，而且我感謝眾神，因為我不是。

莎弗承認克蕾絲歷經了一段艱困的時期，該受指責的是她，但是她拒絕讓她自己的小孩來判決。她是我的女兒，她想，事情對她來說並不輕鬆。她以為脫離父母，尋找她們獨立的自我，對小孩來說是自然的事。同時，克蕾絲有高吉拉與她許多美麗的同學為伴，她從不需要覺得寂寞或孤單，除了她自己願意。

自從克蕾絲偶然發現了她們歡樂的遊戲後，她們就只好都停止不玩。嚴肅的艾莉娜懷疑卻也暗暗高興著，而莎弗驚醒過來，取消了這些瘋狂、刺激的遊戲方式。雖然小提瑪絲仍為她跳舞，艾莉娜也彈琴唱歌，莎弗的娛樂卻沒有維持多久，只覺得不安與不滿。

妮歐貝用象牙梳子梳理著莎弗的頭髮，這時她突然問道，「你有丈夫嗎？我這樣問是因為我看到你又懷孕了。你去年也懷孕，不是嗎？」

妮歐貝隨即抱歉說，「我儘量束緊腹部。」

莎弗笑說，「沒關係。我只是在想你怎麼處理他們，我的意思是說，你的孩子們。」

「我替他們找到地方，與女祭師同住。」

「你有幾個小孩呢？」她覺得奇怪，這些年她都不知道妮歐貝有小孩。

「五個。」

「五個！男孩女孩都有，我猜？」

妮歐貝點點頭。

「你丈夫他從西那庫斯跟你一起來的嗎？」因為她知道一個奴僕領班有權力，也能安排這些事。

「夫人，我沒有丈夫。」

「什麼，只有小孩嗎？」

「我的老大在皮拉高崖生的。」

「皮拉？回到那麼久遠的時候？我一點都不知道。」蕾脫自動自發出現在她面前。她曾在往洗泉的路上握住蕾脫的手。她曾用異國的香膏抹蕾脫柔軟、寬闊的胸脯。蕾脫是個農夫的妻子，擁有一窩小孩。她對於這幕自動出現的畫面感到煩惱，就拿起她明亮

的鏡子，仔細察看妮歐貝在替她梳頭髮。「告訴我，妮歐貝，你對男人有什麼想法？」

「我忍受他們。我還能作什麼？我是個女人。」

「我沒有丈夫對你來說很奇怪嗎？」

「莎弗就是莎弗。」妮歐貝回答得很迅速。

「昨晚我作了夢，」莎弗繼續大聲說，不過是對自己說，「我夢見海底的城市。我在街上走著。街道寬闊又空曠，除了珠寶般的魚群之外。它偉壯的柱子、柱廊，還有橫樑，都橫置在我腳下龐大的廢墟裡。」她再次意識到她的女僕，問道，「你認為這樣的夢預示了什麼？」然而她的注意力轉向了。有人在她的花園裡，在她私密、個人的庇護所裡。她站起來察看，看到一個高級交際花，眾王的女兒高兒果時，感到驚訝萬分。她甚至更驚訝地看到，她正在用花及長春藤編織鞦韆的繩索。

高兒果轉過身來，「我希望都編織好時，讓你覺得驚訝，」她說。

莎弗因女孩的大膽假設自己能自由違規，遲遲才說道，「你怎麼知道我花園裡有一個鞦韆？」

「克蕾絲告訴我的。」

她想知道克蕾絲還告訴她什麼事？她就大聲說，「這個花園是我的隱蔽所，高兒果，我來此是為了獨處。」

「那麼誰推你盪鞦韆？」

「我自己。」

高兒果笑了。她的牙齒是尖銳的小珠粒。「我聽到的不同。所以我來了，噢，受尊崇的莎弗，我來加入你的遊戲。」

莎弗突然屏息說道，「這裡沒有遊戲可玩。」

「可是我聽說那個小提瑪絲……」

「我對你聽說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高兒果微暗的雙頰，顏色更深了。「我想裝飾你的鞦韆來取悅你。」莎弗什麼都沒說，她更確定地又繼續說，「女孩們都在說，你在我們當中有特別的朋友。我想成為這樣的朋友。」

莎弗帶著評價的眼光注視著這個女孩。她對她有一種預感。別的交際花都抱怨她說，她又驕傲又傲慢，喜歡炫耀她精緻的財物。有一次，莎弗指責她說，「不要對一只戒子那麼狂想。」莎弗不想與她爭論時，認為對她的態度要很堅定。「以我的地位來說，高兒果，我必須謹慎表現出大公無私的態度，不可惹起忌妒的魔鬼。」

高兒果是皇室的後裔，所以不費力就隱藏起對莎弗答話的不高興。「你是我的老師，噢，莎弗，然而你自己必須學習如何接受禮物。你已經毀了我送你的。」她將花朵與長春藤丟入塵土中。「你會讓我的友誼躺在那裡嗎？」然後就生氣離開而去。

高兒果的事還沒結束。幾天之後，有人來敲門，這個女孩衝了進來，她迷人的臉漲

紅又扭曲。「我們當中有小偷！我的埃及項鍊被偷了，就是那條光澤的以金銀線細工精製的瑪瑙項鍊。」

莎弗握住她的手說，「『繆思的僕人之屋』裡當然沒有小偷。稍微想想看，絕沒有低級的奴僕會拿這樣貴重的飾物。她要在何處戴它呢？如何展現它呢？」

高兒果弧度優美的眉毛緊縮在一起，「昨天我還擁有它。」

「那麼它是誤放在某個枕頭或別的後面吧。」

「我告訴過你，它不見了。那是我祖母給我的。」

「會找到的，」莎弗堅定說道，然後喚妮歐貝拿她的珠寶盒來。

妮歐貝服從且跪下來，將珠寶盒拿給她的小姐，但是莎弗搖搖頭，說明應該拿給高兒果看。高兒果質疑地看著莎弗。

「從我的珠寶盒拿取你喜歡的珠寶吧。」

高兒果走上前去。「莎弗很慷慨；這裡都是些美麗的珠寶。然而你卻不接受我的獻禮。」

莎弗悄悄要求任何神靠近，幫助她保持自己的耐心。但是她卻更進一步受到試探，因為顯然項鍊是個藉口。高兒果是有目的而來的，這個目的經由她一說，顯得清晰明白了。「我的小屋離你的那麼遠，噢，莎弗。假如我住得靠近一點，對於我的珠寶，我會覺得更輕鬆釋懷。」

「就你所知，小屋都住滿了。」

「但是只要你說一句話，有人就會跟我交換。」

「我不能說這樣的話。小屋在很久以前就分配好的。」

「但是你可以改變情況，可敬的莎弗。」

「或許吧，不過，我不想這麼做。」

到了早晨，莎弗召聚了她的交際花們。她們應和著手持鼓唱歌，以節奏與韻律作試驗。艾莉娜又沒出席。多日來她都待在房間裡，懷著不順的心情或另有他事。莎弗差遣一個奴僕帶著花去問候她。在這些可愛的女孩當中，她覺得孤單。身處高兒果身旁，她覺得不舒適，莎弗故意不接近她。

她的眼睛在這個美麗的群體裡巡遊著，然後停在瑪娜荻卡身上，她們都喊她荻卡。她是來自上等家族的一個妄自尊大的女孩，雖然不是皇室。她身穿的里底亞人衣服，混合了安排好的顏色縫製的，與她黃褐色的頭髮很和諧。

至於我

我意識到

這點……

那天早晨，荻卡選擇了裝飾風信子花的衣服穿，莎弗更愛這樣的花。荻卡將它們與大茴香編織在一起的時候，知道這點嗎？她的偏愛引導了這個女孩的選擇嗎？

她知道她從來就沒有適當地評定過荻卡的美麗。她怎能夠沒有注意到她完美的側面，還有她細緻的唇形呢？她很迷人。

荻卡意識到莎弗的凝視，她就轉過頭去。莎弗交代她的交際花們去發現新和弦。當天稍晚，她找過荻卡，但是沒找到她。關於她狂野韻事的閒言，傳到這個女孩的耳裡嗎？她的交際花們知道，她在她們當中有愛人嗎？她認為她們不會在意，然而她們的父母會，假如這樣的作為傳出去的話。憂慮上身像貓從樹上跳下來，跳到她身上一樣。

工作，她認為，會治癒她的心情。

她想到什麼呢？下面的詩句就是了：

而你，荻卡，用你纖細的手指編織一個
大茴香樹枝狀花樣的
花圈
在你可愛的頭髮上；
因為確定有福的美惠三女神

帶著偏好
低頭看著
任何美麗的花裝飾的事物
然後從就近它們的一切轉離
沒戴花圈

眾神已經向她顯示安排什麼行動了。她藉由奴僕的手把詩送到荻卡的小屋。她等候著。她倒了葡萄酒。她吃晚餐。

沒有來自荻卡的回音。莎弗度過碎夢的一晚。荻卡入侵她的睡眠。荻卡穿著彩色的睡衣，荻卡穿上彩色的睡衣。

莎弗翻開棉被從床上跳了起來。夜未盡，她卻宣判夜已盡。因為寒冷似乎比中午的熾熱燃燒得更劇烈。莎弗在房間裡四處走動，收拾尖筆、沾蠟及石板，以烙下印象。阿芙蘿黛媞在她的右手邊，輕聲說驕傲的荻卡會要求獲得她最優先寵愛的保證，要求她背棄她的舊愛。荻卡會要求放棄。她在提醒自己艾莉娜目前的冷淡態度，掙扎一陣之後，她寫道：

瑪娜荻卡甚至比
精緻的艾莉娜更可愛。
我尚未遇見，我的甜蜜愛人，
一位比你
更倨傲的美人。

她按鈴喚來了僕人，然後把手擺放著。蒼白、脆弱又聰明的艾莉娜，她會永遠愛她。不過，想到她時莎弗的身體不再悸動了。莎弗就是她的一位姊妹，所以她覺得非常理性，她從來沒有過一位姊妹。

莎弗喚醒熟睡中的奴僕，替她沐浴、塗香油，然後穿衣。「回去休息吧，」當她們都做完後，她跟她們說。然後對自己輕聲說，「穿金拖鞋的黎明尚未來到。」她緊握著詩卷走出去。

她無法阻止自己；阿芙蘿黛媞親自強迫她。她匆匆趕到荻卡居住的小屋，她明白結果非常不確定。

莎弗試探地敲敲荻卡的房門。女孩還在睡。莎弗打開門，驚醒一個奴僕，她示意要她離開。

荻卡睡得很沉，她的嘴唇微微張開，她美妙的胸脯裸露著。莎弗跪在她身旁，吸飲她的美。她的臉或身體沒有一個角度逃得過她。她等候著，不驚擾她，等到女孩醒過來。

荻卡一見她就急喘起來。

莎弗溫柔說道，「可愛的荻卡，我為你帶來了一份早晨的禮物。」她把詩卷放在床上她們之間。

荻卡沒有碰它。「你為何在此？」

「給你帶來禮物。」

「一首詩嗎？為何不叫奴僕送來，像你對其他人作的那樣？」

「今晨我是奴僕，你的奴僕，荻卡。」

「我不了解你。」

「你了解的。」

「你不認識我，莎弗。對於任何人的寵愛我不屈居第二。」

「讀吧，我求你，讀這首詩吧。」

荻卡拿起詩卷讀起來。「寫得很美，」她說，「謝謝你。」

「我帶它來不是為了一句『謝謝你』。荻卡，你對我意義重大。憐憫我吧，因為你太美麗了。我像是戰場上一名被征服的戰士。讓我觸碰你的手，讓我只親吻你手指上的

戒子。」

荻卡猶疑說道，「真的嗎，我比艾莉娜更討你喜歡嗎？」

「我發誓，」她的手覆蓋著女孩的足踝，護身符叮噹作響。

「還有別的人呢？」荻卡問。

「只有你。」她的手順著腳脛迂迴探入，按在年輕的大腿上。

荻卡躲開莎弗的觸碰。「妲瑪菲拉呢？」

「結束了。」

「還有高兒果呢？」

「從來就沒有過一個高兒果。」

「提瑪絲呢？」

「提瑪絲！」莎弗從她身邊彈開。「你要將小提瑪絲從我身邊奪走！我必須藐視任何人除了你嗎？」

「是的，」荻卡說。

「你的話使我的靈魂不安。然而我卻必須照你的話做。」莎弗親吻她漂亮的腳，還愛撫它，不過她的腳也縮了回去。「噢，荻卡，你聽到什麼反對我的謊言呢？我想你一點都不明白我的心。」

她意識到院子裡的奴僕騷動了起來。開始做起家務事了。她急忙說，「今晚，荻

卡。我今晚會在房間裡等候你。」

荻卡沒有回答。

白天裡，這個女孩與別的朋友成雙結伴，莎弗在跟她「天堂」的交際花說話時，偷偷摸摸地看著女孩，而這位明星卻在製作色雷斯繪的圖表。一有可能，莎弗就退回到她的屋裡，彈響手指節召喚，看看荻卡是否會來。

莎弗在無法安頓任何事的情況下，最後拿起弦琴走去坐在台階上。要是她在那兒唱歌的話，荻卡可能會聽到；雖然天色漸漸晚了，莎弗還是有可能說服她。

早晨，女孩當中有一陣騷亂，因為發現荻卡的小屋已人去樓空；她的盥洗用品、衣飾、寶石及奴僕，都在夜裡走了。交際花當中她們自己輕聲說著這件事，還偷偷憐憫地看著莎弗，她必須忍受這樣的事。然而艾莉娜的表情不是憐憫，而是責備。

我應得的嗎？莎弗問自己。她應得這遍佈她全身可怕的空虛嗎？

她走進去，用拳頭擊打自己，還拿她的頭去撞牆。「我把她趕走的，」她悲傷說道。那小小的腳，那高高拱起的小腳，她曾握住它，像握住一隻小鳥般。

所以這個女人很傷心。

所以詩人說話了。

荻卡變節不久之後，莎弗的弟弟們就來看她。莎弗匆匆忙忙跑去迎接。她已經很少看到他們。由於她的詩歌與教學的需求，讓她保持不與外界接觸。不過，當她遇到他們僵硬的回覆時，她歡迎他們的話語就受到制止。她退了回來，嚐試看懂他們的臉色。年輕的拉里喬斯顯得嚴厲，尤利攸斯同樣的冷淡。

「有壞消息嗎？」莎弗嚷道，「偉大宙斯的藍髮兄弟沒有饒恕我們的兄弟嗎？快告訴我，是卡拉嗎？」

「帶我們到你的豪宅去，好讓我們私下談談。」

莎弗立刻鎮靜下來。「不是卡拉吩咐你們來的。」她沒有更進一步說話，就帶他們進到她家的花園。「你們要喝葡萄酒或吃東西嗎？」

拉里喬斯轉向她。他好看的嘴唇蠕動著。「娼婦！」

尤利攸斯伸出手制止他，但是這個男孩子滿懷怒氣，除了直接攻擊外，無法釋懷。

「不是我說的，」拉里喬斯說，「是我聽到的你比這更糟。從我聽說來的，『妓女』實在太恰當了。『繆思的僕人之屋』屬於妓女街。除了沒有男人在這裡受歡迎之外。你就是這裡的男人，這些都是你的妻妾，她們用每一種你發明的方式服侍你。『恨丈夫的莎

弗』就是城裡的人這麼稱呼你的。靠著眾神，我還是無法找出你做了什麼事。但是即使在這個大廳裡——如你所知，我有幸在此成為斟酒人——自從瑪娜荻卡那麼出乎意料地回來後，就有閒言閒語了。」

荻卡？荻卡說了反對她的話嗎？她說了什麼？噢，荻卡，最令人喜愛的女孩，一陣心痛，使她把手擱在胸懷上。

「當然，每件事都是諷刺，」拉里喬斯說，「所以我無法拿起矛，向他們挑戰。全都是歪曲的說法。但是我相信事情是真實的。」

尤利攸斯說話讓情況緩和下來。「姊姊，我們會喝你給的葡萄酒，接受你給的點心，但我們沒辦法做到這樣，要是這些卑鄙的報導、這些那麼令拉里喬斯不安的毀謗，具有實質的內容的話。」

莎弗將荻卡造成的痛苦擺在一旁。她審視她的弟弟們。她教過他們學走路；他們曾向她跨出他們的第一步，含糊不清的說出最初的話。然而現在她卻說，「恐怕你們必須像來的時候一樣，又乾渴又飢餓地離開我的房子。」她嚴謹地隱藏作嘔的怒氣說道。她的弟弟們判斷她，如同判斷他們的妻子一樣。他們不承認她是莎弗。

尤利攸斯幾乎說不出話來。「你是說那是真的嗎？你在此將自己當作娼妓，置身你的女人當中嗎？」

莎弗深思著自己說的話。「我沒跟任何人述說過。我以自訂的律法管治自己。然而

由於你們是我的親弟弟，我要說，我會愛上一個女孩，我要親愛地擁有她。這裡沒有什麼娼妓的事。」接著她帶著那對任何事沒有吉祥預示的狂妄微笑，溫和說道，「你們反對眾神放置在男女孩心中的愛情嗎？」

「但是你，」拉里喬斯嚷道，「兩者都不是！你在她們身上做了什麼？一夜迪奧尼修斯的松果嗎？」

莎弗轉為蒼白。「這是奉獻給繆思的屋子，這裡不會有野蠻的事發生。這裡有弦琴彈響，少女們高高拱起的腳，踏跳出我們古代風神國度的舞蹈。詩人莎弗創作詩歌，詩人艾莉娜也是。假如愛神或泡沫誕生的女神，找到往我們這裡的路徑，這算是邪惡嗎？這就是你們為了潛進來，控告一個姊姊不可愛、不仁慈的理由嗎？」

尤利攸斯慢慢說道，「我們來了，我從遙遠的艾瑞斯來的，拉里喬斯則來自皮塔柯斯的府第，你可能會否認滿天飛的謠言。它們對我倆都是很尷尬的事，我有我的事業，拉里喬斯則處於領導男士當中。我們預備為你辯護，因為你是我們的姊姊。」

「西方的巨神阿特拉斯在他肩上，扛起天與地的柱子，他的家位於西里西恩[49]的暗洞穴裡。他是我的弟弟……還有卡拉。」

「那麼一切都是真的！」拉里喬斯讓人聽起來，彷彿他被人刺入，掏出腸子似的。

「是真的，也不是真的。我沒辦法讓你了解。」這三人非常悲慘的看著彼此。「要是我是個兄弟的話，」她問他們，「你們會來這裡嗎？」

「當然不會……」拉里喬斯開口說，又停下來。

「你把惡意吐在地上！」莎弗不再能制止她的怒氣。「我不曾知道雙簧管演奏家嗎，拉里喬斯？這裡是不做那樣的事。除了她自己願意，沒有人會來到這裡。跟任何人說去。要求她們離開。懇求她們離開。」她看著他們的臉微笑了。她人雖嬌小，卻是危險的。危險又任性。

尤利攸斯搖搖頭。拉里喬斯用絕望的態度撕扯衣服。他們離去。他們知道因為年紀的關係，他們無法改變她。

這次的拜訪之後，莎弗寫道：

痛苦滲透
我，一滴
又一滴

痛苦讓她的眼睛閉成一條縫。痛苦刺透她的要害，彷彿像犧牲的動物遭吐沫。她嚐試工作。工作無法滿足她。遙遠的塗蠟蘆荻吹出的曲調，無法讓人快樂。她記起可怕的塞西女巫，還有預言的夢。她心裡回答說：愛、像詩一樣，不可能是邪惡的。難道每件有生命的事物，不都是經由一些方法維持自身的嗎？

她有什麼呢？只有愛。愛維持了她的藝術，她的藝術換過來維持著她。她需要付出兼接受愛。愛對她來說是必需的。事實上，仍然不可能合理說明荻卡應得的回報，對弟弟們的責怪，還有夢的陰影。

他們為了她的愛人而責難她。她還沒從那個充滿想望的小孩，那個充滿渴念的小女孩改變過來。當她對各個朋友、愛人完全付出自己，毫不吝惜的時候，這當中存有邪惡嗎？像詩歌、知識、談笑、眼淚，這些她擺在所愛之人腳下的東西。

荻卡對「繆思的僕人之屋」說了些什麼呢？還有她自己呢？她在想，事情不可能像她弟弟們編造出來的這麼糟糕才對。要是如此的話，米提蘭市民會吩咐他們的女兒回去。但是姬蒂蘿、翠鳥、米佳拉沒有被遣回，泰蕾蒂帕也是，那意味著她弟弟們聽到的閒話，並沒有反應在一般對她所持的評價上。當然，他們應該攻擊的是人們對她的批評，而不是他們的姊姊。因為他們，甚至她都是希臘人。他們不會因缺乏忠誠而遭責備嗎？

另有個想法折磨著她：卡拉已經旅航回到家，參與了他們的行列嗎？她會讀懂他眼睛裡同樣的藐視嗎？她顫抖著，雙臂抱住自己，彷彿是卡拉的手臂一樣。她不能失去卡拉。

而拉里喬斯，這個曾沿著碼頭跑，直到她放逐離開看不見為止的小男孩呢？他多麼刻薄啊！一定是漢密士，那個愛捉弄人的差使煽動他的心。她在家中三層圍牆花園裡追

逐的愛情，會傷害到他的地位或事業嗎？身為詩人莎弗的弟弟，他已經贏得了名聲。那就是事實背後的東西嗎？他不喜虧欠她任何東西嗎？

至於尤利攸斯，他從不曾了解過她。他認為她帶給自己不幸。

她是這樣嗎？

克蕾絲呢？自從花園裡發生的插曲後，她的女兒知道或猜到多少呢？她認為她還是個小孩，但是……

莎弗衝動地離開她的臥房。她取道一條灰塵瀰漫的步徑前往一座雕像，這座雕像對她永遠意義特別。那是昔日一個七、八歲漂亮小女孩的雕像，獻給亞提米思熾熱的火炬，為了想帶給她的屋子榮譽。目前這尊雕像使她煩惱不已。它令她想起克蕾絲，當克蕾絲還完全屬於她之時；在西納庫斯的日子，當時她還在她髮上編花呢。

她走到大理石雕像，它的週遭都是櫻草，她跪了下來，對她自己的恐懼跪下來。因為她凝視著大理石像的臉，明白那已不再像克蕾絲了。似乎就在她才轉頭的當兒，克蕾絲就長大了。這個長大的克蕾絲不再發出淘氣的尖笑聲，不再充滿自信地輕聲說話。這個成長的新人克蕾絲會下判斷，像她的舅舅一樣，表達出論點。

莎弗緊抓著雕像的腳哭了。她不僅失去了她的弟弟，恐怕還會失去她唯一的孩子。昨晚她們還一起用餐。她曾殷勤吩咐預備克蕾絲愛吃的餐點，每道菜都伴著花端上來。然而舊時的親密已消失了。莎弗坐在雕像的腳上，做了一首詩：

我是個小女孩，靜悄悄的
然而若有人問起
我就用這聲音在我腳邊大聲哭

她把詩擺在一旁，待日後完成。做一個女人代價太高了。從這天起，她不要當女人，只當詩人。詩歌為她的生命閃耀出光輝，然而愛，全部的愛，都是折磨。

高兒果在途中攔住她說，「你一直在迴避我，噢，莎弗。」

「沒錯，」莎弗簡略說道。

「但是為何呢？有人說我任何的壞話嗎？」

「沒有人說你的壞話。」

「那麼為什麼？荻卡當然不值得這樣傷心嗎？」

有任何提到荻卡的時候，莎弗都以生氣回應。高兒果憑什麼惹她，執詢她？不過因為許多傷心事包圍她，她有所保留地回答，「你從不覺得需要獨處嗎？而我，我卻有需要投身在海洋般寬廣的孤獨中。」

「讓我撫慰你的憂傷，噢，莎弗。我們可以觸碰陽光。」

莎弗搖搖頭說，「我不找別的愛人了，高兒果。」

女孩的眼睛射出她沒說出來的氣憤。

那晚莎弗將問題寫入筆記本裡，

為何潘亭山㊿之女

那隻天堂燕

令我厭倦？

她當然厭倦高兒果不斷的煩擾。她想什麼？莎弗想以一個玩具代替另一個嗎？然而她最厭倦的卻是自己。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能解脫自己的。

最後她看到小提瑪絲捲縮在她床旁的地板上，輕聲哭泣著。

由於她的冷淡，莎弗將手伸給她，「親愛的小提瑪絲，你獨自來找我。」

提瑪絲哭得更劇烈。「我不願來這裡。我但願如此，不過不用說出我該說的。」

莎弗坐直身子。「歡呼敬畏！歡呼敬畏！有更多要說出的，雖然它綁緊我的腸子，抑止我的心跳。多不幸！甜美的小提瑪絲，我寧可聽到來自你的話，而不是我認識的別人。」

「高兒果！她也離去了。」

生氣的力量充滿莎弗的聲音。「高兒果？你知道她在哪裡嗎？」

「人們知道。荻卡離開只因高兒果的勸告之故。是高兒果協助她的。她以為有人告訴你她所做的事，所以她就離去，自己跟安卓米妲一起躲藏起來。」

「安卓米妲！誰是安卓米妲？」

「無人是，真的。只是某個鄉下女人得知你的成功，於是建了一所同類型的學校……大約她需要。」

莎弗驚訝萬分。「有人模仿我在此所成就的，竟沒人告訴我這件魯莽的事？」氣憤使得她的臉轉紅，刺激她的身體。她跳起來。「我想認識我的『對手』。」她諷刺地用了這個詞，因為誰會是莎弗的對手呢？「她是個詩人嗎？」

提瑪絲笑說，「我認為她不懂韻律也不懂歌曲。她毫無成就……除了……」

「說下去。」

「我聽說她用巫術寫詩歌，她賣愛的藥水，又賣治病的靈藥。」

「這是同樣的事，」莎弗說得很鋒利，「你還聽說了別的什麼？」

提瑪絲猶疑著說，「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不過我聽說她的女人惠顧皮革商。」

莎弗蔑視笑說，「你已繪述完這畫面了。我不會處罰高兒果；她已安排好處罰自己了。」

因為提瑪絲是她唯一能自在談話的人，所以她繼續說，「眾神非恥笑我們的荒唐事不可。有些女人，提瑪絲，她們認為自己是不足的男人。她們從各方面模仿男人，甚至買皮陽具綁在大腿間，用在對待她們的姊妹上。不過，這是逸樂之徒的惡事。在你眼前的莎弗，她是個女人，她寫詩歌。我告訴你一點，我愛成為女人。我不是個不足的男人。我毫無不足。我不忌妒男人的體格，也不羨慕他們為愛的垂懸物。不，我個人很完全。我愛人的方式很完美。」

「我自己的性別深深攪動我，因為我們的四肢細緻，愛笑，愛音樂，彼此溫柔對待。我們不想成為英雄，赴戰場取走兄弟的生命，使自己偉大。我們憎恨暴力，生活優雅，以花朵、朋友、甜蜜的遊戲圍繞自己，我們的親吻從疼愛到瘋狂，這都是神與女神促成人類的特質。這是他們羨慕的，是因他們沒有我們的形象，可與人同寢，嚐到我們甜美的愛情嗎？然後來了一個怪物，像這位，這位……你們叫她什麼名字呢？」

「安卓米妲。」

「這個安卓米妲想要有像男人一樣的作風。喔，這犯了違反我們性別的大罪，因為暴力違反了我們的天性。我只為高兒果感到憐惜，雖然她奪走了我的荻卡。最後荻卡察覺到要回父母的身邊。我仍為她，還有她偷偷離開的方式感到悲傷，提瑪絲，那彷彿我要扣留她似的。」

「荻卡不信任自己，莎弗。那是為何她離開的原因。」

「她害怕愛上我嗎？」

「高兒果跟她說她會遭冷落。」

莎弗皺皺眉說，「無人會遭冷落，從來不會。任何與我同寢過的女孩，我永遠愛她。」

「但是你卻與別人同寢。」

莎弗咬緊唇。她允許提瑪絲的無禮，她從沒接受過別人這樣。她想抱怨，接著說，「有許多方式可以愛，小東西。當一支蠟燭燃盡，另一支又點亮，所以總有幸福的光是人人都愛的。我的每位交際花，我親愛的伴侶，都居住在這樣冷靜的愛中。」

她陷入沉默，然而她的好奇心並沒有因安卓米妲的關係而獲得滿足。她猜想這個女人會為了酬金而接受一切。為了試測這點，她差派一位女僕，前去要求進入那個團體，盡量學習，然後回來向莎弗報告。

「說說看這位安卓米妲，」莎弗吩咐說。

「一個鄉氣的女人，非常裝模作樣，卻甚至不知道如何披穿披羅裙[51]。」

莎弗不予置信說，「皇室出身的高兒果怎能忍受待在那兒呢？」

「她被授與多項討厭的事，要如何讓對手屈服，還有……」

「那要怎麼做呢？」

「有個方式就是用腳印。你將右腳踏入對手的左腳印裡，然後再把左腳踏入她的右

腳印裡，說『我踐踏你了。我在你之上。我會勝過你。』」

莎弗存疑笑道，「她們真這麼幼稚嗎？」

「夫人，對安卓米妲來說，這是嚴肅無比的事。她為了這句咒文，接受了一條麵包、鹽、一個錢幣，以及七個銀幣。」

「大家全都為了像腳印這樣的胡作非為付費嗎？」

「還有別的咒文。比如一個背約的愛人要帶給她一碗葡萄酒，還有一件衣飾，用在她背後施魔法。然後老巫婆就用硫磺和鹽，放於水中開始燃燒，用恐怖的咒詛召喚她。」

「又是胡鬧。」

「我知道最昂貴的咒文，是用塞薩萊山谷的鳥與車輪的造型作成的。蠟融化了，融化了不愛人的人心。」

「車輪呢？」

「要將她輾入地裡，假如她不回來的話。」

莎浮點點頭，她對這個女人的形象更確定了。

「還有一件事也是真的，」奴僕說下去，「她自己與她的女孩們都能自得其樂。用具都是由美里塔司的笨工匠製造的，可讓兩個女孩一起使用，有時候她們會拿它來娛樂，裸體互騎，好像在騎一頭母豬。她們也不會挑剔，不過會將這巨物浸在一碗聖油

中，浸得潤滑，然後再使用。」

那晚小提瑪絲爬進莎弗的床，她親吻她的手掌，用番紅花香氣的油弄濕她的頭髮。莎弗的內部仍為狄卡火熱，被捲起與放平的玫瑰色身體探進肉體，提瑪絲親吻她敢親吻的地方，接著又親吻她不敢親吻的地方。親愛的提瑪絲，你又甜美又溫柔，卻無法撲熄那火焰。

這個女孩明白這點，就將她最愛的紫色手帕，綁在莎弗精美雕像的雕刻頭髮上，有一尊西那庫斯式的阿芙蘿黛媞觀看著她們的床。到了早晨，莎弗一發現它就說，「一件來自寶貴施予者的禮物！」稍後她就將感謝詩句印在她的石板上，然後秘密地在夜晚轉印，就如向來所為。

那條紫色
手帕，
覆蓋在你的
雙頰，那是
提瑪絲送給你的
從弗凱，一件
禮物來自一位

然而即使是提瑪絲的奉獻也無法幫她找到快樂。雖然她睡在這個小女孩溫暖的身旁，她一點都不覺得溫暖。

「讓我們快樂吧，」提瑪絲懇求說，「讓我們分享盛宴，或者比美。」

莎弗提醒她說比美自古代以來就很流行了，當時希拉、雅典娜，還有阿芙蘿黛媞爭論著誰最美麗。「你知道怎麼判決的，它是由巴利斯與特洛伊戰爭作了不幸的判決。」

「我們自己當中的比美屬於小型的競賽，我們會是自己的裁判，因為女神們會賜給我們神聖的觀察力。」

「或許稍後吧，」莎弗說，因為她還在沉思。不僅狄卡逃離了她，而且艾莉娜也已猜到原因，對她的難過什麼也沒表示就離開。她沒有說出她的傷心事就退下。甚至她女兒也站在一旁嘲弄地看著她，找不出時間空檔說一句私話。莎弗不能忍受那些不認同的沈默來自她所愛的人。

夠了！夠了！她告訴自己，提瑪絲沒錯，她需要娛樂，所以到了早晨，她就外出去找她的交際花們。那就好像她從某個遙遠的地方回來似的。女孩們又雀躍又嬉鬧，她們彼此追逐著，扔花項鍊。甚至克蕾絲也對她微笑了，縱然多少有點疏離。

莎弗吩咐預備葡萄酒和糕餅，還有一盤提瑪絲喜歡的阿月渾子樹核果，作為午膳。

讓孩子們快樂是那麼容易的事。為何她跟她自己的女兒就沒這麼容易呢？

不過看到提瑪絲表現得快樂無比，她的心情就輕鬆起來，接著就告訴她可以宣佈選美比賽了。交際花們對這件創新活動感到高興極了，就去沐浴盥洗，準備好自己。之後她們都聚集在噴水池旁，先將玩具拋到水上，然後用葡萄酒潑濺在她們想使之沉沒的玩具上，因為玩具的主人必需為失敗受罰。她們一有失誤，隨之就會發出連連的笑聲還有假裝的呻吟聲。

莎弗為判決揭開序幕，她要奴僕帶來一尊裸體的阿芙蘿黛媞，將這尊雕像浮放在水底下。她是她們的新目標。她們在她的胸脯、大腿上丟珠寶，堆成完美的軀體，好讓她們自己的部位由這位女神美化，變得更美麗。接下來莎弗指示她們退回到庭園去。在希拉的雕像前脫落織錦的長袍，一件疊一件飄落下火紅、珠粉、番紅花，以及泰爾[53]來的紫色衣袍。當少女的合音唱出時，莎弗就拿起弦琴亂彈一段風神的節奏。

站在她們最前一位是萊茲波斯來的笛梅蒂，她的皮膚純白得像雪花石膏。女孩們用一個圈圈將她繞起來，直笛刺耳地吹起來，她們為她的胸脯翹度、苗條的足踝、高拱像貴族般的腳背、細緻貝殼般狹窄的耳朵、沉重的髮髻環、大大的眼睛、直挺的鼻子、豐滿的唇與臀部、平腹與長腿（因為高挑的人最受欣賞）打分數。然後攸妮卡，這位笑開懷、歡樂的女孩，現在正笑著擺出可笑的姿態，模仿一隻小鹿或一尊雕像。她的膚色屬於科斯島人的半透明，她的魅力盡在她的舉止、她活潑生氣的眼睛，以及機智。

西蘿往圈圈的中央推擠。她是嘉若城來的賽跑者，身材健壯但美麗。她的所有五官都顯得悅人，她自己喜歡它們。

泰蕾蒂帕是萊茲波斯人，長得威儀堂堂，擁有像雅典娜（從宙斯的頭誕生出來的）的灰眼睛。萊茲波斯來的人還有米佳拉，她有一張誘人的莓紅色的嘴唇，還有捕捉住陽光的輝煌頭髮。她是一個看起來疲倦的女孩，為愛而生，她的眼瞼沉重，睡眼朦朧。

接下來翠鳥被她的朋友雅娜脫莉亞推了出來。她的頭髮綁成辮子垂在肩上，反映出黃水仙的多色澤，從金銅色到黃色。她身材的腰、腕及足踝很纖瘦，但很有女人味又豐滿。她的眼睛反照出海洋的騷動、善變的藍綠色。她的腿形很勻稱，小脛和大腿都很圓潤。她們因她的美給了許多分數。莎弗認為她很美麗，卻是一種惱人的美，因為那並不和諧，也不理想。她的五官不知怎麼地彼此優劣不一。

現在她們在評判雅娜脫莉亞，她跟翠鳥一樣是個無光澤的美人。她眼睛的睫毛黑沉沉的，她的頭髮濃又捲，她的肚臍像個倒放的酒杯，翠鳥在當中好玩地放了一朵紫色蓓蕾，好讓她可以贏得選美競賽。這讓女孩們都笑了，所以給了她很高的分數。

評判繼續進行著。年輕又健美的妲瑪菲拉出來了，莎弗與艾莉娜都曾在她身上找到快樂，不過她現在與姬蒂蘿成雙結伴。現在輪到艾莉娜了。大家要她站在中央，她不太情願，所以顯得那麼細緻、那麼優雅，她的胸脯最具官能美，像兩隻鴿子裝飾著暗金色的花朵，在女孩們與莎弗的凝視下，顯得無情冷硬。她輕盈的眼睛低垂著，然而她修長

苗條的腿多像楊柳啊。她的手指極為纖脆。

她和艾莉娜一起玩樂毫無節制，而感官女神柯蒂脫觀望著她們，莎弗全記得那情景：她們如何在溪裡玩耍，捉彼此的足踝直到她們躺倒下來，身體就像快樂的島嶼逆著流水沖洗著：水流過她們的手指、她們的腳趾之間，漫過她們的大腿，在她們高聳的胸脯間潑濺著。當時艾莉娜唱著歌，莎弗明白所有的女孩都已加入她的同夥了，而繆思只造訪艾莉娜一人。但是日新月異。艾莉娜不再唱歌了，她與莎弗又變得非常疏遠。

莎弗隱藏起她的傷害，只對她的朋友說著客套話。她甚至在這裡的少女群當中也意識到了孤獨。她轉眼就三十四歲了，她的伴侶卻似乎還年輕得很。最近她還在鏡子裡端詳，尋找著歲月的痕跡。它們還沒出現，只是一股寒冷的恐懼沿著身體的血脈流過，血脈就像許多河流遍布。

她努力專注在選美比賽上，克蕾絲自己還太年輕，所以她就推派高吉拉參選。莎弗隨意看著克蕾絲這位特別的朋友。她不再是「麵糰」了。三年的時間已經讓這位胖嘟嘟的少女發育出勻稱的胸脯，以及誘人的臀部。她的大腿還很強健，長得很均勻。

女神希拉神龕瞥注之眼前的評判結束了。當高吉拉在穿衣服的時候，莎弗的視線跟隨著她。大家封姬蒂蘿為最完美的一位。這點莎弗同意，但是她的完美是不活潑的。高吉拉過於圓胖的大腿讓她很高興。

莎弗認為這個女孩有另個理由讓人喜歡，那就是她對詩歌還有算數的記憶力非常

強。像這樣的女孩可以幫她管帳，她相信自己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說服自己去跟她說話。

克蕾絲站著和她的朋友聊天，當莎弗走近她們時，她們正談論著她們的想法，要怎麼看待競賽者的優、缺點。「明年，克蕾絲，你也要準備好被評判。我不知道你們哪位會贏。不過，」她說下去，「我藉此機會說說更嚴肅的事。我的黑色船隻又再次歸航了。過去我讓奴僕計算他們帶回的貨物，多年來，我相信自己已被詐欺了一筆財富。因為你那麼敏於算數，高吉拉，我想你可以幫我監督這項工作。」

高吉拉驚訝地看著。「我知道我沒能力。」

「噢，你有。我是你的老師我知道。但是也許這樣的嚴肅工作會讓你遠離娛樂嬉戲。」

「如果我能在各方面幫助你的話……」高吉拉開口說。

莎弗微笑說，「你能。我會懇請你。」

「你大可不必同意，」兩位女孩走開後，她聽到克蕾絲說。

莎弗告訴自己，每天向克蕾絲借這個朋友數小時，對她不會不便才對。畢竟，她有許多朋友可一起玩。她還是深覺不安，因為克蕾絲不會懂那樣的作風。然而十二歲的小孩會很快就轉變長大，她這樣歸結，而將此存在心中。

她的黑色船隻漂流在海上，甚至如在柯寇拉斯時代一樣，帶回了黃金、香料與奴僕的戰利品。縱然維護豪宅、遠處的庭園，還有提供她自己與交際花的揮霍生活需要花費，她現在卻比在西那庫斯更富有。情況就像是翻滾下山坡一樣，以一種永遠在增加的比率財富生財富。

她很感激，因為這些財富保護了她。她知道城裡有人對她顯眼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滿。她的人手向她報告人們所說的：一個獨居的女人懂得這樣的自由，可以管理一筆財富，經營一個船王國，這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因為她是莎弗，她可以不管私底下不贊同的噓聲。因為她有錢，她給付優渥的薪水給保護她家的護衛僕役。她穩固無慮。她很安全。

由於她對待水手與船長一視同仁，她很慷慨，她的船員也很忠誠，誇稱他們為她效勞而航行。她有一個小小的不便，就是偶而必須花幾小時評定他們旅航的成果。一想到高吉拉，她不禁慶幸。這個女孩總是隨時笑出來，使得苦工更輕省容易。

事實上並沒有苦工，只感到些許罪惡，因為從克蕾絲身邊將這個女孩帶走大半天。不過，運用了所有的機會，至今克蕾絲已經跟別人將這個鴻溝補起來了。

莎弗與高吉拉的頭湊在單捲紙草上，她們塗掉紙上另個符號，那是代表絲的數量。她覺得自己正溫柔地瞥看著高吉拉彎彎的臉頰及臃腫的胸脯，瞥看著奶白的肩膀。

莎弗企圖勒住自己的思想。不過，阿芙蘿黛媞決心要她想像自己是那些強健大腿塑

造成的，想像這個女孩的呼吸吹向她，還有她粉紅色、尖尖的舌頭舔著她。瘋狂藉由神進入她裡面，使她感到痛苦。

我還能想望嗎？她疲憊的心問道。她想到克蕾絲，就把這個女孩遣走。

高吉拉在門口轉身問，「我作錯什麼事了嗎？我錯在哪裡？跟我講，我會克服它。」

「沒有錯誤。我的頭讓我苦惱。我要散散步，清理清理。」

高吉拉還流連不去。「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不行。」這句話聽起來比她想說的更嚴格，她在高吉拉身後又喊說，「走到果園只有短短的路程。如果你喜歡就來吧。」

女孩立刻走到她身旁。假如她對莎弗改變心意感到驚訝，她也不會表現出來。那是高吉拉的迷人之處。你不知道她圓大的眼睛後面在想什麼。

莎弗領這個女孩深入果園，清楚知道她的步伐多自在，因為她珍視散步的自在，幾乎就像跳舞中的自在一樣。優雅是神賜的；它不能用教的。當她們站在結果纍纍的樹叢中，莎弗說，「摘一顆蘋果給我。」

高吉拉看起來很困惑；莎弗當然可以替自己摘蘋果。然而她在樹枝當中尋找一顆完美的蘋果時，莎弗唱道：

甜美又高高在上；
高到最高枝頭，
那是摘蘋果的人錯過的
噢，沒有，沒有錯過
只是超過他們指尖能摘到

她中斷歌唱對高吉拉說話，而高吉拉已摘到一顆蘋果，「把它丟給我。」她接到蘋果就笑了，莎弗笑得很甜美。她眼中顯露出多道光芒。「在眾神居住的、神聖的奧林帕斯山上，蘋果是愛的象徵。你知道這點嗎？」

高吉拉點點頭。

「難道你不明白？你已將它丟給我，我也接到了。這深具意義，意味著我們之間有特別的什麼情愫存在。」

高吉拉保持相當鎮靜。莎弗的心在喉嚨間悸動著。她選擇了另個不愛她的荻卡嗎？她不能再次經歷這樣的慘事了。所以她事事都冒險嘗試。「你認識我是風神詩人莎弗、教師、歌者，你能認識戀愛中的我嗎？」

高吉拉相當無動於衷，她的表情也沒改變。她會再檢查、計數黑色船隻載回的貨物。

她一說話就顯得正式，「噢，莎弗，噢，偉大的老師，」她開口說，而莎弗體內的五臟肺腑都畏縮緊張起來。「噢，莎弗，我們當中沒有一位不愛你，你注意我們，跟我們說話，丟給我們花圈，或者允許我們坐在你身旁或腳下的時候，沒有人不覺得驕傲。不過，莎弗的愛是火熱的愛。我恐怕要改變我的狀況才行。我寧願你偶爾經過時，仁慈地觀望我，而不是與熱情中的你同位而行。只有神能飲火。然而如果你生氣了，摒我於你的出現之外，我就想不出比這更強烈的痛苦了。」

「聽我說，高吉拉。艾莉娜極為聰明，她是我藝術上的姊妹。妲瑪菲拉已經找到別的朋友了。荻卡回到了她父母身邊，她對我的心動毫不知情。我轉離高兒果，因為這點，她對我做出很大的傷害——」莎弗中斷說話。她說了什麼？彷彿她就待在荻卡的小屋裡，在對她訴衷情。高吉拉會像荻卡一樣離開她嗎？她因害怕而顫抖，等待著這個女孩說話。

「你唸了那麼多名字，莎弗。這點我明白，因為所有追逐你的人，你都會注意到。我也是其中一位，」她輕柔補充說，「我怎能說清楚自己呢？我有一個夢，或許是泡沫誕生的阿芙蘿黛媞放入我心中的，我不知道。我的夢是地球上會有一個愛我的人，我也愛這個人直到時間的盡頭。噢，莎弗……我害怕受苦。你不得不這樣；你讓我受苦。」

「就像現在你對我這樣！」莎弗轉身離開她而去，離開了果園。

她走到哪裡渴望就跟到哪裡。白天它存在她內心，到了晚上也不離開她。她分析、

苦惱著高吉拉說的每一句話。忠貞向來不是她的優點，這是事實。不過，那是來自神的意志；他們使她這樣，以致甚至一個穿皮帶涼鞋的女孩滑倒的方式，也會用渴念刺痛她。不過，所有這些都擺在高吉拉的面前，她現在佔據了莎弗所有的心思意念。她帶著巴比東琴[54]走進花園，因為她就要以更低、更尖銳的聲音，唱一首頌歌給高吉拉聽。她稱之為「阿芙蘿黛媞頌」：

在多采多姿上登位，不朽的阿芙蘿黛媞，宙斯的
孩子，詭計的織工，我祈求你不要因煩惱
也不要因折磨而崩潰，夫人，我的心肝，

但是來這裡吧，即使以前不管何時你離開
父親的領域，那金色領域，你來

駕著套牢的馬戰車，向黑暗的大地
你兩隻天鵝般強健的翅膀，美麗又快速，已經
拉著你，從天堂行經半空中翻落下來。

那麼你快來，噢，幸福的夫人，
你不朽的臉上帶著微笑，悄悄問道
現在什麼使我不安，為何我呼喚

什麼事是我那麼想要
在我瘋狂的心裡成全的。「現在誰是我必須
誘給你她的愛的？是誰，莎弗，
傷害了你？

因要是她現在起飛多好，她很快就會跟隨；要是她
藐視這飛行，她就要付出；要是她愛
她還是不會很快愛上，雖然她
不情願。」

現在來我身邊吧！將我從殘酷的麻煩鬆解，
為我成就我心想望
為了完成：你就是我的助手！

就像向來那樣，創作恢復了莎弗的自信心。隨著這首十一音節的詩歌唱得令人銷魂，她會擁抱她的愛情。她不自己去，而是差遣奴僕之手送這首詩給高吉拉。九位戴金冠的姊妹鼓舞了這個女孩，她帶著她自己的奴僕來，不太確定地站著，她緊抓著羊皮紙。「你寫下來了，」她說。

「沒錯。」

「真是美妙又奇異，那麼單純，然而每個字都選得很正確又謹慎。」

「是這樣沒錯，」莎弗承認。

「我可以坐下來，聆聽你輝煌的藝術嗎？」

「我們一起唱。」

高吉拉帶來了她的弦琴，莎弗打拍子唱歌的時候，她就彈琴。慢慢地，高吉拉就鼓起勇氣和她一起唱。她的聲音有點不確定，但是聲音裡藏著甜美，就像她做的所有事情裡藏的一樣。莎弗輕微示意要女僕退下。她給高吉拉上了一課，不過這個女孩勉強笑出聲來，作為結束。

她的笑聲多麼甜美啊！她對莎弗說到她的家鄉——客洛風，那是許多愛奧尼亞人的一個大本營，掌握了里底亞的水路。

莎弗哄誘高吉拉描述她的房子，還有吃的食物。她說肯多羅菜是最受喜愛的一道，

是用煮熟的肉、起司與麵包屑濃濃混成肉湯，在湯中加入葡萄、泡菜、蜂蜜、煮熟的蛋，還有少許的大茴香子作成的。另一道著名的客洛風醬料是辣卡庫克[55]。

「難怪你來的時候，大家叫你麵糰，」莎弗取笑說，「不管怎樣，我的女僕會備製這些驚奇之物，稍後我們會開筵席來享用。」

「不過要是我今晚回到這裡，克蕾絲會……」

「想你嗎？假如你不回來，我會想念你。克蕾絲會用童心想你一會兒。然後就想到別的事情上了。」莎弗觸摸高吉拉的小腳丫，用珍珠狀的指甲輕輕畫著腳心。「我會在我心最深處想念你。」

高吉拉輕柔說，「在詩中你讓阿芙蘿黛媞說：『是誰，莎弗，傷害你？』」

「而你想知道那人是誰嗎？」

「喔，別就是我！」高吉拉投入莎弗的懷中，哭了起來。

莎弗緩緩又親密地用手撫摸著安慰她。高吉拉很像克蕾絲，是個還沒醒來的孩子。莎弗的手滑下到她的長袍裡，愛撫她寬闊、不成熟的胸脯，用力翻轉著乳頭。高吉拉似乎現在才注意到僕人都走了。她就跳起來，拉起她的衣服。「假如我今晚回來，對你將是強烈的痛苦，對我也是！」

「今晚你來，」高吉拉跑出花園時，莎弗說道。

莎弗微笑，因為高吉拉把里底亞的弦琴留在身後。她走進廚房吩咐菜單，裡面有客

洛風的醬料。

她等待著，但是沒等多久。高吉拉從門口猶疑地走進來。神允許這樣。

「坐在我的膝上，美人兒，面對我，」莎弗說，「我的手會扶持你的肩，而你會靠回去，然後為博得我快樂而跳舞。」

「在你膝間跳舞嗎？」

「甚至可以這樣。你會在我膝上的擁抱中顫抖。不過，先脫去長袍，那麼火炬光照在你身上時，我可以用濃郁的油膏抹你的身體，使其發亮閃光。」她開始用手慢慢移動著，遠離愛的中心。「孩提時，」莎弗輕聲說道，「我衣索比亞的奴僕都是黑奴，全身像烏木一樣閃光，她們用別的方式替我抹油。」

「怎麼抹？」這話說出來時拉得長長。

「閉上你的眼睛。假裝我是你的愛人。」

「我沒有愛人。」

「那冒犯了阿芙蘿黛媞。在西那庫斯，母親們用儀式刀裁開她們的女童，以便贏得那個女神的喜愛。然而我不做暴力這樣的事，因為我愛所有纖細的事物。我演練一種古代的藝術，從很會教的奴僕那兒學來的。」

「教我。」高吉拉幾乎不能呼吸說道。

「你不必喊出來，即使你以為自己就要暈倒了。」

「那麼，很痛苦嗎？」

「歷經痛苦，歷經一切。」她對著高吉拉的耳盼說，然後將她長長絲緞般的頭髮往後撩。「開始跳舞吧。」

高吉拉擺動著觸碰莎弗的手，她的一隻手遊蕩到高吉拉強健的大腿上，它們分別擺在莎弗臀部的兩邊。莎弗滑到快樂之門，女孩打開它就像打開珍珠貝殼。莎弗內心的歌更深沉了。「我崇拜阿芙蘿黛媞胸乳的頂點。啊，你知道你讓我瘋狂。你的三角洲藏著一朵深紅色的花，充滿我必須嚐的蜂蜜。」她站起來，「你看，它完全為我開啟。」

莎弗覺得高吉拉的節奏收縮就像她自己的一樣，然後就跟她換位置，她跟高吉拉多次體驗極限勝過以往。她的身體僵直起來的次數有多頻繁，她不再知道了。最後她讓這個女孩溫柔地躺下，然後在她身旁攤開四肢躺著。

高吉拉說，「經歷一切了。」

「是啊。」

「但請告訴我，莎弗，你的奴僕不會為你拭乾嗎？」

「他們會。因為那時，就像現在，我的腿之間有水滴。」

「那麼，跟你一起的情況是同樣的嗎？噢，莎弗，我們相愛嗎？」

「我們相愛，我的高吉拉。每晚我會用嘴唇含緊你的第三個乳頭，吸吮它就像你是我母親一樣。我要這樣，在這些暗沉的房間裡，也在幸福光線氾濫的草原上。在激流裡

我們會調合在一起，理解狂喜。」

從那刻起，接下來的日日夜夜，莎弗和高吉拉都彼此沐浴、餵食及穿衣服，她們也倒葡萄酒共飲，互相把寶石扣上，還自願在大腿上編花瓣、結飄揚的緞帶，因為神把迷惑放入她們心中。

克蕾絲觀察著她媽媽以及她朋友，但又似乎不像，她生氣了。莎弗擁有一切，屬於一切：偉大的詩人、富有的贊助人、受喜愛的教師、所有人的情人，還擁有世界各地希臘人對她的欣賞。

一樣的莎弗——她的媽媽，擁有這一切，莎弗已經從她身上拿走屬於她的一件東西，就是她與高吉拉的友誼。現在她到了一個年紀，要成為交際花中的一名，對她來說自己似乎是毫不醒目地成長。她的臉與身體已夠討人喜歡了，除此之外，在有她媽媽陪伴她身邊的地方，她更是處於優勢。她唱歌時，雖然優美好聽，卻不出色。她沒有特殊的才華，當然也沒有她媽媽擁有的，能讓所有人認識莎弗，愛莎弗的能力。她認為這種能力比莎弗身為詩人的名氣更重要，而不理解二者實為一體。

克蕾絲自己驕傲地走著，當高吉拉記起她，傳過去幾句低語，她就轉身過去彷彿沒聽見。不久她就安慰自己說，她媽媽會對高吉拉厭倦，她的朋友會回到她身邊求她的安

慰。

事情並沒有發生。裝入克蕾絲十二歲大的，小小存在之瓶中的不滿與忌妒，成了毒藥。它滿溢出來；她無法容納全部。

她走到高吉拉的小屋，發現她正準備出門。「不要讓我守著你。這些日子你都沒空陪你朋友。只為了她。她已經迷惑了你，就像她對別人做的那樣。」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高吉拉說，臉紅了起來。

「我是在說我媽媽，所有米提蘭的人也是。我的舅舅不再跟她說話，或者與她聯繫。她因像個男人一樣談情說愛而惡名昭彰。有一個名字很適合她，一個醜陋的名字，就是女同性戀者，有一天，萊茲波斯本身會成為與她同樣墮落的同義詞。你如何能情願借出自己，耽溺在她的習慣裡，我不懂。」

「要是你不懂，就保持靜默。你還是個孩子，克蕾絲。所有擁有感受性的人都敬畏你媽媽，當她是偉大的荷馬以來的吟唱者中絕世無雙的人。你不必聽心胸狹窄的人的說法。你媽媽是燃盡所有的火焰；她需要愛如別人需要空氣一樣。這煽動了她，她將繆思帶到她身旁。沒有愛，莎弗就不成為莎弗了。」

「莎弗，莎弗，莎弗！萬事萬物都一定要為她犧牲，彷彿她是個不朽的人，而我們這些羊或豬都要割斷頸喉嗎？為了你，高吉拉，我要掏出我的心。」

「我不想要傷害你，克蕾絲。你是我的朋友，但也是個小孩。」

「那意思是說我沒有感情嗎？你們倆都同樣沒想到我。你是個虛偽的朋友，高吉拉，不過，你已經在莎弗那兒遇到同伴了。她會將你撕得支離破碎，而對你的受苦無動於衷。若你想要看到高吉拉的話，看看艾莉娜吧。到那時候，不要來找我。」

畢竟，她內在有莎弗的什麼影子存在，高吉拉想著，因為即使攤開的身體被留下躺著，莎弗會說她在意。高吉拉趕快壓抑住念頭。至於其餘克蕾絲所說出來的話，可視為是一個被寵壞、忌妒的小孩說的。此外，莎弗難道沒有發誓過十來次，說要永遠愛她嗎？

然而高吉拉安靜不下來。她好像知道克蕾絲要離開而去，或者懷疑她在盛怒，她早該追在克蕾絲後面的。

克蕾絲直接走到她媽媽白石蓋成的整齊房子那裡，經過奇歐斯來的看門太監，他兩腿交叉坐著，詢問每個人的職業。不過，她並沒有問這個女兒這樣的問題。

莎弗在沙灘上度過早晨，她在尋找瑪瑙，讓扇貝光澤的泡沫沖洗她的足踝。現在她站在無屋頂的庭院裡，沉思著，眼前就是石頭做的水鐘，可以看到它的記號顯示的時辰，當水慢慢地、可預知地滴下來。

「克蕾絲。」看到她的孩子，她顯得很高興。不過，女孩大步走向她的方式是一種警告。莎弗直覺地退回來說，「你是來與我共享午餐嗎？」她問道，明知她不是，明知一切都不妥，只是沒預備好應付發洩在她身上的蠻橫脾氣。

克蕾絲發表一場詛咒，一段向月神祈求的禱告：「奪走我媽媽的睡眠吧。向她扔火把。用不安的瘋狂懲罰她。將她的詩歌散棄如樹葉。」即使這樣，她還不滿足，又說，「從她的鼻孔奪走呼吸！」

莎弗在她身後尋找廊柱支撐她。「你在說些什麼？」

「我在詛咒你，媽媽。我希望你的生命枯萎。我希望你所觸碰的起皺紋然後死亡。我希望繆思讓你罪有應得……還有高吉拉以及所有你愛的人。我希望你變老，又醜又孤獨。」

莎弗跪了下來。「克蕾絲！我的克蕾絲，是什麼神這麼恨我，所以抓住你的舌頭，用你的聲音說這樣的話？」

「不是神，媽媽。是克蕾絲，她是從你身上生出來的人。你惟一的孩子恨你，藐視你。我跟舅舅說過，你的生命令人討厭，這就是人們對你的記憶。」

莎弗讓頭垂靠在石頭上。她站不起來。

奴僕在那兒找到她。但是她們用盡所有技巧，也無法鬆懈她僵硬的四肢。她們喚來了高吉拉。她很驚訝所以不願離開她身邊。「她昏厥過去，無法動彈。」

不過，她們告訴高吉拉說克蕾絲來訪過，她就明白了。她撫摸著莎弗灼熱的額頭，對她喃喃說著：「你要為一個壞小孩，一個頑皮的小女孩，生病苦惱嗎？她早已忘了她說的話了，我知道她已經忘了。你也必須忘記那些話。」

「你不……知道……」莎弗支吾說著。然後開口說，「你不知道她所說的話。」

「不要想它，甜蜜的莎弗。」

「她希望我死掉，高吉拉。」

「不，不，她不會。」

「還有更糟的。我甚至無法跟你說。」

「你要讓她逼迫你這樣做嗎？偉大的莎弗要倒下，任由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擺佈，放棄她帶給世界光明與美麗的生命嗎？我知道你從不缺乏這樣的感知，莎弗。」

莎弗奮力坐直身子，後面靠著一個墊子。「把鏡子拿給我，」她嘶啞吩咐說。她在鏡子裡端詳了許久，碰碰她的皮膚，看看她的眼睛四周。

「你在做什麼？」高吉拉問道。

「她希望我變老變醜。我寧願死了。」

「我看你似乎很蒼白。然而你卻是我們全部所愛，所敬的人。」

「她說神聖的九繆思會讓我罪有應得，我的詩歌會被散棄如樹葉……她回應了曾經做過的夢……她說了夢中的話。高吉拉，那怎麼可能？」她熱情的手指緊抓著女孩。她的詩歌會被遺忘，她自己則會因缺點為人記得，而非優點，這會是真的嗎？一個女兒的詛咒能做到這樣嗎？她從無意傷害克蕾絲。別的小孩會對她做出什麼事呢？她一定可以找到別的朋友。

她大聲對高吉拉說了這些話，但是高吉拉不聽。她自己喚來奴僕，吩咐她們燒熱水，沐浴，抹油膏，噴香水，梳頭髮，還替莎弗穿上衣服，她就在這些服侍之下冷靜了下來。

「你說得對，」莎弗終於說，「假如莎弗真的讓自己被一個小孩統治，那就很奇怪了。然而，高吉拉，我無法面對她。還不行，暫時還不行。」

「沒這必要。她已經搬去原來高兒果住的小屋了。」

莎弗的嘴唇掠過一抹嘲諷，但是她沒說要對付她女兒的話。反之，她恐怕克蕾絲會吃不好，或者沒受到適當的照顧，莎弗派去了奴僕服侍她。

莎弗腦海中沒有詩歌，只有詛咒。她無法發揮出她的力量，自己也不如往昔那樣。交際花們只說莎弗生病了，她們想讓她快樂起來。她們做陷阱捕捉蚱蜢，邊唱著歌走來，帶給她小珍物：鑲珠寶的梳子、翡翠耳環、編織繁複的腰帶、香水，像蘇打汽水的葡萄酒。莎弗對著每件飾有花朵的禮物柔弱地微笑著，沒精打采地接受它們。她注意到雜亂的一堆禮物中，獨缺艾莉娜的。這是一種古怪的方式，藉此她可比別人更接近艾莉娜。她們是藝術上的姊妹。艾莉娜應該了解她，原諒她。有一段時期，艾莉娜說過她不會將自己橫在她前面，阻礙她獲得快樂，艾莉娜只是將感情哽在喉嚨裡，掌握了她自己。莎弗覺得孤獨，還是孤獨。

女孩們懇求她與她們一起編芹菜花圈，不過她說頭痛。她沒跟她們去，這讓她深覺

遺憾自己待在家裡，因為那兒沒有她想要的東西。

高吉拉跟女孩們走了，即使她留下來，莎弗也不會感到滿足。因為高吉拉仍然掛念著莎弗的健康，不會縱容她或允讓她所渴望的。

莎弗縮起膝蓋，靠著腹腔的位置，向她最親密的女神發表演說，「你，噢，阿芙蘿黛媞，從海誕生，而我父親與丈夫都因海死亡。你從泡沫中迸出來；他們喝它就像喝最後的水。因此我好像跟隨你的路走一樣，噢，女神。現在我懇求你釋放我。你的僕人莎弗會用骨頭和金屬針飾束髮。噢，不朽的美人，你會原諒我嗎？這次以後，宙斯之女，請原諒我吧。」

她早晨醒來，記起她昨晚的禱告。對阿芙蘿黛媞會實現她所懇求的感到驚怕，於是即刻開始解釋她身心靈需求的，跟阿芙蘿黛媞把事情說清楚：

待我仁慈
高吉拉；我只要求你
穿奶白的
衣服，當你來時。
想望急急投射出你的
可愛，看到它在兜圈飛翔中

被拉下來
我很快樂，雖然
我有回也和阿芙蘿黛媞
爭吵不休
我向她祈禱
你快來

阿芙蘿黛媞當然比莎弗自己更知道她的心思，她不會拒絕付出愛，雖然是莎弗要求的。要是她能繼續躺在高吉拉的身邊該多好，她們可以啜飲葡萄酒，每天都過著顛峰的生活，聆聽女孩彈豎琴。因為這點，她又恢復生機。現在她必須相信高吉拉說的，自己好端端的。

她從挑選六位少女開始，有提瑪絲、泰蕾蒂帕、雅娜脫莉亞、翠鳥、姬蒂蘿，還有金髮閃閃的米佳拉。莎弗第一次帶著這些女孩奪門外出。她沒有選高吉拉，雖然高吉拉有理由因她的目標轉移而生氣。

她聽見燕子的呢喃，瞥見毛皮般樹葉層底下的芳香白色紫羅蘭，探觸到百里香的枝葉，撥開桃金孃的樹枝。女孩在橄欖樹底下奔跑，停下來摘夾竹桃，她們拿它來跟血紅的秋牡丹編織在一起。她們收集金銀花給嗡嗡叫的蜜蜂，而牠們不只一次把她們從垂

蔽、沉重的樹蔭裡趕出來。世界用野性美結以綵飾，舖展著秋牡丹，排列著桃金孃，而她躺下如同死了。「大地之母，你以驚奇向我致意。」而她展開雙臂。要是她能擁抱住一部分，不管有多小，那該多好。莎弗對她的交際花們隱藏了此次散步的目的。

女孩們活潑熱絡地辯論著哪個山谷最適合她們用午餐（她們的奴僕帶來的）。她們決定在溪邊用餐，奴僕們就舖開蓆子，上面放了甜麵包、無花果、美味食物，還有兩種色澤的葡萄酒。小提瑪絲把頭擺在莎弗的膝上，要求她唱歌。

莎弗微笑誦唱著：

金色鷹嘴豆
長在海邊

眾多花冠的大地
穿上她的錦衣……

她以歌結束一天：

我喜愛

愛撫我的
事物。我相信
愛能分享
陽光的燦爛
與美德

詩歌加強了莎弗的渴望。她的脈搏跳動穩定。她一整天都掛著虛偽的面具，唯一能讓她行經高吉拉小屋的時候，她留下一首刻寫在透明捲紙上的詩，捲紙用緞帶綁著。她將它拿出來，添上花朵，用顏色悅目的線串起來綁好。

「你在做什麼？」提瑪絲問道。

「喔，沒什麼。我們現在要經過高吉拉的小屋。這是要給她的小禮物，因為我生病的時候，她好心待我。」

女孩們交換了眼神。她們沒受騙，不過莎弗不在意。詩保證會將高吉拉帶來。阿芙蘿黛媞會監督這事。

因你那天來我屋子
對我唱歌，為這理由我來了。噢，

跟我說話！來吧，自在地把你的美給我；
因我們出來散步，接近你，你知道得很清楚。
然而你可以儘快把女僕遣走，
讓神賜我他們所有的

那晚莎弗在與她共枕時，對著糾結的捲髮喃喃低語著。「你使我枯萎了……」剩下來的句子她以親吻歸結。她在高吉拉的手中塞入一只金腳酒杯。她們共用這只杯子啜飲。潑濺出來的酒滴下來，她們笑了。

「這並不是奧林匹克或皮提亞神諭的年代，」莎弗輕聲說道，「更有勝於此：這是高吉拉愛我的年代，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她親吻愛人的手掌。「愛脫拉女神，最美麗的繆思，當然在觀望著我們共處的夜晚。回答我，告訴我，你愛我嗎，高吉拉？」她必須一聽再聽；她不曾滿足過。她喜愛構成高吉拉的每一部份，然後喃喃說著，「神賦予你美麗作為嫁妝。」莎弗溫柔地順著高吉拉美麗的腹部，還有阿芙蘿黛媞的三摺層飾帶撫摸著。

為了讓她開心，她唱了新歌：

發出渴望聲的春之差使，

當高吉拉厭倦唱歌的時候，她就說西那庫斯還有她去旅遊的故事。

「你愛你的丈夫，柯寇拉斯嗎？」高吉拉出期不意地問說。

莎弗花了一些時間來回答，「美惠三女神沒有把這樣的美麗借給一個男人，如同借給你一樣。女孩談戀愛，躺在一起的時候，贊助悠閒、喜悅，及快樂的女神們就出現了。但是，接受一個男人的愛撫更意味著一個人必須將帶子緊緊綁住腹部，並感受其痛苦。這裡卻沒有痛苦……只有歡悅。」

莎弗錯了。不過，預言不屬於她所知的領域。她不知道空氣中塞滿了大災難的氣息，這麼滿，以致不留隙縫可以擠進一片草葉。死亡在米提蘭上空的雲端盤旋，迅速地降落下來。為了讓瘟疫進入，房子變成暗室的塚。參祭者開始向治癒人的阿波羅神龕朝聖而去，不過，跫音寂寂的死神與他們同行。天父宙斯凝視另個方向，全然漠不關心。

「歌頌敬畏。歌頌敬畏。」

莎弗拜訪她的交際花，要她們藉著儀式的赦免淨化自己。那之後：

祭壇四周……

她自己跌坐在地上，呼喚波絲鳳[56]饒恕這間奉獻給詩歌的房子。因為她相信詩人，而非祭師，對天堂影響最大。她也向灰眼的雅典娜禱告，讓她的禱詞展翅飛翔，廣被接受：「不讓那翱翔的死亡之鷹橫掃而下，攫住膽小的兔子或綿羊。饒恕這些溫柔的女孩。」她應許獻上百頭公牛獻祭：

我會獻上白羊的濃脂燔祭給你

她們用椿柱撐住一頭代罪羔羊，在上面堆著自己的罪，好讓她們可以保留清白，好讓神保護她們。她們更進一步獻上犧牲，傾倒葡萄酒，散撒花朵與香水，燒檀香木，向生者唱頌歌。自從瘟疫從陰森、一團糟的傾斜空間釋放出來，至今已十五年了。城中的人們都說，若一條狗在那個可怕的洞穴口撒尿，不久之後，有人也在那個確切的地點方便的話，疾病就會氣憤地惹人注意。

即使那些尚未看過病人的人也知道這樣的徵兆：四肢變冰冷，尿發出鹽臭味；生病的人，心茫茫然，還會吐血。

莎弗關上遮陽光的窗板。她和女孩們會躲藏起來，直到瘟疫過去。誰知道？照射下

來的美麗陽光、明亮中的小塵埃，它們自己可能就是差來尋找受害人的使者。

城中的寂靜、無聲無息的氣氛傳到了她們這裡。無人在做事。只有死亡在忙碌。有一個奴僕前額抵住地板，在莎弗面前顫抖著。這個奴隸是那麼地低下，莎弗從沒看到她。她一定是廚房裡差來的，是她發現最卑賤、低出身的人。

莎弗瞪著她變形的醜陋身軀看，粗壯的身體還有皺巴巴的四肢。她似乎就是疾病本身的擬人化。「你是誰？」莎弗喘氣問道。「你為何在此？」

「我是奉命來的，噢，出身高貴的……我得告訴你……」女僕害怕地哽咽說道。

「是嗎？是嗎？說吧！」

「詩人艾莉娜……她……」

這個人爬走了，世界在莎弗的周圍關起來了。

她曾傷害過、忽略過，幾乎遺忘過的艾莉娜（先是別戀荻卡，現在則是高吉拉），即將以她的死處罰莎弗。艾莉娜不夠強壯，她知道，不過，她不會讓這事發生！「攜帶彎弓的亞提米思，女人當中的獅子……賦予她力量吧。」她呼喚奴僕說，「攜帶滿懷的甜蜜苜蓿草到艾莉娜的閨房，還有可口的香蔥。」她拎起七弦琴，走過庭院，取道她曾常常走的路。她的心靈充滿令人產生力量的原肉湯。她會吩咐備山羊奶，以及鴨蛋，她……

她見到艾莉娜時，知道已太遲了。直到現在才有人敢告訴她。似乎就像泰坦巨人給

這床上的人兒重重的一擊。艾莉娜就像在創造之夜，衝突的天與地之間被捉到的人一樣。那是艾莉娜的軀殼躺在那裡，她的頭髮編織著汗水。莎弗站著，無動於衷。有多少回，艾莉娜都用風信子與紫羅蘭花編織這相同的髮綹。

從艾莉娜嘴裡發出了咯咯聲，從她的鼻孔流出了紅血滴。莎弗嚇到了。她強迫自己走近床邊。沒有令人產生力量的原肉湯，沒有鴨或母孔雀的蛋，沒有山羊奶，沒有什麼可以喚回這個蒼白的靈魂。她已經開始向死亡之境長途地行進。但是那些眼睛，那些圈狀的眼窩轉動著，它們觀望著莎弗的臉。

「有位阿波羅的女祭師，不久會帶著療癒的藥草來到。」她在什麼地方找到聲音來說這個謊言呢？「你會康復，四肢會健康起來，噢，艾莉娜。我們要一起去黑沙灘尋找月石和瑪瑙，如同我們過去做的那樣。記得嗎？」

那些可怕的眼睛，神情不改地注視著她。莎弗的思緒繼續奔跑著，幾乎沒想到她說的話：「我們要坐在紙捲前，共同展開我們寫在上面的作品，並且回憶我們用象牙尖筆刮寫詩句的時光。你的詩句不朽，艾莉娜。你在紡車上、旋轉的紡紗桿上找到了哲學。你稱呼那是命運編織的線。卑微的事會變成新的光景，當你唱它們時。」

她跪在床邊。「我們要分析韻律。你的偏愛是愛奧尼亞式的，然而你運用四行詩[57]的形式與揚抑抑格是多麼富於技巧……噢，我的艾莉娜，原諒你的莎弗。有些感情降臨我。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跟隨著一張張美麗的臉或優美的身材。但是我對你說過的

話從未向別人提起。我們分享繆思旋律優美的甜蜜音樂，而我從未與他人分享過。你以為你忘記了。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過。我無法解釋，我分心了……」然而她現在沒有分心，因為她彎身就近疾病的形體，以及幾乎讓她暈倒的惡臭。她的手緊抓著弦琴，她要自己對著那看穿她的黑眼窩微笑起來。她開始唱歌。艾莉娜的凝視牢牢盯著她，彷彿她是這個世界唯一與自己接觸的事物。

莎弗的聲音不確定又搖擺不定：

眼睛上
夜晚黑暗的睡眠
傾倒而下

這是一首舊搖籃曲。有人對死亡唱搖籃曲嗎？神聖的繆思，她懇求說，助我繼續唱下去。

不幸的夜之孩子正在艾莉娜裡頭移動著，一幕影像在她眼睛上端展開。「艾莉娜，我會放棄高吉拉。我不會再見她。只要活著，活著，不要單獨留下我一人！」然後看到她失去了對抗的力量，這是人無力奮鬥下去的，她拭去朋友臉上的血，低語著，「掙扎著表達出這個人，是令人苦惱的。所以他們就談起壯觀的奧林匹克選美競賽。還有什麼

能夠比你這場戰役更壯觀的呢？艾莉娜，說句話，表示態度吧，好讓我可以知道你已經原諒你的朋友，你的愛人，你的莎弗了。」

空氣中傳來兩個字。「親我……」

莎弗退縮回來。

艾莉娜眼中堅定的虹膜在責怪她。她要貢獻給艾莉娜渴望的最終努力，她要付出愛的證明。然而在那個猶疑的片刻，艾莉娜腦中某個地方的水壩崩破了。洪水漫過她倆。莎弗失聲尖叫。

她的女僕走來要把她帶走。她卻用一種表情看著她們，那麼地可怕，使得她們的嚎叫聲充滿空氣。莎弗緊抓著頭髮，還把它扯下，她又撕破衣服，割裂肉體。她像個復仇女神一樣跑到原高兒果的屋子，她的女兒住在那兒。這個駭人聽聞的死亡消息來源，這個不預期誕生的不幸事件，對她來說平淡無奇。

她從中打擾了克蕾絲，當時她正與另個女孩坐著用餐。莎弗瘋狂地將舉起的酒杯打碎在地。她對著牆扔擲餐食，她的尖聲詛咒讓這個朋友像縷影子一樣溜出房間，彷彿她從沒在那兒待過。

克蕾絲整個人呆滯不動。這個可怕的塞西女巫在她媽媽裡頭作祟嗎？

「她死了！」莎弗對她尖聲說，「艾莉娜不原諒我。一個女兒的詛咒成就了這件好事。我的獨生女放在我、我的生命、我的藝術，以及所有我愛的人之上的咒詛。沒有狗

的小便，沒有人的尿急，置米提蘭城於卑微低賤，是你讓這許多人悲痛，還點燃火葬的柴木，讓人在夜晚瞧見。離我遠一點。」莎弗舉起手臂要打她的孩子，克蕾絲靠著牆抖縮著，然後奔逃沒入夜色。

莎弗悲傷地提高聲音，自己擊打那曾讓女兒吸吮的胸脯。當她突然崩潰倒地，神發出了憐憫之意。

就像常常發生在她身上的那樣，她的心靈是雙重的。她對於克蕾絲的話感到反胃，她這個黃金年華的小女兒，她常為其哭泣，就像她為花園裡的石雕小孩哭泣一樣。但是另個莎弗卻無動於衷，她的眼眶是乾的。

第二樁死亡發生的時候，沒人敢告訴她。不僅是卑賤的奴僕去她那兒要挨打，而且也沒必要去；不知怎麼地，她知道這點。牆壁本身似乎在吐納氣息，輕聲說著「死亡」。

漢密士來到她夢中，她說，「噢，大師，我完全迷失了。你的來到，我視為象徵，噢，幸福的人。我發誓，假如你饒恕我的女兒，我會跟你一道去佈滿蓮花的冥河岸。」

高吉拉喚醒她，溫柔地說道，「是提瑪絲。這回是小提瑪絲。」

莎弗保持寂靜不動。「有人說，死人的靈魂反對居住在花叢中。你相信這點嗎，高吉拉？」

「我不知道。我希望是這樣。」

「是的，我也希望是這樣。」她掙扎著起身，不過高吉拉的手縮了回來。

「你可以不原諒我，高吉拉。我必須去探望她。我必須去道別。」

高吉拉明白她無法勸阻莎弗，就扶助她站起來。莎弗沉重地靠在她朋友身上，卻對自己的行為無知。損失實在太大了；突然間從她的世界掃走太多的事物，她的世界是花圈串起來，在沙灘找到貝殼的世界。

提瑪絲的景況不像艾莉娜的淒慘。她的身體已盥洗乾淨，她的四肢擺得直直的。她的身體抹了油和香膏，她的美髮散披在背後，就像平常那樣。提瑪絲看起來像睡著了，如同多少個夜晚莎弗看著她那樣。

她低頭看，寫了一首墓誌銘：

這塵埃屬於小提瑪絲，
她未婚即死，
被選入波絲鳳的
黑暗新娘閨房，雖然
她離此逝去，
所有她的美麗伴侶
都用刀子割下

她對一個女僕做手勢，女僕拿來儀式用的刀子，莎弗也割下自己的一綹頭髮，擺在提瑪絲的胸脯上。「死亡中，」她向這個小小、安靜的軀體保證，甚至如她母親向她保證的那樣說，「有一處極樂地。」

「她在睡眠中死亡，」高吉拉低聲說。

莎弗點點頭。「是亞提米思用銀箭殺了提瑪絲，她賜給這個她所愛的女人無痛苦的速死。誰能不愛可貴的提瑪絲呢？你記得她給我雕像的禮物嗎？她的紫色手帕，且將它繞著雕像的頭綁上。」她笑說著這段憶往。不過，莎弗不能長時間耽溺在回憶裡；她是這裡的女教師，有許多事要做。「拿出死亡水罐好讓所有人都可以潤洗並淨化自己。然後將屍體帶到沙灘。將小提瑪絲的骨灰送返她族人處，是的，送返弗凱，這個愛奧尼亞最北方的城市，而艾莉娜的則送返羅德群島的泰羅斯。」

她召喚交際花們聚在一起，排成一列長長的送葬隊伍，彎繞著路走，唱出死亡的輓歌：

何時為了她們
夜晚漫長地落在

## 她們的知覺上

她們停在波浪似乎很平靜的地方。所有事物都懸盪在時間裡，當詩人艾莉娜和愛奧尼亞小少女全身平直躺著，世界彷彿已死。

奴僕堆起兩堆火葬柴木，分別擺放在兩女孩面前，每堆柴木將燒盡她們的身體。愛人和朋友哭泣著，靜靜地走過，在每位身上放了一綹頭髮；有黑色與金色相間的、有栗色與黑色相間的。她們將直髮、捲髮聚集在死者的胸脯上。

莎弗擔心著提瑪絲，她總是分不清方向。「遺忘之水屬於第十條河，」她輕聲說，希望提瑪絲找到路，不要嚇到。她是那麼容易嚇到。莎弗看了最後一次；然後她一再誇張說著敬畏的話，走過艾莉娜的軀體。

痛苦已從她特別裝扮好的臉上、身上拭去。由於她倆分離的方式，使得莎弗沒對她說最後的道別。她知道艾莉娜沒有原諒她。她看到她曾常常窩靠的深深胸懷，現在卻蓋滿女孩們的髮綹，這帶給她無法忍受的痛苦。她也將一束自己的黑紫色頭髮和她們的放在一起。她害怕說出「我愛你，艾莉娜，」雖然這是真的。她害怕這位詩人的陰魂。

這是一場可敬的火葬。許多的羊與公牛被剝皮。蜂蜜從有兩提耳的瓶甕舀出來，又在火焰前噴灑潤滑油，熊熊燒著祭牲的油脂。奴僕抬著這年輕的屍體，高高擺在兩堆柴堆上。剎那間，火焰攫住她們輕色澤材質的衣服，發出明亮的火光。

屍體枯萎成灰燼，骨灰收集裝在金骨甕裡，用繡花布巾覆蓋起來，每位女孩向去世的朋友潑灑一杯葡萄酒，澆熄餘火。

莎弗想撫慰交際花們的傷心。「高貴的荷馬告訴我們，死亡是『所有人渴望的神聖』。我們的痛苦甚劇，然而我們應相信他。到了黎明，我黑色的船隊會開往弗凱，還有羅德島。」

「歌頌敬畏！歌頌敬畏！」她的同伴們跟隨到沙灘時哭喊著。每位都在就寢前沐浴過。

火葬之夜，擁有深深胸懷及苗條足踝的艾莉娜出現了。「我來找你了，噢，莎弗，從遙遠海邊的霧中來。我在那兒的門口像個乞者站立。」

「你為何不走過那門，噢，艾莉娜？」莎弗在睡夢中問道。

「因為你發誓要離開高吉拉，卻沒有做到。要等到這臨終的應允實踐，否則我必須站在外面。不要有片刻背叛我，噢，莎弗。」

莎弗張開眼，醒在空盪盪的房間裡。「我但願死了……因為我的痛苦。」

第二天，船開航前，妲瑪菲拉在眾交際花前緊抓著莎弗，並親吻她的膝蓋。「我要回家，噢，莎弗。我會在小亞細亞海邊唱你的詩歌，甚至在我的出生地潘菲利也一樣。我會召聚我自己的交際花圍繞身旁，我會告訴她們，我們與榮耀的莎弗在此一起生活的

故事。」

「你贏得了你的嫁妝。難道你不結婚嗎？」

「過了這段生活之後，我想生活在藝術與愛裡，我會跟隨你的光走。我會永遠愛你，噢，莎弗。」

於是她們就這樣分離了。而這自豪的大帆船隊，一艘開往羅德島，一艘則開向弗凱，莎弗與她的三位交際花別離了，而其中只有一位還活著。

當莎弗獨自一人的時候，她拿出了鏡子。有個女人在背後看她，比她少女的時候還美麗。她嘆息著。她不再年輕了。她自覺，卻非看來老態。她們正離我而去，我的交際花。

另有一天，當時她一刻又一刻地耽延喚高吉拉來。最後女孩來到她面前的時候，莎弗向她跨前一步，卻又制止自己。

高吉拉看著她，微笑期待著。

「不可以再這樣了，」莎弗說得很快。

女孩臉轉蒼白，卻無法理解。「莎弗，那是什麼意思？」

莎弗搖搖頭，好像從遙遠的地方說話一樣：

**噢，你的美激起了多麼強烈的想望**

除了對它的誘惑顫抖無人能成全！
我歡喜雀躍
因是她自己，
這個阿芙蘿黛媞讓你這樣。
我譴責她，我在禱告中祈求著

她的聲音中斷。

「莎弗，」高吉拉不安喊道，「你是什麼意思呢？說啊！」

「我不能再……我們不能再……是艾莉娜之故，她不能從大門口進來，除非我們分開。她的陰魂不平安。我知道。她跟我說話，告訴我。」

高吉拉跌臥在地板上，臉上流著淚，她懇求著。但是莎弗沒有聽她的話，就把她遣走了。

她走的那一剎那，莎弗喊說：

你回來吧，我的
高吉拉，
穿著奶白色長袍

然後分心說道，「是你，噢，阿芙蘿黛媞，我責備的就是你。你對我做了最糟糕的事。我現在不怕神了。」

阿芙蘿黛媞聽到了這些話。

至少有人要聽到，因這些話帶來新的慘境。沒有人敢說，只有妮歐貝，「夫人，克蕾絲走了。」

「走了？」她的感情耗盡了。她無力地說道，想喚出氣憤的力量，那曾是她清楚知道的。

「她沒在火葬場上，」妮歐貝說。

「她怎會這樣呢？她害怕面對我。」

「她已經走了，雖然一直到現在才為人知道。」

「這不足為奇。她無法看到她的詛咒所帶來的後果。她去哪裡，我弟弟們那裡嗎？和拉里喬斯一起嗎？和尤利攸斯嗎？」

「夫人，她去那個女巫——安卓米妲，那個邪惡的承辦商那裡。她去找高兒果。現在你知道了，夫人，」妮歐貝鞠躬說道。

「我不悲傷，妮歐貝。你可以看到，我經歷過了。別擔心，我會把她帶回來。我這棟屋子的信譽要求這樣做。但我心已失去感覺的能力。假如只剩下我一人留下來，我也

會待在這裡，永遠不再振作。為了什麼？為了誰呢？我只知道自己有責任。我們要一起去，妮歐貝，去找那個跟莎弗糾纏的安卓米妲，我要帶回那個屬於敬畏，屬於那個去世父親所生的孩子。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她還是個美麗的小孩啊。」

「原諒她吧，夫人。她是你的骨肉。」

「別說原諒了，妮歐貝。我的心早被掏空。」

莎弗離開屋子的時候，高吉拉從陰暗處走出，「溫和的莎弗，有件事我要問問。」自從那個寒冷、枯乾的早晨之後，她們都還沒有說過話，莎弗冷酷地面對新的災難。「那麼，說吧。」

「別把我遣走。讓我待在可以看到你的地方。我不會跟你說話，或碰你的手。只要讓我繼續做你的交際花。你的事我什麼也不問。」

莎弗點點頭。「那很好。太多人事離我而去……以不同的方式。待著，高吉拉，我很愛你，我們要試著以朋友相待。」

她匆忙前行，妮歐貝跟在後，幾許片刻間，那些攜載骨灰甕的船隻，已遠在天邊了。他們已起錨，像遠遠的黑剪影襯托著天空。她內心跟提瑪絲做了最後告別。然而對艾莉娜她卻喃喃說道，「你讓我的世界，就跟你的一樣黑暗。」她突然轉身，準備到安卓米妲的屋子去。一隻蜥蜴靠著石牆發呆，沉甸甸的眨眼隨之。

有回莎弗說，「我的屋子裡這樣悲傷瀰漫，以前它滿溢著歡笑、詩歌與愛。」她又說道，「為何我的女兒會去那侮辱我的地方？」她的斗篷黏附了一朵薊，她嫌厭地將它彈掉。「我愛優美本身及優美的事物，因此我必須把我的孩子從一位粗魯的婦人手中營救出來，因為那婦人與皮革商有來往。」她將斗篷包裹得更緊密。「我覺得自己好像就要進入地獄之屋一樣。」

「她只是一個鄉婦，什麼力量也沒有，」妮歐貝向她的「女教師」保證說。「她有力量將高兒果，現在又將克蕾絲吸引走，噢，妮歐貝！那些傷害我最深的人，我已經處理得很好。」

妮歐貝點頭表示同意說，「總是這樣。」

路很陡，白日轉熱，妮歐貝打開遮洋傘遮住她夫人的頭。這是一個粗鄙的農場，橄欖樹根的底部突了出來，沿著地面長成多節瘤的形狀。

她們來到一面石頭堆成的牆，她們在這裡匆匆亂步走著，然後從這裡離開。現在她們來到可看到大宅的範圍內了，那也是一片荒廢。

莎弗覺得許多隻眼睛在看著她，雖然沒有看到半個人。她向屋子高聲喊著。一個她很熟的人走了出來，那是高兒果。擁有備受讚揚血統的高兒果，她曾經離開莎弗轉向荻卡。莎弗帶著誇張的禮貌對她說：「向眾國王之女致上厚意。」

高兒果臉紅了。這裡有一種氣息，聞得出來是個屬於驢、公牛，還有山羊的地方，

全都是好色、淫蕩的動物與奴隸，牠們自己卑下本性的流露。

莎弗站著與九繆思離得遠遠的。「我聽說某個安卓米妲是這裡的女教師。我有話要跟她說。」

「我要看看她是否有時間見你，」高兒果無禮回答說。

莎弗的眼睛流露出壓抑之情。「告訴那婦人莎弗在此。」

高兒果走進屋子，回來時跟了一個人，那人看起來「像一塊破損的抹布，濕答答掛著，」莎弗之後這樣形容她。她若穿及膝的披羅裙就會顯得浪費，但現在她膝上穿的卻很不體面。

莎弗對於她這個靜默站著，難看的形象，感到震驚。

高兒果開口了，她的話充滿惡毒：「惡名昭彰的莎弗來找你當聽眾，噢，老練的安卓米妲。」

這席蠻橫無情的話喚回了莎弗的機智，「莎弗不找像這樣的人當聽眾。我為我女兒克蕾絲，這位安德羅斯島的柯寇拉斯王子的孩子而來。」

安卓米妲彷彿沒聽到，就挑剔地審視她說，「她比我想的還嬌小，」她告訴高兒果說，「膚色比我想的還黑。」

「我是嬌小，」莎弗嚷道，「但是我的名字世界各地都聽得到。」莎弗責備這兩人，「母狗！快帶我女兒來。」

「要是你女兒不願跟你一起走呢？」

「她會回來，帶她來，高兒果。」

「我再也不是你的交際花，要聽你的吩咐了。」

「我並不希望站在這個地方，這個臭氣沖天的穀倉旁。我來要回我女兒，你要放棄她，因為我不是單獨一人來的，而是有我祈求來的九繆思陪伴。假如你希望得到詛咒，那麼我的姊妹會借我口說出，你的一生將枯萎。」

高兒果無法抵擋莎弗的盛怒。「不要說這樣的話。克蕾絲在這裡。」

不過，安卓米妲止住她，然後直接大膽高聲對莎弗說，「你帶著琥珀鑲金的項鍊。有些東西是可以買賣的。」

「有些則不能。我沒耐心了。把克蕾絲交給我。」

她女兒走了出來，克蕾絲穿的衣服又髒頭髮又亂。垂側兩旁的雙手緊握，就像她在與自己奮鬥一樣。但是她的表情顯現藐視；她可以穿著科斯島長袍，戴著精美的小鑽石，而不是在臉上沾滿污點。

莎弗內在的母心在看到她孩子時陷落了，她快步走向她。「克蕾絲，這裡的人對你有任何虧待嗎？」

高兒果輕聲說，「別回答。」

不過，克蕾絲很明顯故意要帶給母親痛苦，她說，「我不再是處女了，如果那是你

想要的話。我流血了，不過不是男人所為。」

安卓米妲笑著撥開女孩的大腿，兩腿之間仍舊黏附著糕塊狀的乾血。妮歐貝拉下自己的斗篷，將克蕾絲裹繞起來，然後領她走開。

莎弗定定盯著安卓米妲。「但願你在普羅米修斯盜火的雷米安火山裡受煎熬，但願野狗掘出你的骨骸。」

無人敢再跟莎弗爭吵，因為她的怒氣更盛於安卓米妲，顯然有神掌握住她。

莎弗轉身要走並示意她女兒跟著。

「跟在五步距離之後，」妮歐貝告訴克蕾絲說，「等我幫你洗過儀式澡，否則無人會碰你。」

克蕾絲開始哭。「她們全都笑我。」

「我不想聽，」莎弗說。

「她們跟我說，要是我不帶給她們快樂，她們要用母狗血搓我，把我綁在院子裡，還要將獵狗放出來。」

莎弗沒有回答女兒，只是站起來立住一會兒，然後用同樣可怕的聲音對安卓米妲喊說，「你會因你所做而受苦。」在那一刻，她分不清是自己還是克蕾絲。事情在她身上發生了。

妮歐貝在「繆思的僕人之屋」圍牆內照顧克蕾絲。妮歐貝洗淨她的每一處傷口，還有皮膚的皺摺處，她的皮膚因抹上雅典的蜜油而閃閃發亮，她的頭髮閃著光，同花兒一樣燦爛，她穿上白長袍，妮歐貝帶她去見她媽媽。

莎弗傷心地表達關切。「你已不再是個小孩了，我不能再保護你，也不能再像個女兒緊緊擁住你。我們彼此傷害太深了。不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要結婚的時候，我會給你豐富的嫁妝。我們碰面的時候，要彼此說安慰好聽的話。這樣才適宜。」

「我知道了，」克蕾絲平靜地說。

但是我不了解，莎弗再次獨處的時候這樣想著。不管我轉變什麼路徑，都是通向痛苦。愛有什麼問題呢，那從人的胸脯為嬰兒流出來的愛？自己在葡萄園裏種的葡萄怎會毒死自己呢？「把我藏起來，」她懇求全能之父說，「藏在濃霧裡，人就找不到我！」

她到各廳房去漫遊，快樂已從那些房間離開了，她因沒有高吉拉陪伴而感到淒涼，她也為女兒傷心欲絕。「人類的命運，」她喊了出來，「決定在他的膝上。」

她待在房間裡，重新將自己奉獻給繆思。在那些憂鬱、絕望的日子裡，她唱了幾首甜蜜的詩歌：

噢，夜星，你帶回
愉悅白天

滿地散棄的一切；
你帶回綿羊；
你帶回山羊；
你將孩子帶回家
還給它媽媽

然而不可能了。她已失去了克蕾絲，雖然她每天都看到她。

# 翠鳥

消息說他弟弟卡拉柯斯已搭乘船隊，航向萊茲波斯港，他正從埃及的諾克拉底斯城返回，那兒的尼羅河流域涵蓋了百個屬邦。他去埃及探險已五年了，這期間她不曾見過他的面。

他的船隻上帆靜靜張著，可以看到許多划槳夫，且帶回一項傳言。據說只有詩人阿爾凱奧斯與他同航，是那個她寧願他已死的詩人，也不願放棄自己的孩子交給蓋蘿[58]，據說陰魂飢餓的親吻會從鮮嫩的人身上吸取活氣息。

阿爾凱奧斯有可能還活著，跟她弟弟一起航行回來，這事超過了她能接納的能力。多年來，她活在相信他已因她而死的事實裡。現在她害怕讓自己心存希望。她的老同伴，親愛的、不敬的阿爾凱奧斯啊！

她在家中的樓梯上上下下奔走著，吩咐奴僕樣樣事情都要準備好迎接客人。她們要用花兒撒他一身，他要穿著紫袍走到她家的台階。她設計了誘人又富異國情調的食譜，有魚子醬、蠔、龍蝦、蟹還有墨魚。用佐料煎的田螺與鯷魚端了出來，很辣的乳酪、香腸與洋蔥，全都用很鹹的鹽醃著，以激發酒欲。奴僕會用髮油冷敷客人的前額，他們的上空會有繫繩索的演員做平衡表演，演員都裸體，全身閃閃發亮。一個個罐子從樓梯井被遞上來，好擺設成酒吧和海鮮吧。大燭臺和裝滿獸脂的魚囊懸掛在他們上面，等待點亮。

漢密士向來好心，不為特別理由，一件波斯衣服似乎已經編織好了，裝飾著金珠

子，閃閃發光，還有精美的里底亞吊帶藝品，已備好裹覆他的腳。在準備這些期間，莎弗暫時停了下來。卡拉會先到尤利攸斯和拉里喬斯那兒嗎？他們會說出有關她的故事嗎？他聽說他姊姊已經變成娼妓了嗎？她全身似乎歷經一陣大發作而扭曲成一團。她洗了一個祭禮的澡，並且向神祈求告訴她怎麼辦。而就像她祈禱的那樣，她心裡想起要自己去一趟碼頭，她要第一個說話，之後才讓誹謗者去說她，說他們會說的那些。假如戰鬥會是他倆所說的字詞，那麼尤利攸斯和拉里喬斯就已經被擊敗了。

她欣喜地唱著：

禱詞中
我窺見
天堂的圓穹頂

她和奴僕駕著馬戰車去防波堤。她兩位弟弟也在那裡。她已經三年沒見過他們了。他們為了公眾言論之故向她鞠躬。他們顯得多不自然，就像是玩偶！她也稍微低頭，不過他們之間沒有對話。

用堅固的白楊、橡樹及松木製造的暗色船首開到了防波堤的外面。在一個信號的指示下，所有帆都收攏起來，然後船都停泊在船塢裡；前桅支索和桅桿也降低歸好位。船

隻本身似乎聽懂了船長的意思。船兩邊的木槳都從皮圈裡拿出來，然後舉高表示致敬。

防波堤傳來一聲高叫，那是水手喉嚨裡喊出來深沉的回應聲，他們在將圓弧形的船順海風安頓，然後划向海港。卡拉柯斯是這艘主船的掌舵者。滾滾浪濤一波波拍浪而來，幫助他們將船推得高高，然後靠岸。

阿爾凱奧斯，一表人才的阿爾凱奧斯顯得大腹便便，他首先向她走近。她看入他瓷藍色的眸子裡，它們仍舊與捉弄共舞。他握住她的上臂致意。莎弗因看到他內心非常感動，她想說些什麼，卻翻轉過他的手，分別親吻他兩個手掌。

「眼光閃耀的莎弗。你沒多大改變。」

「只是看似這樣，阿爾凱奧斯。我是個懂世故的女人了。但是你，我看得出來，你對男女同樣還有吸引力。」

「你錯了，凝視內在的莎弗，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從不會想擁握我。」

她悲傷笑了。「我對我自己已經夠煩了。」接著又說，「噢，阿爾凱奧斯，我為你傷心過，我焚香禱告，因為這些年來我以為你已經死了。」

「莎弗，你的禱告已通達神那兒。因為畢竟我經歷的冒險與不幸若沒有你的禱告，一定無法倖存無恙。」

卡拉柯斯大步跨向他們。他的上唇刮過了，鬍子修得整齊乾淨，集中成一撮。他將莎弗抓緊，她則親吻他的頭和手。跟她弟弟再次彼此擁抱，讓她覺得如此困惑以至用哭

泣替代笑容。「是你嗎，弟弟，或是某個神呢？」

「那年春天，波西頓守護我度過兩回來自色雷斯的風暴，一回來自北方，一回則是西北。真是奇蹟，因為海波濤洶湧，船木已朽壞。然而我們現在在此，我的船裝載的都是壯觀的獎品、閃閃發光的銅、眾多奴僕、毛皮、異國香水，還有不計其數的香料。整個世界似乎就是缺乏我們的波茲萊斯葡萄酒。」

「我每天祈禱你航行到美麗的涅羅妲，她們是海洋的長子、海神的五十個女兒，還有航行到她們的母親，海洋女神朵莉絲那裡。」

「她們的確是一群優雅的影響力量，有助於看顧我們的安全，雖然許多次我們都處於掉進波西頓宮殿的危險中……然而，我們兄弟都來這裡致意了！」他溫暖地擁抱他們。

只有阿爾凱奧斯注意到莎弗站在一旁。歡迎儀式結束後，卡拉柯斯看著層層的巨浪推高起他的船隻，莎弗立即以天真快樂的音調說，「來吧，我的弟弟們還有阿爾凱奧斯，來『繆思的僕人之屋』，一切都準備好了。你可以在那裡休息、沐浴，獻祭給偉大的宙斯還有他的藍眼兄弟，這之後，我已吩咐奉上點心，都是我屋裡能供應最好的。」

卡拉柯斯曬褐的臉因他回家的喜悅而微笑了，但拉里喬斯卻說著誇張的話，像個不慣說話的人說，「距離我們上回來到莎弗宅邸，已經三年過去了。」

卡拉柯斯吃驚地看著他們，「為什麼？什麼事嗎？」

「你離開了很長一段時間，」尤利攸斯開口說。

「他不希望，」莎弗很快插嘴說，「第一天就聽到爭吵的事端。把這一切放在一邊，弟弟們，我懇求你們為了對回來看我們的大兄弟表示敬意，讓我們聚在一起禱告，宴飲。」

然而，這兩位的眼睛卻定定看著地上。卡拉柯斯依序看著他們和莎弗，覺得很困惑。「造成這種姊弟間的失和是什麼呢？將它擺在一旁吧，因為我返家了，我們可以歡天喜地一起慶祝。」

尤利攸斯帶著不悅的譏諷說，「你一定知道這過份誇張了吧？而莎弗太輕易就表現出來。」

卡拉柯斯這個眾人的指揮官，他揮了揮手臂，顯得生氣。「我要去歡迎我的姊姊的屋宅。其他人若願意，也可以來。」

這兩位似乎由於前面已協同好的約定而退縮回來。

「我回到了一個分裂的家嗎？這粗鄙的事因是什麼？難道你不知道一個弟弟虧欠姊姊的義務嗎？」

「或者可說是個姊姊虧欠維護她家好聲譽的義務吧。」

「你們不像我一樣為她的詩歌給家鄉帶來好名聲而感到驕傲嗎？我不明白。」

「你已經離開太久了。」

「夠了。我不想聽散佈的謠言，也不想站在碼頭上爭吵。我想要的就是家人圍繞我身旁，慶祝我在埃及的生活與許多歷練之後，安然無恙返回這裡。」

尤利攸斯與拉里喬斯彼此商量說著話。

「假如你是懷著欣喜快樂來的，那麼歡迎你，」莎弗說。

拉里喬斯生氣了。「別想要我們兄弟為了原諒並赦免你的亂來行為而回來。」他退縮回來，因為卡拉就要採取行動。

阿爾凱奧斯在馬戰車裡喊說，「你們鬼混些什麼？我又灼熱、又饑餓、又骯髒，需要絕世無雙的莎弗，她的熱情款待。」

莎弗投給他感激的一瞥，然後挽著卡拉的手臂離開其他兩位爭吵的人，領他走到候著的馬戰車。馬兒彈起編花的鬃毛尾巴，踏出豪邁的步伐。

卡拉柯斯經過時，旁觀的人和水手同樣都對他歡呼雀躍。他像神一樣帶著豐富的珍寶而來，還有著名的阿爾凱奧斯也跟隨他來。米提蘭城民為了其子的返回獻上感激與百頭公牛祭儀式。

莎弗對自己無能說服尤利攸斯和拉里喬斯感到苦惱，她苦澀說道，「如你所見，吾弟，名聲並不能帶來和平。」

「我要知道他們頑固的樣子與詬病的話語關係著什麼？」

卡拉問道。

「他們不贊同我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我不是莎弗，不是這位萊茲波斯詩人，而是他們可自由批評的姊姊而已。」

「好了，好了，等著瞧。我還沒安然度過這場家庭爭吵，如尚未走完嗅無人跡的荒原一樣。無論我走到哪裡，所有的人都會問我，『你認識美麗的莎弗，那個萊茲波斯的女歌手嗎？』當我回答出真相時，他們會向我跪下，只因為是神的旨意要我們共有同樣的父母。我期待這天並且成為你的客人已經很久了。」

莎弗鬆了一口氣說，「你的話跟我所想的一致，弟弟，我們有時間可以一起學做我們想做的人。昔日你對我親愛備至。我們共度孩提時光，還有放逐的年輕歲月。告訴我，你發現我改變很多嗎？」

「還有皺紋也多了嗎，卡拉？」

「我什麼也沒看見。你就跟我離開時一樣。」

「我害怕年老更勝於死亡，卡拉。你看，我與青春還有美同居。我是我交際花們的榜樣。但是假如我老了，她們會離開我，或要是她們不肯的話，我會把她們遣走。」

「為什麼呢？」

「為什麼？因為我傳授她們的喜悅全出於美所致，我無法忍受她們的眼中除了美麗，還有別的東西。」

卡拉笑了。雖然他姊姊名聞遐邇，她還是跟平常女人一樣都很愚蠢。「你的名聲超

越了這樣的思想，置你於高高在上。」

她搖搖頭，不過現在笑了。「我們來談談你，卡拉，還有你的經歷。」

「我經歷了酷熱與奮鬥，豪華的生活與風暴連連的海上生存。」

「在我家裡，奴僕已為你起泡好香浴。她們會替你抹油膏，你可以安睡。然後我們可以說好話，充滿自信，闔蓋上昔日歲月。」

她弟弟緊張的臉龐放鬆了下來。

在豪宅裡，莎弗帶著卡拉和阿爾凱奧斯，沿著綴滿花朵的紫布簾走到接待室，她親自替他們脫下涼鞋，然後彎身洗淨他們的腳。「我讀到你已去世的消息，阿爾凱奧斯，那時我還在西那庫斯。卡拉寫信給我的。」她不說自己所發過的誓約。

「我自己並不知道他還活著，直到不久前我從諾克拉底斯城返航才知道。我尋獲他的喜悅，由於這些年來我對你造成生活隨之而來的苦惱而啞然沉默，」卡拉說道。

阿爾凱奧斯轉移話題，視此為無關結果之事。「當時我在船上，那艘船確實遭盜賊強行登上。他們要我的黃金，我卻獻唱最後的詩歌。他們為這兩者留在船上不走。」

「我感激偉大的宙斯保護你生命。還有我弟弟的生命，他勇於應付詭譎多變的大海。」

「你說它叫做『猶太女兒的堡壘59』嗎？」他們就以酒摻入水，蜂蜜做的蛋糕及蛋打的糊狀物作為早餐。

「沒錯。」阿爾凱奧斯繼續說故事，「埃及領著三萬名希臘傭兵行軍進入巴勒斯坦。古巴比倫王與米蒂斯聯盟，殺了魯伯拉[60]的猶大王子們。當他的軍隊突破耶路薩冷的城牆，據他們說有四千六百人進入了巴比倫。他們悲傷宮殿與大本營遭毀，甚至他們的城門也陷落。」

「當中倖存下來的是個瘋子，無人敢殺他，還有一位猶大家宅裡的貴族及他的女兒。」他們前行到塔帕尼，在那兒的堡壘找到庇護所。這位猶太女兒超過眾女之美，她待過的地方皆因她而被重新命名。

「猶太人一定大大得罪了貞節超凡的神，」莎弗說。

「他們相信不同的神，」阿爾凱奧斯回說，「他們不相信天父宙斯及他的子嗣，而只相信一位神。」

「什麼？只一位神？」

「他們還相信棄神於不顧有罪，導致他們的神殿遭毀，人也墮落。」

「你怎麼知道這些？」莎弗問說，因她很愛聽故事，即使是荒謬如只信一位神的故事。

「我跟這位瘋先知本人說過話，他是叫作耶利米的先知，他認為主神與他同行，還鞭笞他。因為他說出世界末日受審判的預言，遭到自己族人丟石頭，而成為笑柄。他預言錫安山將棄置、荒廢，爪牙到處潛行。」

莎弗若有所思說道，「一個祭司的瘋狂，非常接近一個詩人的。」

「我在尼羅河支流普路西亞河旁的塔帕尼，聽過一首最美、最悲傷的歌，」阿爾凱奧斯繼續說，「那歌聲由一個女人唱出，從堡壘飄蕩下來。我認為那就是猶太公主本人，因為這首歌，就你所聽到的，是源自巴比倫。」阿爾凱奧斯拾起弦琴，用他動人的聲音唱出：

在巴比倫海邊
我們坐著，是啊
我們哭泣，當回憶起
錫安的時候。
從此
我們將豎琴擺在人們當中。
因他們帶我們逃離
被俘虜，他們
要求我們唱首歌，他們
浪費我們的時間
要求我們快樂，

說為我們唱一首
錫安的歌吧。
我們要如何唱出主神的
歌
在陌生地呢？

「這首歌未完，但是我忘記了。」

「如你所說，歌又美麗又感傷。」莎弗從他手中拿走弦琴，重唱阿爾凱奧斯記誦的歌詞。「只有一位神。多奇怪的民族。難怪所有別的神都找上他們復仇。」

葡萄酒再次傾倒出來。她的客人邊宴飲邊斜靠著聆聽悅耳的音樂，觀看著裊裊的麝香薰煙。卡拉說話了，「我想，是告訴我的時候了，姊姊，關於和我們弟弟爭吵的事。為何他們拒絕來呢？告訴我，因為神知道這一切。」

「美髮的雅美西絲、暗眼的海莉雅，還有美麗的葛拉蒂，所有這些海神的女兒們，這些海洋女神都住在深深的海底，她們將你安然無恙帶來給我，好讓你可以聆聽並作判斷。」

「作判斷！我不想坐著對莎弗作評判！」

「我對那些在天上、地下，我們的家人發誓，弟弟，我不應得那來自尤利攸斯與拉

里喬斯惡劣的對待。由於我擅於編故事，讓我從一個老故事開講吧。那是關於愛神的故事，她是讓所有人類快樂的作者，她讓我們能生活得和諧美滿。」

「從時間的開端起，我們人類的軀體已歷經了很大的變革。人原本有三性：男性、女性，及第三性，最後者擁有其它兩性之本，那就是雙性人。現在這三種人完全均衡混合，他們擁有雙重背部，形成一個圓盤。四隻手臂，四隻腳，還有兩張相同的臉長在同一個頭上，各面向不同的方向。這些怪物都有兩個生殖器官如同他們所擁有的其它器官。男性是從太陽生的，女性是土地生出來的，而同時具有男女性別的則來自月亮。」

「現在他們的力量和元氣都很旺盛。他們的傲氣也是，所以他們甚至攻擊眾神。天父宙斯爭論這些所作所為，因為他不容許有攻擊神的人種，也不許自己殺死他們，如曾殺死巨人族那樣。最後宙斯想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將他們切成兩半。『假如他們還繼續那麼傲慢，我會將他們再平分，讓他們用單腳跳。』」

「這麼說吧，他將人類的器官都切成兩半，阿波羅又將傷口縫癒，然後把皮膚像個皮包般縫聚起來，所以我們就有了肚子。」

「現在情況變成是，切割下的每一半，都渴望找到他的另一半。那些太陽生的人想要別的男人。女性分出來的那半女的則疼愛女人。而雙性人這部分則在尋找不同性的人。不僅我們擁有這些身體上的需求，靈魂也渴望完成自己，可以不必用別的方式表達。」

她說完就暫停下來。「真的是這樣形成的，」阿爾凱奧斯說，然後感知到卡拉嚴肅的臉色，就停下不說。

「我明白你的譬喻，莎弗，」他弟弟說，「通常的確是男人與女人結合，而男人又含有男孩的成分。我看過許多這樣的情人，一起行軍上戰場。然而我不知道女人能夠彼此付出同等的熱情。不管怎樣，我在這樣的規矩行為中，沒有看到什麼不好的，除了留給我更少的女人之外。」

他的嘴放鬆笑了出來。阿爾凱奧斯也和他一起笑開懷。

她弟弟繼續說，「而你，莎弗，身為偉大才華的詩人，或許需要一個性別上比一般女性所賦予的，更富主導能力的角色。告訴我，我在你家這裡看到的美麗女孩們，她們全都對自己同性人傾心嗎？」

「只有幾位有女情人。大部分都離開結婚去。」

「對我來說似乎是，」卡拉說，「你在這屋子創造了一個天堂，我在這裡只聽到笑聲與音樂。我當然想不出任何理由，何以你應該否定自己同性人帶給你的快樂。只要全都依照自己的意願待在這裡，而不是被迫離開城市……」

「不，不，我的交際花只約三分之一是萊茲波斯人。其餘的來自遠遠近近的島嶼，來自雅典和里底亞。」

「我們的弟弟都反對你這樣的樂趣嗎？」

「他們認為一個女人身上，找到這樣的夢想實踐，甚為不宜。他們說我的生活太隨便了，我給他們帶來恥辱，彷彿我是個公娼。他們不來我的屋子，也不請我去他們家。」

「那時，他們將自己塑造成賢人第二。甚至要神擁有部分身形，而且須令他們滿意。你需要超越別的女人，這是合情合理的。人必須餵食藝術，甚至如神存在百頭公牛祭儀式中。」

莎弗抓緊她弟弟的膝蓋，把頭放在上面。

這光景大大感動了阿爾凱奧斯，但他小心翼翼不讓他們知道。他用響亮而快活的聲音說，「這位卡拉柯斯，這位船長，同時指揮著大海與船隊，他用鞭抽，用手打催促著人，現在卻像這個姊姊手中柔和、未燒焙的陶土一樣。」

莎弗呼喊，「為了感謝你的支持，讓我派人到花商那兒。目前我已忍受了這樣的感情衝突。我像一大鍋湯般，人們以一種接一種的方式攪動著。有時候，我認為自己像個乖僻又邪惡的人，內在存著所有人心聚藏的風暴。」

「當浪逐浪之時，當大海不斷衝擊著孤獨的海岬之時，那景況就有可能發生。」

莎弗溫柔對她弟弟笑著說，「你我的心靈都不陌生，卡拉。」

從不讓人勝過自己的阿爾凱奧斯說，「我來說說，夜夜卡拉如何藉由七仙女星座，和永遠在原處轉動的大熊星座，引領我們通過絕路的海洋。你弟弟在定錨的夜晚並沒有

躺睡像其他人那樣，而是繼續與左邊的獵戶星座一直保持著清醒。結果，他的船滿載了獎品，有獲得的有贏得的。你的家將增加三倍的財富。」

「是神的恩賜，弟弟，現在你可憩留在米提蘭的家，替自己找個妻子。」

卡拉搖搖頭。「海洋是我的血液，就像存在我們父親血液裡的一樣。」

「那麼你要去追求探索，像大力士奧德賽一樣嗎？」

「我計劃航行返回諾克拉底斯城一趟。稍後我會有時間這麼做，那就是等我的鬍子發白，想到妻子和爐火邊的安逸的時候。而你，姊姊，或許你也會從事一次自己的海洋之旅。」

「我？喔，不，我已結束旅行了。高貴的波西頓曾兩次保護我免去我的災難。人不必太常去侵擾神的領域。」

「但是我帶回了特別的消息。消息來自薩摩斯島[61]的王子艾德曼。他是奴僕伊索的主人，你常提到他的寓言。艾德曼要舉行盛大的慶祝會，他最迫切想找你出席慶祝會，這個場合上，他要釋放這位天才的說故事者——伊索自由。」

莎弗聽到這個消息，拍手喝采。「多麼得當！因為沒有一位王子該掌控藝術，不管他多有權勢。藝術勢必要自由；我總是這樣相信，相信我只能在萊茲波斯唱詩歌。或許你說得對，弟弟，或許我應該到薩摩斯島旅行。我會是艾德曼的賓友嗎？」

「他責無旁貸會邀請你。」

莎弗不希望到薩摩斯島旅行。原因藏在她的一首老歌的歌詞中：

為誰捲頭髮
為誰在手上擦香膏？
因為我不去……

有一個穿番紅花長袍的早晨，一個名字在她心中突然浮現，那就是翠鳥。那時刻起，星移已數回了，這個女孩總是待在雅娜脫莉亞的身旁。然而即使這樣，這個編好髮辮的仙女卻已站在她夢的門檻上了。在她的夢中，翠鳥獨自走著；沒有看到雅娜脫莉亞。「她的靈魂經過我內心。」數夜，莎弗將自己埋在枕頭裡哭，因為她寧願死也不要再談戀愛。「我會在阿芙蘿黛媞的聖樹掛上花圈，挪移我腳上的緞帶！」

但是她亂跳的脈搏沒有穩定下來。她如以往所作一樣問道：

哪位神
將這樣放恣的愛
放入我心中？

她帶著苦澀唱了一首學過的真理之歌：

阿芙蘿黛媞的
女兒，你
欺騙了世人

不過，她不在意，有許多次她替翠鳥設身處地著想。女孩總是對她微笑，但是卻老是抱著雅娜脫莉亞的腰。對翠鳥來說，她是受尊敬的教師，其他什麼都不是。然而對她來說，翠鳥變成她思想的焦點。

看到翠鳥和雅娜脫莉亞像兩個生手嬉玩著，她倆彼此丟球，互相梳頭髮，輕聲細語，她們的頭靠得很近，這些光景讓莎弗受折磨。翠鳥的聲音特別甜美，她喜歡輕柔地在雅娜脫莉亞的耳邊唱歌。倆人的畫面出現在現實的莎弗與睡眠之間。她的渴望一天天變得強烈，就寫道：

我會為那女人犯下荒唐事……

翠鳥行經她身邊時，她覺得自己喝下微微混著火焰的瓊漿。當她看到雅娜脫莉亞牽

著翠鳥的手，或她的披羅裙緣時，空氣似乎炙熱得讓她枯焦。

她對阿芙蘿黛媞吐露說：

多少回
我都希望我，
噢，金冠冕的阿芙蘿黛媞，
像那樣幸運

她又唱了首新歌：

愛來自天堂
丟開
他的紫斗篷

放肆的欲望使她除了這個女孩，什麼都不想，她設計無法無天的計劃就為了除去雅娜脫莉亞。如此，翠鳥就會轉向她。莎弗說服自己她永遠愛這個女孩。即使在她最初遭放逐之前，難道沒歌頌過翠鳥嗎？

她在夜晚寫道：

世上的少女
有可能
會離開
她所愛的女人嗎？

當翠鳥與雅娜脫莉亞手牽著手，再次出現在女王般尊貴的黎明時分，這時莎弗認為若她啟程前往薩摩斯島旅行，對她、對翠鳥、對雅娜脫莉亞來說，都比較好。她的價值在於她是個詩人，而不是女人。她知道這趟旅行會增添她的聲譽，並且賦予人們在談論的、有關她的故事新的原動力。為了對藝術及她服侍的繆思表示敬意，她啟程前往這趟旅航是件富於傳奇的事。此外，占卜也不斷重複產生吉祥的結果，它們應許海洋平靜滑順。

卡拉答應由他自己掌船舵，她無法拒絕，只有同意。她的女孩們對這趟冒險感到非常高興，就全都為莎弗、她弟弟及友人阿爾凱奧斯跳起樂音和諧的舞蹈。男人背靠著墊子觀看她們跳。舞者的神聖形像，腰部扭動的艱難動作，使得他們的呼吸更急促。「加冕的繆思下凡了，」她弟弟輕聲說著欣賞的話，「甚至金髮的和諧女神也是。」

莎弗斜瞥他一眼，狡猾說道，「要是我屋裡有哪個少女討你喜歡，弟弟，你會放棄漫遊浪蕩的生活方式……」

卡拉儘管笑著說，「我是個水手，太粗魯，不懂得愛的藝術在暗示我。」

莎弗微笑，因為她的交際花的確教育得很好又細緻。然而，她知道卡拉不會選擇她訓練出來的少女。他屬於她家，他會訓練自己的女人。

阿爾凱奧斯靠近她，「你的詩已有所突破，丟開了限制。那就像你從頭髮拿下所有的別針，象牙的和骨的別針，讓頭髮自由地流瀉下來一樣。」

「海希奧德教導說，『繆思送給人類的神聖天賦就是詩歌。』」

「他還說，『他很快樂，因自己為繆思所愛。』然而，我太常看到你臉上流露出來的憂鬱。」

阿爾凱奧斯總是洞察人心，然而她卻以舊時的火熱否定他的話。「為何你會說這件事？」不過，這的確是認識她的阿爾凱奧斯。

「你說的都是真話，」她承認，「你知道，我認為自己要對你的死訊負責嗎？沒錯，我祈求宙斯原諒我的孩子，讓另個我愛的人替代她的位置。在這之後，我直接獲知消息說你在海上遭謀殺了。藉由這樁與神的交易，你可以看到我裡面，不是一個莎弗存在而已，還有另個作荒唐事，惹來災難的莎弗。是她在唱歌嗎？她寫出不朽的詩句嗎？我從不知道。」

「我知道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不過，只是偶爾成功。有一個固執、嚇人的人，有時會住在我裡面，愛得不穩定，她總是在找她沒有的東西。我不喜歡這個人。以前我從沒提過她。」她知道她弟弟也正在聆聽，「我問你，卡拉，還有你，阿爾凱奧斯，可以藉著禱告或魔法將她驅逐嗎？是神在我身上放了詛咒，伴著雙性而來嗎？」

卡拉搖搖頭。他是個單純的人，解決方法也很單純：「一趟海上之旅對你有好處。」

莎弗笑到眼中注滿淚水。

不過阿爾凱奧斯說，「你的傷害存在於你自己與別人的比較中。你不必這樣做。至於我，你對我無傷。至於你的藝術，它靠愛生存。你隨意去愛並非惡事。你有顆渴望的心，因此你的詩歌飛躍著火焰。不要為了你是莎弗而悲傷，儘管獻上百頭公牛祭儀式。」

「是嗎？」她試探性問道，想要重獲保證。

「就如我說的，你是顆寶石，任何人都配不上。太陽、月亮、雲蔽的白天、微暗的夜晚，每一項都顯出不同的景象，反映出莎弗的某部分特質。整體……卻無人能知，甚至不只是你自己這樣。不過我同意卡拉所說，或許航行會舒緩你的心靈。就我看來，這是整個時代的象徵行為，當有人被迫上腳鐐，伊索爭取到自由之時，萊茲波斯的莎弗就出現了。」

「你會同我聯盟嗎，阿爾凱奧斯？」

「我不會。我要到處漫遊。我要在萊茲波斯這裡找到一個漂亮的男孩，帶給我安慰。我不會錯過這位薩摩斯島民舉行的歡宴。此外，雖然這是件小事，艾德曼卻沒將我包含在賓客名單中。」

「他是輸者！而你，弟弟你呢？」

「我的船隻甚至現已在儲備物資了。我會帶你到艾德曼的盛大慶祝會，然後再次載著葡萄酒和橄欖船貨離開前往埃及。最後我必須返回，滿載精美金屬、皮革及無雙的亞麻布，就像我這趟旅行帶回的。」

「這會是一趟同樣花這麼多年的探險嗎？」莎弗悲傷問道。

「你心中同樣尋求著，莎弗，我身處陌生地，在海神出沒、無所獲的海上，海神從不說謊，永遠說真話。」

「但願你在世上找到另位可以叫她妻子的人，然後安頓下來。」

「我的血液如你一樣熱情運行著，為何你要替我安頓生活，姊姊？」

「我擔心你，卡拉。你是我所存的全部。」

「我的姪女，你那漂亮的克蕾絲呢？」他明知這趟拜訪並沒有看到她。

「她很好。只是通常母女間互相了解都會有困難。她擁有部分她舅舅的特質，所以就是不情願住在這裡。」

「聽到這樣的事，我很傷心。」

莎弗聳聳肩說，「總括一句。我想她很快就會結婚。她已經到了這樣的年紀，已是個發育良好的女孩。」

第二天，莎弗協助阿爾凱奧斯選擇地點，他計劃要在此地蓋豪宅，然後她留下他自己沉浸在計劃中與建築師爭吵。她和弟弟去到碼頭，觀看裝葡萄酒和水的皮囊被載上船。「這次回來後，卡拉，你就是一名治理的眾議員了。」

但是他沒聽進去。他拍拍肚腹，到處檢視奴僕的工作，還踢踢新做好的板架，測試它們的聲音。

他姊姊笑了。她想，他就像神差送來的詩抓牢我的時候一樣。

在家裡，僕人在打包女用箱奩的時候，她監督她們。她精美的服飾摺放在香料之間，還準備了價值高貴的禮物要送給主人和伊索。人會以為她很忙碌，不過在準備期間，她卻偷偷摸摸觀察著翠鳥。

不朽者不懂得關懷；
他們為人類紡織的命運
充滿感傷

翠鳥愉快、繞樑的嗓子揚聲唱著幸福的詩歌。然而，她的幸福是在雅娜脫莉亞身上獲得的。我的腦筋一定枯萎了，莎弗想，然後輕輕鬆鬆登上她弟弟的船。妮歐貝已經備好一床棉被和枕頭，她慵懶躺在舒適的臥床上，觀看著卡拉迎風駕船，在一波衍生一波的浪頂上航行。

晚上她進入帳篷就寢，而她弟弟則在船尾繼續繞繩航行。他們的弧身三桅船穩穩地續航，就像阿爾凱奧斯說過的，卡拉並沒有像別的船長那樣將繩索繫緊休航。他觀看天空，不斷發出聲響行進，好讓航程能縮短一半時間。

到了第三天，有位神遮蔽了陸地，大海激起澎湃浪濤。她弟弟要她坐在他身旁，觀看暴風雨擴大形成。他呼喚波西頓，像個飲酒狂歡的人跳舞跳到跌倒在地。無論大海抬舉什麼樣的伴侶對抗他，他都掠過不管，然後調整方向，輕易就熬耐過她，直到曙光來到時，她已被折騰得精疲力盡。

莎弗對於他的英勇報以愉快的笑容。

暴風雨消逝後，她發現自己整個狂吹亂攪的時刻都在擔怕著。不過，觀看卡拉轉入深海溝，然後躍昇到波峰頂的興奮情緒已將她的擔怕隱藏了起來。現在，她耗盡精神，所以就去齋戒沐浴，然後沉沉入睡。她的帳篷在暴風雨期間，原已摧毀，她的女僕又悄悄地架起來，圍護著她。

薩摩斯是個夢之島。她睜開眼，以為自己還在睡夢裡。島躺在一片水域中，許多淺灘反映出褐色的沙，有半圓形的盆地，周遭暗藍的海閃耀著水光。米拉樂山坡闢成葡萄園梯田，空中瀰漫了果香。

有一座瞭望台在觀看他們，歡迎的人潮把花丟進海港，所以槳夫的肩胛上落滿玫瑰花瓣。漂亮的少年一夥裸身潛入水中，擁著他們的船，笑著假裝要托船進港。

岸上，少女們排成一列，她們由鈴鼓伴奏唱著莎弗的詩歌。卡拉讓莎弗先行之前，將她拉近他。一切都發生的那麼快，她沒辦法想出跟他說道別的任何字眼。

薩摩斯是個袖珍的萊茲波斯島，只有二百四十三個「史狄」的視距寬。一段長長的防波堤沿著保護海港，港內艷紅色的戰船起伏浮動著，薩摩斯因這些船而出名。島上的房子也都是紅屋頂，上面鍍著一層細緻的亮澤。山丘上有一座亮晃晃的神廟，那是希拉的家，她特別愛護、照顧女人。

在碼頭，她的主人艾德曼從五彩的華蓋底下跨出來，擁抱她並且倒酒祝飲，因為大海已讓她安然通過。

卡拉的槳夫高舉木槳致敬。景象非常壯觀。每艘船中的每個人，都同時舉起他的槳，岸上傳來狂呼聲。莎弗摒息喃喃說出祝福的話，這時她的船隊向前開進了港，那些游抵船甲板的男孩們再次潛入水中。她的眼光尾隨著領先的船看。卡拉一定跟隨自己的路航行，就像她跟隨她自己的一樣。

此外，這位雄偉的艾德曼卻是個暗膚、醜陋的人，還駝背。當人家告訴莎弗，這個人其實是伊索時，她幾乎隱藏不住自己的驚駭，她對伊索毫無辦法表示尊敬。這個小個子、憔悴的人向前跳著，發出嘶啞的一聲歡迎詞。於是人家把她載往豪宅，後面跟著一長列的男女孩，蜿蜒而行。那些走在她匆匆趕路前頭的人，都拿著花。

他們經過看守的門，駛進去，她對用黃水仙與噴水池佈置得燦爛非凡的花園驚嘆不已，而且對羽飾華麗的鳥兒感到目眩，當牠們展開佈滿假眼睛圖案的巨大尾巴時。「那是孔雀，」艾德曼告訴她，「這是我們島上的土產，天后希拉最愛的鳥。」

莎弗下馬車，隨她主人沿著細圓柱撐起來的門廊，走上大理石階。艾德曼帶她到一間為她保留的房間，喃喃說道，「神聖的莎弗，我和我的家永遠受崇敬，」然後留下她，讓他和她的女僕服侍她。

她在洗澡的時候小聲對妮歐貝說，「假如我知道伊索是個醜怪之人的話，我就不會從事這趟危險的旅航。我幾乎不能忍受看到他。」

「那麼就不要看，夫人。賓客中有許多聲名顯著的王侯及商業王子、遠地來的王公。」她俐落地替她穿上紗袍。「他們從里底亞，以及遠方的羅德島來到這裡。那意思就是說，莎弗會操縱這一切的歡鬧、慶祝活動。」

「歡宴什麼時候開始呢？」

「莎弗一到就開始，」妮歐貝回答，並且帶著高度藝術形成的，由胭脂與顏料色澤

強化的面容。「當你選擇到大廳去的時候，沿著走道排列的奴僕就會作宣佈。」她從包裹中拿出珠寶箱。

「紫水晶，」莎弗作了決定，這個單一珠寶就落在她的胸懷間。

在大廳裡，賓客緊張地看著這個嬌小卻高貴的女人，她擁有女孩的樣貌，還有女王的儀態。她擁有吸引人注目的品質，是迷人的、冷漠的。她輕鬆自如地走動著，而她的眼神總讓人無法轉移視線，因為它們似神般的崇高。經它們一瞥，靈魂就再也隱藏不住。

主人要她坐在他右邊，好運的神——漢密士就站在那兒，當幸運的蒼鷺造訪人類的時候，他也會來到這裡。

在艾德曼的另一邊，她無須去看坐在那兒的伊索。她的厭惡感小心翼翼地傳達出來。莎弗彎下頭，從她主人處接受一只櫻草王冠。人家在她手中放了一杯蜂蜜酒，還獻上一盤野石榴。僕人都是裸體的男女孩，全無污點。空中似乎散發著一股奇怪的異國香氣；當她問那是什麼，人家告訴她，「印度來的香茅油。」

艾德曼說了過多的話來介紹她。她點頭表示同意他所說，然後從妮歐貝接過她的弦琴，就開始唱起她平常的祈求：

龜殼琴；變成
會說話的樂器吧

她對自己喃喃說著，宙斯之眾女，我贊同你。請在我的歌中添加熱情！她垂下眼睛，開始唱頌：

來我們這裡
溫柔的歡樂、喧鬧、光華女神
還有你，美髮如雲的繆思

當女歌手唱完，艾德曼示意伊索往前站。他銬著腳鐐。艾德曼用一把鑲珠寶的劍，儀式般擊開束縛物。伊索感激地跪在他面前，然後站起來，感謝無雙的莎弗使得這一刻的自由更加令人難忘。「我偉大的王公和贊助者，可敬的眾賓客，健壯有力的艾德曼，我站在你面前，又醜又駝背，我的四肢也畸形。孩提時我一點都不美，此外我還是個奴隸。我對自己絕望。我母親有天看到我那麼不快樂，就停下手上的工作，拭乾我的眼淚說『伊索，我要告訴你這件事：要勤勉將你的小故事唱到完美之境，假如你喜歡阿波羅神，他是詩與頌歌的愛好者，有天他會從天堂下凡，賜給你比美更偉大的珍寶。』」

伊索的眼光停留在他們身上。「今天我母親的話已成真。因為自由是一切最偉大的珍寶。」

房間裡充滿鼓掌聲，鼓掌結束的時候，肩背都駝的伊索走近莎弗。為了表明由於她的出現，他所受到的尊敬多厚重，他撫摸她衣袍的鑲邊。那時刻，這趟旅行、卡拉的離開，還有這酷熱，全都和對附在她衣袍上小爪子的感知結合起來。莎弗暈倒在地板上。

頓時一片驚愕聲，人人都守在倒地的女歌手四周。每個人由於害怕去碰她，都提供出靈藥或採取醫療行動。妮歐貝看到這光景，就把她帶到房間，在那兒擦揉莎弗的手，說些軟話。莎弗的眼睛瞠得大大的。「他觸摸我，那討厭的幽靈。他必須接受跛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以自己的形象，在安泰山腳下的鍛鍊。」

「別怕。」兩位女人都被這個男人聲音嚇到。伊索出於關心就跟著走近。但他沒走進去，只是站在門口的陰影中。「我自己沒在鏡子中仔細端詳，或者這一天已經因我之故給糟蹋了。我即刻明白過來，原來是我把手放在你的長袍上才使你生病的。其他人因已習慣我了，難以注意到這點。美妙非凡的莎弗，我必須補償你。由於我在薩摩斯向你現出醜陋的形體，我已獲得君主的允許，為你帶來最美麗的東西。」伊索走向一旁，把一尊阿芙蘿黛媞般的雕像拉進屋裡，此外還有她的肉體和生命的色澤。

「她叫朵莉卡，白玫瑰，一位年輕的色雷斯人，她受訓於愛的藝術。她是你的了，在你這段停留時間陪著你，但願她的美讓你忘懷我自己，這樣一來，將來你想到伊索的

時候，就只會記得我的感謝。」

當他轉身要走，莎弗叫住他。「等等，伊索……我向你的天才鞠躬，你今晚表現得很動人，有幾次還讓我笑出來。你的靈魂再也不是奴隸了，你是個自由人沒錯。」接著她唱道：

他外表好看，
但是善心的他
很快也似乎這樣

伊索對她的試探報以微笑，然後回答說，「沒有人像我這樣尊敬你。接納白玫瑰，當你的思緒迷路想到我的影像的時候，代之看看她。」

當她們獨處的時候，這位美麗的孩兒情婦對莎弗微笑，莎弗深感興趣地審視她。「你全然的白與金色。我看到你刮著兩腿間的豐滿肌肉，那是鍍金的。」

「這是我的珍寶，」朵莉卡細語著，搖身走向她。

莎弗躺回靠墊。「我要靠近看你的珍寶以確定那不是廢物。」

白玫瑰為了接近莎弗，就在地板上滑行爬過她的身體，攤開四肢橫躺在大理石板上。闊長的嘴唇充滿紫葡萄。「這種水果的果汁，」朵莉卡輕聲說，「不像別的果汁。

它帶有生命的熱情。我可以在你的葡萄園種植嗎，夫人？」

莎弗對這創新感到高興。女孩是那麼實際，她的觸覺獨自覺醒了，而玫瑰般的舌頭帶來瘋狂，還有極度欲望的震撼。

「你毀了我，」莎弗嚷道，當兩人都因擠碎的葡萄而染紅了唇。她握住韁繩般的長長金髮，然而小馬頑抗著在她身體底下撒野。她滿足了，她按壓住一個金色美女，她身上曾都是葡萄。

這個色雷斯人那麼吸引她，所以她就派人想從艾德曼處買下朵莉卡，但是他遺憾回答說他無法離開她。

「他在說謊，」白玫瑰在她們的下次約會時說道。她在莎弗懷中鬆放自己。「他已將我賣給一個艾森斯城人[62]，他要帶我去埃及，去諾克拉底斯城，希臘的駐軍就屯住在那裡。我非常擔心，因為我知道艾德曼與他賓客的偏愛，而我向來就不是駐軍的財產。」

「你太有價值了，朵莉卡，去接受更細膩的對待吧，因為你會帶給新主人一筆財富。告訴我，你以前曾和女人在一起嗎？你怎麼找到的？」

「我喜愛待在你身邊，讓你用嘴唇吸走我的葡萄。你的熱情像暴風雨一樣降臨。它搖動我倆，就像搖動你唱頌的枝頭樹葉一樣。我愛男人甚於女人。然而我卻偏愛莎弗。」

莎弗笑說，「你的話要付出代價，不過它們卻是令人高興的。」

因此朵莉卡並沒有表示欣喜，她帶了一隻燦爛又金、藍相間，具東方色彩的大孔雀來到她房間；接著，她從一只玻璃瓶倒水，並在她豐滿的新月胸脯，還有深紅的裂縫裡面擦香膏。這隻巨鳥準備好激起高潮，就飛向朵莉卡。牠拍動翅膀，迎風招展著牠炫目的尾巴，牠伸展這對身上捲縮的巨大翅膀。翅膀狂野地在女奴周遭拍擊，搧動她的裸裎。白玫瑰發出女人性感的叫聲；孔雀尖聲叫著回應。那就像神伴著凡人的景象。鳥，這隻擺盪的白色身軀自地上騰空飛起。牠半跳半飛，女孩掛在牠膨脹的生殖器上，作出莎弗從未見識過的，最古怪的性行為。兩個類族的尖叫聲混合著，完成了。孔雀搖撼著牠身上的朵莉卡，一個僕人帶牠離開房間。

莎弗瞪著這個艷麗的女孩看，她腿染著血污趟在莎弗面前。「舔乾淨血污吧，」白玫瑰懇求說。不過咒語不攻自破。莎弗搖搖頭。

「你想試試這隻孔雀嗎？」朵莉卡問說。

「不，」莎弗害怕說著。

「那麼我來告訴你那情況像什麼。」

這就是莎弗對這趟薩摩斯島的拜訪經驗。

在她停留期間，她遇見一個從里底亞首府薩迪斯來的年輕人。他是一個豪族的長

子。「我來是因為想聽著名的莎弗唱歌。不過，也想找個妻子，我想或許可以在此找到。」

「我在薩摩斯美女當中，見過令人仰慕的可愛人兒，」莎弗回答說，「當然，」她繼續說，顯得若有所思，「她們沒有接受訓練，學會歌舞的優雅藝術，像我『繆思的僕人之屋』裡的美麗伴侶一樣。」

「這些偉大莎弗的少女，有人能夠說服她們離開她嗎？」

她笑說，「這就是為什麼她們來找我的原因。我訓練她們預備成為上好世家的妻子，像公主一樣嫁過去。雖然離開她們任何其中之一，總讓我傷心難過，」她補充說。

「或許她們當中有位已備好當妻子了？」

「我會慎重考慮這件事，」她告訴這個年輕人說，「當然，假如我的確想到一位具特別天賦的朋友，我不會讓自己的名字被提起，免得有人會認為我的學校是為了什麼目的開辦的。我們只獻給繆思。沒有不宜的想法會帶出國。」

「要是你可以打心底叫出一位美貌又好性情，像詩歌中頌揚的女孩來，我會小心謹慎遵守你說的，永遠欠你一份情。」

「我答應我所說的；我會考慮考慮。」

當晚，莎弗就齋戒沐浴。一定是阿芙蘿黛媞差遣這位年輕人來的。她傳喚帶來一頭母羊，為牠抹香膏，還吩咐用花鍊子繞在牠毛茸茸的頸上。

這位同樣熱心的年輕人向她尋找最初的機會，但她似乎不情願談她交際花中的這個獎品。「我想到雅娜脫莉亞。她最有天份，她是美里塔司人，那個思想之島是由色雷斯和阿那曼德，單獨以心智統治……不過，我若失去雅娜脫莉亞的甜美心，我就什麼也不行。」停了一下子，她又說下去，「當然，一個出生塞浦路斯，各方面都受祝福的人，自己是不能長久保有處女身份的，我知道我必須退讓將她嫁給某個王侯之家。」

她獨處的時候，自己就笑了，回憶起海希奧德的詩句：

我曉得如何多說謊言
（如你一樣）
但想要的時候，我也知道如何說實話

現在她希望回家去看翠鳥，然後除去雅娜脫莉亞。她向女人的守護神——天后希拉禱告，讓她橫渡大海安然返回。

當莎弗踏上萊茲波斯沙灘時，她喜悅得唱了出來：

來吧，塞浦路斯夫人

來分發金酒杯裡的
瓊漿
混著細緻又美味的乳酪
為這些人
我的交際花和你的

在這個歡迎致意的場合上，她親愛的同伴們都聚在港口，又唱又笑，將自己附在她的戰馬車上，彼此用編花的繩鞭抽打著，打碎了花瓣，散置滿地。

她女兒站在離她遠遠的地方，高吉拉走靠近。從她離開起什麼也沒改變。當她看著翠鳥和雅娜脫莉亞，她掩飾了她的眼神。她歡呼兩位女孩的名字，而她們對她的關注感到無比快樂，就互相擁抱。

在祝賀返家的歡慶期間，在為這趟安然圓滿的旅航獻上感激而歌舞的期間，莎弗只想到翠鳥。她內在的想望讓她寫出新頌歌的起頭詩句：

我不能期盼
用我的雙臂碰到天堂……

還不能，不是現在。

不過，在里底亞的薩迪斯有可能，因有一個王侯之家很快就要娶一位美里塔司少女，她在學習繆思賦予萊茲波斯人莎弗的藝術。要是這個年輕人所言確實，這項要求將附帶一條鑲著沉重紅寶石的金項鍊。接著，雅娜脫莉亞的父母會送一張羊皮紙給她。因為這是他們女兒成就的高貴聯姻。

莎弗一邊等候這件事的發生，一邊抑住她的不耐煩；她呼喚欲望之神亞羅斯，這位最俊美的永生神，祈求他：

你是駕戰車者
駕馭欲望與理性的駿馬
操控牠們，
讓牠們和諧邁進

她需要冷靜的心靈。但是冷靜從她心裡溜走。她受委託的工作，由於人不在已經堆積如山；她無法專心在這上面。她的身體隨時準備好去愛，而女孩們卻認為她因音樂發狂了。亞羅斯沒有聆聽她的禱告，她無法自控。她從水邊摘了一朵風信子，準確又直接地丟給翠鳥。

翠鳥驚訝看著她。

莎弗笑說，「你沒料到，」她說，「所以我無法抵擋。」但是她必需抵擋。她知道這點。

工作。

工作救了她。她忙著寫一首婚禮頌歌：

眾多金捲髮
還有紫帳帘
都是微風吹拂的
繽紛玩具；
還有不計其數的
銀酒杯和象牙飾物

那是為別人寫的。為她自己寫的，她不僅印寫在紙片上，還印在心中：

現在我明白為何亞羅斯，
是天地所有的

後代子孫中，最受
摯愛的

然而那是一項苦惱。不斷看到翠鳥與雅娜脫莉亞在一起，同時增加了她的淒慘與渴望。為何神算時間算得這麼慢？她生氣亂彈起來：

我夢想
你和我
有話說，阿芙蘿黛媞

她醒過來禱告，然後又睡著、要是沒有從美里塔司來的消息呢？要是這位年輕人一回到里底亞家鄉就找到一個突如期然長大成熟的少女，忘了她提出的完美女性的畫像呢？莎弗覺得她無法工作。

假使詭譎的海浪已經封鎖了從美里塔司來的船隻，就不會有消息捎來嗎？假使她的希望沉到海底呢？她輕柔唱著，以驅逐這些想法：

丟開他的紫斗篷……

她無法唱完歌。她會對翠鳥唱這些詩歌嗎？莎弗一天天知道翠鳥穿什麼，她的頭髮編什麼花，她的大腿飄著什麼顏色的緞帶，她片刻間所幻想的一塊珠寶。她想起繡著所有希望的束腰帶。噢，彷彿她擁有這樣的腰帶，她會重複繡著一個名字，單單一個名字。

早上她寫道：

一隻繡花涼鞋包藏起
她的腳，
一樣美麗的里底亞藝術品

晚上則唱道：

她穿的那件衣服令我著迷！

「我不知道怎麼辦，」她埋在枕頭裡哭著說，「我的思緒是雙重的。」假如莎弗跟

她說話，她會趕走翠鳥。她知道。然而她不再能跟著理性的路徑走。她必須觸摸那包裹翠鳥的布衣，她必須。

莎弗為了克服這點，每天從可以看到婆格門[63]港亞塔米歐高處，走上她屋後的小徑。她希望地平線上的船隻，能駛進米提蘭的雙港。但是它們快速往預定的航程開去。

當渴望的消息抵達，莎弗正在吹一枝剛買的長笛。那是雅典娜的樂器，她在節慶上所用的。莎弗挑選的這一枝長笛具有非凡的調子，不過需要調音。她關在房間裡吹著甜美、單純的笛音。她辛勤用軟棒清理它的內腔，依序調整五指孔吹出的聲音。情況較好了，不過還可以迴繞得更神奇些，她從另一端吹出，以防有些塵粒子還黏附在裡面。有個身影落在她身上，她抬頭看著。

那是雅娜脫莉亞。

女孩一句話不說就交給她一封書信。莎弗的鼻孔似乎窒息了。她拿了信紙，沒有批評就讀了起來。那是從雅娜脫莉亞的雙親寄來的問候信，是一位文士寫的，信中表示他們希望愛女雅娜脫莉亞準備好離開萊茲波斯，帶著喜悅趕緊登上往里底亞的船。接著描述這個薩迪斯王侯之家的富裕，列出它的財產、奴僕的人數、黃金、鐵礦和果園。這家的長子想要結婚，他希望找到一個妻伴。她知道絕世無雙的詩人莎弗召聚來少女，教導她們唱聖歌、跳舞，還彈奏樂器，所以他想要擁有在這樣的監護下受訓過的女人，他聽說「繆思的僕人之家」最近有位賓友是所有美花之冠，她就是來自美里塔司，無人能比

擬的雅娜脫莉亞。

莎弗自書信中抬起頭來說，「這太好了，簡直就是求婚。一樁與古代後裔的顯赫家族的聯姻。這一定是你讓我弟弟卡拉柯斯或詩人阿爾凱奧斯留下深刻印象之故，因為我想不起最近還有別的什麼人曾在此與我們為伍過。」

雅娜脫莉亞遞出一條紅寶石打造的項鍊給她。

「這是什麼？」莎弗問，「那是渴望當你丈夫的他，送你的信物嗎？項鍊打造得相當巧妙；寶石窩嵌在裡面，好像鳥兒一樣。多富麗，且多有品味。你的心一定滿溢快樂，它們那麼充沛地降臨你。」

莎弗伸手要握雅娜脫莉亞的雙手，不過女孩卻把手擺到身後去。

「我不想結婚，」她說。

「不想？」

「不想。我想待在這裡，繼續當你的交際花。那是我最大的快樂。」

「可是每個少女不都是希望結婚嗎？」

「你就沒結婚。」

「可是我結過婚了，而且有小孩。一個沒有丈夫和小孩的女人是不完美的。」

雅娜脫莉亞忽然跪下來，把臉埋在莎弗的膝上。「夫人，親愛的贊護主，全世界的詩人，保護我吧。別讓人將我遣離！我要永遠待在這裡。請扔下你命令的斗篷覆蓋我。

說你我不會分離。從這一刻開始，你就是我的女神。我要獻上百頭公牛祭儀式給你，並且傾倒葡萄酒。只要借給我你的名字、你的名位和聲譽，我就不會違反自己的意願嫁到里底亞，當一個我不認識，我不熟悉其作風、習俗之男人的妻子。你自己也常常痛罵這樣的事啊。幫助我，甜蜜的莎弗，幫助雅娜脫莉亞。我無法忍受離開在這裡的生活。」

莎弗看到在一個人身上的苦惱是那麼迷人，就很受感動。她常常說話反對將年輕女孩當作獲得財富與地位的人質，這是事實。然而現在，她對這樣的事回應冷淡，因為她輕易就把這個女孩的意圖分析清楚了。她太清楚知道雅娜脫莉亞不能忍受分離的是翠鳥。就像貝殼活著的部分，莎弗的本性封鎖住自己的憐憫。她讓女孩坐在自己的的旁邊，拍拍她的手。

雅娜脫莉亞走開去。「我明白你不會幫助我，夫人，我必須前往薩迪斯與陌生人同住。」

門打開了，翠鳥跑到莎弗腳邊跪下來，緊抓住並親吻它們。「我站在外面都聽到了。我知道不應該偷聽，只是我沒力氣走開不聽你們說的話。喔，高貴的莎弗，以你和你強大的權勢一定可以干預並阻止這件事的？雅娜脫莉亞很愛你，她的歌聲曾經在我們的詩歌中受到提昇，而她的手指頭敏於彈奏所有樣式的樂器。此外……」

「此外？」莎弗問，然後看到翠鳥因哭泣而顯得沉重的眼睛，她拭去眼淚，在臉頰上留下一道淚痕。她看起來多麼可愛，多麼脆弱。

「失去我朋友，我活不下去。我們從沒分開過。你難道沒看見我是如何時時刻刻需要對方嗎？我會死掉！假如這意味著，我不會再看到我的雅娜脫莉亞，那麼我將不會珍惜生命。」

「平靜下來，甜蜜的你。別哭得這樣。你必須想想你所愛的她。你要用寵愛束縛她嗎？妨礙她的生命往前行，獲得成為女人、一個富有男人、家庭、小孩的喜悅嗎？我知道你用清醒的心仔細想的時候，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兩個女孩離開她，想要抑住眼淚；想要成為相稱的交際花；想要過符合莎弗期望的生活；想要行事得當。她們知道此事得當，因為它讓她們都感到悲慘無比，而神自己永遠享受著瓊漿、仙食以及愛，卻命定了人類受苦的歷程。

莎弗渡過閒閒幾天，然後和雅娜脫莉亞一同坐下來，協助她寫這封義務的復函以符合她父母所期盼，還寫封給薩迪斯的正式信函，在信中她表白自己不配蒙受這項尊榮，但是同樣感謝天父宙斯、阿芙蘿黛媞，及漢密士，感謝讓她的令譽已傳至里底亞的境地。莎弗替她寫說，她最想要的希望就是成為同時是妻子和母親的女人典範。

雅娜脫莉亞流著淚在兩封信上簽了名。莎弗吩咐自己的僕人，以妮歐貝帶頭，去查看雅娜脫莉亞的女用箱奩，又替她摺放衣服，一疊疊塞入薄荷香料，還有她自己的、其他女孩的，特別是翠鳥的珍貴禮物。她為此因由來找這個女孩，她卻躺在陰暗的臥房裡，頭髮蓬亂，對人一句話也不說。

莎弗走進來時，翠鳥想振作起來，不過她已沒心情。她甚至無法對離別要送的禮物有興致。「你選了適當的禮物嗎，夫人？」

「嗯，就紀念品來說，你認為什麼是對雅娜脫莉亞有意義的珍寶？」

接著一段長長的停頓。「花朵，」翠鳥最後說，「不過它們會枯萎。」

「那麼我們找來手鐲或耳環，或一串昔日來自海洋的珍珠吧。」

翠鳥振作了一點。「曾經，它擱在我的胸間，她還批評過我塗的香膏；那是一種混合的玫瑰香油。我會將它放進她的女用箱奩裡，好讓她記得這一天。」

莎弗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想不出理由反對它。

愛是
編織故事者
也是
帶來痛苦的人

她回到房間時寫下這首詩。接近翠鳥卻沒觸摸她閃亮的頭髮是件折磨人的事。她的女僕向她報告說，翠鳥剪下一束頭髮放入雅娜脫莉亞的箱奩裡。這是最令人傷心的事。雅娜脫莉亞將自己的髮綹與翠鳥的綁在一起，如此，這兩個朋友就分離了。

莎弗寫了一首詩給雅娜脫莉亞，然後揣在懷裡走到翠鳥的門口，親自通告自己來到。

她看到這個同樣懶洋洋，躺在皺巴巴床上的女孩。莎弗想擁她入懷安慰她。「翠鳥，我已經寫了詩歌，讓這件事輕鬆自在些。你要聽嗎？」

翠鳥一頭濃密的捲髮，她像莖上的風信子花般稍稍低下頭。

莎弗將弦琴橫靠著自己，唱道：

有人說是騎兵，有人則說是
步兵，或長長一隊槳夫
是黑土上至美的景象
我說這就是
你所愛的。輕易就可證實。
難道美人中最美的
海倫，拋棄優秀的
男人，她的國王，

又航行到特洛伊，忘了
她女兒及親愛的族人嗎？僅僅
塞浦路斯人的凝視，就讓她屈服
領她偏離自己的路徑；

這些事現在提醒我
遠方的雅娜脫莉亞，
而我
為了一個人
寧願看著她熱情洋溢、柔順的步伐
還有她臉龐的閃光，也不願看
眩人眼目的馬戰車，及武裝的里底亞步兵

翠鳥非常興奮。「你認為雅娜脫莉亞不會忘記嗎？不，她不會，她許諾過，我們相處過的時刻一秒鐘也不會忘記。她很真誠，夫人，對我這個摯友很忠心。她不想去薩迪斯，那不是她想做的事而是她父母所命，她服從他們，此外還能做什麼呢？」

莎弗深思這點。「別服從他們，」她說著就起身離去。

翠鳥跑在她後面，抓住她的手臂說，「你是什麼意思，別服從他們？有女孩不願服從她父母的嗎？」

莎弗笑說，「我只是發了瘋。你知道那些繆思居住在內的人都很瘋狂，而且心無章法……假如我愛一個人，她跳舞就像天后希拉在走路，穿著金涼鞋……那麼父母或復仇女神都無法將我從她那兒拉走。」

「但是你是莎弗。別人不可能這麼強悍。」

「我不知道那些事。如你所說，我是莎弗。」然後溫和說道，「我可以與你多待一會兒嗎？或許我可以帶給你安慰。我已想到讚美雅娜脫莉亞的另個方法，聽著。」

雅娜脫莉亞儀態的魅力，
她容光煥發的面目
比起里底亞人的馬戰車
及行軍進攻的武裝步兵
讓我更歡喜
看到

翠鳥冷淡回應。

「我要唱些老歌讓你滿心快活。」

「噢，你會嗎？我不敢問起。」

莎弗回說，「首先，躺在床上，我要梳開你糾纏打結的頭髮。你讓自己進入什麼樣的心境啊。」

「我這麼不快樂。這麼孤獨。」

「你不孤獨。我與你同在。」然後自己坐在床上，將翠鳥的頭擺在膝上，用一把玉梳子開始一綹綹梳開捲髮。「我說我會唱歌給你聽。讓我從這裡唱起吧。」

有天我看到一個
優雅非凡的小女孩在採花

「那女孩有多優雅。」

「那個小女孩就是你啊，翠鳥。」

「我？」

「或許你當時四歲，我不知道。但是你抱著過多的黃水仙，超過你的小手能抱住的。有一朵掉了下來，我將它拾起拿給你。你就像自己抱的花兒一樣金光燦爛，一樣完美。」

翠鳥稍稍皺眉，專注說道，「我想我差不多還記得，或許我想起……一位好心的夫人了……」

「好了。現在你的頭髮都梳順了。」

「我要替你洗澡，然後把你放在床上，像我許久以前歌頌的那個小女孩嗎？」

「是的，噢，是的。我是那麼害怕單獨一人。」

莎弗從她腳趾拿下戒指，然後吩咐人將大理石池注滿水。一條管子順流而下通過廚房，經過開火的火爐上面時可以燒成熱水。這種接收溫水的精心設計方式，轉開半人獸的金色水龍頭的經驗，她已在西那庫斯學過，由於印象太深刻了，她就在自己的豪宅裝置這個系統設備。當人洗完澡，別的管子就將水導流入大海。

水池注滿了，奴僕就用手試測水溫。當奴僕說水溫滿意時，莎弗就丟下長袍，踏入這光滑的澡池。

翠鳥猶疑不決，她沒有抬眼望莎弗，或脫去衣服。

莎弗嘲笑她的害羞。「我的所有女孩都看過我洗澡時的裸體。為何不看看你自己的？來吧，脫下長袍，進到水池來。」翠鳥照莎弗的吩咐去做。

「噢，阿芙蘿黛媞迷人的凡人女兒！」莎弗說著就執起她的手把她拉到大理石階。她讓翠鳥的身體浮在香水池裡。「你是女孩或是山林女神？」莎弗俯過身問她。

翠鳥閉上眼睛，香油水將她浮高起來，她靠著莎弗漂浮著，莎弗愛撫她說，「這是

神才會做的事。靠著我，假裝我是雅娜脫莉亞。」

「雅娜脫莉亞？」

「是啊，雅娜脫莉亞。我會向你透露肌膚的二十二處可以談情說愛的地帶。」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女孩煩亂說著，不過她挺起乳頭以反抗莎弗的觸摸。

莎弗輕輕彈觸著。愛是一門藝術，她學得很有心得。她離開澡池，然後催促這個茫然的女孩去到躺椅上，她用手指在鼠蹊間輕輕劃著細線。「全身像玫瑰般，你內在是完美的。」莎弗盡量催使翠鳥心裡恍惚起來，直到她在鑑賞的身體有了狂野的反應。「你是我同床的姊妹，」她輕聲說。

月之女神瑟麗妮的夜眼閃爍著，觀看她們在享受的樂趣。翠鳥覺得困惑卻心滿意足，她跌入了夢鄉，不過，莎弗讓自己振作起來再次去愛，她喃喃唱著：

我愛你，翠鳥，
很久以前，
當我自己的童年還是
開滿花朵的時候

有一會兒莎弗也覺得昏昏欲睡，不過今晚她一秒鐘也不能錯過。她對夜星說道：

星群中最美的閃閃發亮……

翠鳥在她身體底下踢著腳在聆聽。這首是莎弗唱給她聽的歌中，她最喜歡的：

人說麗妲
有回找到一顆隱密的
紫藍色蛋

莎弗再次使她憶起：

我在牧草地發現你時正值夏天
許久以前
金黃的大巢菜生長在海邊……

接著她大聲禱告，幾乎像在對翠鳥禱告：

## 但願今晚為我延長兩倍

她小心翼翼地在翠鳥臉下方的嘴唇擦塗胭脂，年輕的脣形隨莎弗替它們發明的節奏起伏著。她還必須再次描出頂尖唇線，她因這個女孩帶給她的瘋狂獲得釋放，喉嚨喊出聲來。

但是她再也不能阻止這個穿金涼鞋的人離開。莎弗希望延長兩倍的夜晚已結束。

翠鳥黏著她說，「喔，神奇的莎弗，現在我明白我從沒愛過，甚至也不知道愛的意義，並且從來就相信肌膚有多疼痛，抓緊的抽搐的身體，幾乎是痛苦的。雅娜脫莉亞只是我的朋友，我們兩個都是女孩。直到今晚我才知道能夠這樣。我受到震動，恐怕你會厭倦我。」

「我怎會厭倦你呢？因為你是所有交際花中歌唱得最甜美的。」她沒離去，反而在盈盈的晨光中將這個女孩拉近她。再次的疼痛，再次匆匆忙忙的完成。[1]整夜都是我們的，翠鳥。」

白天也是她們的。莎弗將教導交際花的職責留給最優秀的自由人和奴僕，她則與翠鳥到山徑上散步。莎弗告訴她長著尾巴和尖耳朵，滿是鬍鬚的半人獸故事，他渴望女人的肉體。這些故事讓翠鳥黏她黏得更緊。莎弗在尋找她的心靈所在，發現她們到訪過的

每一處神聖地都寄託了一個故事或神話。她們在美妙的苜蓿草上憩息，彼此翻滾嬉玩。

對我而言
愛擁有
陽光的
燦爛和美

她們斜視，發出彩虹色眼光的樣子。

莎弗和翠鳥為了感謝賽浦路斯的阿芙蘿黛媞，她們花了一天裝飾、美化她的神殿。

莎弗唱道：

從克利特島到我這邊
到這座聖殿，在此
你會找到
美麗的蘋果林
而你的祭壇乳香裊裊

莎弗多次將頭安放在翠鳥的膝上，要求女孩唱歌給她聽。她年輕的聲音讓莎弗無比喜悅，說它「唱得比弦琴更甜美。」

莎弗獨自待在她房裡唱起了新歌：

愛，致命的創造物……

然而她太快樂了以致怠職將工作擺在一旁，她再次送信給翠鳥。她在簡單的韻律中告訴她：

現在是時候了
因為你是那麼
美麗迷人
可以分享
粉紅足踝的
美惠三女神玩的
遊戲，還有阿芙蘿黛媞

翠鳥也用謎語取笑她：

什麼
遠比弦琴的音調
更甜美，
比黃金更冷酷
比天鵝絨更柔軟，
大大白過
一顆蛋呢？

有時候她意識到高吉兒在看她們。她很遺憾女孩堅持要留下來，更遺憾她竟尋找方式取悅莎弗。當交際花要算總數目時，總是高吉拉第一個完成，然後尋求莎弗的誇讚。莎弗卻沒辦法稱讚她。艾莉娜的陰魂不允許，所以她就轉離不看藏在高吉拉眼中受到的傷害。為什麼，噢，為什麼，難道人人不能像她一樣快樂嗎？

在她們歡樂嬉戲的當兒，薩迪斯送來了一封書信。翠鳥慎重其事地將它拿來給莎弗。

莎弗沒有看它，卻看著她。「喔？我們的姊妹雅娜脫莉亞怎麼樣？」

「正如你所說，噢，輝煌顯著的莎弗。雅娜脫莉亞現在是個優雅的夫人，大為人們所欣賞。有時候她會想到我們。」

莎弗試探說道，「我們卻沒有常常想到她，像我們應該的那樣。」

翠鳥忽然抬起頭說，「她離開了，對不對？」然後爬靠近她又說，「她的離開把我帶到你身邊。你努力安慰我的結果，看看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莎弗似乎同意，她輕咬著翠鳥貴重的身體，彷彿它是水果。不過莎弗嚇到了。她知道神在忌妒她，就唱道：

恐怕失去你
我驚慌跑著
像個小女孩
跑在她媽媽後面

她不再害怕後，決定是時候說出另個故事。她儲藏的故事無窮盡。「在遙遠的薩摩斯，有門牙般大的寶石，人們巧妙地就近它們的表面，以優美的線條劃出愛人的五官，或一朵玫瑰花、一首詩歌的輪廓，寶石是那麼小，必須拿另一顆來刻劃它。當我們相愛，翠鳥，我覺得身在一顆寶石內。我無法向你描述你的愛對我所做的。」

但是翠鳥被另一個故事促發了，一個莎弗以前說過的故事，「當孔雀和女人配對，她傷了自己纏繞著牠的大腿，還用雙臂攀繞著牠的頸子……」

莎弗等候著。

「我想知道，鳥類的器官大過男人的嗎？」

「而且比較長，」莎弗強調說。

「有時我希望自己結過婚了，就知道那像什麼。」

她輕率說出這些話卻讓莎弗深思著。她傳喚她女兒來歸結說，「克蕾絲，我不喜歡和你爭勝算，特別是現在高吉兒不再就近我的時候。假如你不能與她重修和好，那當然不是我的錯。」接著她採取不同的作為，對她微笑了，滿溢溫暖的微笑。「這方面，我已經原諒你了。你不可以有所懷疑，克蕾絲，因為我要求你贊同我。」

克蕾絲謹慎說著，「你希望怎樣，媽媽？」

「只要這樣，你前往女祭師的洞窟，替我獻上薩丁尼亞人價值非凡的錢幣，我會把它拿給你。回來時，要帶回她們種的罌粟，還有一瓶蘭花。」

「好的，媽媽。」她的每個字都是沉重的論斷。

莎弗忍耐了。她不敢差派家僕去，因為無法忍受妮歐貝的責難，家僕全都會向她稟報。她可能會差派一位野外的奴工，但是人們可能會指望這樣的人去替蘭花澆水，而為她自己保留幾株罌粟。這些都是珍貴的東西，急需用來聯繫翠鳥和她。

克蕾絲離開很久了。然而到了黃昏，有人在莎弗門口外面留下一只籃子。莎弗移開了這些東西，她這樣做的時候全身顫抖著。她吩咐用香菜烘焙小蛋糕時，要放入罌粟種籽。她親自用這些東西服侍翠鳥。接著她遣開女僕，倒了春藥酒，翠鳥吃飯飲用的時候，莎弗遮隱眼光看著她。她邊等候，邊唱著新詩歌讚美翠鳥的可愛：

我讓你的美為我的思想犧牲，
我以全感知崇拜你

翠鳥笑了起來。她無法長時間保持嚴肅，不過現在她笑得很無心。她脫下衣服，在莎弗明白她的意圖之前，她跑出房門，跑出屋子，她在那兒把自己獻給別的交際花，當時她們三三兩兩唱著歌經過。

莎弗不知道是否要跟在她後面跑，或者藏在屋裡。她從木格子窗後面看著。最後是高吉拉牽著她的手，帶她到自己的小屋。

時間對莎弗來說，似乎漫長無盡，不過卻只有十或十五分鐘之久，之後，翠鳥就從外面跑回來，仍舊裸體，狂野高聲尖叫著，並且抓著她的胸乳。令莎弗感到可怕的是，她跑向任何的突出物，並且對其搓揉自己。

莎弗差派一個宦臣用手按住她，帶她進來。翠鳥哭得歇斯底里。「高吉拉假裝她愛

我，」她喘氣說著，「但是我躺下來要接受她，她卻倒給我黑胡椒。我的身體著火了。我燒起來了，我燒起來了！」

莎弗和這個家僕一起把翠鳥拉到浴室，洗淨刺激物。

翠鳥因羞辱而哭了整夜，但是欲望並沒有脫離她。只有這次，莎弗的詭計沒有一項令她滿意，她無法減輕春藥引起的慾望。她那細緻的黃金女孩呢？她的優美那兒去了，因為她對著薩摩斯鞋子自慰，然後從牆上抓下一支小蠟燭，插進自己的身體裡，搖晃著身體。她侮辱莎弗說，「你，噢，莎弗，不能使我平靜下來。我要男人。我要男人的器官。」

莎弗流淚了，但是翠鳥以此為樂，一再重複說莎弗不能安撫她。

天亮的時候，翠鳥精疲力竭地沉沉入睡，但是莎弗卻變得木然。她自己藉著蛇蠍女祭師的力量，引誘了這場瘋狂。她這位詩歌以及所有溫雅事物的教師已經想到用新方式讓女孩快樂，好更緊緊黏著她了。事實上，她已經點燃火焰無法撲息。

她的交際花是所發生一切的見證。她們知道。她們笑了。她們竊竊私語。她們會離開她嗎？怎麼離開？帶著身體，促及不防地嗎？她多故意想處罰加在她身上痛苦，她漸漸明白了這樣的苦惱。她查知什麼地方有活動在進行；她明白用模糊語言說出來的諷刺。是過勞心靈的想像呢，或是什麼錯失了？

「阿波羅，」她說，「你的王位是真的，」說著就走離她屋子。令她驚訝的是，已

到了早晨。每一家門都大開，但沒有人在附近走動。交際花們都召聚在庭院中央，穿著各式的舞台服裝，她們的眼光向上看，高吉拉的小腳吊垂在她們頭上方，一隻涼鞋落地。

除了帳帘，什麼也沒撩動，風拂動著掛在這個死去女孩上面的帘子。莎弗使不出權力了，她站著，甚至也沒說話。

克蕾絲說話了，她的音調平凡，談話也是。「喔，極端無道德的，這是你的所作所為。為何神選擇透過你對人類說話，我不知道。或許是他們玩弄我們的另一個笑話。」她直接了當地面對她媽媽說，「你會用什麼計量器來穩固折斷的頸子呢？那些人們可以用手指環繞，懸盪、苗條的足踝，該如何為它們寫詩呢？高吉拉無法摧毀她對你的愛，所以她摧毀自己。歡呼道別吧，莎弗。我要去洞窟住在蛇蠍女祭師當中。當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記得是你送我到此的。」

莎弗沒有回答她女兒。她的凝視轉回到高吉拉身上。「割斷繩子，把她取下來，」她僵硬的嘴唇說道，「難道沒有人去將她取下來嗎？」

莎弗需要遺忘，便向守護神繆思祈禱讓她與記憶之神和解。不過，記憶之神卻不能被輕忽並將事事烙印在她心中。她的交際花不會因高吉拉之故而慰問她。她們也沒有提到克蕾絲，克蕾絲迷失在神秘主義與藥物中，她深居高山，無人敢將她帶回來。

莎弗對於想到她的孩子穿著不整齊，甚至半裸，讓爬行動物在她身上滑行，無法感到滿意。在自己的體內，她似乎覺得冷靜得很。她們在洞穴裡演習什麼儀式，她們的眼睛隱匿著什麼預言與認知呢？她有時候知道，麻醉藥物造成的疲倦感佈滿她們全身，而其他人則渾身是勁，因她們飲了蘭花酒。對莎弗來說，她的女兒（像她曾經倒在它腳下哭泣，那尊小女孩大理石雕像一樣）似乎這時已經失落了。她曾有過一個金髮的孩子；現在，迪奧尼修斯的姊妹淘，卻伸展她們的手臂掌握了她。

翠鳥也不說這些事，她似乎和以前一樣又純真又快樂，她笑、她唱，她取笑遊戲和故事，央求學新舞步。她胸懷藏著孩子的心。而莎弗的胸懷再也無心了。她覺得奇異的麻木。她看到她前面的高吉拉，她的帳帘飄動著，自己的卻凝止不動。她記起艾莉娜的陰魂介入她們之間以前高吉拉的愛撫，再次觀看她巧妙的手指在弦琴上彈著音樂，聆聽她聲音輕快的調子。

她不該讓她繼續待下來。她已變成門外的乞討者了，等候麵包屑的施捨，等候瞥一眼及隨意而發的微笑的餵養。神都將這些用在玩笑上了。

她已失去高吉拉了；但她必須要回她的女兒。雖然她知道人不可與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師爭鬥，她知道自己需要試試看。

她頂著午時的酷熱獨自跋涉到山洞，她前面的海市蜃樓藏在喬裝的深池中。她抵達時，這些水池又乾燥又荒涼。她四處望望，頭昏昏沉沉的。然後她振作起來，下決心走

近那個似乎是洞窟的入口。陰影中傳來一聲，阻止她往前走。「回去，莎弗。」

「我的孩子，」莎弗央求說，「我為我的孩子而來。」

「你沒有孩子了。克蕾絲沒了。」

莎弗遲疑說道，「我聽到了什麼邪惡的事了？」

「沒有什麼邪惡的事。克蕾絲已經啟蒙加入我們的儀式。她重生了，甚至秘密從你那兒取得新名字。」

「她不能重生。是我生她的，我單獨懷她，因她變得臃腫，又被她撕裂，產後又吃我的奶。克蕾絲是我的，我的骨肉。」

聲音陰森森傳來說，「沒有克蕾絲了。」

莎弗跪了下來，用石頭擊打自己的前額。「發憐憫吧！」

「你為艾莉娜、為高吉拉、為自己的女兒動過憐憫之心嗎？」

「你是誰，怎麼這樣說呢？我認出你的聲音。」

「許久之前，在我修道期間，我去找你，那時我害怕抬眼看你。」

「我記起來了，你的名字叫朵莉絲，你來吩咐我為迪奧尼修斯唱歌。我們喝葡萄酒。」

「那是一棟豪宅，你是位高貴的夫人。但是我告訴你，莎弗，你驅使自己經歷的荒唐笑鬧事會把你搞垮，這就是要記得的事。」

那麼是真的了，那個可怕的夢，可怕的詛咒。她的名字將是人類鼻孔呼吸的臭味。

聲音又說，「我憐憫你，不過我不能幫助你。」

「而克蕾絲，她就是克蕾絲嗎？」她轉移了這個問題。

「她處於一個錯覺的世界裡。她振作起來後就好了。」

「願神幫助她和我。天父宙斯，全能的父親！」她嚷道。但是人類能知道什麼？

「希拉，天母，我轉向你！」她屈服地接受了全部。

她的交際花並沒有拋棄她。她們唱歌、嬉戲，比以前更可愛動人。但是她們的眼光關心地停留在她身上。莎弗從深深的沮喪中振作起來，對於好玩與有益的歡樂事狂熱得很。她決定讓嘉年華的氣氛四處瀰漫。

高吉拉已死。那真令人傷心，不過莎弗的父親、母親還有她丈夫也都死了，艾莉娜及小提瑪絲也是。她自己的未來很不確定，而且徵兆不祥。她要完成什麼事呢？一個人不可能永遠低頭垂地。她下定決心不為失落的事物，以及離開她的人悲傷難過。

當她醒在翠鳥的身旁，看著那張睡臉，彷彿離她很遙遠似的，還有那圓潤柔軟的臉頰、捲捲的睫毛也是。她遺忘愛情在她身上成就過的，只記得它的甜美，莎弗喃喃唸道，「她很愛我。」

她輕柔唱著，好讓翠鳥可以悠悠轉醒：

我愛你，翠鳥
全心全意，
在你還沒懷疑它之前

這個女孩坐好身子，揉揉她的眼睛。莎弗的心靈又出現一首歌：

像最後的紅蘋果
甜美又高高在上；
高到最高枝頭，
那是摘蘋果的人錯過的
噢，沒有，沒有錯過
只是超過他們指尖能摘到

「我從沒聽過那首歌。」

冷酷牢牢抓住莎弗的心；她應該唱些別的歌。

翠鳥精明說道，「你為了什麼才唱這首歌？這首關於蘋果的歌呢？」

她首先唱這首歌給高吉拉聽。但是高吉拉死了。她聽不到音樂。莎弗沒回答，就把頭靠向翠鳥，親了她一下。「你的大腿準備好接受我了嗎？」

翠鳥跟她在一起的舉止常常像個孩子。「你整晚都黏著我，」她抱怨說。

「瞧，」莎弗將手滑入枕頭底下說，「我有個紀念品要給你。」她佯裝找到一條鑲天青石的銀項鍊。翠鳥讚嘆手工藝的美，就允許莎弗所願。

當她們的心靈豐富滿盈，彼此都是，莎弗又唱起：

悅人的天光向你啟示。
由於你的美我知道
我可能認出你
因眼睛攜帶了相思病

「疾病不是良好的比照，」翠鳥反對說。

「不是？」她自認為那說法很恰當，「好啦，好啦。」

與翠鳥共處的時光帶來了時間的代價。它們把高兒果帶來了。這個年輕的女人踢開了守門的家臣，走進「繆思的僕人之家」，要求跟萊茲波斯的莎弗說話。

莎弗聽到騷動的聲音就跑了出來。她一看到高兒果立即就不再皺眉頭，讓自己羽毛般滑順下來。自從她從安卓米姐處帶回女兒，就沒看過她了。不管怎樣，莎弗感知道她有一種新的膽識。

「我來了，夫人，」高兒果說，「懷著對可愛的高吉拉去世的哀悼。」

莎弗知道這個挖苦帶著不懷好意的預示。

「我在想，」高兒果繼續以同樣暗諷的音調說，「不只是我一個人在想著，是什麼病態的靈魂驅使一個人這樣做。」

「你有信息給我嗎，高兒果？」

「你以為可以看見她對情人的愛被取代嗎？」

爭辯結束了。「說啊，」莎弗罵出來，「你來要說什麼呢？」

兩個女人面對彼此的氣憤。「安卓米姐，那個施魔法的女教師——」

「安卓米姐，那個散播——」

「那個女人或許沒擁有像你這樣的稀珍本能，噢，莎弗，你愛所有纖細的事物。容我問你，看到你的交際花扭斷頸子懸掛著，是纖細的事嗎？」

「你不准那樣說，高兒果。你什麼都不被容許。」

「你錯了。一切都容許我。那只是我要什麼的問題罷了。」

莎弗的指甲掐入肉體。她冷冷地大聲說，「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嗎？」

「是關於你到薩摩斯島旅行的事。」

一陣親密緊抓住莎弗，她說，「我人在薩摩斯島，沒錯。那是個放伊索自由的公開活動場合。」

高兒果任自己微微笑著，她啟唇說，「偉大的莎弗所做的事很有意思。即使在我們山上城堡中，我們聽到關於你的旅行，還有你幾次的談話，與一個賓友，一個薩迪斯來的年輕人談到關於結婚一事。」

莎弗難以啟齒說道，「你想要什麼，高兒果？安卓米妲想要什麼呢？」

高兒果繼續說，好像莎弗沒說過這些話似的。「這些談話後的結果，就有一位交際花，那個美里塔司來的美麗雅娜脫莉亞嫁給了這位年輕的里底亞人。翠鳥小姐的這個密友似乎不知道，這都是你好心安排的。」

「什麼可以勒住你的舌頭呢？」莎弗非常激昂問道，「黃金，錢幣，珠寶？說出來吧！」

高兒果適宜地笑了一下說，「或許我們一點都不想要任何事物，只想看到萊茲波斯的莎弗倒在我們腳下。」

「那麼我就讓自己屈服吧，」她跪倒在女孩前面。「我親吻你的腳，甚至她的，要是這可以滿足你的話。」

高兒果藐視地退了回來。

「安卓米妲會讓你知道她要什麼。或許什麼也不想要。」

「不，請……你會擁有你想要的。只是……」

但是高兒果已離去。

從一開始，莎弗就擔恐會這樣，然而她感到驚訝不已。「神偏好她的獻祭，而不是我的，」她嚷道，撕扯自己的頭髮。狂亂中她派遣僕人帶著桃金孃樹枝，掛在她家的牆壁上，因為所有花樹中，阿芙蘿黛媞最喜歡桃金孃。她重新獻給這個女神：「萬事萬物當中，我就是你的僕人。」

## 由於詭計多端的塞浦路斯人的預兆……

她無法終止自己的想法，接下來她就呼喚勸服女神菲思歐。雖然她答應在壇上燔祭一頭白母羊的肥腿骨，但是她明白自己的無助。她走進房間然後關起門來。「我們不知道自己將要做的事，」她咬緊牙說著，一邊走著，每次都回到同一地點，因為那是虛有鄉。

白天過去了，星星往前移動。「看守好，要警醒謹慎，」她對僕人說。但是她不知道要如何守衛，抵擋她的恐懼。她悄悄說著，編著髮辮的山林女神，她們一定會告訴你。

怎麼辦？

到了早晨，她藏起不安的心跳、瘋狂的心思，然後跟翠鳥到溪邊摘黃紫蘿蘭花。

「昨晚你沒有差我去找你，」翠鳥打趣說。

「我在寫一首詩歌，我想你會喜歡它，聽著。」

**她愛上你的歌唱，多特別的事啊，**
**在里底亞女人當中，她多麼耀眼**

「你想到雅娜脫莉亞了。」翠鳥將手滑入莎弗手中。「我再也不想雅娜脫莉亞了。我怎能呢？」

莎弗幾乎無法呼吸。能夠這樣嗎？她緊緊抓住女孩的膝蓋說，「生命之樂匆匆而逝。」

翠鳥對這些不預期的話，對這份感傷感到驚訝。

「對我發誓，」莎弗絕望說道，「以可怖的遺忘河之水發誓……」

翠鳥笑了。「為何要發這麼可怕的誓言呢？你知道我會照你想要的任何事去做。」

莎弗不聽她的話急忙說道，「……要愛我，不管面對什麼……都要對我親愛。你看，我為你的腳趾帶來了琥珀戒指。」

「把它們戴上。」

莎弗照做了，而翠鳥欣喜地扭轉著新裝飾好的腳。

「那麼，你發誓，要永遠愛我嗎？」莎弗焦急問道。

「我無法不愛你。」

「這定是偉大的誓言，翠鳥。我呼喚宙斯，我也呼喚土地、太陽，以及復仇女神，她就寓居在地底，要是你發假誓，她會採取報復。」

翠鳥臉上的酒窩消失了。「莎弗，你從來沒有像這樣對我說話。」

「原諒我，」她急速說著，「這是出於愛的熱情。這是誕生於流血天空、甜苦、痛苦根源的女神。這是出於你懾人的美，因為我把戒指戴在你腳趾時，我瞥見了紅石榴，它是那麼引誘我。」

「全部就這樣嗎？」翠鳥往後靠，「我的水果全為你而長。」

但是翠鳥身體珍貴的摺密處，幾乎像記起的熱情。她的身體因這個女孩而顫抖，她的心靈說了道別。

居住在奧林帕斯大宅邸裡的繆思，請你幫助我，因為你無所不在，你在人人心中。莎弗的禱告向來都一樣：給我忠告，告訴我怎麼辦。

「今晚來找我，」她對翠鳥輕聲說。

當女孩在約好的時刻來到，莎弗尖刻說，「你那麼久才來，」她立即懊悔又說，「假如夜晚可以留滯在西方，留在白天的另一邊，那麼我們就可以待在一起久一點。」莎弗延長了離去的時刻。她對自己說，翠鳥不會離開我，即使她知道關於雅娜脫莉亞的事。她不會離開我。她會明白自己有多需要我，無人能帶給她這樣的瘋狂。

莎弗又凝凍又灼熱，又瘋狂又清醒，極度自信又全然煩惱。她在這樣的心境之下做了計劃。她要帶她的交際花去萊茲波斯的奧林帕斯。她們要在高高的松坡和栗樹林渡假，那兒底下的海顯得小，到處是藍海蔥的花兒。她想這件事想得疲倦了：

我要到任何地方去
帶著懷抱中的你
再次地，我的愛人

交際花對莎弗的決定都很高興，因為那似乎又新穎又刺激。她們將衣服都找來擺在一起，莎弗則趕忙做準備。她不想要讓她們的活動消息傳到高兒果耳裡。至少她會擁有這個夏天，沒有人會在翠鳥耳邊低語。這個女孩不再談起雅娜脫莉亞，她自己都說她不再想她了。夏天結束之前，這可能是真的。這三個月內，誰知道天意如何。這三個月內，她告訴自己，我可能會死。

屋子裡的大鍋子沸騰著，人們燉煮著肉，備好生鮮、現成的美食，她們把烤好的麵包擺在編籃裡，挑揀好水果，壓榨好的葡萄酒貯藏在羊皮囊裡，而毛皮堆成堆以抵擋寒夜。她們將琵琶、七弦琴、長笛、鼓、鈴鼓、響板、鐃鈸，還有古製的西薩拉琴，都放一邊儲藏起來。許多她們的涼鞋掛的鈴鐺，忙碌地叮噹響著，還有她們無憂無慮的聲音，大聲地談天說笑飄向天堂。酒宴和芳香的祭牲充充分份地備好，這趟旅行應許將順利吉祥。

她的交際花騎著驢子，或爬上騾子拉的推車上，全都用櫻草和百合花裝飾得那麼繽紛多彩，所以沒有車子或動物容易辨認出來。

我們能攀爬過不祥的徵兆嗎？莎弗在想。當她與少女們同唱時，恐懼襲上了她。她們經過不朽的森林，因為那兒的樹都依宙斯的意志變成了岩石，她們在天光中靜靜抵達了。她們暫時停頓下來欣賞，橫亙在地平線邊緣的伊歐里斯大陸，藍影幢幢的大海就在那裡會合。除此之外，人們還告訴她們異國米西亞[64]的事。她們無法節制活動，而需在美麗的「年歲少女」殿前跳舞。殿柱是木頭的，只有繪飾平面帶是石製的，所以深深雕刻出來的圖案，其上的陽光部分有陰影籠罩。人的想法是希望有多花樣的圖案，於是希臘的女祭師就朝聖般將它畫成燦爛無比。目前這座神殿已經用潘特利大理石加以擴展。山邊在一個月前還很荒蕪，現在已繽紛亮彩如火，因到處種了番紅花。波絲鳳，這個明媚的女兒，已經過了。

首先聽到的聲音是發自薩比凱豎琴；然後是蕭笛聲，笛聲在她們走進神殿前架起的編織帳棚時，加了進來。蘭諾斯島的葡萄酒潑祭眾神，大家傳遞著長腳酒杯。不久她們就燃起火焰，由一位奴僕主持點火，她添入柏樹枝和檀香木，好讓整個夏天帳棚會瀰漫香氣。

女孩們找到了野韭菜、洋蔥、蘆筍及香菜。翠鳥發現到一小片薄荷。夜晚降臨後，一盆盆的獸脂開始燃燒，所以夜晚到處燈花燦爛，如星星在地上盛開。

牲祭完成後，她們開始吃首餐。她們一群人圍著莎弗要她說故事。她告訴她們一個奧菲斯的神秘故事，是關於一個女祭師下陰間去，重新找回被偷的靈魂。接下來她們又聽關於人頭牛身怪物的故事，牠強迫與一個女人交配，使她生出第一頭公牛。

莎弗以新作品讓她們震驚。她彎身就近弦琴：

榮耀月亮周遭
光燦美麗的星星
已消失
當她銀輝滿盈
照亮世界的時候

莎弗的詩歌是最悅人的教導。女孩們全都輪流唱著，翠鳥唱得最好。音樂家是天賦，莎弗邊想，邊聆聽自己飄揚的歌聲。翠鳥這方面，她雖知道莎弗深受她歌聲的感動，現在卻再也唱不出甜美歌聲了。她們手挽著手走到她們的帳棚時，莎弗再次輕聲告訴翠鳥：

遠比弦琴唱得更甜美

「你知道，」莎弗說，這時她們躺在皮躺椅上，「愛，這個四肢懶洋洋的人，將我橫掃而去。」

她們談情說愛的方式有些微差異。莎弗並非一直都是自己的情婦。她常常只是個替代人罷了。當她擁抱著這個女孩，她又覺得是這麼回事：「甜澀又痛苦連連。」因為無眠的心，由於持續的恐懼而悸動。

高兒果何時會發現她們都走了呢？何時才發現她們去哪裡了？假如只是那隻老母豬安卓米妲的話，她還可以對付她，用錢幣和珠寶就可以打發她了。但是如何買到一個人的寧靜，而這個人是能夠付出所有一切的？噢，繆思，寓居在這些山脈的女神們，我渴念，我尋找發生……

什麼？

只有事情的連續發生是她擁有的。只有翠鳥的頭在她的懷裡搖晃。然而雜音已進入了她的生命。她無法享受她所擁有的，因為失去的必然性。

她知道自己將翠鳥擁得太緊了。假如有一刻看不到這個女孩，她就得知道她去哪兒，跟誰在一起。她的熱情驅使著她；她的感情將她鍊住，她沒有屬於自己的意志。她拿出石板塊，然後用浮石磨亮，好讓繆思說話時，她可以隨時都預備好。不過，她們出奇地安靜。她們也等候著。

她周遭的一切忙碌得很。女孩們舖著粗羊毛的布毯，梳理著羊毛纖維，編織著，並且用來自泰爾的貝殼萃取的珍貴紫染料來染布。她們巧妙的手指仿製著美里塔司的斗篷及地毯的花樣。莎弗說自己的和別的詩人的故事，讓她們保持歡笑。她敘述了海希奧德的創世故事：美麗的地誕生了天，天與她自己同等，涵蓋了各個方面，成為幸福之神永遠的家。全世界因人類已認識了生命而活潑盎然。

她在自己與合唱之間有了抒情的對話，她教女孩們新的節奏，跳著她發明的步伐。然而到了夜晚，她哭了出來，說她的想望沒有傳人，一切都落空！

翠鳥一項也無法跟隨；莎弗的心情和話語互相矛盾，而且對她來說變動得太快了。最後，有天晚上她溫和問說，「莎弗，有什麼事成為你的重擔，或者讓你傷心難過嗎？」

莎弗對她微笑，以第一首浮現心中的詩歌回答：

如旋風
突襲一棵橡樹般
愛搖動我心

翠鳥親吻她說，「很可愛。那意味著你愛我。這首歌我聽過多次，不是現在寫的。所以我知道你心受到什麼事煩惱了。」

「你怎麼看透我的，而且還耐心陪我。你會永遠這樣嗎？告訴我。」

翠鳥所說的不能令她滿意。在夢之門口她獨自顫抖地站立著。

夏日無情地溜走了，交際花們顯得不安。她們已經受夠了戶外粗糙的生活，都急著想回到富足安樂的別墅生活。

莎弗明白她們的心情，事實上，女孩中較大膽的翠鳥也已經跟她說過，她就自她們當中引退。她愈來愈多次，獨自在這個高山野地的帳棚裡沉思著。景象流過她腦際；她所愛的那些人似乎都出現了。有時她以高吉拉的名字代替翠鳥的，而不自知。然後她直接對她唱詩歌：「高吉拉，穿著你的白袍回來吧。」

死亡是不幸。
神當然這麼想

何以愛必須具摧毀性，非如阿芙蘿黛媞要人相信的呢？一切都過去了嗎？甚至那些最濃的感情嗎？假如神玩弄這樣的詭計，何處有真理呢？關於她對自己女兒的愛呢？它改變了嗎？變成什麼呢？這時的克蕾絲正中毒，昏昏迷迷在跟神說話嗎？接著莎弗記起她再也不是克蕾絲了，而是她不認識的人，甚至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金髮孩子變成什麼樣子了呢？莎弗在苦惱中呼喚她的母親，另個克蕾絲：「我無法編織自己這件織品。」

翠鳥來告訴她戶外是個明媚快樂天的時候，她索然回答著，因為她認為翠鳥再也不愛她了，因為翠鳥知道她所做的事情。小提瑪絲會愛她，不過提瑪絲對人人的愛都一樣，所以她的愛無效。艾莉娜。艾莉娜會了解，要是沒有她的愛，至少還有她的行動。但是死亡來臨時，艾莉娜並沒有抵擋它。生命變得太苦澀了嗎？她感覺到莎弗現在害怕的事嗎？

我因愛一個苗條的少女而屈服了。

之前總是她——莎弗毫不回顧地輕輕離去。但是住在高高的奧林匹克居所，司報應的命運女神已經找上了她。落葉性的樹葉踩在腳下，天空呈現秋天的季節，她更加從她的交際花當中退隱了。她們差派翠鳥替她們傳話。

她走進莎弗退隱的帳棚，堅決說道，「莎弗，你必須為我們之故振作起來，脫掉長袍沐浴。我從你的箱奩選了一件番紅花色的長袍，還有一件紫色披羅裙。普拉歐娜會替我們烤栗子，你要戴上花冠。因為就是這一天，像母親跟她的孩子們那樣，你要帶我們回米提蘭。」

莎弗照著翠鳥的要求起床，讓人替自己打扮，為了上路回返。

「你獨自待在帳棚裡那麼久，都在做什麼？」翠鳥好奇問道，「你在為我們的回程寫詩歌嗎？」

「我只寫了一首詩，你要聽嗎？」

「現在嗎？」

莎弗拾起弦琴，琴本來放著隨時等著打包：

當我看著你，似乎荷米奧妮
從不如你這樣，
把你比擬海倫
而非凡女
並沒有錯：
我告訴你

我報答你的美
犧牲我全部思想
且以全感覺崇拜你

翠鳥跪下來說，「這樣的神奇是你所賦予的，偉大的莎弗。」

「只要愛我，翠鳥，」莎弗央求說，「不管你聽到關於我什麼事。」

「我會聽到關於你什麼事呢？」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弟弟就是我的敵人，還有我的孩子。我怎知道人們說了什麼不利於我的話呢？」

「但是你的翠鳥愛你。什麼也改變不了這點。」

「發誓。」

女孩笑說，「你已經有多少次要我發愛的誓言了，噢，莎弗？我每晚，在白天也是，都向你保證。」

「沒錯，沒錯。我知道我錯了。你需原諒我，翠鳥。有個神使我心靈生病，還施幻想扭曲一切事。然而你真會答應我嗎？」

這回翠鳥儘是笑。

喜悅、歡呼震響了帳棚，驢子和推車載滿貨物。每張嘴都唱著歌。莎弗沒有唱歌，

她像縷陰影走在她的交際花當中。她已經得到她的夏日。

她們還在「繆思的僕人之屋」裡整理安頓，翠鳥靜悄悄地待在她的內室，突然打開門跑到莎弗面前。她的臉因生氣而扭曲，突然像復仇女神般笑了。「看著我，莎弗，告訴我那是謊言，要是你能的話。」

莎弗找到了力氣冷靜回答說，「什麼事這樣困擾你的靈魂，翠鳥？說出來，讓我知道。」

「她們說——」

莎弗止住她說，「不是，那不是。誰說的？」

「高兒果。」

地震已經讓世界搖動起伏了嗎？

「否認它，莎弗。那是我所要的。否認你安排雅娜脫莉亞結婚，在你去薩摩斯期間，遇到那位薩迪斯年輕人，你歌頌讚美交際花中最優秀的一位，好讓他對她死心塌地。你這樣做拆離了我們。因為你知道我偏愛雅娜脫莉亞，而不是你，假如她留著的話，我永遠不會愛你。」

莎弗緩緩站起來，潤了潤唇彷彿要說話，卻沒有。

「從你口中我沒聽到你的說辭。我只聽到沉默的罪惡感。然而靠著神，我要強迫你

說你做了這件事。」

「沒必要，翠鳥。我對我付給你的愛並不感到羞恥。它驅使我，使得我的每一天都繞著你安排。事實就像高兒果告訴你的。但是想想看，那是出於愛，所以怎麼會有罪惡存在呢？難道雅娜脫莉亞不是首位身處里底亞貴婦當中的嗎？難道你不是我的珍寶，為了你我會將手臂投向公開的熱情，投向唯一的肩膀嗎？我急忙想滿足你表示出來的每一欲望，每一即時的興致。假如你要烤栗子，就這麼做。假如你要一條比現有更美的項鍊，我的黑色船隻就會帶回它。」

翠鳥看著她，她的臉不再顯出生氣的樣子。她冷冷說道，「我再也不愛你了，莎弗。」

莎弗一動也不動說道，「讓我提醒你忘懷的事，我們一起渡過多好玩、多美好的生活啊。」

「你對我做了最糟糕的事，那是任何人都可能對別人做的。你計畫遣走我愛的人。」

莎弗顫抖起來。一行汗水從她的頭髮流下來，但是她覺得冷。舊有的詩歌回到她心中。她唱著央求說：

我愛你，翠鳥
全心全意，

在你還沒懷疑它之前

「或者懷疑你會對它做些什麼事，」女孩反駁著。

莎弗蹣跚走向她，不過，翠鳥佯裝硬心腸，斷然拒絕了莎弗。

「我不知道怎麼辦。我的思想重疊了。你很愛我，翠鳥。」

「我不認識你，莎弗。」

「不過，這意味著些什麼！那些時日，我用芬芳的花朵編你的頭髮，還記得……當愛迫近眉梢，你就會做出任何事來。難道你能不相信神自己將計劃放入我心中嗎？」

翠鳥愛人，你能忘懷一切
那些昔日
發生的事嗎？

翠鳥站在原地。「我瞧不起，在美好辭令之下的你這個人，莎弗。我要隨著高兒果去安卓米妲那裡。」

「不要去那裡，翠鳥。你想在那兒找到忠實又文雅的交易嗎？噢，翠鳥，你的話使我的靈魂困擾。而我知道你決定要離開我了。」

「你掌握我的力量建立在謊言上。現在破滅了。」

莎弗的眼睛發出氣憤的黯淡光芒，在一次感情轉變中她有能力生氣了。「你踐踏了自己的誓言！你對遺忘河之死水發誓要愛我。」

「我發的誓言不真，因為你從沒向我表達你的真我。」

莎弗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站立住的。

宙斯之女，計策編造者
此刻我對你說：
女王不傷我的心，不讓我心痛，
但如昔，當你遙遠聆聽
傷痛就會降臨

翠鳥對這一切很有耐心，她說，「再會了，莎弗。」

莎弗看入她眼裡說，「翠鳥，我明白你討厭所有想到我的事。好吧，假如你一定要的話，那就討厭、瞧不起我吧，但是不要去安卓米妲那裡。回到你家裡。我不能不想到你和那個髒女人在一起。」

「我曾經聽你的話，噢，能言善道的莎弗。我要信靠高兒果。」

「我現在不想主宰你。但是讓我保護你，遠離那個女人和高兒果。靠著神，靠著宙斯，我要求你回到你父母那裡。」

「我要跟高兒果一起去。」

她走後，莎弗站著看了一會兒翠鳥待過的地方。

接著她跟在翠鳥後面跑，跑出了院子，進到馬路。「翠鳥！」她喊著，因為女孩的身影很快就模糊不見了。「憐憫我吧，我沒力氣經歷像這樣的時刻。翠鳥！」莎弗仍舊跑著，但是舉步蹣跚，左右搖晃。她懇求的時候聲音裡有一點激動。「整個夏天恐怖縈繞著我不去。別讓我面對真相，因為即使阿波羅也不能治癒……因為你從沒愛過我。」

「翠鳥，」她又喊道，她們之間的距離更遠了。「你要將我留在馬路上嗎？我一點機會也沒有，一點機會也沒有，翠鳥，不過要照我說的去做。」

她的眼睛凝視著。她被擊垮了。她無法繼續走下去。她不想繼續走下去。她拉緊斗篷裹住自己，全身躺在全能之母的大地上。

妮歐貝不經意找到莎弗時，她正躺在馬路上，兩頰紅得燙熱。妮歐貝找來了擔架，把莎弗抬回家。她不願進食，連一小口的水也不沾。日日夜夜對她都一樣，然後不知從何處她的女兒出現了，迪奧尼修斯放了她來照顧莎弗。

這是一個調換的角色：她成了女兒，克蕾絲則是媽媽，克蕾絲喃喃說著溫柔的話，

負責督導服草藥，這是她在聖窟裡受教獲得的知識。「你定會好起來，媽媽。你還有許多的詩歌要唱。」

「為迪奧尼修斯嗎？」

「即使是這樣。」

「那你呢，我的女兒？」

「我已經不再是你女兒了。我屬於歡樂之神。」

「你不能愛我了嗎，克蕾絲？」

「不像凡人的愛。而是女祭師的愛，她愛所有的人。」

莎弗轉過去面壁。她不想要那種愛。她擁抱自己的病痛，就如擁有她的詩歌、她的愛一樣；她想要讓它把自己耗盡。

她下次再抬頭看時，克蕾絲就不見了，這回是翠鳥在照顧她。莎弗迷迷糊糊說著，「你做得很好。我渴望你。」

另有一次，她振作起來，握住翠鳥的手說，「我渴望你。祝福你。」

莎弗再度沉沉入睡。當她醒過來，翠鳥還在那兒。「甜蜜的人兒，」她喃喃說著，「親愛的克蕾絲，」有一會兒她將她們搞混了。

「喝些肉湯，」翠鳥催促說。加強體力的葡萄酒也拿給她喝。

翠鳥唱著老歌。幾天後，莎弗拿起弦琴的時候，雖然她又蒼白又虛弱，但翠鳥知道

她會康復起來。「愛必會原諒一切，」翠鳥說著就親吻她。

莎弗已經很渴望這個親吻了，不過她嚐到的時候，似乎不相同了。「把鏡子拿給我，翠鳥。不，不要拿。我不要質詢我的好運，或者太靠近看它。你在這裡。我很滿足。」她用靠墊支撐著，就唱起翠鳥的讚美：

天地最愛的子孫……

翠鳥想莎弗累了，就將樂器拿開，但是莎弗不願放棄。「我們的方式從來就是為了唱出我們說不出來的意思。」

從不是要聚合
早春之聲
以夜鶯的合唱充盈樹林
而是要你與我到那兒漫遊

「多美麗啊。」

「是啊，真是美麗。痛苦寫出來的任何詩歌都很美麗，翠鳥。」

不久，莎弗就闔上眼，似乎睡了，不過翠鳥企圖想悄悄溜出去的時候，她立刻又起身。「別離開我，翠鳥。坐在靠近窗邊一點，好讓光滿滿落在你身上。」

翠鳥起身，照莎弗所願坐好姿勢。

「你原諒我嗎，翠鳥？或者你是因憐憫才在這裡？」

「我原諒你。」

「你沒提到愛。你愛我嗎？」

「我很愛你。」

莎弗笑說，「你是山林女神或是少女？你是我編著髮辮子的山林女神。」

莎弗慢慢恢復了元氣，她的交際花獻上感激的祭禮。她的房門口散佈著番紅花。女孩在森林裡、庭院中工作或休閒的時候，都唱著她的讚美歌。「繆思的僕人之屋」似乎又恢復如昔的光景。

莎弗對於這次康復寫下送給自己的禮物：

我會燃燒白山羊的
豐脂給你

她把這些詩句送給迪奧尼修斯的女祭師。因為她知道她女兒曾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女兒沒有獲得允許是不能前來。她記起克蕾絲曾握住她的手，就覺得快樂無比。她畢竟是愛我的，莎弗想到這點，就不覺得那麼孤獨了。

同翠鳥在一起已不像以前那樣了。這個女孩常常上城出任務去。要是有人需要絲線，或者染料，都是翠鳥自願去購得。

「派個僕人去就好，」莎弗會說，但是翠鳥偏愛親自去。

她覺得這裡無趣了，莎弗想著。接著她又想，或許米提蘭城裡有吸引她的東西嗎？愛懲罰人的復仇女神，讓她心裡起疑，翠鳥遇到什麼人了嗎？無疑是阿芙蘿黛媞主掌著這種輕語、微笑，及女孩善用的偽裝。

更加強莎弗懷疑的是，翠鳥不斷反覆說她還沒想好要沉醉在愛的行為中。這種情況持續太久了。翠鳥會坐在她身旁與她同唱歌，但是假如莎弗的手太常放在她膝上，她就像隻小鹿般受到驚嚇。最後，莎弗拿起她用磨亮羊角做成的巴希托弦琴，這把弦琴她很少使用，只有在重要時刻才拿出來彈。她的眼睛牢牢盯著翠鳥，邊唱起來：

我想要，愛人，擁抱你

翠鳥笑得緊張兮兮的。莎弗不安地陷入她想要問的話語中：

有任何人
在何地的人類當中
你愛得比我深的嗎？

她定定凝視這個女孩，似乎要看穿她的靈魂。「你當然是愛上另個人，愛得比我深。」

翠鳥否認了，哭著跑開。

莎弗監視她的行動，她派僕人跟蹤翠鳥到米提蘭去。僕人發現她會見了一個年輕人。

「形容看看他，」莎弗以平平的語調要求她僕人說。

她被動聽著，不予置評。她認識這個年輕人，她認識他的家庭，是萊茲波斯的一個首戶人家。他的祖父在很久以前與雅典打仗時戰死了，她閉上眼睛，那個年輕人的臉就浮現在她前面。他的五官很端正，有個直挺不曲的鼻子，優美的頭髮，及海洋般的眼睛。他的嘴唇呢？她想不起來他的嘴唇，那一定很豐滿成熟，可以親吻了。她還記得他的體格，像個鬥劍士強健有力，帶著青春的纖細。僕人報告說，翠鳥總是直接飛奔到他那兒，他們不耽擱時間，立刻投懷送抱起來。

現在她都明白，毫無疑問了，她以為自己的愛一定死了，卻在她心中滋長。她什麼也想不起來。要是她能挖掘出自己的感覺該多好，就像人挖出葡萄藤的根，或甚至將它修剪回到合理的什麼狀態，或什麼可以同生存的景況。她辦不到。因此她代之以詩歌唱出她的無望與忌妒：

他是我眼中的神——
我允許這個人
坐在你身旁——他

親密聆聽著
你聲音喃喃的
蜜語，這誘人的

笑聲，使我自己的心
跳動加速。如果我突然
遇見你們，我無法開口

說話——我的口才遜色了；
一道薄焰從我皮膚底下
通過；什麼也不見，

只有我的耳朵聽見
鼓聲，我汗流滴落；
我的身體搖晃顫抖

我變得比乾草
還蒼白。在這樣的時候
死亡離我不遠

雖然她擁有某種愛的狂喜，她還是設法表現出冷靜。她沒有把頌歌給翠鳥看，或者提到米提蘭的密會。她保持沉默。

她知道自己應該祈禱神幫助她。但是她怎能這樣做，因她覺得他們偷了她的心靈？最後，她對那些她決定要負責的人說，「可怖的復仇女神，有大權勢者，放了我吧！我不知道怎麼辦：我說好吧，然後又說不行。」

幾天後，翠鳥進城要買回些繪有幾何圖案的瓶甕，那種莎弗雜亂散置屋子四處的古甕，種著忍冬和長春藤，放在廚房與花園裡。她卻空手回來。

翠鳥匆匆忙忙說，「我父母要我離開你，莎弗。他們已將我許配給一個年輕人。這件事違背了我的意願，但是獨處的小姑，對於這樣的事何時有過說話的餘地呢？」

莎弗不看她而凝視窗外。她似乎凝視著遙遠的昔日。最後她說，「我又再次愛上你，翠鳥，很久以前……」

翠鳥開始哭起來。她跪在她膝旁，眼淚沖洗著莎弗的腳。莎弗冷淡觀看著這場表演。翠鳥再也不愛她了。不過那時，她也不再愛自己。她似乎遠遠地，超然於這個哭泣的女孩之外。

「我發誓離開你不是我自己的意願。」

「你這麼說。」

「是真的。我家……」

「沒錯，是你家的意思。嗯，你已到了適婚的年齡。不過我不寫婚歌，一首也不寫。」

「別跟我生氣，莎弗。那不全是我的錯。我倆都受苦。」

「瓶甕在哪裡呢？你把它們留在外面嗎？」

「什麼瓶甕？」

「那些你為了去米提蘭的目的。我只看見苦惱淹過你，你忘記它們了。」

「沒錯。」

「噢，翠鳥，別再說了。尋你的快樂方式去吧。」

「但是你必須相信我不能忍受離開你。」

「別鬧了，翠鳥。事實情況已進行得太深入。為此我們彼此都看得太重。往帶你的路徑去吧。此生我們彼此將不再相見。」

翠鳥重新又哭起來。「你怎能說得那麼鎮靜呢？」

「因為我無法改變事實，因為我認識你會面的那個年輕人。」

翠鳥躍起身來說，「至少請告訴我你恨我多久了！」

「我？恨翠鳥？從不。你帶給我的喜悅超過我所知道的。或許就是這樣，神在他們膝上保持的平衡，也帶給我同樣的痛苦。」

「我不得不這樣。」

「我曉得。我曉得。」她伸出手像要觸摸她，但是她的手臂卻又垂放下來。「去吧，我心裡硬話軟語都有，我不希望兩者都得罪你。」她閉上眼睛，當女孩離去，她的感覺告訴她說，「我不再見翠鳥了，我的感情的確也可能死了。」

妮歐貝看到她靜靜坐在房間裡，小蠟燭並沒有點亮。

「夫人，」她極苦惱責怪地說。
莎弗揮手示意她離開。她再次振作起來，喃喃唱著：

何時起我再也不來找你，
我再也不來了

在某時辰，她拿出了石板，然後在上面刻寫出給翠鳥最後的頌歌：

她淚流潸潸離開我說，
「多可怕的打擊啊，多傷心！
莎弗，我發誓離開你
絕對不是我的意願。」
我回答說：
「去吧，祝你快樂，再會
記得我，因為你知道我多愛你。

或者假如你不記得，我會告訴你

許多你忘懷的事
其讓我們一起生活得快樂無比。
你用紫羅蘭及玫瑰蓓蕾編織
你的頭髮，在我身旁，

全部的細緻花圈編繞
你細緻的頸項
跟一百朵花兒一樣時髦，

全部芳香的沒藥
適宜塗在女王身上，而且稀珍
抹在你鮮嫩的肌膚上，在我身邊

在柔軟異常的床鋪上
少女安靜的手
沒有愛奧尼亞人那麼詭計多端。

沒有一座山坡，
聖林地，小溪，
讓我們自己分離。

也從沒有一處春天的山林
因夜鶯擁擠的歌聲
而煩躁，無一處你我
沒有漫遊過。」

她把弦琴包起來，擺在一邊。她的嘴角露出一抹悲傷的微笑。這是我的命中注定，她想，要寫生命終結之歌。翠鳥是她最後的愛。她作為女人的生命已結束。她向沒有火焰的祭壇祈禱。她那麼疲憊，也必須做決定，且還是無疑已經做好的決定。她要遣散交際花們，只與她的奴僕退休駐在大宅裡。她會看到好友阿爾凱奧斯，她一直忽略掉他。而且有一天卡拉也會回來。

她必須重新奉獻自己，喚起繆思，並且只聆聽她們的聲音。她自言自語對這許多張嘴，說你的行為在扯謊。為了支持這個信仰，她唱道：

當陸地和太陽還在的時候，
珍惜詩歌的人
會珍惜你的名望

她要成為一名隱士：

不是蜂蜜
也不是蜜蜂
為我存在

她心裡懷著這個堅定的決心，吩咐為她的交際花精心準備盛宴。她們以為這是為了她的康復獻給神的感恩會，所以如鳥般歡悅不已，在整個準備過程中都歡頌唱著詩歌。庭院那邊，水手的網高高舉起，堆滿了花朵。到了歡宴的最高潮，人們就要將船頭錨的附著物打散，花束就會漂浮在歡飲者身上。

妮歐貝在梳理莎弗的頭髮的時候，她突然說，「好心的妮歐貝，為了你忠實服侍我的年歲，我希望讓你獲得自由。」

妮歐貝的眼眶盈滿淚水，她的手在莎弗的髮中發抖。「你是我的小姐，我的驕傲。

我的生命就是為了成為你的管家。別奪去我所愛的。」

「噢，妮歐貝，我活不過五個八年……我老了。」

「不是這樣的，夫人。」

「你原是我的奴僕，現在是我的朋友。有時候，我認為唯一的不雅就是變老，滿是皺紋的缺陷。」

「我的手指和我用的油膏，會抵擋它們。」

「我們無法改變的事實就是，我的生命一開始，埃及人的法老王就是沙美提斯了。想想看那是何意，想想看多少年來我見過的王朝衰亡，且為了淨化，我在代罪羔羊身上堆積的罪孽。」

「你不是個普通的女人。全世界都知道莎弗的名字。青春不是一切，夫人。」

「難道不是嗎？青春環繞著我。似乎不是我獨自在分享它。」

妮歐貝特別仔細梳理她的頭髮，表示不贊同她的話。當莎弗在鏡子裡端詳自己，她很高興。「你把我梳理得很迷人，我的妮歐貝。但是只有神能讓我回春。」

她走到女孩們那兒，她們立刻哭著走上前來。「噢，簡直美若天仙！」「琴彈得甜美無比的人！」「波茲萊斯的女歌手，美麗的莎弗！」

她輪流呼喚著女孩們，並溫和責罰她們說，「讚美我可能是對繆思的侮辱，因為她愛美麗的事物。」

「你很美，」她的女孩們堅決說。

「不美，」莎弗說，「也不是『美若天仙』。我的皮膚都是皺紋，我的黑髮變白了。然而誰能將其恢復原貌呢？不可能。即使像黎明女神般橫越過大地，死亡還是追上了。但是，噢，奧林匹亞人的女兒們——」

今天為了你們，我的交際花，
我要唱的這些歌
非常合時宜

她湧唱出一首又一首的詩歌時，她們都喊出愛意來。「啊，女孩們」，她突然自言自語說，「莎弗在『繆思的僕人之屋』這裡，變老了。」

她們不會允許她繼續說下去。她們不會聽，而跺腳，探頭，喊出來說她是最優秀的教師、監護人、一個可以配得上女神的贊護主。

莎弗高舉雙耳酒杯向她們祝飲：

對你們，我的美人兒，
我的心靈將不會改變

她們的快樂片刻間加倍了，不過，在比較明白的人當中，有一股不安在滋長，一直持續到再次安靜下來。莎弗再次對她們說：

我回答說：
溫柔……
你們曾記得
我們青春時共度的生活
那時所做所為
又純潔又美麗。現在你們看……

「不！」傳出了哭喊聲。「不，我們不聽你說！」

此刻，她們頭上的網切斷了，她們沉沒在自天而降的花海中。

莎弗的聲音提高到騷動之上。「我的同伴們。我已經認真唱過詩歌給你們聽了，但是現在，我們共度的生活要結束了，一切也都要結束了。我自己的生命要進入一個新階段。」

交際花們都擠壓圍繞著她，而她沒看到普拉歐娜，只看見艾莉娜，沒看到米佳拉，只見高吉拉，沒看到娜莉絲卡，只見到小提瑪絲。

她的女孩們不斷煩著她，抓住她的手、她的腳、她長袍的衣緣。「我們不想離開你。」「別把我們送走！」「溫柔的莎弗，我們會與你同住！」

她以祈福的手勢舉起手臂，高過她們，她們都沉默不語。因此她對記憶之神永遠發誓。她們聽了都明白必須接受她的決定，就順從跪了下來。她的祝福在她們頭上如鈴般響起：「但願你們睡在溫柔同伴的懷抱裡。」

# 法恩

莎弗解散她美麗的友群後，接下來幾年人們替她在橫飾帶上雕像，在赤陶瓶甕上畫上她的近似肖像；人們甚至依照新技術將她鑄成銅像。莎弗，這個艾瑞斯人的、米提蘭人的，及萊茲波斯人的驕傲，連西那庫斯人都認同她。雅典偉大的統治者兼賢智之士——梭隆也送來餽禮。人們稱她為第十繆思，阿芙蘿黛媞和亞羅斯的女兒，美惠三女神的孩子，阿波羅的伴侶。

然而這個世界，她的世界已經改變了。皮塔柯斯遭埋伏暗殺。據謠傳說，他只是厭倦了生命，自己安排這場暗殺行動。波斯人的帝國世界裡，塞路斯[65]權勢最大。在埃及，現在是由亞美西統治。里底亞的愛亞特[66]國王死了，他的兒子克羅瑟斯[67]繼而為君主。莎弗覺得疏離。所有她熟悉的都迅速消失了。到處是新興的名字，昔日墮入了塵灰。

那個愛笑的女神阿芙蘿黛媞，已從莎弗的庭院隱退，帶走鴿子和天鵝，雖然有時候會有一兩隻麻雀到處喝啾叫著。對她來說，流竄的北風似乎比往年都來得冷颼颼。老鷹與兀鷹在她家上方盤旋。牠們總是這樣，不過現在飛得更低，牠們不祥的翅膀籠罩著地上。她家的大廳沉寂又空盪盪。這是一處喜悅不再造訪的地方。

美惠三女神帶著她的交際花走了，特別是主掌歡樂的尤芙羅思妮，還有快活宜人的女神賽莉亞。只有華美的她——亞葛拉雅還掌管著花園、樹林，及田野。

莎弗有多次聆聽著寂靜，想起亞美尼亞人的鐃鈸響聲，蓮笛快速的抑揚頓挫，還有

跳舞的茴香嫩枝優雅的款擺。但是動人的笛音沉寂了，只有影像反覆出現：翠鳥像一柱火焰領著人們合唱，她光燦的頭髮編著長春藤。

現在沒有叉鈴聲，也沒有薩比克琴[68]聲。火炬熄後的細棒不再扔回。也沒有腳步聲，疾快又優雅，飛跑上樓梯，進進出出的。她沒有用薰衣草和玫瑰編頭髮，也沒有一波波的快樂再傾注她全身。

她在更早的時候就失落了自己。莎弗回想起孩提的莎弗：

**我要，我要，我要！**

後來又說：

**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

她要得不合理嗎？想要的太多了嗎？她的愛人，每個人都對她那麼親愛，卻那麼快就消失了，那放恣的追求是什麼呢？

她相信與另個人有聯繫，是人類所知最美善的事，假如人遇到了完美的伴侶，那就是終極的追求。每一次和她的情人們在一起，她都瞥見這最終點。然而繆思單獨抬舉

她，從不搖擺不定或猶疑不決。只有詩歌中的她是真正的莎弗。繆思對她向來祝福不斷，也不疲憊，她們的確對她這樣。

她第一次高高在上站著，評判自己的作品。她對於自己還能運用的原始力量感到驚奇。她知道自己的詩句是世界進入她的途徑，也是她進入世界的通道：

**如果戰場是詩歌鋪成的，**
**我可以與神交戰**

她膽大冒險從不畏縮，她將整個自我沉溺在創作裡，貢獻她生活的一切，像個尼姑，兩手空空。她的創作詩集現在總共有六冊。

**我會留給你們……**

身為寡婦，她可以自由自在參訪任何活動，她的孤寂驅使她偶而參加舞會、祭日、節慶，莎弗在會上喜悅聆聽弦琴，用羽莖拉奏出埃及風格的音樂。無論到什麼地方，她似乎一再遇到一個年輕人，他總是駐足擋住她的路。假如她為夜晚要獻唱詩歌，他總比別人優先入場。莎弗最後問起他的名字，他告訴莎弗他叫迪歐尼薩斯，他在最近一次的

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創下優秀的紀錄。

有天傍晚他中途攔住她，他從柱廊後跨步踏出來，顯然已等了幾小時了，他結結巴巴說完顯然備好的話，說出對她的愛。

莎弗感傷地對他微笑。她甚至拍拍他的手背，不鼓勵他的盼望。

那晚，她整晚待在房裡，在鏡子裡久久凝視著自己。她度過的生命、她愛過的愛人、大喜樂和想望、失落的……全都在鏡裡看到了。

她看到何以她能吸引一個年輕人，因為她眼裡暗藏著尚未唱出來的詩歌，她的身體就跟女孩子的一樣性感，而貴族的標記也印在細緻的手腕及足踝上。不過，她臉上的皺紋可以說就是在戰場上爭戰與敗北留下的痕跡。為何她的九姊妹容許白細線偷偷潛入她的黑髮中？她們還必須對誰這麼巧妙地說明這些事呢？「不久，我就老得可以死了。那時，你要轉向誰，不朽的女神們嗎？」她討厭已到了四十四歲的年紀了。

莎弗並沒有坐在戶外獻給九繆思的花園裡度過她的餘生。一個信使頭上插著漿果桂樹葉，說明他帶來了好消息，他跪在她腳前。

「你帶來了，」她問說，「什麼消息？」

「已經看到你的弟弟——卡拉柯斯主人的船隊了。今天他會停泊在米提蘭家鄉的雙港裡。」

她為這個信使，為眾神說著祝福的話。經過細沙岸尼羅河的七個港口，他已經回來了！她忘懷了沉思年紀的恐懼，還有她生活的寂寞。她像個女孩般在屋裡到處跑，如往昔一樣吩咐備筵席。

妮歐貝工作時又哼起了歌。身為管家的她督導著她們工作；她差派一些人去田野，一些人去城裡的花攤，一些人去酒池提取陳年葡萄酒。要替卡拉做好一件長袍。「比輕盈的罩衫更柔軟，比牛奶還白」，這是莎弗的指示。還要買合卡拉腳的金涼鞋，以繁複的珠寶作為飾釘，也為他的頭髮編花冠，為他的頸項編花圈。她找出時間輕聲對神說感激的話，好讓她能將她弟弟當王子一樣迎接、歡宴、痛飲，她會對他炫耀什麼美譽呢，對這位她家族剩下唯一的人？

她仔細照料，不是稍稍關心地監督著她的裝扮。妮歐貝對工作付出極拘泥細節的專注，她畫出莎弗希望她弟弟看到的臉。那不會反映出她目前意志消沉的樣子，也不會透露她孤寂生活的影響。她的臉顯露的是一個雅致、漂亮的女人，有一對幽暗的大眼睛，以它們特別的視力看透事物。

「所有的僕人、奴僕，特別是那些受訓會彈奏各種樂器的人，其實，我全部的家僕都會陪我到碼頭去，除了守家的看管人員及護衛之外。」

她精美的馬戰車在四周備好，停靠著隨時可啟程，甚至也磨亮了馬蹄，將花圈套在牠們雄赳赳的頸項上。莎弗觀看著，寫下一句詩：

比野兔還膽小

這一隊歡歡樂樂的人吹著笛子，搖著鈴鼓，擊打著鼓，一路彎繞著路走過米提蘭街道。阿爾凱奧斯接獲莎弗的信使帶來的訊息，也帶著自己的侍從加入她的行列。這幾天莎弗看到阿爾凱奧斯都很難過。這個詩人變得很胖，身前大腹便便，走起路來顫動不已，但是他的身高卻非常引人注目。他比她大十歲。要是阿爾凱奧斯老了，莎弗也跟著老了。她知道一個男人五、六十歲都差不多，他無法再受人景仰，只會不斷讓自己公然開玩笑，做出滑稽的事。

然而以他的案例來說，這些笑鬧都預防好後果了，雖然酒經常把他搞迷糊，令他的眼神冷淡而渙散，也會有些場合，他與他的隨員會對準目標出擊，或者拿恰當的諷刺蹂躪他的對手。他很富有，所以擁有大批跟隨的少年，不過整個來說，世上只有兩個人是他真正所愛，那就是莎弗和卡拉。他們是他甜蜜青春歲月的化身。

莎弗很高興看到因她之故，他已經節制飲酒了。他的鐵灰色頭髮新燙捲好，那阿爾凱奧斯式的瞥眼還是那樣。他們熱情擁抱起來，親親愛愛打著招呼，她在他眼中看見對她自己的認同。

「魅力無窮的莎弗。」

她轉向他微笑，滿滿是這樣的快樂，都是因他知道她沒有聽到謠言之故。他自己不能說出來，讓別人去說吧，讓卡拉去說，如果是真實的話。在公眾場所裡，人可以聽到各種的事，但是這一點特別的閒話卻是那麼持續不斷，以致他會相信且同情莎弗，因為他曉得她很自傲。

領頭的船隻已經滑進碼頭安靜的水域。藍黑膚色身體的努比亞人，從碼頭跳到了防波堤，用強韌的繫船索繫住了顛簸晃動的三桅船。有一塊運輸旅貨的厚甲板，跨過去擺在船身上。卡拉柯斯不管這些事，就跳上了碼頭。從他的態度與優雅動作看來，他還很年輕，像個雄赳赳的男人而且俊美。

他將莎弗抱入懷中，接著是阿爾凱奧斯，他感謝神將自己安全帶回。莎弗與他一起提高了讚美聲；由於他們的護助，他再次戰勝，通過這危險的海道。

最後他們抵達她家時，她的賓客都入坐好了，筵席也已擺好在內設的宴會桌上，她問起弟弟說，「告訴我，親愛的卡拉，為何你要到遠地過生活，甚至是到埃及呢？」

「這樣我回來時就可以接受這般的歡迎，」他笑說，然後向她舉杯，「你不曉得自己受景仰的程度，莎弗，也不曉得在海外，你帶給你弟弟的好名聲。」

「甚至在埃及嗎？」

「埃及人都懂得伊歐里斯方言。你的詩歌在諾克拉底斯城，跟在此一樣到處有人

唱。」

「假如我已帶給你生命任何的助益，我願已足。」

卡拉的舉止行為彷彿都不像是在野蠻人中待過七年一樣，彷彿是一次愉悅的巡航，穿梭在愛琴海群島中，航遊了數百「史狄」視距的範圍。然而，說到在克利特島與北非之間大海的事，他沉默了下來。但是莎弗設法要他說出些旅行的事蹟來。

「比起茫茫一片的大海，我的水手更害怕尼羅河岸的，坎努帕斯港口荒廢的海岸。我們由於缺水造成強登岸上的必要，因為彼處有別的希臘商人開鑿的泉井。利比亞人就藏在這些水泉近處，以攻奪像我們這樣的靠岸船員。所幸我們的船隊人員充足，在這些戰役中，我們不僅得到了水，也捕獲了奴僕。」

莎弗呼喚九繆思的最長者卡莉佩來聆聽這些故事。但是卡拉卻轉換話題，「哪裡去了，」他問，「我上回在此時，所有以舞、樂環繞你的美麗少女呢？」

「多年前我遣離她們了。」

「為了什麼呢？」

「我疲倦極了，就是因為這點。對我來說，她們年輕的聲音似乎不適合這裡了，莎弗在此老了。」

「時間不敢碰偉大的莎弗，」阿爾凱奧斯說。

「我奴僕辛勤的保養功夫，讓你這樣想了。」

卡拉憤慨插話說，「老了！你怎能說這樣的話？因為你才大我兩歲，而我就要結婚了。」

「結婚？」

阿爾凱奧斯專注盯著餐盤看。他猜對了，莎弗隻字不聞。

莎弗說話了，臉上或許有淡淡的陰影，「你不可能為一個萊茲波斯的女孩憔悴了七年。你一定在諾克拉底斯的棕櫚樹影下，遇見了什麼人？」

「可以這麼說，姊姊。而且我要跟你說這點，尼羅河那麼多的港口從來也沒有沖刷過這麼美麗人兒的赤足。」

「那麼她會是個野蠻人嗎？一個埃及人嗎？」

「她是色雷斯人。你會像姊妹般愛她。不只是她的美麗非凡，而是她的虔誠。她去世界的中心——特耳菲的神廟朝聖過，而且奉獻出自己財物的十分之一。最意義深長的貢禮裡有大批的鐵叉子，比如可用來烤整隻公牛的那種。」

「她定是個富豪女，才能旅行到帕納索斯山坡。這樣闊氣的獻禮的確雅量非凡。」

「的確，」卡拉粗心說道，「她對奢華習以為常。」

「在女人當中贏得這項獎勵的名字呢？」

「她名叫朵莉卡・羅杜披思。」

受到震驚的剎那間，巨鳥的翅膀拍擊起來替代了她心的拍擊。姊弟之間的停頓時間

延長了。

莎弗說話的時候，又慢又在意。「你打擾了我的平靜，卡拉，因為你帶回了薩摩斯島上，一個隸屬艾德曼的年輕女奴，她曾應邀參加釋放伊索的儀式活動。湊巧他這位才華非凡的奴僕，名字也叫朵莉卡。他們叫她白玫瑰。」

「這是同一個人。他將她高價賣給一個叫肯賽斯的商人，他把這個女孩帶到諾克拉底斯，把她當作情婦。」

莎弗不置信地看著他說，「回答我，告訴我，我喪失心靈了嗎？瘋狂女神莉莎掌控我的頭腦嗎？我認為自己聽到我的弟弟就要娶一個奴僕兼情婦了。」

卡拉的雙手緊握住他拿著的酒杯，生氣地打破它。「我不期望你這樣的論斷。這個女孩並不情願選擇她現在過的生活。」

「不過，顯然成就了一件好事。她目前的主人肯賽斯把她賣給了你嗎？」

「那就是為何我要回來，看我能從地產、房產及牛群中籌到什麼款項。每晚，多少夜晚，我都在海堤上寫獻詞，但每晨都遭到回絕。」

「無一天早晨不是這樣的嗎？」

「感謝神。」

莎弗露出甜美無比的微笑。

「我想我是不了解你，卡拉。我以為你是在說結婚的事。但是我的心現在釋懷多

了，我明白她要成為你的妻妾，你的奴僕。」

「不是奴僕。我要給她自由，跟她結婚。我要帶著白玫瑰回到萊茲波斯，讓她成為我的妻子。」

片刻前莎弗曾笑過的臉上，什麼也沒透露。「弟弟，你不能做這樣的事。我知道神讓理性的男人在談到女人時，變得失去理性，不過我們家族沒有過奴僕加入。那是一個自豪的血統。你不能污損它。」

卡拉像他姊姊一樣，不慣於作對，他說，「莎弗，你所過的生活並非如此傳統，以致你能告訴別人該如何生活。」

她幾乎要失去自制力了。「所以，你聯合尤利攸斯和拉里喬斯來反對我！」

「你知道我並沒有這樣做。只因你苦於閒言閒語，我期盼你能了解。」

「卡拉，神蒙蔽了你的眼睛，所以你沒看見嗎？那是她的生意，她的專業，她專讓男人愛上她。你怎麼知道她不是在利用你，替她買下自由呢？這樣的女人很會作假愛情。」

「你不認識她，你隨時都設想最糟糕的事。」

「我認識她！」

阿爾凱奧斯突然抬頭看著，莎弗謹慎小心地說下去，「我能確定，我對像她那樣的女人知道得很清楚。」

「無人像她那樣。她是獨一無二的，我有幸蒙得她願意擁有我。」

莎弗轉向阿爾凱奧斯，想要獲得他的支援。「阿爾凱奧斯，」她懇求說，「你是個見識過世界的男人。即使她在特耳菲獻上剛直的權杖做為貢禮，也合於她的專業行為。這位朵莉卡已對我的弟弟運用了她的職業技巧，而他是那麼迷戀以致將為她毀了自己。」

阿爾凱奧斯揮揮雙手，否認她加諸於他的角色。「不，不要，不要置我於家庭的爭吵中。我對此事一點也不知情。不過莎弗，我認為你自己到薩摩斯旅行時，可能見過朵莉卡。」

「假如我見過她的話，也不記得了。我為何要記得一個奴僕？」

「當我再回到諾克拉底斯的時候，她會跟你一樣自由。」卡拉將斗篷披在肩上，表示他要走了。

「很好，卡拉。買下她。我甚至會幫你。但是不要——對我們的族人發誓，地上地下的都要——我求你，不要娶這樣的人。」

「難道你不是在侮辱我的未婚妻嗎，姊姊？」

「卡拉……」莎弗的聲音止住了他，「我剛剛說謊，因為我恐怕傷你的心。我的確在薩摩斯認識了朵莉卡・羅杜披思。徹底認識，不過她幾乎還是個孩子，那時她並不出名。」

卡拉看起來彷彿要打她似的。「我不想再聽了。」

「然而你會想，卡拉，不只是聽我的，要是你娶這個奴僕為妻的話。」

他走到門口說，「我要回到埃及去，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你做得對。當你朝這個方向走，我們之間就不可能彼此理解。」

她弟弟走後，阿爾凱奧斯拿著酒杯爬過幾個墊子說，「喝吧，同志。喝醉酒倒地比傷心墮地好一點。所以，你認識那個白玫瑰囉？我聽說她相當精於與孔雀為伍。」

「我對那事全不知情。」她尖酸的語調已告訴了阿爾凱奧斯他想知道的。

莎弗低頭埋在雙手裡，聲音不相信地搖晃不定，然後說，「我與我弟弟疏遠了。」

「他可以不結婚。他甚至可以不買她。到了他回去埃及的時候，代價可能提高了。或者朵莉卡・羅杜披思可能找到了更富有的人。」

「但不像卡拉這樣容易上當。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不過他對女人中的女人一無所知。十歲起她就是個妓女。想到她經歷過的，她表演過的雙手，就覺得可怕。雅典船隊裡的官兵一定塞給她滿滿的錢幣。我可憐的弟弟勢必也迷惑了。」

當晚她寫了歌，送給卡拉柯斯：

……你與其結合的漂泊的愛

你以為美麗的

卻是大眾的所有物

她沒得到回覆。

卡拉柯斯待在米提蘭的時間長得足以抵賣掉他的所有物。莎弗常常聽到他如何處置一塊地、一座果園，甚至一片橄欖林。然而，當她聽說他有意賣掉在其中成長的家，就是那棟姨母提蘿的豪宅時，她就去找他。

卡拉讓她來，卻皺眉看著她說，「我想我們彼此已沒什麼話可說了。除非，或許我可以尋求姊姊的祝福。」

「你擁有我富饒的祝福，卡拉，在所有事物上，但不在你所想的聯姻上。」

「我會娶朵莉卡。」

「像你把自己當乞丐這樣嗎？她不會要一位可憐蟲丈夫的，你知道。她習於與她同類的，光鮮亮麗的人為伍。」

「我不准你談到她，特別是因為我從我們的弟弟處，聽到你自己跟女孩愛人們誇張的所作所為。」

「卡拉，我不是來爭吵的。我是以姊姊的身分來要求你不要賣掉我們年輕時住的家，那個好姨媽的家，因為她當我們是自己的孩子疼愛。」

「必須放手去做。」

「為什麼呢？這樣對她還不夠豪華嗎？」

「不是，不是那樣。」

「因她習於要很多人，只一個男人的財富怎能滿足她？」

「我告訴你不要評論她。我不准。」

「我說是因為我在意。卻沒有人能對莎弗這樣做。」

「她只是個女性、年輕又令人喜愛。是你不尊敬我們家的，莎弗。」

「你為了那些有關我的言語就要啟程去旅行，或許達數年之久嗎？別說出那些話，卡拉。」

「要是你能不說出這件事實該多好。」

「你懂我，卡拉。你懂莎弗對醜陋的行為無能為力，因為我一生都在愛美好、細緻的事物。」

「我是這樣認為。但是你對我愛的女人沒有愛心，只因為環境對她的壓迫；然而你，你卻讓自己耽溺在朵莉卡從未聽聞的事上。」

「朵莉卡聽過那裡的每一項規例，且還參與其中。」

「夠了。我不想再多聽這些事了。」

「那麼我們分開吧。」

莎弗離開了她熟悉已深的豪宅，還有她愛的弟弟。她的胃感覺就像看到懸盪在空中的高吉拉的小腳。眼淚太脆弱了，沖洗不去這樣的時刻。沒有任何可幫助她的，祈禱和獻祭也沒有用，因為統治此刻的什麼神已經掌握了她弟弟的心智。

卡拉沒有表示就開船走了。當莎弗聽到他離開後，就將自己鎖在房間裡。她不相信事情會變到這樣的地步。假設他像柯寇拉斯那樣死於海上呢？為了摒除這個壞念頭，她潑灑萊茲波斯甜美的葡萄酒（跟卡拉船上攜載的一樣）給藍髮的神。

為了要這樣離開他，她還是讓他帶著他們之間這席話走了，然而她究竟作了什麼？對她來說，她曾將弟弟所傾心的女人擁在懷裡過，這讓她覺得很恐怖。萬一他知道真相呢？

就是這個表演猥瑣技倆，還靠在她愛人肚腹上的不潔妓女，就是這個奴僕要進入萊茲波斯首戶之家（它自豪的祖先源於偉大的奧瑞斯特）嗎？他們要怎麼嘲笑貴族斯卡曼尼莫之子啊！這事不會發生，她向自己保證。

因為確定卡拉會知道這件事，莎弗聚集了她豪宅裡全部財物的十分之一，用牛車載往迪奧尼修斯女祭師的山窟堡，她想到要是去的話，就可能看到克蕾絲了。

花了白天的大好時光才抵達洞窟，莎弗看著卸下來的動物、穀類及葡萄酒。全都堆在門口前。她跪在地上禱告說，「軟化我弟弟對我的心腸，噢，與海豚嬉遊的神。你知

道我很愛卡拉。把他帶回來，讓他又健康又強壯，那麼爭吵就解除了，沒說出的話，還有那女人對他的掌控就破解了。」

迪奧尼修斯沒有回答，雖然她跪著等候著。或許他在途中回答了，因為造訪洞窟後她內在改變了。她覺得難以如昔待在她家的聖所裡，所以就像她孩提時那樣去漫遊了。她漫遊到米提蘭的街道。她覺得那五顏六色、人群的走動、買賣交易的喊聲替她解悶了。她偶而會買小東西，從花商攤買些什麼，不然就是一顆貓眼石捕獲她的想像，讓她買下來。店員欠身在招攬生意，母親對小孩朝她指指點點，男人轉身凝視，還有女孩把頭湊在一起說話等等。稍後他們會說，「我親眼看見莎弗了。」

她找到了妓女街，警戒地觀看著放浪、華而不實的服飾。她們把自己製造成另種商品，她想。這讓她想到朵莉卡，所以她就走開了。

她一轉回，一個阿爾凱奧斯的信差正等候著，他邀請她參加小型的餐宴。起初她輕易就答應，因為除了阿爾凱奧斯，在她昔日的生活中無人留下來，然而她以前就知道，若是晚間外出赴宴，她的朋友早已倒在地上打鼾了。她把僕人遣走，說她安排不出時間來。不過，這件意外引起了一連串記憶。她回想到他第一首寫給她的詩：

純真莎弗
及甜美的
微笑

阿爾凱奧斯再度邀請她，她就接受了。他為這個場合僱了一艘船，船上都用小蠟燭點亮，用花朵結綵，然後滑出了港口。船長為了特別致意對她表示尊敬，就替她洗腳，在上面塗滿乳液。他是個強而有力的年輕人，卻很優雅。當他跪下，她低頭看到栗色卷髮上的一頂花冠。這個年輕人多美啊，她想。

餐宴進行著，而阿爾凱奧斯已經喝得相當醉了。她不在乎，卻很欣賞薩摩斯藝人赤足跳著他們家鄉的舞步。她最喜歡海上吹來的沁涼微風，還有浪濤拍岸的搖撼力量。待在海上很悅人，夜晚很快就過去了。

之後人們將她載到港口，她假想著因為在那兒，她覺得會比較接近卡拉。有一天她認出這艘阿爾凱奧斯為了晚宴僱來的船，就去看看那位替她脫涼鞋的船長是否上岸。

她在船首看到他正與一個商人在說話。他為了另個這樣的夜晚，已安排好載滿飲水和葡萄酒了嗎？她繼續欣賞他被海襯托的側面。那很健美，前額順著下坡滑到鼻樑，刻劃出少見的凹陷輪廓，而嘴唇可能是藝匠大師從阿波羅雕像取來的。上臂與肩膀的厚實顯示這位水手經常準備出航的索具及做粗重的工作。她臆想著他的輕快、柔軟是屬於青

春的。她從碼頭側邊看著他跟那位商人談生意。

接下來幾天，她一再往海邊去，去到港口那裡。這艘船經常開到這裡定錨，但也有幾次悄悄解纜開走了。這樣的事發生時，她就會度過一個無眠的夜晚，然後在早晨匆忙來此，以確定船還在那兒。而事情總是這樣，因為船航行的旅途很短。莎弗明白這點後，心情就覺得輕盈得如空氣。

她發出一種渴念、一種欲望，想親自參與船本身。那就是參加盛宴——一種舞會，甚至她想都沒想過的盛會。然而事實卻必須是她背靠著毛皮或墊子，讓船飄盪在暗黑的水上，呼喚繆思，唱起詩歌，因為在這樣的情境下，唱詩歌的確美妙無比。為何她不應滿足這樣的希望呢？這只是簡單的一個願望，聞聞海的鹹味，感覺遊蕩在水上、輕飄飄的微風，然後哼唱著詩歌，新舊歌都唱。

莎弗派一個信差去詢問關於船的事，結果發現那個年輕人的確是船主。「找出你能找到關於他的事來，」她指示說道，然後背轉過去，假裝是在找新披肩的材料。

奴僕回來說，「他的名字叫法恩，夫人。他是船主，船是受僱用來開盛宴、舞會、野餐，這類的活動。」

「若船不受僱的時候，他如何維生？」莎弗問道。

「夫人，他是採海綿的潛水員。」

「我明白了。」她派這個奴僕回到法恩那裡去議價，她要設計一個夜晚的活動。

不久之後，她的僕人就宣佈說，有個頭髮戴著月桂葉的信使走近了。莎弗的心跳得很快，那是卡拉！卡拉派他的人帶信息來，說他愛我如昔，他會忘懷那個女人。

當這個男人跪在他面前，她說，「說，誰派你來的？」

「我的主人，噢，偉大的莎弗，是那個賢智者和雅典的統治者，甚至是貴族的索隆，他的名聲傳遍整個希臘人的城市。」

莎弗很驚訝。索隆不是女人的情人，雖然在以前的場合上，他曾送過昂貴的油膏，最近又送一只銀聖餐杯為禮，上面刻有九繆思。那是一件非常體面的禮物，不過卻蘊藏著另種程度的個人信息。「索隆，這位雅典的統治者跟我有何關係？」

「他向偉大的莎弗致意。他得知她正在寫詩歌集，而想付任何代價買下它們。他問起是不是可以讓一位清廉的書記，住進你家中，給予寫作的方便，好讓書記抄寫複本，替他的休閒生活帶來愉悅。我的主人知道所有的樂事中，聆聽莎弗永恆的詩歌讓他覺得最快樂。」

對於來自這位權勢統治者這樣的信息，莎弗大受影響，因為他是世界七賢之一。她回覆說，她向索隆保證會給予書記最佳的款待，他可以與她的家僕同住，直到任務完成，她自豪地又說，「我寫了六冊詩集，整體呈現從少女起到現在為止，所唱過的詩歌。」她感謝他對她所做的事尊敬以待。

當莎弗派新信差火速趕往的途中，她卻把自己關在內房裡，從女用箱奩裡拿出擦得

光亮無比、影像真實的鏡子。全部的聲名也不能讓我年輕一歲，她想著。

神將一個景象放進她心中，那就是俊美的年輕法恩——採完海綿的潛水員。他的身體像皮塔柯斯的一樣，當年他剛從雅典的十年戰役回來，成為萊茲波斯的英雄。「我的心曾為他悸動得多狂野啊。」

她現在甚至笑了，想到阿爾凱奧斯為他唱過的諷刺歌。然而她記得很清楚，他緊緊地擁握著她，而他又如何打破謎咒在放逐她時讓她自由的。

她的深思導致自己歸結說，她並不像跟她交際花說的那樣厭惡男性。她的成長是在米提蘭的男人全數缺席的時期。

她想到了她丈夫。自從她想到他在地府漫遊時起，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她現在明白過來，他對她的喜好表現得過於懶散，而對不斷追求新的娛樂又表現得過份浮誇。他還不知道如何撼動她內心的火。多次他都對她的缺乏熱情提出抗議，而沒考慮到自己短暫的攻擊並不足以喚起莎弗內心的火焰。

假如是她的丈夫不足以當愛人的話，那就無須兩性起訴書，只起訴男方即可。也許她在少婦時期受騙了，也許她對皮塔柯斯才智的初識直覺是出於神。或者可能是另個莎弗，她的第二自我，現在正渴望著。

莎弗把鏡子擺在一邊，事實上卻是把它藏在箱奩底下。但是那晚她將門閂上皮鏈，然後又重新取出鏡子來。這次她借著小蠟燭照亮幽暗的夜室，好讓她端詳自己。影像很

令人驚訝，因為她額頭的紋路，還有眼睛周圍的皺紋變得好柔細，這正說明她的行樂日過多，笑得快樂無比。至於她髮中的白細線，可以用深暗的莓漿汁，以及浸在水中熬煮的樹皮汁染色。

時間的確已經來到要用她母親塗的乳香脂的時候了。這樣的保養技巧花了好幾小時仔細完成。妮歐貝還知道其他的：熱敷，混合克蘭特礦石的硫磺在弱火上燒著，稀珍的植物與鉛丹混合起來作成泥糊，敷在臉、頸上停留三小時之久。接著慢慢浸泡她身體的皮膚，僕人拿來女人餵小孩的牛奶將她全身洗乾淨。這些做完後，接下來就是塗杏仁油、打上蜂蜜酒的色澤，以及抹上一劑蜂蜜和水煎煮的塗料。啊，這些充滿幻覺的雪花石膏小盒子。這些化妝品除了欺騙與說謊外，能作什麼呢？她不在乎。

她可能會再年輕起來，卻不必有青春的實質。以這樣的佯裝，就有可能談最後一次戀愛。這許多年之後，她再次對阿芙蘿黛媞吐露這件事，忘了她與女神們爭吵過，力求體驗愛人的擁抱，並以她自己的身體挑撥對方的。

交際花們曾是她的快樂之源。然而，有可能最後一次、尚未體驗的喜悅，正等著她投入一個懂得愛的男人懷中嗎？他不是一個她自己階級的男人，擁有雙簧管演奏家和成串的男孩愛人，而是粗曠的水手，他的前臂強而有力，他的腿像柱子。法恩以這樣穩重的步伐，踏在他顛簸搖晃的船上，他的肩膀像角力者的，腰身卻像女孩一樣纖細。她對自己笑著，想到他無法知道她編造的詭計，那就是她全然是個幻覺，甚至她的詩歌；一

件完成的事物，只為當下存在，當詩歌繼續唱下去，事情就延續下去。

一切端賴藝術與火炬，因為她永遠不會僱用他弧度優美的船，除了在晚上。光亮代表喜悅，她悲傷想著，但它卻屬於所有人，不屬於我。在這項冒險上，她的女贊護主會是月神瑟麗妮。「借著天助……」

此後她的僕人花了三個晚上與這個年輕船長商訂好一夜盛會的細節。在調整、安排期間，不斷有負載沉重如動物般的僕從人員來往於她的豪宅與他的船之間，他們攜帶了織毯及枕墊、虎豹的皮裘。接下來是搬弦樂器：一把上端刻有鳳凰的豎琴、一把齊特琴，還有一把古豎琴。他們也帶了雪花石膏盒子上船，異香從中裊裊升起。

到了那天，覆蓋著薰衣草香的細亞麻布、裡面裝精緻食物的編籃與葡萄酒甕都被裝載上船。最後花也被送抵來裝飾這艘三桅船的側邊。他們在船側編花，沿著船桅用線串連起來，他們沿著索具奔跑，船順著水流拖曳航行。她彷彿事後回想起來，才記得他們從船頭到船尾，守護著幾把火炬，確保明亮不熄。奴僕們也待在這位無言、著金涼鞋的船長腳邊候命，他還穿著一件潔淨白麻布做的寬鬆長袍，白得像埃及人的利塞斯紡紗。

夜晚來臨，有個努比亞奴僕，划船載著一個穿斗篷的人到船上。法恩單身出現，伸手跳出來，他的斗篷敞開，露出薄紗罩衫。他不確定自己是否碰到一尊女神，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他不敢仰望看個清楚，只是低頭盯著船的厚甲板看。

「我問過人，知道你的名字叫法恩。」

她的聲音保留了琵琶與鐃鈸的音質。他從沒聽過有人這麼有格調地喊著自己的名字。

「我還知道你不是自由人，但有忠實坦誠的聲名。因此萊茲波斯的莎弗，也親自來你的『服務船』，依憑你的才華，處理波西頓惹起的海上風波。」

法恩在她面前屈身。「夫人，我會盡力取悅你。」

「我相信。」

「我感謝你借給我這件美服，還有金涼鞋。」

「它們不是借給你，是送你的。」

他喃喃說了什麼，不知道為何。他仍然不敢仰望她，除了看到她的腳多麼小，腳趾多完美，還有涼鞋叮叮噹噹響著銀鈴聲之外。

「領我走，噢，法恩，走到我的人為我備好的地方，好讓我在你安靜的船上寫詩歌。」

「好的，夫人。」然後從透明清澄的特侖亭羊毛薄紗裡，自在地伸出手來緊抓住他的……然而這樣的一隻手。他從沒看過像那樣的手；他自己的手，此刻就像禿鷹吞下一隻小林鴿般那麼粗大。他感覺到，擱在他手掌裡的纖美手指還有細小手腕正信託他的引領。當夫人在他身旁走著，因水而傾滑，她就像一莖搖曳的水仙花一樣。他自己的腳，即使穿著金涼鞋，還會使得甲板發出輾軋聲呢；她的則無聲無息，除了歡悅的鈴鐺聲。

法恩領她走到堆得奢華無比的毛皮、地毯及枕墊那裡。

「我可以從這裡觀看你辛勤駕船的光景嗎？」

「當然可以。」接著他又憂慮補充說，「你的僕人為你設置了這個地方，但是假如你要更私密些的話……」

「不，不，我可能有需要你的地方。你看，我孤單無比。」她笑了，透過朦朧的網紗看著他的臉龐，直接無掩的看著。那感覺就像偉大的宙斯發出閃電擊中他全身似的；他的機智似乎混亂了，而他自己則迷醉不已，好像喝醉酒似的。

他再次垂下眼睛，不過莎弗已明白她需要知道的事實。她的神奇，遠比那些安卓米妲女巫賣的愛情藥劑更真實。

「船那麼不穩，」她說，接下來的剎那間，她就傾身靠向他。直覺地，他的手臂就環抱著她，她覺得自己在他身上造成的僵硬，他則感覺到她的柔軟，她向上翹的胸脯。下一剎那，縷縷的芳香又吞沒了他，他知道自己懷中躺過一個女神。

「抱歉，夫人。」他撐住雙腳，將她的背靠在巧妙混合擺好、五顏六色花樣的裝飾墊上。雖然她全身的重量擱在他手中只停留片刻，他已看見了胸脯玫瑰色的乳暈、豐滿的大腿，而腰身卻那麼纖細，他相信他可以用雙手丈量它，剛好是手指碰到手指的寬度。法恩聞到她散發出來的香氣，覺得暈眩不已，不過他擠出話說，「我求繆思祝福你的作品，夫人。」他向她致敬。

「我也這樣祈求。」她拿起琵琶，法恩視此動作為解職的示意，因為他轉向他的責任駕船去了。

她漫不經心輕輕彈著；她的眼睛半閉著，觀看他在操作的全部職事。他敏捷地扔掉停泊石，快速划動槳拍，划過停錨的船，船側暗影幢幢。一旦完全離開港口，他就攀身懸掛在繩索上，搖盪擺動，繩索就升起了帆。男性的身體在活動中發散的興奮氣氛，可比擬舞蹈中的女性。他個人的活力、他的協調、輕快、和諧的動作，讓他的行動深具特色，這全都感動了她，因此她平日對繆思的懇求，懇求添加我詩歌中的熱情都不需要了，雖然她還覆誦著那些老套的禱詞。

夜晚很溫暖，鬆開栓塞後散發出來的香氣，使得感覺暈眩起來。法恩不再有什麼事要做。風都替他做了，他繼續倚靠著繩索。即使是一個放鬆的動作，他的身體都含有動力的暗示。

莎弗繼續唱歌給自己聽。他緊張聆聽著。她微笑著；他也想說，「我聽到莎弗唱歌了。」

月亮升起，圓嘟嘟的，彷彿是小孩用手從全圓形中多擠出一部份來似的。夜晚吞沒了他們。他們悄悄走動起來，離開黑沉沉的海水。「法恩。」她喊道。

剎時他就來到她身旁。「夫人？」

「我們現在要回航。」

她可以感覺到他的失望，因為他就像她幼嫩的交際花一樣。

「令你滿意嗎……航行？」

「完全滿意，不過我已經唱完歌了。不管怎樣，確實有九繆思伴我同遊，她們對於這趟航行也感到愉快無比，就跟我一樣。我會再僱用你這艘船。」

「明晚嗎？」

「我不知道。我會傳話。」

「你覺得賓至如歸嗎，夫人？一切如你所願嗎？」

「我覺得很愉快。」

「那麼我就不弄亂地毯和枕墊，讓它們原狀擺好。」

她點點頭；這話太瑣屑不值得討論。他們再次穿過通道。他捲起帆，降下它們後面的船桅，一起捲成緊實的捆捲。她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記得每一個動作。當他牽她到小船上時，她覺得他的手指在她的手上流連不去。

莎弗派奴僕傳話說明天不便來，後來兩三天也過去了。她這樣做是因為想到要去那兒讓她覺得很瘋狂。因為這樣的渴望躍上身，自從她的交際花黃金時期以來，她已不曾嚐到過。她除了法恩什麼都不想，她虛度時光直到看見他，重新記起他所有的動作還有他說過的每一句話。她閉上眼睛，再度感覺到他流連不去的手指，它們多希望不離開她

的手。她計劃起他們下一回的相遇了。

無人比莎弗更知戀愛的策略。莎弗的戀愛策略是什麼？女神曾給了她機會，讓她的青春重活過來嗎？或者只是個殘酷的嘲弄？

「我知道我的智慧之路！」她對這個阿芙蘿黛媞的後裔直說，不過知道她不會照著作。我的腦筋受阻了，她告訴自己說，因為以輕快、無憂無慮的態度開始的什麼已經佔據了她的心。「命運之鏈將所有人綁住了。」法恩對於她延期日子感到失望嗎？他想到她就像她想到他那樣嗎？他有絲毫想到她嗎？

另個問題緊跟著而來。「我再次戀愛，」她疑惑問道，「可能嗎？」

她的奴僕再次列隊吟唱，法恩的船充滿了清鮮的薰香氣，甚至擺了更多輝煌成串的花朵，細緻柔軟的希臘阿瑪斯帳帘，全都神奇地預示她的出現。

這艘小又輕的船不耐煩地搖晃著，同一位努比亞奴僕載她到大船處。

如昔，法恩將她抱到船上。他比她記憶中的更俊美，他的眼睫毛掃過臉頰就像女孩的一樣甜美。他找到了勇氣直看入她的臉龐，不過只有片刻的時間。他又再次盯著厚甲板看。「歡迎，噢，莎弗。」

「祝你平安，法恩。」

他沒有放開她的手，卻握著它領她到為她備好的地方。當她坐在毛皮與奢華墊材

上，他歡呼說道，「因為你那麼愛花，夫人……」然後交給她一頂紫蘿蘭與番紅花編的花圈。

為了接受它，她必須撥開斗篷和科斯島罩紗。

法恩被迷住了，因為莎弗的長袍露出她的身形，甚至露出了阿芙蘿黛媞的胸脯，她的女奴已在上面熟練地把頭髮拉順，又描繪了下方的嘴唇，塗上胭脂。

莎弗低下頭，好讓他可以更容易把花圈套上。他跪下來做這樣的服務，她的胸脯垂著精緻染過色的乳頭，搖搖墜墜靠向他。法恩跳了回來，彷彿碰到火似的。

她冷淡說道，「我感激你，法恩。花圈是出自漂亮的想法。」

她拉起科斯島長袍裹住自己。那並不曖昧，只是在他們之間擺了另一塊摺布使她顯得朦朧與不真實。她的身體像一條不斷在消失的金線般離開。法恩退到划槳處領船出港。

莎弗拿起琵琶如往常般唱起來，非常輕柔地對自己唱著。法恩穩住帆時，她對他喊說，「噢，船長，我願有同伴與我共飲白葡萄酒。」

他走向她時，她甚至在香蜜油膏氣氛中都意識到他男性的味道。這困擾了她，這總是困擾著她。

「你會倒酒嗎？」她問，一邊遞給他葡萄酒瓶。酒瓶鑲嵌著珠寶，如同海底的貝殼鑲嵌著甲殼動物。他幾乎不情願地拿起玻璃瓶，潑向波西頓。

莎弗稍微皺眉說道，「在一只酒杯中，我看見我的僕人所犯的疏忽。」她的表情改變了，好像在那一刻，她已解決了沉重的麻煩。「因此你必須坐下來，好讓我們可以共飲。」

「我不值得……」他真正苦惱地辯解說。

她對他甜蜜笑說，「依我之願，我讓你成為值得。」

他坐下，莎弗想要這樣，所以他還能做什麼呢？濃濃的香氣飄過他，他覺得頭暈目眩，像被一座奇異歡悅的花園圍繞。

莎弗用單提耳的酒杯啜飲著，杯上繞著一圈刻有狄奧尼修斯舞者的橫飾帶。她隔著杯緣望著他，態度悠閒。

他察知她的端詳，就低頭迴避她的視線，不過眼睛順沿著她的身體看，然後再次飛快抬起頭來。她無言地把酒杯傳過去給他，他也一句話不說就喝了。接著說道，「這是酒嗎？」

她輕輕笑出聲。「當然不是。那是從胴體勻稱的海洋之女——克麗梅娜那兒偷來的瓊漿，她與泰坦神艾培塔斯同床，生下普羅米修斯、阿特拉斯及依比米修斯。」

法恩停下不喝。「依比米修斯，」他說，「帶給那些必須做苦工維生的人壞運。」

「不是壞運，只是運氣好壞都有。」

「由於你僱用我的船，我已蒙賜比以往更好的運氣。」

「酬勞優渥嗎？我不是在打聽。」

「我不是指酬勞。由於你的蒞臨，噢，偉大的莎弗，世界再造過了。」

她笑說，「根據你所說，船長，我想我是對的，而你喝的藥草酒，確實不是由牛隻拉著磨石壓榨葡萄擠出來的。」

「那麼是什麼呢？」他問道。

「我的女侍可能誤裝了奇怪的汁液，一種帖薩洛尼卡人的釀酒，或許是女神祭師柯蒂脫自己假造配方，用咒語和特別的藥劑製造成的。」

「要是你說的是女巫的法術，那麼就沒必要喝，因為我已經中了莎弗的謎咒。」他似乎摒住氣，等著看看他這番大膽的話會產生什麼效果。

「我剛剛的音樂令你愉快嗎？」

「是的……不是……你，是你自己。我以前從沒那麼……接近，看過像你這階層的夫人。」

「噢，要是這樣就好了，還有更多人比我還優雅呢。」

「我相信你的誠實，大人物，而不是你的判斷。」

莎弗笑聲似樂音，像鈴聲。「今晚我要人陪伴。聽著，我會為你唱一個故事。」莎弗選了會迷惑男人這樣的史詩。她的詩歌是關於塞色斯[69]的事蹟，他殺了人頭牛身怪之後，從怪物身上釋放了七個男孩和七個女孩。

法恩快樂極了。她唱誦時他聽著她詩歌的腳步。他像個孩子，她想，一個美麗的孩子。她編唱自己與他有關的故事，每首都更加確切束縛他。

她說到特洛伊國王普利安，說當他接獲兒子海克特帶回一個新娘（底比斯西利安國王之女）的消息，她唱道：

差使有力又飛快的腿，
依戴烏斯，宣佈這個美妙消息……

法恩看著她的臉龐，她對他輕聲細語，「這些潮水淹覆全亞洲，已永遠變成傳奇了。」

海克特及他所有同伴都
從聖底比斯還有普菈西雅[70]的平原，
搭船過鹹海，帶來了
一個細緻、黑眼的女孩：安卓瑪榭。
她戴了許多金手鐲
海風也帶來紫色織品

還有光燦的碎寶石；
銀杯與象牙浮雕也是不計其數。
信使這樣說，海克特親愛的父親
敏捷地起身，當消息
迅速傳遍大城給他們朋友之時。
特洛伊人就
將驢子上鞍，好平順拉車；
所有女人與漂亮足踝的女孩
化為整體，
登上寶座，普利安眾女多與眾不同。
男人將馬套上軛
拉馬戰車；每個少年
都在那裡；直到一個偉大的人
沿途健步走過
馬戰車夫駕駛
他們的叮噹馬兒前馳……

她瞥看著法恩。他一動也不動。他懇求她別停止，所以她又告訴他，說特洛伊城傾倒後戰士們都回來了。

「聽你唱，令人暈眩迷惑，」這個年輕的水手敬畏說道。

莎弗懶洋洋地伸展四肢，舉向頭上。「我疲倦了。帶我回去吧。」

「我必須要嗎？」

她溫和對他微笑說，「是的。」

「不過，下回你會再造訪我的船嗎？不是僱用它，而是當作榮譽貴賓嗎？」

她端詳他一會兒，彷彿在作決定。「那會很愉悅，」她說著，一邊扮演這個偉大夫人的角色，這時她想要擁抱他，對他扮鬼臉，使他狂熱起來。

他提議了一個日子。她回說她會研究這個協定，然後傳話回覆。

她在家花時間寫史詩頌歌，因為這令他著迷。她決定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普羅米修斯的故事，還有他偷火的事蹟。人類接受這個神聖的禮物，宙斯與他的類族為了報復，就不再面對面處理男女人類的事端，而是此後只在夢中出現、預示。

莎弗很喜歡她寫的故事，當然法恩也會喜歡它。所以她要去當他的貴賓。貴賓愛人，她猛然對自己低聲說。因為她無法再次制止她的身體靠近他。

她知道有一則迷信，相信年輕人的精液和強而有力的生殖器進入她身體裡，作用就

像一劑藥可以保持她年輕。她需要他的青春和美，雖然他不曉得，他則一點也不需要她。

她想起一首她最愛的情詩，是寫月神瑟麗妮的，詩中據說女神借著自己蒼白的月光，看到一個美少年牧羊人睡在萊摩斯山上一個洞窟口附近。她傾心於他的優雅與優美，就決定要將他保留在那裡，就像他這樣子永遠睡著，永遠年輕。她夜夜用她的熱情餵他，以親吻撩醒他，用觸摸刺激他，是那麼極盡官能的動作使得他在睡眠中，發出呻吟，喊叫出來，而且他的勃起持續到早晨她才放了他。這個少年名字叫恩狄米翁。雖然瑟麗妮每晚保有他，引誘他，激發他熱情，她從不讓他醒過來。他從沒看過她，他沉睡身體的這位情婦。她允許他對她作情色的夢，還向他描繪自己的樣子：一個又放蕩又純潔的少女，她似乎像是意外失足絆倒在他斜臥的身上，然後撕裂自己的長袍，好讓自己沒有衣服保護。接著她又哄騙東風剝落恩狄米翁的衣服。她對他的貪欲從不停止，從不滿足。恩狄米翁知道當他們結合時，只有神知道那感覺。

「來就近我，月神，在我夢中給我忠告，」莎弗喃喃說道。到了早晨，她從未這麼強烈知道她必須讓法恩永遠沉睡，只許他藉著火炬光看到她，為他編造英雄故事，帶給他的身體快樂。

她會施這樣的法術，因為她是莎弗。神奇法術是她的小我的主要成分，這個小我伸展出去環抱她所希望的事物。

所以當夜她就協議好，命令妮歐貝找來技巧熟練的女僕，再次預備好達成圓滿的藝術。她似乎很美麗，她誘人地說，「沒錯，」她告訴女僕說，「我就是月神。」

她們彼此看著對方，互不理解。妮歐貝獨自笑了；她的小姐常常這樣說話。猜謎語嗎，對別人似乎是，不過妮歐貝知道她在跟神說話。

莎弗趕到她的恩狄米翁那裡，他正站在長船的船頭，眼巴巴望著海岸。人家把她帶下馬戰車，她輕足跑到小船處，大塊頭的努比亞僕人等著要載她出港。

法恩把她抱到甲板上，立即就被一陣香氣包圍，既寧靜又擾人。「你像一朵薊花，夫人。歡迎。」

「謝謝你。我覺得備受歡迎。」

他領她到她的臥榻處，不過這次是他招待的野餐。

「多可愛，」她說著，關心到每項安排的事物。食物比她從皮拉高崖以來吃過的還貧乏粗糙，但是宴會準備了同她採過一樣美麗的花朵。

「那只是萊茲波斯葡萄酒——」他開口說。

她插嘴說，「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我的弟弟們都是種植者、販賣商。」

「那麼坐下，夫人，一旦船開出港口，我們就喝它。」

「蒙神賜與這麼多。」對於她自己，她也親自答應要嚐別的食物。

今晚他沒有揚帆，只讓船輕輕搖晃，他則走到她身旁。他們倒酒給神，然後他從混

合酒瓶倒酒給她。「但願樣樣好事跟著你，女人中最眩人眼目的你。」

「你也是，好事相隨。」

他們喝了酒，彼此這樣看著。

「多日來，我想到你告訴過我的美妙故事。這趟旅航定會像進入你腦中的另外一個世界。」

「那兒會有許多矛盾處。有時候很擾人……就像你干擾了我的寧靜。」

「我嗎？怎可能？」

莎弗跳起來說，「站起來。看看我的臉，如同朋友面對朋友，愛人面對愛人。」

就像一個人在恍惚中他服從了。他站立著的時候，她設法這樣做，她幾乎站在原地不動。他的眼睛巡視著她透明的披羅裙，亞馬薩斯人用羽毛編織成的，然後看到她細緻身體的驚奇之處，這些地方似乎都在向他探觸。莎弗遇見了他長著深暗睫毛的眼睛。

「觸摸我吧，因為我為你耗盡了。」

她迅速對他輕聲耳語著，但是他靜靜站著，不太確定。一個高地位的夫人，萊茲波斯的女歌手，他聽到的正確無誤嗎？

是船的搖擺，也開始移動了嗎？她已躺在他懷中，用明顯不同於兩性的方式緊摟著他。

「你就像是火，隨風吹過我，」她輕聲說著，他親吻她的時候，她沒閉上眼睛。他

卻閉上眼睛。「啊，法恩……」她解開他的衣服，她的手指滑進他的裸體。他很僵硬，像根柱子站立著，覺得這樣很羞恥。莎弗跪下來崇拜他。他對她讓自己產生的感覺，喜悅地大聲呻吟著，他帶著迫切心把她抱到堆疊的墊子上，用自身的重量壓碎了她。

但是她不會靜靜讓他這樣做。她精心塗滿香膏的身體，畢竟說明了愛的新可能性。在他把她壓得動彈不得之前，她逃避了，表露出另一種不同的姿勢。她頭對著頭躺在他身上，然後頭對著腳。她呈現她豐圓的臀部，他要去碰觸她的時候，她就轉開，在他上端搖擺不已。

他像豹一樣敏捷抱住了她，她無法再逃掉，以新方式取笑他。現在換成她呻吟不已。她內在的火山爆發了，熾熱的岩漿流過她全身，每一滴都讓她因興奮而肌肉緊張。

「你是我的牧羊少年，」她輕聲說道，然後將他身上的精液舔乾淨，接著輕輕用潤滑油按摩，油混合了石榴、蛋、蜂蜜、螃蟹的軟肉、蝸牛底側、蚌類，及少許蕁麻籽萃取菁華調製而成的配方，因為她有意今晚再次擁有他。為了這個理由，她在左腕的銀手環上了一個驢子的睪丸。她做了所有的準備，就為了讓他激起性欲和雄風。她悄悄在枕頭下塞入一片青葉蒿，這東西也可以讓男人多次歡愉而雄風不減。

「你不是女人，」他摒住氣息，喘氣說道，「而是女神。」

「那是真的，神們因我是繆思的姊妹，與我非常接近。然而我是凡女，所有我的本

性都可以變成你的。」

「我從來不覺得……從來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我沒說我是平凡的女人。我是莎弗。我的所作所為都富於感情。」

「我會為你死，」他說，接著又說，「我認為自己幾乎死了。」

「我也是。你的肉體燒焦了我。你的嘴唇燒傷了我像傷口。雅典娜一定派了蒼鷺停在我們右手邊。」

法恩笑說，「沒有什麼蒼鷺，只是海鷗。」

「那麼他們也是幸運的。」

「一定是這樣，因為你在這裡，除非我在作夢。」

「我在此。」她在他髮中編了兩朵風信子，喃喃說著輕柔、沒道理，或者沒必要說的話。

她告訴他九繆思生於派利亞。他甚至不知道像這樣簡單的事。「海希奧德說她們全都單純無貳心，她們的心開始唱歌，如我的心開始愛。」

「為了我嗎？」他驚奇問道。

「不為你為誰？我在這裡或在別的地方？回答並告訴我。」

「你……在這裡。雖然我不能相信它。我也不了解。」

「不要尋找了解。那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她貪心的嘴開向他的。他懶洋洋地回

應，讓她如她所願與他遊戲。

她飢渴的嘴唇最後感動了這個水手，讓他再次迷失自己於熱情的潮水中。

當可以靜靜躺下時，法恩說，「我再也不知道我是你或是我自己，」他嘶啞說道。「你總是法恩，那就是何以我的眼睛喜歡看你，我的心歸向你的原因。」

「我聽說……」他衝口說，不假思索地，然後制止自己。

一陣寒冷降臨她身上，「不，不，你必須告訴我你聽到的。我們必須彼此對一切事開誠佈公，也不對任何事退縮。」

「那是因為神造訪了饒舌的你。那真令人羨慕。什麼也不是。」

「我對此什麼都不知道。」她灌下強烈的萊茲波斯紅葡萄酒。

「他們談論的就是這些女孩，多年來待在你豪宅裡生活的那些。」

「是的，我的交際花，我美麗的伴侶們。還有關於她們什麼呢？」

他搖搖頭說，「那只是酒館裡的談話，不值得再提起。」

她輕鬆愉快說，「對我這一切都不是新鮮的事。我有許多敵人。名氣開始引起饒舌的嘮叨。他們說我在當中擁有愛人。」她笑說，「他們提到了一些名字嗎？」

法恩垂著頭，不情願回答。「他們確實提到一位雅娜脫莉亞，還有美麗的姬蒂蘿，以及一個叫做翠鳥的女孩。」

莎弗喜歡這些誤說。翠鳥，他們當然猜到了翠鳥。她拿起她的琵琶，凝望海的那一

邊，彷彿對它唱起了詩歌：

沒有皮拉或米提馬，也沒有
萊茲波斯任何的女孩是我更喜悅的

他注意到過去式嗎？

她把琵琶擺在一旁。「我們天真無邪地住在一起，在美妙的思想之島唱學習歌，晚間讀天空。白天我們在沙灘跳儀式舞步，彼此用來自基普羅斯山脈的塞納斯香油塗抹。許多次我的繆思會把我從我朋友處帶來，我會對那些美麗的靈魂唱詩歌。那是小小的報酬，因為快樂的她是繆思所愛。」

「你是個半神人，噢，無雙的莎弗。我不能相信你的愛會轉向一個普通的水手，一個不聞名的人，因整個萊茲波斯，整個希臘世界都在追求你。」

「愛沒有理由，不要尋找理由。這是個神聖的禮物。」她告訴他狄奧尼修斯的故事，她每年都戴著花與長春藤的花冠，去里底亞的山谷，去奉獻給他的遙遠的山脈。她說到普羅米修斯如何把聖火藏在空蘆葦中。

有些法恩想聽的事情非常奇怪。他對於她沐浴用的機械設備很感興趣。他從沒聽過把水管埋在地底下，將水從泉水處導到廚房的火爐，然後從這裡流進半人半獸怪物的水

龍頭，奴僕將其轉開流滿大理石浴缸。

「那構想來自神。」他用敬畏的聲音說。

「沒有什麼神，」她笑說，「而是我一個奴僕設計的。在西那庫斯，所有豪宅都有這樣的設置。」

「而廢水，」他問道，「難道不能從屋子經由同樣的水管流出去，貯存在離屋子遠遠的水坑裡嗎？」

莎弗喜悅笑著像「廢水」這樣引發他的話題，這時他身躺在愛情的臥褟上，認為就是為了這些神秘的理由，她愛上了他。

他們每晚都碰面。他們不能彼此離開對方。她送他金飾品，或者將它們藏放在他的船上，所以他就不需要為了採集海綿冒著生命的危險。

有一次，風從天上橫掃而下，海浪擊打著船隻，然後波濺到甲板上。法恩笑了。但是莎弗擔心她精心化過妝的臉，還有潤澤的頭髮會沾上污漬，就轉離他，要求他架起暫時的帳篷。

他認為這很適度，她潮濕的長袍黏住她，他很高興照她所願去做。在臨時搭起的帷幕之後，他趕忙修理損壞的部分，丟下一條頭巾蓋住她的頭髮。接著就比手畫腳說下去。

法恩是她世界的中心。她愛他並且迷住他，卻無法擁有足夠的他。但是法術總令人

暈眩。有故事可以娛樂他，他為了快樂就唱詩歌。

「你的詩歌甚至也會迷住野生動物，牠們能聽到你的樂音，」他說。

「假如它們迷惑你，我心之主，我已滿足。」

有天晚上她來了，並且在他將她抱在懷中時，她看到他的眼睛縈繞不去，露出憂傷。當她詢問他，他把頭擱在她膝上哭了。「我已失去一位親愛的朋友裴拉崗——米尼斯柯的兒子，他像我一樣，是個漁夫兼追蹤海綿的潛水員。」

「發生什麼事了？」

「在波西頓的黑暗王國裡，諸事都有可能錯誤。有人在往下遠一點的地方，看到捕到的一堆海綿，再在水中踢一次腳，你就會抓到它了。相反地，血從你的眼睛湧出。這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莎服用親吻安慰他，但他懶洋洋躺著，顯得意志消沉來抵擋她。

過了些時候，莎弗說，「你親愛的同伴不會死無人知，聽著，莎弗已寫了一首頌歌給他可憐的幽影。」她唱道：

記得裴拉崗，一個漁夫，
他的父親米尼柯斯
在這裡放了一只魚簍和槳：

法恩親吻她的手。「人們不會忘懷他，偉大的莎弗賦予他生命！」他記得他的剛毅。

稍後回到她家，發現門外有個信使。她不敢進去，因為他帶來的消息不好。他的頭髮沒有插桂葉。

很快地，她摒息吟誦說，「宙斯父親，不要是卡拉才好！」然後對信使說，「說你必須說的。」

「在雅典，噢，無與倫比的莎弗，那位賢智又高貴的索隆快要死了。他希望等到最後，聽到你的歌才去世。」

「可憐人。我今晚已經聽到一個人死了。像一隻曾經跟隨我們的不幸獵犬，跟進了大門。我不睡覺，除非我已經採集到草原的味道、花朵的燦爛，水落在石頭上的聲音。我將把這一切送給索隆，讓他舒適過世。」

她查看她的工作，但是幾乎找不到一點新的進展。繆思因忌妒法恩，離得遠遠的。她不在乎。她帶給她的詩歌熱情，現在她帶給她愛人。

她收集任何作品，好讓索隆的書記那麼勤勞複寫時，可以監視這些作品。

她停下來讀：

……也不曾收集
早春之聲
以夜鶯的合唱
充滿林子
不過你在那兒與我漫遊

「翠鳥，翠鳥，你擁有我那麼豐富的生命。有時候我希望死掉。」她很驚訝聽到自己說這樣的話。她說過這些話嗎？真的嗎？

當時刻到來，法恩看著她，看到她變老了，這些話就會成真。因為到那時她真的變老，生命就結束了。

每一次她的年輕水手以深藍眼睛看著她，她就顫抖唯恐他會發現她臉上白色的鉛粉會出現裂紋，或者沿著一條笑紋……他會知道她老了。假如那會發生的話，就一定會發生，莎弗不再是了。

到了早晨她速派信使上路，送給他一束詩，用她一艘纖細的船載往雅典。

市集上傳著卡拉的消息。人們看到他的艦隊正前往萊茲波斯。莎弗無法解決在她內

心建立起來的感情糾紛。

他獨自來嗎？

同她一起來嗎？

當作奴僕或妻子？

她是那麼緊張，所以傳話給法恩說她不適，不能來拜訪他。然後卻又改變心意，去找不在船上的他。他在哪裡？在某個酒館痛飲嗎？或許在向一個同齡的女孩求愛，或者對某個富有的法官或王子，玩起愛人少年的遊戲嗎？她對他的生命一無所知。他的生命就在船上與她同在。他還有其他存在的時候沒關心到她。突然之間她忌妒得要發瘋。他今晚在哪裡，當他應該與她同在的時候？

有個女孩嗎？多大？十五歲？十六歲？噢，漠然的神，你為我保留了什麼折磨！她在她房裡，擦淨臉上的彩妝，帶著疏遠的態度看著自己，對著皺紋滿臉的醜臉哭了，而那只有造成新的又醜陋的皺紋出現。她的身體鬆垮垮的。她呈現給法恩的自己的天賦耗損用盡了。「噢，阿芙蘿黛媞，我錯了。我遺忘了。我內在這些火焰難道不能熄滅嗎？你難道看不見我如何受折磨嗎？我渴念又想望……而事實不可能是。我眼前什麼也沒有，只有羞辱。」她啜泣說，她內心像掉下來的花盆一樣破碎了。

她差派僕人到碼頭去等卡拉抵達，邀請他來看她。身體的界線崩潰了，她仍必須親自去看看每件事情。她和妮歐貝商討著歡迎她弟弟的每件細節。為了不想有什麼意外巧

合，她趕到廚房選了隻閹雞，改變菜單的食物。她在花園裡指導綁哪些花蕾，讓它們等到贈給卡拉時才打開。她視察清理與打亮的工作，她猶疑考量了十幾次自己選好的衣櫥。

她留一個跑腿的在雙港口，這樣一來，當看見弧形的船進來時，她就會有充分的警覺。卡拉生氣走的。現在當然他必須明白他姊姊發自愛心的話，關心到他和他的財富。

然而她是莎弗，她知道熱情可以融化堅強的心，解散穩固的決定。她必須為朵莉卡•羅杜披思的出現備好自己。莎弗擔心假如卡拉留她當個奴僕，出於嫌惡這個色雷斯人，她可能會揭露朵莉卡曾睡在她兩腿間，表演一次達到顛峰的放蕩行為，那時一隻大鳥展開令人炫目的尾巴，激昂拍動著翅膀，誘使她墮落。莎弗只需閉上眼睛，就可看見這隻生物的鳴叫，女孩白色的身體掛在牠的羽毛鳥體上。

要是我把這件事說出來的話她會怎樣？否認？笑？笑什麼呢？但是朵莉卡不會提到薩摩斯。那會破壞卡拉對她的愛，或許她的驕傲仍想像著她可能嫁進貴族斯卡曼尼莫之家。她告訴過櫥子如何切青椒片嗎？她提過香菜籽嗎？卡拉喜歡吃香菜籽烤麵包。假如她能休息片刻抵擋恩狄米翁，抵擋她的沉睡愛人的話該多好。假如他的眼睛從沒醒來過該多好。「噢，我的繆思，你領我到哪裡了，你把我拋棄在什麼荒野海岸了？」

一個跑腿的撲在她的腳旁說，「夫人，卡拉柯斯主人來了。他甚至就在門口讓你的僕人領著，他挽留他們，他們則陪伴他，他可能讓你驚訝不已。」

莎弗高興喊了出來，跑到寬石階去見他弟弟，他就在她家的門口，替他洗腳，致意歡迎他。

雙層門猛然打開，奴僕跪下來丟五彩碎紙，一條舖紫錦繡毯的走道很快呈現出來，跟覆蓋上花朵同時快。卡拉柯斯從一輛馬戰車，牽下一位如玫瑰般的金髮美女。問題獲得了答覆。

當卡拉柯斯走向她，有一種預感降臨莎弗心裡。從他弟弟肩膀望過去，她碰到白玫瑰明亮的眼睛，看到它們打量的凝視。接下來片刻，她抱住了他。「卡拉嗎？你回來了嗎？」

「姊姊。」

「進來接受歡迎和祝福。」

朵莉卡・羅杜披思和她的女僕，在身後只離一步之遠。就是這個時刻。莎弗往前向她跨步走去。「你，色雷斯人，不可以走進來，雖然你在特耳菲的皮提亞女祭師阿波羅神殿，為了自己的榮耀奉獻了一百個鐵箭號貢品。」

這個美麗的女人看遍她全臉。即使歷經時間，她們還是彼此認識。白玫瑰的眼光溜向卡拉。

「莎弗……」卡拉的聲音聽起來很可怕，在它控制暴力發生的時候。「她必須進去，你必須對她歡迎。我告訴過你，我離開後會娶她。我全心向她，而你，摯愛的莎弗

必須唱婚姻頌，與我們同樂。」

莎弗意識到白玫瑰以無趣的態度看著她，彷彿她知道事情會怎麼進行。

莎弗漠視她，對她弟弟說，「事情可以不是這樣。我知道你以高價買到她……」

「也給她自由。」

她忽略了這點。「你甚至跟我一樣，屬於貴族斯卡曼尼莫家族。我們的家族可追溯到清白無瑕的祖先奧瑞斯特與阿葛曼農。你不可以娶這樣的人。你已給這個女人自由了，弟弟，然而你無法改變奴僕愛逢迎的本性，她身上的每個毛孔也都想取悅海、陸軍人。」

這些侮辱似乎沒有令白玫瑰受困擾；她繼續期待地凝視著卡拉。

「你在說些什麼？」卡拉失神說道，「你派你的奴僕和馬戰車表示歡迎，你也知道朵莉卡跟著我。」

「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了。」

「我不相信你會帶她到我這所豪宅。我不相信你幾乎不曾想到我們的優秀姓氏。」

「什麼想法讓你這樣認為？朵莉卡有主人掌控她，即使這樣，她還是有顯著非凡的名聲，高高在上。特耳菲神諭淨化了她，所以她像個處女來找我。而你，這個羞恥之女，才是藏在偉大的聲名之後，浪蕩形骸引誘這裡無知的少女們，將她們辣手摧花。」

「這是我的弟弟在跟我說話嗎？」莎弗喘氣說，「你聽到什麼謊言了？」莎弗轉向朵莉卡，而她因情況改變，所以不斷在移動。「我明白就是你所為，母狗，」莎弗向她吐口水，「是你破壞了姊弟兩人之間的和諧。」莎弗惡意譴責她。

重重一拳打在莎弗的胸膛上，讓她跌跌撞撞往後倒。奴僕們立即拔出劍包圍她弟弟。

「停住！」她喊道，「在我的屋裡不准有人出手對抗他。」

卡拉站在她面前，阿瑞士這個可怕的復仇之神已經抓住他。他的鼻孔擴張，接著迅速壓平，他的臉看起來這樣生氣，只有在她自己照鏡子時才看過的表情。

卡拉柯斯還沒說完，「尤利攸斯與拉里喬斯勸我留下奴僕，當作我的眼目，觀察你的不慎言行。」

「你對我偵探？」她吸一口氣問道。

「我知道你與一位平凡水手談戀愛，那件令人討厭的事。我在想，因為我們在否定社會方面態度一樣，所以我們會繼續舊有的親愛，彼此互相支持。不過，你似乎覺得這很容易變成說教，彷彿你是美德的典範。你就是妓女，莎弗，那就是人們記得你的。一個老妓女罷了！」

她藉著廊柱之助站住腳。「把那醜行從我屋子除去」，她嗆出這些話來，「除去她的假臀部。她走後我會燒硫磺，清淨我的家。」

白玫瑰並不畏懼，為何她要呢？卡拉粗魯地把莎弗推到她身旁。「原諒我，朵莉卡，我帶你來到一個瘋婦這裡。」

朵莉卡對卡拉微笑，在莎弗耳旁對卡拉說，「真傷心，卡拉柯斯，遇到了一個姊姊化身的復仇女神，以前你曾跟她那麼親愛。她跟一個年齡可當她兒子，採海綿的潛水員在一起，降貶了自己，這是真的嗎？」

莎弗看著他們離去。她身心覺得很不舒服，像個痲瘋病患。這樣一個女人的話有力量污損她。那麼一個弟弟的話，一個親屬的話呢？

卡拉打了她。從不曾有人打過她。還偵探她。他做過的每件事當中，這是最糟的。她的女僕帶她進來，將吉爾萊德高地的香油抹在胸脯上的淤青塊，但是無法滲透到傷及的深處。「喔，要是能有醫治傷心的藥，那就好了！」

只有法恩能安慰她。她為何要遠離他的船？而這船是要開到她腳邊，是要讓人們叫出卑污的名字。

她的頭髮已經弄亂了，現在用香料梳刷好，用花新編過。她用塔索斯的甘松擦揉腿，用埃及的米托皮植物香油抹她的胸脯，用高斯島[77]的脣形植物刷濃睫毛。最後，用一顆波斯的藍寶石低低掛在頸間。

莎弗傳喚來她的馬戰車，趕往碼頭去，她看到法恩的努比亞奴僕在小船裡沉睡。她把他喚醒，他就載她到大船處。

法恩看著她爬上船。他首回沒有跳上去幫她。這裡也有所改變。事事都衰敗，遠離她而去。這個曾是她愛人，曾奉獻自己擁抱她，曾敬畏又驚奇聆聽她唱歌的年輕船長，站著用她看不懂得表情觀望她。那是藐視嗎？嘲笑嗎？他的臉顯出什麼錯綜複雜的感情，使得嘴唇變醜了？

「是法恩嗎？」她質問。

「我剛剛去酒館。」

「你喝醉了嗎？」

「不，相當清醒。我醉過，或者困惑過，我想。你用買來的符咒對我施法術，或者放了什麼在我的飲料裡？」

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和諧，因為她的琵琶弦鬆弛了。她慢慢說道，「我聽到你的話了。我不了解它們。」

「我跟人說不要談起你弟弟的船隊，我寧可聆聽就好。他們不知道我認識你。但是他們談的就是你。他們說你老了。你老了嗎？我從沒這樣想。不過，現在我可以看到……」

「沒錯，」她向他挑戰說，「你看到什麼？」

他沒有直接回答，不過大大傷害了她。「他們說你厭倦於引誘少女，所以徘徊在碼頭和低級地方，從任何會升船桅杆，即使他是墮落的人或奴僕那兒買到愛情。」

莎弗的手捧住她的心。

法恩向她跨上一步。「怎麼了？」

「你擊打了我。」

「我沒有。」

「一拳比卡拉還重的打擊。」

「我沒有碰你啊，」他重複又說。

「我知道，」她回答，然後向他伸出手臂。

他沒有移動。

她站在他面前淚湧如泉。「如果我必須……」她開始撕拉手臂上的金飾物，還有頸間的藍寶石。她把珠寶腰帶扔在他腳下，費力拔出貴重的戒子，甚至她的耳環和腳趾環。「現在我命令你。把我付出的愛還給我。」

法恩的呼吸很不平穩，他結結巴巴說著話，「這些是我聽到的事，我沒說它們是真的。我只是說我聽來的。」

「我付你酬勞，」她咬緊牙關又說，「憑著冥府的雙重門起誓，你要愛我！」

他走近她，緊抓住她的膝蓋。他的頭彎下來，眼淚掉在填隙的厚甲板上。「我愛你，」他說。

莎弗隨意拉起他。「乖張的年紀和青春不能生活……在一起。」

「他們說的那些事情，它們不是真的。」

「當然它們是真的。宙斯的閃電已將你從我懷中、我身體扯離。」她爬回到船的梯子。「划船，」她命令這個努比亞人。一旦到了陸地上，又吩咐自己的奴僕揮鞭催促動物，拉車回她的豪宅。

「等等！」抵達她門口時，她告訴駕車夫說，「我們有更遠的旅程要走。」她跑進屋裡，頭輕飄飄的彷彿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彷彿她是縷影子。不過她清楚知道她在作什麼。

她直接走到她的財寶屋，她拿了一把珠寶，塞進布袋裡，還有量多如她的奴僕能攜帶的獅面薩摩斯人錢幣。她將它們用推車載著。妮歐貝想阻止她，但莎弗把她推到一旁。「到艾瑞索去！」她告訴駕車夫說。

整晚都在趕路，第二天，之後更多天都是這樣。他們抵達她的出生城後，她告訴駕車夫說，「到妓女街！」

他躊躇說道，「夫人……」

「到最不幸、最可憐，孜孜從事交易的妓女那兒，一個會接受任何人，甚至是會付錢的癲瘋病患，那樣的女人那裡。」

駕車夫擔怕自己失去生命就服從她，因為他的小姐已經失去理智。他只停下來問路，然後就驅車進入村莊一處發出罪惡氣味、頹廢的地方，那裡的窗口有女人面向外窺

伺著。他停在一扇木門處，門鏈半鬆開。「夫人……」他再次懇求說。

但是莎弗跳下車。「拿著這個跟著我。」她對布袋揮揮手。

「這個？這個超價值的財寶嗎？」

「撿起然後跟來。」

莎弗推開門，門落靠在牆邊，她看見一間屋子，地面很髒，角落堆著污穢的乾草。她從來不曾到過這樣一間屋子。她聽到抱怨聲，起初想到的是馬廄那裡的動物。然後，當她的眼睛習慣微弱光線之後，她看到一個畸形的乞丐，和一個老太婆在交配。

「鞭打這個男的，從她身上趕走！」她吩咐說。

她的車夫放下布袋，回身找鞭子。

女人往上看，但是這個男的半瞎了，機智混亂不清，還繼續騎在她身上。

駕車夫再進屋，莎弗因惡臭幾乎窒息，她只是點點頭。

鞭子輕打著這個東西的光屁股，再抽打一次。這個男的從女人身上滾下來時，緊接著一片混亂，他為了逃避鞭打就爬向門口，老太婆縮成一團，將自己的四肢拖離開一路揚鞭抽打的方向。

「在門口站住！」莎弗命令她車夫說，「看著，不讓人進來。」然後轉向這個蹲在她的破毯子上，潰爛、污劣的東西說，「起來。照我說的去做。站立起來。」

「可憐吧，大人。可憐我。讓我活下去。」

「你？這樣的一個人，你希望活下去嗎？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叫妮拉。」

「我是莎弗。」莎弗用絕對的權威說。

「這位貴夫人喜歡說謎語。」

莎弗朝她踢了一只布袋給她，「打開它。」

這女人用彎曲的手指打開結。她一鬆開結，錢幣和珠寶就灑在髒地面上，她動也不敢動，甚至也不敢抬起眼睛來。

「你聽到我說的嗎？」莎弗問。

女人點點頭。

「了解我嗎？」

她又點點頭。

「這些財寶數不清。它們都是你的，假如你後半輩子都說著一句話的話。」

「夫人？」

「有人問起你是誰，你一定要回答說：『我是萊茲波斯的莎弗。』重複說一遍。」

「我……我……是……萊茲波斯的莎弗。」

「要是你說不是，這些財富就會收回，你要遭砍頭，男孩們會將它當作球在街上彼此踢著玩。那麼，再說一遍。女人，你是誰？」

這個人顫抖著彷彿迎風搖擺，不過她堅實得足以回答說：「我是萊茲波斯的莎弗。」

「記住這項協議。」莎弗離開了這個地方。她從肺中清除了污染的空氣，深深吸了一口氣。她正與神在爭辯，有什麼凡人贏過這場競賽呢？

但是有可能。「阿芙蘿黛媞，我呼喚你作為我的見證人。我已將無以計數的金銀財寶堆放在這個代罪羔羊身上。她是另個莎弗，她已承擔了我的罪，還有我加諸於自己的不當行為。她很自私又心不在焉，她只會想要，想要，想要，心從未滿足過。她是個必須擁有更多、更多的愛、更多的詩歌、更多的財富，更多事事物物的一個女人。是她趕走自己的女兒，也趕走她的弟弟，還有所有愛她的人，由於她不妥協的天性。」

「我，從另一方面來說，就站在你面前，清白如你，當你從海沫新生踏出來。噢，塞普路斯人的後裔，接受這個代罪羔羊吧，因她做了一大堆的錯事。讓我更純潔，神可以愛我，把我愛其勝過世界的他帶回來吧。」

接著更不顧一切地說，「你一定要接受這個代罪羔羊。我沒什麼別的可以給的。請說這可被接受，因凡人的眼淚是你平常的飲料。」

阿芙蘿黛媞會聽到她，幫助她嗎？

旅行回來後她人很迷糊；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睡著了，暈了過去，或平躺不動。現在她會發生什麼事呢？與一位女神協議會遭受什麼懲罰呢？

她對底下的推車不再有感覺。車的顛簸造成法恩的影像破碎分離，亂成一團。然後新形象並列襯托出移動的網路，它屬於飛過頭頂端的分枝，也屬於鄉間流過的激流。

他那些酒館裡的酒友，他們告訴他我老了。他們嘲笑他是被一個老女人欺騙的愚人。她的法術對抗嘲笑後就瓦解了。

泡沫誕生的女神會在她有生之年，闔上法恩的眼睛嗎？因為她還沒對他施展完全部的欺騙術，也還沒說完她全部的故事，也還沒唱玩她全部的歌。她有那麼多的東西要傾出給他。他會原諒她從自身剝奪每一件金飾物，然後把它們扔給他嗎？他會原諒她的傲慢嗎？

他必須原諒她，因為她不再做這件事了，而是代罪羔羊。她沒去過她誕生的城市，並把她的名字（一個偉大顯著的名字，從沒有過的）給予為了一條麵包，甚至一片麵包屑，而出賣身體上的洞口，那個令人厭的人嗎？

莎弗狂笑起來。這個女人會怎麼處理她所有的財富、閃耀的寶石、優秀藝工鑄的古錢幣、許多刻有繁複浮雕的珍貴金屬飾物呢？她會立自己為鴿母，第二個朵莉卡。有天她也會用鐵叉子買美德！她笑得無法控制，像鬆散了的隆隆雷聲。

她想要飛奔到法恩那兒，立刻上他的船。然而，現在他會多詳細察看她！她一定可以耐得住他靠近的端詳。她需要妮歐貝和女僕。她需要洗一次熱水澡，抹來自各地的油膏，以及皇室的菁華乳，還有蛋白、乳香脂及白鉛粉。她需要用所有這些將自己隱藏起

來。而這位女神，塞普路斯人的後裔，在她面前莎弗什麼也不是，莎弗需要她介入大部分的事情中。

阿芙蘿黛媞會讓法恩成為沉睡的小孩，就像以前一樣愛她，聽她說故事，也會讓莎弗充滿魅力。

當顛簸最後結束後，她抵達自己的門口，她的臣僕竟認不出這個蓬鬆不整的人就是他的小姐。他向前踏出禁止她進入。

她在他面前笑了，她最近常常這樣狂笑。

妮歐貝看到她，就開口喃喃祈禱著。她領莎弗去浴室。

「噢，妮歐貝，好心的朋友……難道你不知道……我與一個女神定下協議。」

「噓，」妮歐貝彷彿對小孩一樣噓氣。

莎弗在大理石水池裡沉沉睡著了。但是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吸入搓揉她手掌和腳底發出來的好聞又稀珍的香氣。她的頭髮也洗過，抹了香油。一塊海綿浸入一罐雅典娜油裡，然後塗遍全身。她臉上露出微笑，雖然她的眼睛沒有睜開。她從來沒這麼疲累過。她們搓揉又按摩她四肢，而她就不醒人事了。

這個黎明女神隨著夜晚回來了嗎？她躍起來宛如新生。無罪了，身上沒有污點了。她觀看自己的內心，發現那是赤子之心。她可以原諒卡拉任何事，甚至打她這件事，甚至是白玫瑰。

早餐端來了，她喊著妮歐貝說，「舒適的夜眠之後，我覺得好了；世界微笑起來了。」

但是妮歐貝沒有笑，她也沒有告訴她的小姐，這不是一場平常的睡眠，而是睡了兩天，睡眠期間她躺著就像中毒一樣。

莎弗沒注意到她的沉默。「替我預備好，妮歐貝。我要自己看起來像個女神。我情願花整天完成這件事。」

妮歐貝一動也不動站在她前面。

「你有些什麼話要說，妮歐貝？告訴我，但是別讓述說中斷你雙手的活動。我趕著要開始預備打扮了。」

「沒必要急著打扮，小姐。他已經走了。」

她的心開始瘋狂跳動起來，擊打著她的身側，這是一次不規律的打擊。「誰呢？」

她知道，但是卻聆聽妮歐貝告訴她，她弟弟已經去了法恩的船上。「他沒有待很久。他所說的，你都知道。因為卡拉柯斯主人離去後，法恩為了長途旅行補充了貨品，他們提到伊薩卡島[73]。兩天前，他升起方帆，離開了萊茲波斯。」

世界溜走了。

「小姐？小姐？」

她找到從冥府下界往上走的路，經過了遺忘之河。「妮歐貝，替我準備好。我要去

看我這個弟弟，這個叛徒最後一次。他忘了我們是一家人嗎？」

妮歐貝的手快速伸過去環抱她；奴僕都跪下來，拿著要挑選的貴重飾物與珠寶。

「好心的妮歐貝，你跟我去了兩次放逐。我要放你自由的時候，你卻不要。妮歐貝，隨我去最後一次旅行吧。準備好航海的箱奩。從這裡拿走所有可以帶走的物品，還有忠心的家臣。準備好我的快船。這一天我們要跟在法恩後航行！」

「夫人！」妮歐貝的絕望使自己的聲音搖晃。

「你害怕卡拉柯斯主人生氣嗎？那麼留下來，你就知道誰比較強悍。」

「我只為你而害怕，夫人。」

「為我？當然不是為我。我是繆思的姊妹。我是莎弗。」

「奇怪的預兆拍動著空氣，夫人。你的弟媳恨你……」

「他妻子？」

「他們結婚了，你家人全都參加了。那是一次大方揮霍的婚禮，不過有很大的欠缺，因為沒有莎弗的詩歌。」

「我所有的家人都出席了嗎？尤利攸斯和拉里喬斯能原諒卡拉他奴僕出身的女人、他的妓女……他們卻不能原諒我嗎？」

「這還不是最糟的，夫人。還有更不祥的跡象。來自艾瑞索的傳言，說有個名聲不好的阻街女人，告訴每個人說她是萊茲波斯的莎弗。這個人以前景況很悲慘，現在卻富

裕超過能計數。」

莎弗點點頭說，「你在編造什麼故事，妮歐貝？」

「我不知道，夫人。」

「那麼要知道，我們要去伊薩卡島，去西西里島，去波西頓的王國，要是需要的話，去海蒂斯國度的大門。我較快的西那庫斯船會趕上法恩。」

「然後呢，夫人？」

莎弗打了妮歐貝一巴掌說，「你是說你不能使我再年輕起來嗎？你不能使我美麗嗎？可以，你可以！你聽我說，你可以！」

妮歐貝哭了，但不是為了被打。

「別可憐我！」莎弗對她大聲說，「我是繆思祝福的。她們走在我身旁。塞普路斯後裔的女神也是。我擁有力量與權勢比我弟弟們還大。沒有凡人可以將我與法恩拆離。他沒有航離我，妮歐貝，只是害怕卡拉柯斯王侯才離開的。他走是對的，他只是個追逐海綿的潛水夫而已。他不能站著抵抗我家族的勢力。」

「不過，我會看到這個我準備原諒的弟弟，他娶一個奴僕為妻，還對我吹毛求疵擾嚷著，遣走我在世上最親愛的男人。沒錯，我要見這個弟弟。讓她看看我，這個他那麼誤解的人。」

「夫人，或許假如你跟阿爾凱奧斯主人說話，他可能會有所幫助，不然至少也會避

免……」

「阿爾凱奧斯在某個酒館喝醉了。我要見的是我弟弟而不是阿爾凱奧斯。而你，同時要準備好旅行，不要再想看到這棟房子，或再見到這些田野和果園，因為你不會了。你的孩子也是。現在，你替我打扮好了嗎？我美麗嗎？好，那麼把車夫帶來。」

這個人不情願來，而是被鞭打來擔當這個職務。照著莎弗的吩咐他們駕車離去。

他像一位復仇女神一樣出現在他弟弟的屋宅，為難他的奴僕。「你們的人不要宣稱有個姊姊，」她告訴他們說，就走進主廳，朵莉卡和卡拉懶洋洋躺在一起，身旁陪著一位齊特琴師，她唱著跟莎弗不同的詩歌。他們歡笑連連，又喝葡萄酒，彼此丟花朵。他們看到她時就停了下來。

莎弗叫著他弟弟的名字，「你要因對我所作受苦！」

「法恩這件事嗎？他很幸運，我沒有當場處死他，留他跟他自己的船桅腐爛，像一張帶血腥的帆快速升起。」

「是什麼邪惡的魔鬼掌握了你，讓你不僅想要毀滅自己，還有我？我只有愛你，卡拉。我在你走後付出不計其數的犧牲和禱告。你一回來我就在你腳下鋪昂貴的紫色毯。我曾對你作了什麼，除了警告你反對米蒂亞[74]之外。你知道你作了什麼嗎？呼喚波斯的哀悼者、錫安的哭嘆者吧，因為你將自己的姊姊送到狂野的海上。」

卡拉跳起來，彷彿他要緊抓住她，阻止她。「莎弗，你瘋了嗎，想去追那個男孩？」

「那些是我的船，你不能防止船開航。」

「你堅持以什麼扭曲的方式來看待事物，莎弗。我不是你的敵人。我赦免他的生命，藉由送他上路，我挽救了你的尊嚴。假如你現在忘了他，回到你豪宅，大家就忘懷你的誹聞。但是要是你跟隨他去，你曾為人們尊敬之處，將會被嘲笑。」

莎弗對他微笑，這種微笑是自他嬰兒時起他就害怕的。「我已經照顧了我的後代。我答應你當我死後，我不會被遺忘。我留給阿爾凱奧斯的六本書能夠見證我們在這個年代所建立的聲名。因為這是莎弗在世上的時間，我將它所有的溫柔、嬌嫩擁入胸懷。它是我的孩子。我沒有別的。假如任何時候你還是我弟弟時，請以我的名字帶貢品獻給狄奧尼修斯的女祭師。我不要克蕾絲挨餓，雖然我目前認為她已死了……你大大傷害了我，卡拉。我卻從沒對你有過任何傷害。」

「我已挽救了你的名譽，那就是我所作的。」

「你已將我從萊茲波斯趕走，我們有生之年將不再相見。」

她離去後，卡拉在她身後，用她孩提的小名喊她，「小鵝卵石！」

她沒轉身。

妮歐貝和她的人已經登上船，裝載上船的是莎弗剩下來的所有世俗財物。妮歐貝的長女將一件羊毛斗篷披在她肩上，這是她最後一次划離雙港。

在空曠的大海上，到伊薩卡島的路線是走哥林多水道。他們航過了奇歐斯崖和安德

羅斯島，還有荒廢的魯卡斯島[75]，他們在那兒提議她往西那庫斯旅行。

在哥林多，她沿著港口處處探詢法恩的慢船。然而，沒有人能確定他是否經過那條水路。人們並不記得他小而不顯著的船。莎弗吩咐重新補充船貨，然後直接開往伊薩卡島。她準備好航行，直到他們來到了海的邊緣，然後開過去。

第二天有霧升起，所有的地標都模糊了。船長大聲向藍髮的波西頓及海卡蒂[76]禱告，女神能夠助人類一臂之力，航行過黑暗與波濤洶湧的海水。

莎弗不向任何人禱告。她直接跟神說話，像人類平常作的那樣。「假如要擁握他的手、他的脛，感覺他穩固的圓手臂環繞著我，假如這讓我融化……那麼自從宙斯開始愛起，世界就改變了。我的心渴望。你，希拉，監視它。你，阿芙蘿黛媞，規定它。」

她沒有尋找帳篷當庇護所，只是獨自站在一個遮蔽、不可知的世界裡。她想到或許在像這樣的時刻，人看得最清楚，不被它漂亮的刺繡收買，眾神穿著它偽裝成有人類的知覺。這張空白就像晴朗的田野一樣是真實的圖片。還有比別的更真實的嗎？他們向北安頓在幾乎是不毛的來夫卡夫斯島斷崖上。白霧似乎在她的眼前變無情了。但那不是霧，那是絕望的岩石，那片升起於天地之間，巨大的白石牆。這是第二次船在她掌舵之下，前往隱藏的小海灣及那兒的海灘。

對莎弗來說，任何重覆的事深具神秘感。為何這些年歲之後，拍浪又再次沖刷著她呢？沒有什麼意外的事，因為平靜與暴風雨都在波西頓的掌控之下。

她記得阿波羅的神龕，她曾在開始流放西那庫斯時，攀爬上去過。那真的是二十五年前嗎？從未說過謊的阿波羅，曾傳送訊息給她嗎？或許法恩被一陣像這樣的風，正好吹到這個海灘。他可能已經在那個孤寂的崇拜地方留下些話，超越了偉大的斷崖。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卻可以說明掌握住她命運的奇怪感覺。

「我會去拜訪那個神龕，」她對妮歐貝說。

「當你抵達阿波羅的神龕時，白天就會結束了，夫人，」妮歐貝小心謹慎說道。

「我會去。」

「然後為夜晚的降落拿來小蠟燭。」

「我的眼睛是貓眼；它們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

「我不喜歡這個地方，夫人。水手說罪犯曾被從崖頂丟下來，粉碎在岩石上。」

「沒錯，」莎弗回答，一邊回憶起這個故事，「人們把翅膀綁在他們的肩膀上，好讓藉著可能的機會獲得清白釋放……他們不會死，而是緩緩受支撐降下。」

「你沒有鳥兒，夫人。」

莎弗微笑說，「什麼也不需要。」

她攀爬著，記得跳躍的步伐，曾經帶她像隻年輕的山羊在路徑上攀越。現在路途更長遠了。她的呼吸短促起來，似乎是她應有的現象。她用嘴巴吸入空氣，這讓她的頭輕盈起來。汗流到她額頭像隻蒼蠅，她把牠揮去。她以為她看到高吉拉奶白衣服的邊緣，

於是就繞著彎滑行。但是她現在看清楚了，那是小提瑪絲，寶貴的付出者，她對繫在她的雕像頭上的紫手巾笑了。

她停下來撿花，翠鳥也彎身同她一起撿，她們兩人常常這樣做。一綹沉重的髮瓣落在翠鳥的肩上。「翠鳥嗎？噢，翠鳥，我心的角落，有一處為你而留——」

繼續往前走，她發現了一朵帶刺的野玫瑰，她小心翼翼地摘下來，增添了阿波羅的花束，那是得自她的標記。她的心悸動不已。那是花了她多久時間，才了解帶著憂傷的愛是搭配的。「沒事了，」她告訴克蕾絲。克蕾絲來照顧過她。眼淚從她臉頰滾落下來。克蕾絲來過。「謝謝你，愛人。」

她轉向卡拉；她總可以轉向卡拉，因為他們分享過一次放逐。「卡拉，天空的月亮是蒼白的，仍屬於白天，死人和活人都不能動搖她的頭腦。他們與我，甚至是阿爾凱奧斯，一同攀爬，年輕的阿爾凱奧斯充滿惡作劇。」她也很年輕。她放任地對年輕的莎弗和阿爾凱奧斯微笑。

最後幾步都在攀爬。她摒息站在峰頂。遠遠的下面，在斷崖底部，白浪打在斷崖底部，碎成浪花，海面傳開了泡沫。

莎弗跪在阿波羅的神龕前，身處於破敗的柱群當中，躺在那兒像風中倖存的破玫瑰。沒有貢品了。目前也沒有人經過這條路。她對岩石寶座上的神說，「噢，治癒人者，在你面前你看到了一個女人。一個詩人——但是個女人。直到這時刻，我才認為我

是來追求愛。但是，因為你是一個神，知道一切，你知道那是一個徒勞、愚蠢的追求。」

她哼唱了一會兒，唱了一小段詩歌，因為她的守神繆思與她同在。「我日日夜夜都擁有一個年輕人，充滿纖細、美好的事物，充滿親愛的情人和美麗的同伴。還有曾在我身旁，苗條足踝的少女。噢，我的交際花，我的這顆歸向你的心，從不會改變。」

「為何我來到你的腳下這裡，站在這個不可能的高度上？」她問神。「法恩最後睜開眼，面對我看著，他看到的是我不希望知道的。但是我不是因為法恩才來這裡的。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無法再往前走，也無法回頭。」她對飽受風吹雨打的神笑了，就像她對卡拉笑了一樣，那是一個大姊姊的笑。「我們都錯了，我想，因我們都羨慕不朽的神。你一定成長得非常疲累。」

她站著緩緩唱起歌：

人說麗妲有回
找到一顆隱密的
紫藍色蛋

翠鳥，我很久以前就愛你了，

那時我自己的少女滿溢花朵

眾多花冠的大地
穿上她的錦繡

愛來自天堂
丟下他的紫斗篷

她漫遊到斷崖的最邊緣地帶，一步又一步地拖到那裡。從這個距離看，巨浪似乎令人不舒服。看不到岩石：

我要將你放下來休息
在柔軟的枕墊上。
你會躺在
新的枕墊上

她舉起手臂。她的肩膀上沒有鳥兒。不過，許多愛人長著翅膀的話，和許多編織起

來的花冠，讓她想了一會兒。

美麗的同伴們包圍著莎弗。她伸手向無限。

我不期待碰到天堂
用我的雙臂

她又再走一步，跨過空漠，呼喚她的九姊妹：

我想望，我渴念

匆匆忙忙走過廣闊的曠野，向一次新的放逐走去，一次新的自由，她是莎弗。

我告訴你，此後有人
會記得——

各式各樣的船隻，從小漁船到卡拉柯斯及莎弗自己的船隊，他們竟膽敢靠近，對著令人敬畏的白色魯卡斯島懸崖撒網，而波西頓在此處嘔吐他的力氣。沉默的奴僕、漁

夫，及帶著阿波羅或狄奧尼修斯式優雅的，年輕的採海綿潛水員，一再地跳入黑水中。他們在撒漁網。

卡拉柯斯同阿爾凱奧斯走在海岸邊。阿爾凱奧斯哭泣著，因為卡拉的臉如懸崖般灰僕僕的，而且看起來像是雕刻出來的一樣。「假如你愛我，別再跟我說話了，因為我殺了她。我差遣她從事這趟瘋狂的追逐，以致在此結束生命。由於我愛自己，我不憐惜她的愛，那最後燃盡，火光一閃的絕望。她不久會看到……但是我會把這個男孩驅逐離開。」

阿爾凱奧斯陷入深深的慘境裡，他也不想安慰他的朋友。有些疾病不可能治癒的。他們靜悄悄走在半月形沙岸邊，在居高臨下的花崗岩底下。

突然有喊叫聲傳上來。

「他們找到她了！」卡拉說。

一艘輕船划進來並且靠岸。一個潛水員全身滴著水，抱起這個小身體走向岸邊。她弟弟和阿爾凱奧斯走近前看。她的每根骨頭都粉碎了，所以皮膚不過就像一只裝著碎物的袋子。人們帶來一條毛毯舖在沙灘上，他們把屍體放進去。卡拉跪下來，想要依照人類的外形畫出她的輪廓，但是他甚至無法把四肢擺直。「那些厲害的處女們、命運的灰老婦，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以神發誓，我會放棄一切，朵莉卡，徹底的一切，為了讓你將你的恩慈吐在我身上。」他放棄努力去撫平皮膚底下的碎物，心不在焉地看著阿

爾凱奧斯。

他朋友的手重重落在他肩膀上。「我告訴你這件事：時間不會粉碎她偉大性的結構。」

可以安慰阿爾凱奧斯的，一點都沒辦法安慰卡拉。卡拉再轉向這堆可憐的屍體，除了烏黑的頭髮和它的白絲紋外，什麼都認不出來。他所看到的是另個時代及另個莎弗。他用鐵刀子割下一綹黑如她的頭髮，將它們混在一起。「隨著和煦的微風去航行，小鵝卵石。」

阿爾凱奧斯繼續看著莎弗向來的紫羅蘭束髮。「流過地底下和地上的所有河流，都不能沖走你的生命。」他割下自己的一綹灰捲髮，如卡拉所做的那樣，將它擺在她身上。

一個傴僂的老婦人裹著一件沙灘色的斗篷，走過來。幾乎就好像一塊岩石在海邊走動。妮歐貝走到毛毯處，站立往下看著她的小姐。「你跟我說過，夫人，要我在這次放逐中陪伴你。」他們在知道她要做什麼之前，她已將一把刀子深深插入體內。

她的屍體受禮遇地擺在這個詩人的腳旁。

阿爾凱奧斯開始唱輓歌，他的聲音斷斷續續地，所以只能聽見一些字，只有可以感覺到的節奏。粗魯的水手已經協助找到萊茲波斯的莎弗的身體，他們站著，哭著，想聆聽阿爾凱奧斯的頌歌：

……不幸……

悲傷的分享者……

卡拉的眼淚落在他腳邊這個變形的屍體上，他撕裂衣服。阿爾凱奧斯繼續唱：

……因為無可救藥的生命耗盡就在身旁但是

驚慌躍起，當雄鹿的胸脯受到可怕的打擊

……少女……毀滅……海的無情

海浪……

葬禮頌唱停止了，但沒有人走開。他們凝固不動，態度悲傷絕望，彷彿是刻在神殿帶狀雕刻或黑色瓶甕上，哀悼的人像。

最後人群中發出一聲呻吟，飽受風吹雨打的漁夫走上前。他搜索出一條小路，走向通往阿波羅神龕的路徑，發現沙石之間的斜坡上開了野玫瑰花，他用粗糙發紅的手，將它們擺在莎弗扭曲的身體上，然後用輕柔的萊茲波斯語調簡單說道：

雖少
卻都是玫瑰

## 譯註

① Agamemnon，特洛伊戰爭中希臘方面的統帥。

② Ceto and Phorkys，彭透斯（Pontus）的女兒和兒子。他倆生出許多怪物。

③ Triton，海神波西頓（Poseidon）之子，人身魚尾，吹著海螺號角。

④ Nereids，海神（Nereus）的50個女兒。

5. Orpheus，希臘詩人兼音樂家，曾下冥界要救出他妻子，卻沒有成功。

6. Pythia，希臘女祭司，能通神，在阿波羅神廟預言神諭，特耳菲神諭是她最著名的預言。

⑦ stadia，視距法的計算單位。啟示錄裡一千六百個「史狄」，代表了全世界受審判，一切惡人的滅亡。

⑧ Hector，特洛伊戰爭（Trojan War）的英雄，與希臘大將奇里斯（Achilles）交戰，雖有神諭保護，依舊戰死沙場。

⑨ Hesiod，希臘十八世紀的詩人。

⑩ Lemnos，愛琴海東北方的希臘小島。

⑪ Artemis，月神戴安娜（Diana），為一貞潔的狩獵女神。

⑫ Prometheus，偷火給人類而激怒了宙斯（Zeus）的英雄，被罰帶鍊推石頭，直到海克力斯（Hercules）來釋放他為止。

⑬ Leto，宙斯的愛人，阿波羅之母。在此是一個平凡少女的名字。

⑭ Eurynome，泰坦神大洋氏之女。

⑮ Hera，古希臘神話裡的天后，宙斯之妻。

⑯ Helen，指希臘羅馬神話中最美麗的女人，她引發了特洛伊戰爭。

⑰ Penelope，奧狄賽（Odysseus）之妻，忠貞不二地等待他戰爭回來。

⑱ 前面的柯蘿索（Clotho）和拉齊絲（Lachesis）是命運三女神中的兩位。

⑲ Thales，七世紀古希臘的大數學家兼哲學家。

⑳ Mycenaean，麥錫尼文明，希臘文化的基礎文明之一，其前後發展約有兩千年之久。

㉑ Hermes，宙斯與眾神的使者，司口才、玩弄詭計及偷竊之神。

㉒ Aeolic，古希臘風神國的（Aeolian）方言。

㉓ Kronos，即 Cronus，他是泰坦巨人，曾廢了其父天空之神的王位，稍後亦遭受自己的兒子宙斯廢了王位。

㉔ Tarentine，古義大利的希臘式城市。

㉕ Thessalian，希臘一個區域。

㉖ Ibiza，位於地中海西岸的一個小島。

㉗ Doric，希臘建築最古樸的形式，廊柱沒有座基。

㉘ Andros，希臘的一個群島，島名希臘文之意為雄性。

㉙ 愛神阿芙蘿黛媞（Aphrodite）是從地中海的泡沫誕生的。

㉚ santir，類似洋琴的一種撥弦樂器，用兩根彎琴槌敲擊。

㉛ Enceladus，古代神話裡的巨人，與一百個士兵埋在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埃特納（Etna）火山底下。

㉜ Alkman，七世紀古希臘詩人。

㉝ Terpander，七世紀古希臘詩人兼樂師。

㉞ Polymnatos，七世紀古希臘詩人。

㉟ Stesichoros，古希臘抒情詩人。

㊱ Anaximander，七世紀的古希臘星學家兼哲學家。

㊲ Selene，同月神 Artemis。

㊳ Solon，七世紀雅典的賢智政治家。

㊴ Kytherea，即為 Cytherea，愛神阿芙蘿黛媞。

㊵ Atropos，命運三女神之一，專司剪斷生命線。

㊶ Boreas，擬人化的古希臘北風名字。

㊷ Eileithyia，希臘保護生育的女神。

㊸ Erinna，希臘女詩人。

㊹ Spercheus，希臘狄瑟利區的一條河流，也是此河神的名字，他是海洋之神（Oceanus）的兒子。

㊺ Pamphlia，小亞細亞的古國，後來成為羅馬的省份。

㊻ Eros，古希臘人的愛神，羅馬人視同愛神丘比特。

㊼ Phokaea，希臘的城市。

㊽ Anaximander，希臘的哲學思想家。

㊾ Cilician，小亞細亞的古國，後來成為羅馬的省份。

㊿ Pandim，喜馬拉亞山區的一座高山。

(51) peplos，古希臘婦女披穿的多褶外衣。

(52) Paris，特洛伊王子，他將惹起衝突的蘋果（選美的獎品）給了阿芙蘿黛媞，因而借由她，他才引誘到海倫，引起特洛伊戰爭。

(53) Tyre，古腓尼基首府，地中海的一個海港，位於現今黎巴嫩的南部。

(54) barbitos，古希臘弦樂器。

(55) Kakuke，古希臘菜餚。

(56) Persephone，宙斯之女，冥府之王普魯托（Pluto）的王后。

(57) alcaic，古希臘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Alkaios）的衍生字，亦指他發明的詩體。

(58) Gello，黑暗三夫人之一。她原是希臘萊茲波斯的少女，死後陰魂不散，常回來

找小孩玩，將他們擁入懷中的黑暗。

⑲ Fort of the Jew's Daughter，聖經耶利米書記載，眾王之女與耶利米不聽神的聲音，往埃及的猶太難民殖民地塔帕尼（Tahpanhes）去，這天塔帕尼就叫做「猶太女兒的堡壘」。

⑳ Rublah，中亞的古地名。

㉑ Samos，希臘的小島，位於東愛琴海。

㉒ Xanthes，希臘的古都艾森斯，這裡是指其居民。

㉓ Pergam，小亞細亞岸邊的希臘古城。

㉔ Mysia，小亞細亞西北的一個古國。

㉕ Cyrus，七世紀波斯的國王，波斯帝國的建立者。

㉖ Alyattes，七世紀里底亞的國王。

㉗ Croesus，七世紀里底亞國王，以富有著稱。

㉘ sambyke，古希臘的一種絃樂器。

㉙ Theseus，雅典英雄，曾殺死人頭牛身怪（Minotaur）及盜匪普洛克斯特（Procrustes）。

㉚ Placia，特洛伊國王依魯斯（Ilus）的兒子勞米登（Laomedon）的妻子。

㉛ Amathusian，賽普勒斯島上的城市，西元前十世紀以後腓尼基人的殖民地。

⑫ Kos，愛琴海東南多德卡尼茲群島（Dodecanese Islands）中的一個希臘島。

⑬ Ithaca，愛奧尼人（Ionian）的一個島，離希臘西海岸不遠，傳說是尤利西斯（Ulysses）的家園。

⑭ Medea，希臘神話的女巫，傑生（Jason）的妻子，曾助其獲得金羊毛，傑生拋棄她後，她殺死自己的孩子。

⑮ Leucas，愛奧尼人的島嶼，位於希臘西海岸不遠處。

⑯ Hecate，司天地與冥府的女神。

## 作者簡介

蒂西・佛瑞曼，小說著作數十本。喜浸淫在不同的領域及文化中探索，從加拿大西北省到阿拉伯油田，甚至追溯自二次大戰迄今的日本家族。目前與夫婿居住在加州北部。

## 譯者簡介

柔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The Interlink Language Center in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進修。翻譯工作者。曾獲第十四屆梁實秋文學譯詩甄選獎。譯有《優雅與狂野——威廉王子》、《無武裝之夜——美國歌手女詩人珠兒詩集》、《浮華爵士年代——費茲傑羅短篇小說選I, II》；著有詩集《馴順的黑水仙》。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0NDcxMz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447133.zip",
    "filesize": 61740414,
    "md5": "85d7d2d358b5fd61f28d352d64aa3f8d",
    "header_md5": "273b6017b928dc14a7d8f3a5b5f0810b",
    "sha1": "b99849e0a76c050ea44d98109852163e237e5a44",
    "sha256": "4b7d2bbfad48e0a675a28edb7fd5ebe0aac69d61a02fd1a2d61338da5381f788",
    "crc32": 746552499,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78755103,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22,
    "pdg_main_pages_max": 522,
    "total_pages": 536,
    "total_pixels": 1713178368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0NDcxMz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447133.zip",
    "filesize": 61907062,
    "md5": "6800b372bd054cf7261ac43bb0e0b194",
    "header_md5": "d3749ab5ae4f87be6a1e9819390d667f",
    "sha1": "e2d0fbbc76687a8c538ac1e948189be06a116a73",
    "sha256": "6ac4fa2e2b4504b863421c80ede5328325bc4cd08f2ad61288b86837699e8d90",
    "crc32": 366516850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7874635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22,
    "pdg_main_pages_max": 522,
    "total_pages": 536,
    "total_pixels": 2096416384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